

家書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曾文正公家書 卷一

道光二十年（庚子歲）二月初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母親大人膝下：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漢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紙行，不知已收到否？後於廿一日在漢口開車，二人共僱二把手小車六輛，男占三輛半，行三百餘里，至河南八里汶度歲。正月初二日開車，初七日至周家口，即換大車，僱三套篷車二輛，每套錢十五千文，男占四套，朱占二套。初九日開車，十二至河南省城拜客，就攔四天，獲百餘金。十六日起行，即於是日三更趁風平浪靜徑渡黃河，廿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氣亦好，惟過年二天微雪耳。

到京在長郡會館卸車。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橫街千佛庵。屋四間，每月賃錢四千文，與梅陳二人居址甚近。三人聯會，間日一課，每課一賦，一詩，一書。初八是湯中堂老師大課題『智若禹之行水賦』，以『行所無事，則智大矣』爲韻，詩題『賦得池面魚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尚有大學一次，同年未到者不過一二人，梅陳二人皆正月始到。

借雲江南山東之行無甚佳處，到京除償債外不過存二三百金，又有八口之家。

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頗好。接家眷之說，鄭小珊現無

回信。伊若允諾，似儘妥妙；如其不可，則另圖善計，或緩一二年亦可。因兒子太小故也。

家中諸事都不累念，惟諸弟讀書不知有進境否？須將所作文字詩賦寄一二首來京。丹閣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謹慎，家中儘可放心。

又稟者，大行皇后於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內禁雜髮，期年禁燕會音樂。何仙槎年伯於二月初五日溘逝。是日男在何家早飯，並未聞其大病，不數刻而內問至矣。歿後加太子太保銜。其次子何子毅已於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後，同鄉相繼殞逝者，夏一卿、李高衢、楊寶筠三主事，熊子謙、謝訥、荃及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爲之一變。

男現慎保身體，自奉頗厚。季仙九師陞正詹，汝浙江學政，初十日出京。廖錫夫師陞尙書，吳甄甫師任福建巡撫，朱師徐師靈樞並已回南矣。

舊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膠太重也，擬仍付回，或退或用隨便。

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來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堂上各老人須一分鈔，以煩瑣爲貴。謹此跪稟萬福。

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十七日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

四月十一日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十六日摺弁又到。孫男等平安如常。孫婦亦起居維慎。曾孫數日內添一嘔喫粥。因母乳日少飯食難喂。每日兩飯一粥。

今年散館湖南三人皆留全單內共留五十二人。僅三人改部屬。三人改知縣。翰林衙門現已冬至百四五十人。可謂極盛。

琦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諭派親王三人。郡王一人。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尚書會同審訊。現未定案。

梅霖生同年因去歲咳嗽未愈。日內頗患咯血。同鄉各京官宅皆如故。

澄侯弟三月初四在縣城發信。已經收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關姊以何時分曉。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

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絕無解危之處。則二伯祖母將窮迫難堪。竟希公之後人將見笑於鄉里矣。孫國藩去冬已寫信求東陽叔祖兄弟。不知有補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難。噓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救難濟急。孫所知者。已難指數。如廖品一之孤。上蓮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羅荅樟樹堂各庵。皆代為籌畫。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無策。計無復之者。得祖父善為調停。旋乾轉坤。無

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親。萬難之時乎？

孫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無消息。不知同堂諸叔目前光景。又念家中此時亦甚艱窘。輒敢冒昧。饒舌伏求祖父大人寬宥。無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設法之處。望詳細寄信來京。

茲逢摺使。敬稟一二。即跪叩祖母大人萬福金安。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嗣後共接家信五封。十五日接四弟在漣濱所發信。係第二號。始知止月信已失矣。廿二日接父親在甘里餅發信。四月廿八已刻接在漢口寄曹穎生家信。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五月十五接父親到長沙發信。——內有四弟信。六弟章文五首——諸悉祖母大人康強。家中老幼平安。諸弟讀書發奮。並喜父親出京。一路順暢。自京至省僅三十餘日。真極神速！

男於閏月十六發第五號家信。四月十一發六號。十七發七號。不知家中均收到否。邇際男身體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漸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則頭昏。故常冥心於無用。優游涵養。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

九弟功課有常。禮記九本已點完。鑑已看至三國。斯文精義。詩文各已讀半本。詩略進功。文章未進功。男亦不求速效。觀其領悟。已有心得。大約手不從心耳。

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須扶持，尙未能言，無乳可食，每日一粥兩飯。家婦身體亦好，已有夢熊之喜。婢僕皆如故。

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係前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同鄉六人得四庶常兩知縣。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付回。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

同鄉京官如故。鄭莘田給諫服闋來京。梅霖生病勢沈重，深爲可慮。黎樾喬老前輩處，父親未去辭行，男已道達此意。

廣東之事，四月十八得捷音，茲將抄報付回。男等在京自知謹慎，堂上各老人不必望懷。

家中事，蘭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男謹稟。即請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

五月十八日，孫在京發第八號家信，內有六弟文二篇，廣東事抄報一紙，本年殿試朝考單一紙，寄四弟六弟新舊信二封，緝寫格言一幅，孫國荃寄呈文四篇，詩十首，字一紙，呈堂上稟三紙，寄四弟信一封，不審已收到否？

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係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發得，悉一切，不勝欣慰。

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服藥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復患腹瀉，服藥二帖即愈。曾孫甲三於廿三日

腹瀉不止，比請鄭小珊診治，次日添請吳竹如，皆云係脾虛而兼受暑氣。三日內服藥六帖，亦無大效。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專服涼藥，漸次平復。初二兩日未吃藥，刻下病已全好，惟脾胃尙虧，體尙未復。孫等自知細心調理，觀其行走如常，飲食如常，不吃藥即可復體。堂上不必望念。家孫婦身體亦好，婢僕如舊。

同鄉梅霖生病，於五月中旬日日加重，十八日上牀，廿五日子時仙逝。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刻仙逝。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係陳岱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聘儀共五百兩。吳甄甫夫子（戊戌總裁）進京，賻贈百兩。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計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不過用四百金，其餘尙可周恤遺孤。

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諸事殷繁，荃孫亦未得讀書。六弟前寄文來京，尙有三篇，孫未暇改。

廣東事已成功，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將上諭鈔回前半節，其後半載陞官人名，未及全鈔。

昨接家信，始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調停。去冬今年如何設法？望於家信內詳示。

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借賬，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不勝愧悚。

吳春岡分發浙江，告假由江南回家，七月初起程。餘容續稟。

卽稟祖母大人萬福金安。孫跪稟。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

六月初七日發家信第九號。廿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係正月二十八日發，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勝欣幸。

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物於彭山岷處，至今尚未到，大約七月可到。

丹閣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與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添梓坪借錢三百四十千，其實祇三百千，外四十千係丹閣叔兄弟代出。丹閣叔因我家景况艱窘，勉強代楚善叔解厄，將來受累不淺，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卽父親叔父之前，渠亦不敢直說。蓋事前說出，則事必不成，不成，則楚善叔逼迫無路，二伯祖母奉養必闕，而本房日見凋敗，終無安靜之日矣。事後說出，則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無辭可對，無地自容，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轉稟告祖父大人。現在家中艱難，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無錢可以付渠。八月心齋兄南旋，孫擬在京借銀數十兩，付回家中歸楚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

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然當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

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餓之時，家中不必繫懷。

孫現經管長郡會館事，公項存件亦已無幾。

孫日內身體如恆，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至今雖全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盡復舊。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凍米吃二次，乳已全無，而伊亦要吃。據醫云：「此等乳最不養人。」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斷乳。從前發熱煩躁，夜臥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諸患，此時皆已去盡，日日嬉笑好吃。現在尚服補脾之藥，大約再服四五帖本體全復，卽可不藥。孫婦亦感冒三天，鄭小珊云：「服涼藥後，須略吃安胎藥。」目下亦健爽如常。甲三病時，孫婦曾於五月廿五日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金身，求病愈了，今年酬願，又言西冲有壽佛神像，祖母曾叩許裝修，亦係爲甲三而許，亦求病愈，今年酬願。

梅霖生身後事辦理頗如意，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同鄉各官如常。

家中若有信來，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肅此，謹稟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五月十八日發家信第八號，知家中已經收到。

六月初七發第九號，內有男呈祖父稟一件，國荃寄四弟信一件，七月初二發第十號，內有黃芽白菜子，不知俱已收到否。

男等接得父親歸途三次信。一係河間廿里舖發。一汴梁城發。一武昌發。又長沙發信亦收到。六月廿九接丹閣叔信。七月初九彭山峴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經世文編一部。慎詒堂四書周易各一部。小皮箱三口（有布套）龍鬚草蓆一牀。信一件。又叔父手書得悉一切。譜已修好。楚善叔事已有成局。彭山峴處兌錢四十千文。外楚善叔信一件。岳父信一件。七月廿七日接到家信二件。一係五月十五在家寫。一係六月廿七在省寫。外歐陽牧雲信一。曾香海信一。心齋家信二。荆七信一。俱收到。

彭山峴進京。道上爲兩泥所苦。又值黃河水漲。渡河時大費力。行李衣服皆濕。惟男所寄書乘收貯箱內。全無潮損。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男。渠於初九晚到。男於十三日請酒。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渠於十八日賃住黑市。離城十八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男必去送考。

男在京身體平安。國荃亦如常。男婦於六月廿三四感冒。服藥數帖全愈。又服安胎藥數帖。孫紀澤自病全愈後。又服補劑十餘帖。辰下體已復元。每日行走歡呼。雖不能言。已無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僕婢皆如常。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南。其人蠢而負恩。蕭祥已跟別人。男見其老成。加錢呼之復來。

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尙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畫。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仿。但不勒迫強逼耳。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借項內。松軒叔

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近因完彭山峴項。又移徙房屋。用錢日多。恐難再付銀回家。

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棉花六條。胡同之屋。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每月大錢十千。收拾又須十餘千。

心齋借男銀已全楚。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又有各項出息。渠言尙須借銀出京。不知信否。

廣東事前已平息。近又傳聞異辭。參贊大臣隆文已病死。楊芳已告病回湖南。七月間又奉旨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往廣東查辦。八月初一日又奉旨派王明往天津。哈琅阿往山海關。黃河於六月十四日開口。汴梁四面水圍。幸不淹城。七月十六日奉旨派王鼎慧成往河南查辦。現聞泛溢千里。恐其直注洪澤湖。又聞將開捐。名豫工例辦河南工程也。

男已於七月留鬚。

楚善叔有信寄男。係四月寫。備言其苦。近聞衡陽田已賣。應可勉強度日。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男曾言幫他。曾稟告叔父。未稟祖父大人。是男之罪。非渠之過。其餘細微曲折。時成時否。時朋買時獨買。叔父信不甚詳明。楚善叔信甚詳。男不敢盡信。總之。渠但免債主追逼。卽是好處。第目前無屋可住。不知何處安身。若萬一老親幼子棲託無所。則流離四徙。尤可憐憫。以男愚見。可仍使

渠住近處，斷不可住衡陽。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若有餘貲，則佃田耕作。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問渠所營產業，可佃與楚善耕否。渠若允從，則男另有信求堯階租穀，須格外從輕。但路太遠，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可了吃。堯階壽屏託心齋帶回。

嚴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簞簞不飭，聲名狼藉。如查有真實劣蹟，或有上案，不妨鈔錄付京，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但須機密。

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憂，總以發憤讀書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九弟閱易知錄，現已看至隋朝。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騫，一無所得。厚總以書熟為主，每日讀詩一首。右謹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八月初三日，男發家信第十一號，信甚長，不審已收到否？十四日接家信，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得悉丹閣叔入津，且堂上各大人康健，不勝欣幸。

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逼仄，此時房屋爽塏，氣象軒敞。男與九弟言，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

男身體平安。九弟亦如常，前不過小恙，兩日即愈，未服補劑。甲三自病體復元後，日見肥胖，每日歡呼趨走，精神不倦。冢婦亦如恆。九弟禮記讀完，現讀周禮。

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錢四十千付至家用。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廿八兩交勤七叔處轉交男家，且言萬不致誤。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其銀，若到家中不必還他。

又男寄冬菜一簍，朱堯階壽屏一付，在心齋處。冬菜託交勤七叔交送至家，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

香海處月內準有信去，王睢園處去冬有信去，至今無回信，殊不可解。

顏字不宜寫白摺，男擬改臨褚柳。

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承已代覓一具，感戴之至，泥首萬拜。若得再覓一具，即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敬謝叔父，另有信一函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跪稟。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姪國藩敬稟叔父大人侍下

本家信三號，正月一號，至今尚未收到。由彭九峯寄之信，七月初九收到。七夕所發之信，八月十四收到。欣慰家中一切月之事，本姪分所當為，情所不得已，何足掛齒！

前年跪託之事，蒙在濟前買得頂好料一具，姪謹率弟國荃、南望拜謝，感忭難名。更求再買一具，即於今冬明春請木匠辦就。

其所需之錢，望寫信來京，姪可覓便付回。一切經營費心，何能圖報！

婦母之病全愈，不知是何光景？曾否服藥？尙有不時言笑否？若有信來，望詳細示知爲幸。肅此，恭請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姪率弟國荼謹稟。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內係得父親信一，叔父信一，丹閣叔信一。十八日男發家信第十二號，不知已收到否？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歸，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間，卽言欲歸，男始聞駭異，再四就詢終不明言。不知男何處不友，遂爾開罪於弟，使弟不願同居。男勸其明白陳辭，萬不可蘊藏於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責之，婉言導之，使男改過自贖。再三勸諭，弟終無一言。如男全無過愆，弟願歸侍定省，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待回信到時，家中諭令南歸，然後擇伴束裝，尙未爲晚。男因弟歸志已決，百計阻留，勸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願。欲與彭山吧同歸。彭會試罷，擬九月底南旋，現在尙少途費，待渠家寄銀來京，男目下已告匱，九弟若歸，途費甚難措辦。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河南水災，豫楚一路飢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詠芝前輩扶櫬南歸，行李家眷，偃一大船，頗挾重資，聞昨已被搶劫言之可慘。

九弟年少無知，又無大幫作伴，又無健僕，又無充裕途費，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兼此數者，男所以大不放心。萬萬不令弟歸。卽家中聞之，亦萬萬放心不下。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從，則讀書如故。半月內，男又有稟呈。弟若執拗不從，則男當責以大義，必不令其獨行。

自從閏三月以來，弟未嘗片語違忤，男亦從未加以詞色。兄弟極爲湛樂，茲忽欲歸，男寢饋難安，展轉思維，不解何故。男萬難辭咎。父親寄諭來京，先責男教書不盡職，待弟不友愛之罪。後責弟少年無知之罪。弟當翻然改悟，男教訓不先，鞠愛不切，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父母親俯賜懲責，俾知悛悔，遵守，斷不敢怙過飾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

男謹稟告家中，望無使外人聞知，疑男兄弟不睦。蓋九弟不過堅執，實無絲毫怨男也。男謹稟。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十月十七日，接奉在縣城所發手諭，知家中老幼安吉，各親戚家並皆如常。七月廿五由黃恕皆處寄信，八月十三日由縣附信寄摺，差皆未收到。男於八月初三發第十一號家信，十八發第十二號，九月十六發第十三號，不知皆收到否？

男在京身體平安。近因體氣日強，每天發奮用功，早起溫經，早飯後讀廿三史，下半年日閱詩古文，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皆過

筆圈點。若有就閣，則止看一半。九弟體好如常，但不甚讀書。前八月下旬迫切思歸，男再四勸慰，詢其何故，九弟終不明言，惟不讀書，不肯在上房共飯。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男婦獨在上房飯，九月一月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婦和易如常，男夫婦相待亦如常，但不解其思歸之故。

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處，必須明言，萬不可蓄疑於心。如我有不是，弟當明爭婉諷。我若不聽，弟當寫信稟告堂上。今欲一人獨歸，浪用途費，錯過光陰，道路艱險，爾又年少無知，祖父母父母聞之，必且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我又安能放心是萬萬不可也。」等語。又寫書一封，詳言不可歸之故，共二千餘字。又作詩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尚不讀書。

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慶壽辰。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蕭衣冠，為男祝賀。嗣是復在上房四人共飯，和好無猜。

昨接手諭，中有示荃男一紙，言「境遇難得，光陰不存」等語，弟始愧悔讀書。男教弟千萬言而弟不聽，父親教弟數言而弟遽恐惶改悟，是知非弟之咎，乃男不能友愛，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伏求更賜手諭，責男之罪，俾男得率教改過，幸甚！

男婦身體如常。孫兒日見結實，皮色較前稍黑，尚不解語。

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此項

例聽經管支用，俟交卸時算出，不算利錢。男除用此項外，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若稍省儉，明年尚可不用錢。比家中用度較奢華。

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此輪次接換者。

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勝，在福建臺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名，斬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

許吉齋師放甘肅知府，同鄉何宅盡室南歸，餘俱如故。同鄉京官現僅十餘人，敬呈近事，餘容續稟。男謹稟。

又呈附錄詩一首云：

松柏巖危巖葛藟相鉤帶。兄弟匪他人，患難亦相賴。行酒烹肥羊，嘉賓填門外。喪亂一以聞，寂寞何人會。維鳥有鸚鵡，維獸有狼狽。兄弟審無猜，外侮將予奈。願為同岑石，無為水下瀨。水急不可磯，石堅猶可磔。誰謂百年長，倉皇已老大。我邁而斯征，辛勤共羸羸。來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孫男國藩國荃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十一月初二日，孫發家信第十五號，外小鞋四雙，由寶慶武舉唐君帶至湘鄉縣城羅宅，大約新正可到。

十五日戌刻孫婦產生一女，是日孫婦飲食起居如故。更初始作勢，二更即達生，極為平安。寓中所僱僕婦，因其刁悍，已於先兩日遣去，亦未請穩婆。其斷臍洗三諸事，皆孫婦親自經手。曾孫

甲三於初十日傷風，十七日大愈，現已復元。係鄭小朋醫治。孫等在京身體如常。同鄉李碧峯在京，孫憐其窮苦無依，接在宅內居

住，新年可代伊找館也。謹稟。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十一月十八日，有信寄呈，寫十五日生女事，不知到否？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諭，知家中百凡順遂，不勝欣幸。

男等在京身體平安，孫男孫女皆好。現在共用四人。荆七專抱孫男，以春梅事多，不能兼顧也。孫男每日清早，與男同起，即送外，夜始接歸上房。孫女滿月，有客一席。

九弟讀書，近有李碧峯同居，較有樂趣。男精神不甚好，不能勤教，亦不督責。每日兄弟語笑歡娛，蕭然自樂。九弟似有進境。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

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

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累，此最可喜之事。俗雲則南北負累，時常憂貧，然其人忠信篤敬，見信於人，亦無窘迫之時。

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擬明年春初出京。男有乾鹿肉，託渠帶回。杜蘭溪、周華甫皆擬送家眷出京。岱雲約男同送家眷，男不肯送，渠謀亦中止。

彭山峴出京，男爲代借五十金，昨已如數付來。心齋臨行時，約送銀廿八兩，至勤七叔處轉交我家，不知能踐言否？

嗣後家中信來，四弟六弟各寫數行，能寫長信更好。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

男國藩國荃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去年十二月廿一日，發平安信第十七號，內呈家中信六件，寄外人信九件，不知已收到否？男與九弟身體清吉，家婦亦平安。孫男甲三體好，每日吃粥兩頓，不吃零星飲食，去冬已能講話。孫女亦體好，乳食最多，合寓順適。今年新正，景象陽和，較去年正月甚爲煖烘。茲因俞岱青先生南回，付鹿脯一方，以爲堂上大人甘旨之需。鹿肉恐難寄遠，故爇臘附回。此間現燻有臘肉、豬舌、豬心、臘魚之類，與家中無異。如有使附物來京，望附茶葉、大布而已。茶葉須託朱堯階，清明時在永豐買，則其價亦廉。茶葉亦好。家中之布，附至此間，爲用甚大，但家中費用窘迫，無錢辦此耳。

同縣李碧峯苦不堪言，男代爲張羅，已覺得館，每月學俸銀三兩。在男處將住三月，所費無幾，而彼則感激難名。館地現尙未定，大約可成。

在京一切自知謹慎，即請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新正月初七日，男發第一號家信，並鹿脯一方，託俞岱青先生交彭山峴轉寄，不知到否？去年臘月十九日發家信，內共信十餘封，想已到矣。初七日信係男荃代書。初八早，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

香祝壽。下半日荃弟患病發熱畏寒，遍身骨節痛，脅氣疼痛。次早請小珊診，係時疫症，連日服藥現已大愈。

小珊云：『凡南人體素陰虛者，入京多患此症。』從前彭棟樓夫婦皆患此症。羅蘇溪勞辛階鄭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男庚子年之病亦是此症。其治法不外滋陰祛邪二者兼顧。

九弟此次之病，又兼肝家有鬱，胃家有滯，故病勢來得甚陡。自初八至十三，脅氣疼痛，呻吟之聲震屋瓦。男等日夜惶懼。初九即請吳竹如醫治，連日共請四醫，總以竹如爲主，小珊爲輔。十四日脅痛已止，肝火亦平。十五日已能食粥，日減日退。現在微有邪熱在胃。小珊云：『再過數日，邪熱祛盡，即可服補劑。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元。』

男自己亥年進京，庚子年自身大病，辛丑年孫兒病，今年九弟病，仰託祖父母父母福蔭，皆保萬全，何幸如之！因此思了西春祖父之病，男不獲在家伏侍，至今尙覺心悸。

九弟意欲於病起復體後歸家，男不敢復留，待他全好時，當借途費，擇良伴令其南歸。大約在三月起行。

英逆去秋在浙滋擾，冬間無甚動作。若今春不來天津，或來而我師全勝，使彼片帆不返，則社稷蒼生之福也！

黃河決口，去歲動工，用銀五百餘萬，業已告竣，贖底又復決口。湖北崇陽民變，現來調兵剿辦，當易平息。餘容續稟。男謹呈。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正月十七日發第二號家信，不知已收到否？男身體平安。男婦亦如常。九弟之病自正月十六日後日見強旺，二月一日開章現已全復元矣。二月以來，日日習字，甚有長進。男亦常習小楷，以爲明年考差之具。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不復臨顏柳二家帖，以不合時宜故也。孫男身體甚好，每日佛達歡呼，曾無歇息。孫女亦好。

浙江之事，聞於正月底交戰，仍爾不勝。去歲所失甯波府城定海鎮海二縣城，尙未收復。英夷滋擾以來，皆漢奸助之爲虐。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聚而殲滅。

湖北崇陽縣逆賊鍾人杰爲亂，攻占崇陽通城二縣。裕制軍即日撲滅，將鍾人杰及逆黨檻送京師正法，餘孽俱已搜盡。鍾逆倡亂不及一月，黨羽姻屬皆伏天誅。

黃河去年決口，早已合龍，大功告成矣。

九弟前病中思歸，近因難覓好伴，且聞道上有虞，是以不復作歸計。弟自病好後，亦安心不甚思家。

李碧峯在寓住三月，現已找得館地，在唐同年李杜家教書，每月俸金二兩，月費一千。

男於二月初配丸藥一料，重三斤，約計費錢六千文。男等在京謹慎，望父親母親大人放心。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二月廿三日發家信第三號，不知已收到否？正月所寄鹿脯，想已到。二月初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諭，具悉一切。又知附有布疋臘肉等在黃蕪卿處，第不知黃氏兄弟何日進京？又不知家中係專人送至省城，抑託人順帶也？

男在京身體如常，男婦亦清吉。九弟體已復元。前二月間，因其初愈，每日只令寫字養神。三月以來，仍理舊業，依去年功課，未服補劑，男分丸藥六兩與他吃，因年少不敢峻補。孫男女皆好，擬於三月間點牛痘。此間牛痘局係廣東京官請名醫設局積德，不索一錢，萬無一失。

男近來每日習帖，不多看書。同年邀爲試帖詩課，十日內作詩五首，用白摺寫好公評，以爲明年考差之具。又吳子序同年有兩弟在男處附課看文，又金臺書院每月月課，男亦代人作文，因久荒制藝，不得不略爲溫習。

此刻光景已窘，幸每月可收公項房錢十五千外，些微挪借，即可過度。京城銀錢比外間，究爲活動。家中去年澈底澄清，餘債無多，此真可喜。

蕙妹僅存錢四百千，以二百在新窰食租，不知住何人屋？負薪汲水，又靠何人？李五素來文弱，何能習勞？後有家信，望將蕙妹家事瑣細詳書，餘容後稟。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三月十一日發家信第四號，四月初十三發第五號第六號。後兩號皆寄省城陳家，因寄有銀毫筆帖等物，待諸弟晉省時當面去接。四月廿一日接王寅第二號家信，內祖父父親叔父手書兩弟信並詩文，俱收。伏讀祖父手諭，字迹與早年相同，知精神較健。家中老幼平安，不勝欣幸。遊子在外最重惟「平安」二字。

承叔父代辦壽具，兄弟感恩，何以圖報！湘潭帶漆，必須多帶。此物難辨真假，不可邀人去同買，反有奸弊。在省考試時，與朋友間看漆之法，多問則必能知一二。若臨買時向紙行邀人同去，則必吃虧。如不知看漆之法，則今年不必買太多，待明年講究熟習，再買不遲。

今年漆新壽具之時，祖父母壽具必須加漆，以後每年加漆一次，四具同加。約計每年漆錢多少，寫信來京，孫付至省城，甚易。此事萬不可從儉。子孫所謂報恩之處，惟此最爲切實，其餘皆虛文也。孫意總以厚漆爲主，由一層以加至數十層，愈厚愈堅，不必多用瓷灰夏布等物，恐其與漆不相膠黏，歷久而脫壳也。

然此事孫未嘗經歷講究，不知如何而後盡善。家中如何辦法，望四弟詳細寫信告知，更望叔父教訓諸弟經理家事。

心齋兄去年臨行時言到縣即送銀廿八兩至我家。孫因十叔所代之錢，恐家中年底難辦，故向心齋通挪。因渠曾挪過孫的，今渠既未送來，則不必向渠借也。家中目下數用不缺，此孫所第

一放心者。孫在京已借銀二百兩。此地通挪甚易，故不甚窘迫，恐不能顧家耳。

曾孫姊妹二人體甚好，四月廿三日已種牛痘。牛痘萬無一失，係廣東京官設局濟活貧家嬰兒，不取一錢。茲附回種法一張，敬呈慈覽。湘潭長沙皆有牛痘公局，可惜鄉間無人知之。

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寧波府及定海鎮海兩縣，今年退出寧波，攻占乍浦極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靜如無事時，想不日可殄滅也。孫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四月廿七日早家信第七號內共四信，不知已收到否？孫兄弟在京平安。孫婦身體如常。曾孫兄妹二人種痘後現花極佳。男種六顆出五顆，女種四顆出三顆，並皆清吉。寓內上下平善。

逆夷海氛甚惡，現在江蘇滋擾，寶山失守，官兵退縮不前，反在民間騷擾，不知何日方可盪平。天津防堵甚嚴，或可無慮。

同鄉何子貞全家住南京，聞又將進京謝果堂太守（興曉）於六月初進京，意欲捐復，多恐不能。鄭莘田（世任）放貴州貴西道，黎樹喬轉京畿道，同鄉京官絕少。

孫在京光景雖艱，而各處通挪，從無窘迫之時，但不能寄貲回家，以奉甘旨之需，時深愧悚。

前寄書徵一表，叔言將代作墓誌，刻下實無便可寄。

蕙妹移居後，究不知光景如何？孫時帶望念。若有家信來京，望詳明書示。孫在京自當謹慎，足以仰慰慈廬。孫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六月廿八日接到家書，係三月廿四日所發，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男等合室相慶。四妹生產雖難，然血暈亦是常事，且此次既能保全，則下次較為容易。男未得信時，常以為慮，既得此信，如釋重負。

六月底，我縣有人來京捐官。王道巖，渠在寧鄉界住，言四月縣放時，渠在城內並在彭興歧（雲門寺）丁信風兩處面晤四弟。六弟知案首是吳定五。男十三年前在陳氏宗祠讀書，定五纔發蒙作起講，在楊畏齋處受業。去年聞吳春岡說，定五甚為發奮，今果得志，可謂成就甚速。其餘前十名及每場題目，渠已忘記。後有信來乞四弟寫出。

四弟六弟考運不好，不必里懷。俗語云：『不怕進得遲，只要中得快。』從前邵丹畦前輩（甲名）四十三歲入學，五十二歲作學政。現任廣西藩臺汪朗渠（鳴相）於道光十二年入學，十三年點狀元。阮芸臺（元）前輩於乾隆五十三年縣府試皆未取頭場，即於其年入學中舉，五十四年點翰林，五十五年留館。五十六年大考第一，比放浙江學政，五十九年陞浙江巡撫。此小得失不足患，特患業之不精耳。兩弟場中文若得意，可將原卷領出。

寄京若不得意，不寄可也。

男等在京平安。紀澤兄妹二人體甚結實，皮色亦黑。

逆夷在江蘇滋擾，於六月十一日攻陷鎮江，有大船數十隻，在大江遊弋。江甯揚州二府頗可危慮。然而天不降災，聖人在上，故京師人心鎮定。

同鄉王翰城（繼賢，黔陽人，中書科中書）告假出京。男與陳岱雲亦擬送家眷南旋。與鄭莘田、王翰城四家同隊出京。鄭名世任給事中，現放貴州貴西道。男與陳家本於六月底定計，後於七月初一請人扶乩（另紙錄出大仙示語）似可不必輕舉妄動，是以中止。現在男與陳家仍不送家眷回南也。

同縣謝果堂先生（興嶠）來京，爲其次子捐鹽大使，男已請至寓陪席。其世兄與王道巖尙未請，擬得便亦須請一次。

正月間，俞倚青先生出京，男寄有鹿脯一方，託找彭山、岬轉寄。俞後託謝吉人轉寄，不知到否。又四月託李嵩岡（榮燦）寄銀寄筆，託曹西垣寄發，並交陳季收處，不知到否。

前父親教男養鬚之法，男僅留上唇鬚，不能用水浸透，色黃者多，黑者少。下唇擬待三十六歲始留。男每接家信，嫌其不詳，嗣後更願詳示。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七月初五日發第九號信，內言六月廿四後孫與岱雲意欲

送家眷回南，至七月初一謀之於神，乃決計不送。初五日發信後，至初八日，九弟仍思南歸，其意甚堅，不可挽回。與孫商量，孫卽不復勸阻。

九弟自從去年四月父親歸時卽有思歸之意，至九月間則歸心似箭。孫苦苦細問，終不明言其所以然。年少無知，大抵厭常而喜新，未到京則想京，既到京則想家，在所不免。又家中僕婢或對孫則恭敬，對弟則簡慢，亦在所不免。

孫於去年決不許他歸，嚴責曲勸，千言萬語，弟亦深以爲然。幾及兩月，乃決計不歸。今年正月病中又思歸，孫卽不敢復留矣。三月復元後，弟又自言不歸，四五月，讀書習字，一切如常。至六月底，因孫有送家眷之說，而弟之歸興又發。

孫見其意是爲遠離膝下，思歸盡服事之勞。且逆夷滋擾，外間訛言可畏，雖明知蕞爾螳臂，不足以當車轍，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卽宜在家承歡，非同有職位者聞警而告假，使人笑其無膽，罵其無義也。且歸心既動，若強留在此，則心如懸旌，不能讀書，徒廢時日。兼此數層，故孫卽定計打發他回，不復禁阻。恰好鄭莘田先生名（世任長沙人，癸酉拔貢小京官，由御史升給事中，現放貴西兵備道）將去貴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於十六日起程，孫卽將九弟託他結伴同行。

此係初八九起議，十四始決計。卽於數日內將一切貨物辦齊，十五日僱車。鄭宅大車七輛，渠已於十三日僱定。九弟僱轎車

一輛，價錢二十七千文。時價：轎車本只要二十三千。孫見車店內有頂好官車一輛，牲口亦極好，其車較常車大二寸，深一尺，坐者最舒服。故情願多出大錢四千，恐九弟在道上受熱生病，僱底下人名向澤。其人新來，未知好歹，觀其光景，似尚有良心者。（昨九弟出京七日，在任邱縣寄信來京云：『向澤伺候甚好。』）

十六日未刻出京，孫送至城外二十里，見道上有積潦甚多，孫大不放心，恐路上有翻車陷車等事，深為懊悔。廿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發信，始稍放心。茲將九弟原信附呈。

孫交九弟途費紋銀三十二兩整，先日交車行上脚大錢十三千五百文，及上車現大錢六千文兩項在外。外買貨物及送人東西，另開一單。九弟帶回外封銀十兩，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貨。孫對九弟云：『萬一少途費，即扯此銀亦可。若到家後斷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銀。』然途費亦斷不至少也。

向澤訂工費大錢二千文，已在京交楚鄭家與九弟在長沙分隊，孫囑其在省換小船到縣，向澤即在縣城開銷他。向澤意欲送至家，如果至家，留住幾天，打發求祖父隨時斟酌。

九弟自到京後，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六月因甲三病，耽擱半月餘。九月弟欲歸，不肯讀書，耽擱兩月。今春弟病，耽擱兩月。其餘工夫，或作或輟，雖多間斷，亦有常進。計此一年半之中，惟書法進功最大，外此則看綱鑑卅六本，讀禮記四本，讀周禮一本，讀斯文精華兩本半（因周禮讀不熟，故換讀精華）作文六十餘篇。

讀文三十餘首。

父親出京後，孫未嘗按期改文，未嘗講書，未能按期點詩文，此孫之過，無所逃罪者也。讀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無恆，屢責不改，此九弟之過也。好與弟談倫常，講品行，使之擴見識，立遠志，目前已頗識爲學之次第，將來有路可循，此孫堪對祖父者也。待兄甚敬，待姪輩甚慈，循規蹈矩，一切匪整惰淫之事，毫不敢近。舉止大方，性情摯厚，此弟之好處也。弟有最壞之處，在於不知艱苦，年紀本輕，又未嘗辛苦，宜其不知，再過幾年，應該知道。

九弟約計可於九月半到家。孫恐家中駭異，疑兄弟或有嫌隙，致生憂慮，故將在京出京情形述其梗概。至瑣細之故，九弟到家詳述，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絕無纖介之隙也。

孫身體如常，惟常耳鳴，不解何故。孫婦及曾孫兄妹二人皆好。丫鬟因其年已長，其人大蠢，已與媒婆兌換一個（京城有官媒婆，凡買妾買婢皆由他經紀）彼此不找一錢。此婢名雙喜，天津人，年十三歲，貌比春梅更陋，而略聰明。寓中男僕皆如故。

同縣謝東堂先生爲其子捐鹽大使王道際（王恆信之姪）捐府經歷黃鑑之子捐典史，以外無人。

孫在京一切自宜謹慎，伏望堂上大人放心。孫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八月初二日發第十號家信，內載九弟南旋事甚詳，不審到

否九弟自七月十六日出京，念三即有信來京，嗣後在道上未發信來。刻下想已到樊城矣。不知道上果平安否？男實難放心。

黃河決口百九十餘丈，在江南桃源縣之北，爲患較去年河南不過三分之一。

逆夷在江南，半月內無甚消息，大約和議已成。

同縣有黃鑑者，爲口外宣化巡檢，去年回家，在湘鄉帶一老媽來京，因使用不合，仍託人攜帶南歸，現寄居男寓，求男代覓地方附回，途費則黃自出。

謝果堂先生已於八月初六出京，住京兩月，與男極相投洽，臨別依依難捨。同鄉如唐鏡海、俞岱、謝果堂、三前輩皆老成典型，於男皆青眼相待。何子貞全家皆已來京，男婦及孫男女身體如常。

此次摺差於七月十六在省起身，想父親彼時尚在省城，不知何以無信。陳岱雲家信，言學院十六封門，四弟六弟府考，渠亦不知。

彭王姑、彭誌銘九弟起程時，倉卒未及寫，今寫畢，又無便寄，求告知徵一表叔。

正月十二所辦壽具，不知已漆否？萬不可用黃二漆匠，此人男深惡之，他亦不肯盡心也。彭宮五亦不可用，彼未學過，且太遲鈍，餘俟續稟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內有叔父信及歐陽牧雲致函）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因佔犯致恙，不藥而愈，可勝欣幸。高麗參足以補氣，然身上稍有寒熱，服之便不相宜，以後務須斟酌用之。若微覺感冒，即忌用此物。平日康強時和入丸藥內服最好。然此時家中想已無多，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若其不足，須寫信來京，以便覓便寄回。

四弟六弟考試又不得志，頗難爲懷，然大器晚成，堂上不必以此置慮。聞六弟將有夢熊之喜，幸甚！近叔父爲孀母之病勞苦憂鬱，有懷莫宣，今六弟一索得男，則叔父含飴弄孫，瓜瓞日蕃，其樂何如！

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第一，其令嗣極孝，亦係兒子承繼者。先生今年六十五歲，得生一子，人皆以爲盛德之報。

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爲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據要害，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廣東，曾經就撫，共費去六百萬兩，此次之費外間有言二千一百萬者，又有言此項皆勸紳民捐輸，不動帑藏者，皆不知的否？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各處防海之兵陸續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議撫之使係伊里布者，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牛鑑有失地之罪，故撫局成後，即革職拿問。伊里布去廣東代奕山爲將軍者，英爲兩江總督。

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無少損。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宴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爲上策哉？

孫身體如常，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同縣黃曉潭（鑑）薦一老媽（吳姓）來，渠在湘鄉苦請他來，而其妻凌虐婢僕，百般慘酷，黃求孫代爲開脫。孫接至家住一月，轉薦至方變卿太守（宗鈞）處，託其帶回湖南，大約明春可到湘鄉。

今年進學之人，孫見題名錄，僅認識彭惠田一人，不知廿三四都進人否？謝寬仁、吳光照取一等，皆少年可慕。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不知卽黃星平否？

孫每接家信，常嫌其不詳，以後務求詳明。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不妨寫出，使遊子如神在里門。各族戚家尤須一一示知，幸甚。敬請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餘容後呈，孫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四位老弟足下：

九弟行程計此時可以到家。自任邱發信之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勝懸懸！不知道上不甚艱險否？

第四弟六弟院試計此時應已有信，而摺差久不見來，實深懸望！

予身體較九弟在京時一樣，總以耳鳴爲苦，問之吳竹如云：「祇有靜養一法，非藥物所能爲力。」而應酬日繁，予又素性浮

躁，何能著實靜養。擬搬進內城住，可省一半無謂之往還，現在尙未找得。

予時時自悔終未能洗滌自新。九弟歸去之後，予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讀經常懶散不沈着。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

九月十一日起，同課人議每課一文一詩，卽於本日申刻用白摺寫。予文詩極爲同課人所贊賞，然予於八股絕無實學，雖感諸君獎許之懇，實則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來，可付課文數篇回家。予居家懶做考差工夫，卽借此課以摩厲考具，或亦不至臨場窘迫耳。

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寶蘭泉者（擘雲南人）見道極精，當平實。寶亦深知予者，彼此現尙未拜往。

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良峯先生寶蘭泉先生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溫之，將感熾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
鏡海良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如邵憲、西吳子、何子貞、陳岱雲是也。

慈西嘗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見輒長談不捨。

子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予病相合，蓋予所謂『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

何子貞與予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暴棄。予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卽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卽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力彌滿者，卽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卽禮之意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

陳岱雲與吾處處痛癢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

寫至此，接得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祇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或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

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卽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

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斷不可不提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並駕，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卽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且書信既詳，則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樂何如乎！

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

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訂。

謝果堂先生出京後，來信并詩二首。先生年已六十餘，名望甚重，與予見面，輒彼此傾心，別後又拳拳不忘，想見老輩愛才之篤。茲將詩并予送詩附閱，傳播里中，使共知此老爲大君子也！

予有大銅尺一方，屢尋不得，九弟已帶歸否？頗年寄黃英白菜子，家中種之好否？在省時已買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來并祈詳示。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十月廿二奉到手諭，敬悉一切。鄭小珊處小隙已解。男從前於過失，每自忽略，自十月以來，念念改過，雖小必懲，其詳具載示弟書中。耳鳴近日略好，然微勞即鳴。每日除應酬外，不能不略自用功，雖欲節勞，實難再節。手諭示以節勞，節欲，節飲食，謹當時時省記。

蕭莘五先生處寄信，不識靠得住否？龍翰臣父子已於十月初一日到京。布疋線索俱已照單收到，惟茶葉尚在黃恕皆處。恕皆有信與男，本月可到也。男婦等及孫男女皆平安。餘詳與弟書。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十月廿一接九弟在長沙所發信，內途中日記六葉，外藥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自九弟出京後，余無日不憂慮，誠恐道路變故多端，難以臆揣，及讀來書，果不出吾所料。千辛萬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鄭作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實不勝感激。在長沙時，曾未道及彭山岬，何也？又爲祖母買皮襖，極好，極好，可以補吾之過矣。

觀四弟來信甚詳，其發奮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找箇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清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教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

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猪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猪奴作官何以異哉？

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即格物也。言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齋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

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

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良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良峯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弟看。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良峯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爲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

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及鈔。十一月有摺差，准鈔幾葉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良峯之瑟憫，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寶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蕙西之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鈔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費講業，而心已師之矣。

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

金竺虞報滿用知縣，現住小珊家，喉痛月餘，現已全好。李峯在湯家如故，易運動要出門，就館現亦甚用功，亦學倭良峯者也。同鄉李石栢已升陝西巡撫。

兩大將軍皆鎖解京治罪，擬斬監候。英夷之事業已和撫，去銀二千一百萬兩，又各處讓他的碼頭五處，現在英夷已全退矣。兩江總督牛鑑亦鎖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續書。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十月廿七日發第十二號信，不知到否？男在京身體甚好，男婦亦如常。孫男日益發胖，毫無小恙。孫女於昨十五日滿週，一年之內，無半點累大人之處，真可謂易養者也。合寓上下平安。

海疆平定以來，政簡人和，雍熙如舊。廖鈺夫師署漕運總督，兼署南河總督。奕山奕經並擬斬監候罪。滿協辦大學士敬徵補授漢大學士，尚未宣麻。今年南河決口，河督麟慶革職，現放潘錫

恩為總河。同鄉京官並皆如常。其餘瑣事詳載諸弟信中，不敢上瀆。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諸位賢弟足下：

十月廿七日寄弟書一封，內信四葉，鈔倭良峯先生日課三葉，鈔詩二葉，已改寄蕭莘五先生處，不由莊五爺公館矣。不知已到無誤否？

十一月前八日已將日課鈔與弟閱，嗣後每次家書可鈔三葉付回。日課本皆楷書，一筆不苟，惜鈔回不能作楷書耳。

馮樹堂進功最猛，余亦教之如弟，知無不言。可惜九弟不能在京與樹堂日日切磋，余無日無刻不太息也。

九弟在京年半，余懶散不努力。九弟去後，余乃稍能立志，蓋余實負九弟矣。余嘗語岱雲曰：『余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九弟之無所進，是我之大不孝也！』惟願諸弟發奮立志，念念有恆，以補我不孝之罪，幸甚幸甚！

岱雲與易五近亦有日課冊，惜其識不甚超越。余雖日日與之談論，渠究不能悉心領會，頗疑我言太夸。然岱雲近極勤奮，將來必有所成。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作詩唱和，蓋因其兄欽佩我詩。

且談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禮。

子貞現臨隸字，每日臨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近又考訂漢書之譌，每日手不釋卷。蓋子貞之學，長於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以余觀之，上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淺深究竟何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詩亦遠出時手之上，而能卓然成家。

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余亦欲多做幾首。

金竺虔在小珊家住，頗有面善心非之隙。唐詩甫亦與小珊有隙。余現仍與小珊來往，泯然無嫌，但心中不甚愜洽耳。

曹西垣與鄒雲陵十月十六日起程，現尚未到。湯海秋久與之處，其人誕言太多，十句之中僅一二句可信。今冬嫁女二次，一係杜蘭溪之子，一係李石楷之子入贅。黎櫨翁亦有次女招贅，其婿雖未讀書，遠勝於馮舅矣。李筆峯尚館海秋處，因代考供事得銀數十衣服煥然一新。王翰城捐知州去大錢八千串，何子敬捐知縣去大錢七千串，皆於明年可選實缺。黃子壽處，本日去看他，工夫甚長，進古文有才華，好買書，東翻西閱，涉獵頗多，心中已有許多古著。

何世兄亦甚好，沈潛之至！雖天分不高，將來必有所成。吳竹如近日未出城，余亦未去，蓋每見則就擱一天也。其世兄亦極沈潛，言動中禮，現在亦學倭良峯先生。吾觀何吳兩世兄之姿質，與諸弟相等，遠不及周受珊黃子壽，而將來成就，何吳必更切實。此

其故，諸弟能看書自知之，願諸弟勉之而已！此數人者，皆後起不凡之入才也。安得諸弟與之聯鑣並駕，則余之大幸也！

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闋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同年會課盡皆懶散，而十日一會如故。余今年過年尚須借銀百五十金，以五十故杜家，以百金用。李石楷到京，交出長郡館公費，即在公項借用，免出外開口更好，不然，則尚須張羅也。

門上陳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奴詩。現換一周升作門上，頗好。奈讀易旅卦，「喪其童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曰：「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童僕亦將視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雖不刻薄，而頗有視如逆旅之意，故人不盡忠，以後余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通，賢弟待人亦宜知之。

余每聞摺差到，輒望家信，不知能設法多寄幾次否？若寄信，則諸弟必須詳寫日記數天，幸甚。余寫信亦不必代諸弟多立課程，蓋恐多看則生厭，故但將余近日實在光景寫示而已。伏惟諸弟細察。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十二月十四奉到十月初七手諭，敬悉一切。芝妹又小產，男恐其氣性太躁，有傷天和，亦於生產有礙，以後須平心和氣。伏望大人教之。

朱備之世兄任寶慶同知，其人渾樸，京師頗有笑其憨者，實則篤厚君子也。龍見田年伯來京，男請酒，渠辭不赴，意欲再請翰臣，待明春始辦席也。在省未送程儀，待見面可說明。

漆器具既用黃二漆匠亦好，男斷不與此等小人計較，但恐其不盡心耳。聞瓷灰不可多用，多用則積久易脫，不如多漆。厚漆有益無損，不知的否？以後每年四具，必須同漆一次。男每年必付四兩銀至家，專爲買漆之用。

九弟前帶回銀十兩，爲堂上吃肉之費，不知已用完否？男等及孫男女身體俱如常。今年用費共六百餘金，絕不窘手。左右逢原，綽有餘裕。另有寄弟信詳言之。

正月祖父大人七十大壽，男已作壽屏兩架，明年有便，可付回一架。

今年京察，（京城各衙門京察，堂官出攷語，列等第，取一等者卽外放道府）湖南惟黎樾喬得一等。翰林未滿三年俸者例不京察。

同鄉黃荊卿兄弟到京，收到茶葉一篋，重廿斤，儘可供二年之食。惟託人東西太大，不免累贅，心實不安，而渠殊不介意也。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諸位賢弟足下：

十一月十七寄第三號信，想已收到。父親到縣納漕，諸弟何

不寄一信交縣城轉寄省城也？以後凡遇有便，卽須寄信，切要！切要！

九弟到家，徧走各親戚家，必各有一番景況，何不詳以告我？四妹小產以後，生育頗難，然此事最大，斷不可以人力勉強，勸渠家只須聽其自然，不可過於矜持。又聞四妹起最晏，往往其姑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諸弟必須時勸導之，曉之以大義。

諸弟在家讀書，不審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葉，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十月廿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煙，洎今已兩月不吃煙，已習慣成自然矣。予自立課程甚多，惟記茶餘偶談、讀史十葉、寫日記楷本，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諸弟每人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俱須帶在身邊。予除此三事外，他課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以之。

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後因採擇經史，若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諸子各家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猶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衍義補諸書，乃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然後知著書之難，故暫且不作曾氏家訓。若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串，仍當爲之。

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先生、良峯前輩、吳竹如、靈蘭、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憲、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名錫振、廣西主事，年廿七歲，張筱浦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廣西乙未翰林，吳莘翁、名尙志、廣東人，吳撫齋之世兄，龐作人名文、浙江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

京師爲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卽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

黃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共六千餘字，真奇才也！子壽戊戌年始作破題，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學問。此天分獨絕，萬不可學而至。諸弟不必震而驚之，予不願諸弟學他，但願諸弟學吳世兄、何世兄、吳竹如之世兄，現亦學良峯先生寫日記，言有矩，動有法，其靜氣實可愛。何子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總是溫書，三百六十日，除作詩文時，無一刻不溫書，真可謂有恆者矣。故予從前限功課，教諸弟，近來寫信寄弟，從不另開課程，但教諸弟有恆而已。

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

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

予身體甚弱，不能苦思，苦思則頭暈，不耐久坐，久坐則倦乏。時時屬望，惟諸弟而已！

明年正月，恭逢祖大人七十大壽，京城以進十爲正慶。予本擬在戲園設壽筵，靈蘭、泉及良峯先生勸止之，故不復張筵。蓋京城張筵唱戲，名爲慶壽，實則打把戲。蘭泉之勸止，正以此故。現在作壽屏兩架，一架淳化箋，四大幅，係何子貞撰文並書，字有茶碗口大，一架冷金箋，八小幅，係吳子序撰文，予自書。淳化箋係內府用紙，紙厚如錢，光彩耀目，尋常琉璃廠無有也。昨日偶有之，因買四張。子貞字甚古雅，惜太大，萬不能寄回，奈何！奈何！

姪兒甲三體日胖，而頗蠢，夜間小解，知自報，不至於濕牀褥；女兒體好，最易扶攜，全不勞大人費心力。

今年冬間，賀耦庚先生寄卅金，李雙圃先生寄廿金，其餘尙有小進項。湯海秋又自言借百金與我用，計還清蘭、溪、寄雲外，尙可寬裕過年。統計今年除借會館房錢外，僅借百五十金，俗雲則略多些。俗雲言在京已該賬九百餘金，家中亦有此數，將來正不易還。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該賬尙不過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則日見日繁矣！

書不能盡言，惟諸弟鑒察。兄國藩手草。

課程

主 敬

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

靜 坐

每日不拘何時，靜坐一會，體驗靜極生陽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早 起

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繙西閱，都是徇外爲人。

讀 史

廿三史每日讀十葉，雖有事不間斷。須端楷，凡日間過惡，一身過心過，口過。

寫 日 記

一皆記出終身不間斷。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日 知 其 所 亡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

月 無 忘 所 能

刻刻留心。

謹 言

無不可對人言之事，氣藏丹田。

養 氣

謹遵大人手諭，節慾，節勞，節飲食。

保 身

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夜 不 出 門

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正月八日，恭慶祖父母雙壽。男去臘作壽屏二架，今年同鄉送壽對者五人，拜壽來客四十人，早麵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於十七日廿日補請二席，又倩人畫『椿萱重蔭圖』，觀者無不歎羨。

男身體如常，新年應酬太繁，幾至日不暇給。媳婦及孫兒女俱平安。

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借季弟從汪覺庵師遊，六弟欲借九弟至省城讀書。男思大人家事日煩，必不能常在家，執照管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斷不可一日無師，講書改詩文，斷不可一課就擱。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四弟季弟從覺庵師。其束脩銀，男於八月付回，兩弟自必加倍發奮矣。六弟實不羈之才，鄉間孤陋寡聞，斷不足有啓其見識而堅其志向，且少年英銳之氣，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學，既挫之矣，欲進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許肄業省城，則母乃太挫其銳氣乎！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讀書，其費用，男於二月間付銀廿兩至金匱家。

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敗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稟叔父大人，恕不另具。六弟將來必爲叔父克家之子，即爲吾族光大門第，可喜也！

謹述一二，餘俟續稟。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諸位老弟足下：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恕甚爲切當。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闕兄之書，疑弟輩麤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

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已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

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

至於家學讀書之說，我亦知其甚難，曾與九弟面談及數十

次矣。但四弟前次來書，言欲找館出外教書。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爲尤甚，與其出而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師益友，則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庵師及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爲可師者。然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瀆不可以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

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接到此信，立即牽厚二到覺庵師處受業。其束脩，今年謹具錢十挂，兄於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從，實不能耳。

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

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即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

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

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募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論

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

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兄有所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可爲之矣。

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閑然尙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

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爲良友藥石之言。

信中又有「荒蕪已久，甚無紀律」二語，此甚不是。臣子於君親，但當稱揚善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諭親於道，不可疵議細節。兄從前常犯此大惡，但尙是腹誹，未曾形之筆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與歐陽牧雲并九弟言及之，以後願與諸弟痛懲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親前磕頭，並代我磕頭請罪。

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惰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

惰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繫懷耳！

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頁。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會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

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濫；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据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据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据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

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

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

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別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

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帖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質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將歸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儻識幾字，不敢爲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復有志於先哲矣。

吾人第一以保身爲要。我所以無大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時時以保身爲念，無忽無忽。

來信又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

所見極是。兄前書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即子夏『賢賢易色』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爲不博雅多聞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力行之，不可徒與兄辯駁見長耳。

來信又言：『四弟與季弟從遊覺菴師，六弟九弟仍來京中，或肄業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鴈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歸，兄百計挽留，九弟當能言之。及至去秋，決計南歸，兄實無可如何，祇得聽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復來，則一歲之內，忽去忽來，不特堂上諸大人不肯，即旁觀亦且笑我兄弟輕舉妄動。且兩弟同來，途費須得八十金，此時實難措辦。弟云『能自爲計』，則兄竊不信。曹西垣去冬已到京，郭雲仙明年始起程，目下亦無好伴。惟城南肄業之說，則甚爲得計。兄於二月間准付銀兩，至金竺度家，以爲六弟九弟省城讀書之用。竺度於二月起身南旋，其銀四月初可到。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省肄業。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雲仙、凌笛、孫芝、屛，皆在別處坐書院，賀蔗農、岱青、堯農、陳慶、覃諸先生，皆官場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惟聞有丁君者，名敘忠，號秩臣，長沙廩生，學問切實，踐履篤誠。兄雖未曾見面，而稔知其可師。凡與我相好者，皆極力稱道丁君。兩弟到省，先到城南住齋，立即去拜丁君，託陳季牧爲介紹，執費受業。

凡人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既以丁君爲師，此外

擇友，則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來信以進京爲上策，以肄業城南爲次策。兄非不欲從上策，因九弟去來太速，不好寫信稟堂上。不特九弟形跡矛盾，即我稟堂上亦必自相矛盾也。又目下甚難辦途費，六弟言『能自爲計』，亦未歷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則兩弟今冬與朱嘯山同來甚好，目前且從次策。如六弟不以爲然，則再寫信來商議可也。

此答六弟信之大略也。

九弟之信，寫家事詳細，借話說太短，兄則每每太長；以後截長補短爲妙。堯階若有大事，諸弟隨去一人，幫他幾天。牧雲接我長信，何以全無回信？母乃嫌我話太直乎？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總須立志讀書，不必想及此等事。季弟一切皆須聽諸兄話。

此次摺弁走甚急，不暇鈔日記本，餘容後告。

馮樹堂聞弟將到省城，寫一薦條薦兩朋友，弟留心訪之可也。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正月十七日，男發第一號家信，內呈堂上信三頁，覆諸弟信九頁，致四弟與厚二從汪覺菴師，六弟九弟到省從丁秩臣，諒已收到。

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號，係新正月初三交彭山吧，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祖父大人忽患腸風，賴神靈默佑，得以速痊。然遊子聞之，尙覺心悸。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壽誕，男不克在家慶祝，心无依依！

諸弟在家，不聽教訓，不甚發奮，男觀諸弟來信，即已知之。蓋諸弟之意，總不願在家塾讀書。自己亥年男在家時，諸弟即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從男進京，男因散館去留未定，故此時未許。庚子年接家眷，即請弟等送，意欲弟等來京讀書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專擅，故但寫諸弟而不指定何人。迨九弟來京，其意頗遂，而四弟六弟之意尙未遂也。年年株守家園，時有就擱，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無良友，考試又不利，兼此數者，佛懺難申，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愛，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嘗教弟一字，可怨二矣；臨進京，不肯帶六弟，可怨三矣；不爲弟另擇外傅，僅延丹閣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兩弟不願家居，而屢次信回勸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

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難免內懷隱衷。前次含意不申，故從不寫信與男，去臘來信甚長，則盡情吐露矣。

男接信時，又喜又懼。喜者，喜弟志氣勃勃，不可遏也；懼者，懼男再拂弟意，將傷和氣矣。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

之請。男之意實以和睦兄弟爲第一。九弟前年欲歸，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則不復強留，亦恐拂弟意也。臨別時，彼此戀戀，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後，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謂九弟縱不爲科目中人，亦當爲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終身互相倚倚，刻雖不得祿位，亦何傷哉！

恐堂上大人接到男正月信，必且驚而怪之，謂兩弟^{錫衡}錫陽兩弟到省，何其不知艱苦，擅自專命，殊不知男爲兄弟和好起見，故復縷陳一切，並恐大人未見，四弟六弟來信，故封還附呈。總願堂上六位大人俯從男等三人之請而已。

伏讀手諭，謂男教弟宜明言責之，不宜瑣瑣告以閱歷工夫。男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

男婦孫男女身體皆平安，伏乞放心。男謹稟。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諸位老弟足下：

正月間曾寄一信與諸弟，想已收到。二月發家信時甚匆忙，故無信與弟。三月初六日刻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余心甚著急，緣寫作俱生，恐不能完卷。不圖十三日早見等第單，余名次二等第一，遂得仰荷天恩，賞擢不次，以翰林院侍講升用。格外之恩，非常之榮，將來何以報稱？惟有時時惶悚，思有補於萬一而已。茲因金竺虔南旋之便，付回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二座，阿

膠二封，鹿膠二封，母親耳環一雙。竺虔到省時，老弟照單查收。阿膠係毛寄雲所贈，最爲難得之物，家中須慎重用之。竺虔曾借余銀四十兩，言定到省即還。其銀以廿二兩爲六弟九弟讀書省城之資，以四兩爲買書買筆之資，以六兩爲四弟季弟錫陽從師束修之資，以四兩爲買漆之費，即每歲漆一次之謂也。以四兩爲歐陽太岳母奠金。賢弟接到銀後，各項照數分用可也。

此次竺虔到家，大約在五月節後，故一切不詳寫。待摺差來時，另寫一詳明信付回。大約四月半可到。賢弟在省，如有欠用之物，可寫信到京，要我付回。另付回大考名次及升降一單，照收。餘不具述。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二月十九日，孫發第二號家信，三月十九日，發第三號，交金竺虔，想必五月中旬始可到省。孫以下闔家皆平安。

三月初六日，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考試。孫初聞之心甚驚恐，蓋久不作賦，字亦生疏。

向來大考，大約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歲二月大考，到今僅滿四年，萬不料有此一舉。故同人聞命下之時，無不惶悚。

孫與陳岱雲等在園同寓。初十日卯刻進場，酉正出場。題目另紙敬錄，詩賦亦另騰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場者三人（邵燦，己亥湖南主考，錫麟，江泰來，安徽人）病愈仍須

補考。在殿上搜出夾帶，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名如山，戊戌同年。其餘皆整齊完場。

十一日，皇上親閱卷一日；十二日，欽派閱卷大臣七人。閱畢，擬定名次進呈。皇上欽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孫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另有全單十四日引見，共升官者十一人。記名候升者五人，賞緞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賞緞。孫蒙皇上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講。十七日謝恩，現在尚未補缺，有缺出即應孫補。其他升降賞賚，另有全單。

湖南以大攷升官者，從前（雍正二年）惟陳文肅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讀，近來（道光十三年）胡雲閣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孫學問膚淺，見識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蔭，將來何以爲報？惟當竭力盡忠而已。

金竺虔於昨廿一日回省，孫託帶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戴二座，阿膠一斤半，鹿膠一斤，耳環一雙。外竺虔借銀五十兩，即以付回。昨在竺虔處寄第三號信，信面信裏皆寫銀四十兩，發信後，渠又借去十兩，故前後二信不符。

竺虔於五月半可到省。若六弟九弟在省則可面交；若無人在省則家中專人去取，或諸弟有高興到省者亦妙。

今年考差，大約在五月中旬。孫擬於四月半下園用功。孫婦現已有喜，約七月可分娩。曾孫兄弟並如常。寓中今年添用一老媽，用度較去年略多。

此次升官約多用銀百兩。東扯西借，尚不窘迫。不知有邯鄲報來家否？若其已來，開銷不可太多。孫十四引見，渠若於廿八以前報到，是真邯鄲報，實銀四五十兩可也。若至四月始報，是省城僞報，實數兩足矣。但家中景況不審，何如伏懇示悉爲幸。孫跪稟。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三月廿日男發第三號信，廿四日發第四號信，諒已收到。託金竺虔帶回之物，諒已照信收到。男及男婦孫男女皆平安如常。男因身子不甚壯健，恐今年得差勞苦，故現服補藥，預爲調養，已作丸藥二單。

考差尙無信，大約在五月初旬。

四月初四日，御史陳公上摺直諫，此近日所僅見，朝臣仰之如景星慶雲。茲將摺稿付回。

三月底，盤查國庫，不對數銀九百二十五萬兩，歷任庫官及查庫御史皆革職分賠。查庫王大臣亦攤賠，此從來未有之鉅案也。湖南查庫御史有石承藻、劉夢蘭二人，查庫大臣有周系英、劉權之、何凌漢三人，已故者令子孫分賠。何家須賠銀三千兩。

同鄉唐詩甫（李杜）選陝西靖邊縣，於四月念一出京。

翰城選山西冀寧州知州，於五月底可出京。餘俱如故。男二月接信後，至今望信甚切。男謹稟。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四月廿日，孫發第五號家信，不知到否？五月廿九接到家中第二號信，係三月初一發，六月初二日接第三號信，係四月十八發的，具悉家中老幼平安，百事順遂，欣幸之至。

六弟下省讀書，從其所願，情意既暢，志氣必奮，將來必大有成，可爲叔父預賀。祖父去歲曾賜孫手書，今年又已半年，不知目力何如下次信來，仍求親筆書數語示孫。大考喜信，不知開銷報人錢告干？

孫自今年來，身體不甚好，幸加意保養，得以無恙。大考以後，全未用功。五月初六日考差，孫妥帖完卷，雖無毛病，亦無好處。首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經題『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詩題『賦得角黍得經字』，共二百四十一人進場。初八日派閱卷大臣十二人，每人分卷廿本，傳聞取七本，不取者十三本。彌封未拆，故閱卷者亦不知所取何人，所黜何人，取與不取，一概進呈恭候欽定。外間謠言某人第一，某人未取，俱不足憑。總待放差後方可略測端倪，亦有真第一而不得，有真未取而得差者，靜以聽之而已。同鄉攷差九人，皆安當完卷。

六月初一，放雲南主考龔寶蓮（辛互榜眼），段大章（戊

戊同年）貴州主考龍元偉、王桂（庚子湖南主考）。

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兄妹皆如常。前所付銀諒已到家。高麗參目前難寄，容當覓便寄回。六弟在城南，孫已有信託陳堯農先生。同鄉官皆如舊。黃正齋坐糧船來，已於六月初三到京。餘容後稟。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溫甫六弟左右：

五月廿九、六月初一，連接弟三月初一、四月廿五、五月初一三次所發之信，并四書文二首，筆仗實實可愛。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事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

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爾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襲，則不復能受其益矣。

爾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

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專字之外，又有數語教弟。茲特將冷金箋寫出，弟可貼之座右。時時省覽，并抄一副寄家中三弟。

香海言：『時文須學東萊博議。』甚是！爾先須過筆圈點一遍，然後自選幾篇讀熟，即不讀亦可。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亂繙幾葉，摘鈔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

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爾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束繙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凌笛舟最善為律詩，若在省爾可就之求教。

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陳季牧最喜談字，且深思善悟，吾見其寄岱雲信，實能知寫字之法，可愛可畏。爾可從之切磋。此等好學之友，愈多愈好。

來信要我寄詩回南。余今年身體不甚壯健，不能用心，故作詩絕少。僅作『感春詩』七古五章，慷慨悲歌，自謂不讓陳臥子，而語太激烈，不敢示人。餘則僅作應酬詩數首，了無可觀。頃作寄

賢弟詩二首，弟觀之以為何如？

京筆現在無便可寄，總在秋間寄回。若無筆寫，暫向陳季牧借一支，後日還他可也。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澄侯叔淳季洪弟左右：

五月底連接四月一日，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困心橫慮，鬱積思通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鋼蔽矣！

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為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

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即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

得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即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

凡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縱。去年曾與九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

九弟欲看余白摺，余所寫摺子甚少，故不付大銅尺已經尋得。付筆回南，目前實無妙便，俟秋間定當付還。

去年所寄牧雲信未寄去，但其信前半勸牧雲用功，後半勸凌雲莫看地，實有道理。九弟可將其信鈔一編，仍交與他，但將紡棉花一段刪去可也。地仙爲人主，害人一家，喪良心不少，未有不家敗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雲也。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三河、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婦，人人紡布爲生，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湖南如瀏陽之夏布也，祁陽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無論貧富男婦，人人依以爲業，此並不足爲駭異也。第風俗難以遽變，必至駭人聽聞，不如刪去一段爲妙。書不盡言，兄國藩手草。

卷二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曾文正公家書

卷二

男在四川，於十一月二十還京，彼時無摺弁回南，至十二月十六始發家信，十二月除夕又發一信，交曾受恬處。受恬名禮仁，善化內子，舉人任江西分宜縣知縣，十年進京，引見正月初四出都，迂道由長沙回江西。男與心齋各借銀一百兩，與渠作途費。男又託渠帶銀三百兩，係藍布密縫三包，鹿膠二斤半，阿膠二斤，共一包，高麗參半斤，一包，荆七銀四十兩，一包，又信一封交陳宅，託其代爲收下，面交六弟九弟，大約二月下旬可到省。

受恬所借之銀百兩，若在省能還更好，若不能還，亦不必急索。俟渠到江西必還，只訂定妥交陳宅，毋寄不可靠之人耳。若六月尙未收到，則寫信寄京，男作信至江西催取也。

陳岱雲之賢配於正月八日仙逝，去年岱雲病時，曾經割臂療夫，十二月初二日生一子，大小平安，至除夕得氣痛病，正月初三即服人參，初八長逝。岱雲哀傷異常，男代爲經理一切，廿三日開弔，男賻銀十六兩，陳宅共收賻儀三百廿餘兩。

廿二夜男接家信，得悉一切，欣喜之至，蕙妹移寓竹山灣，自好，但不知作何局而待聘妹，夫恐不諳耕作事，不宜寫田作也。

祖父大人七旬晉一大慶，不知家中開筵否？男在京僅一席，以去年慶壽故也。祖母大人小恙旋愈，甚喜，以後斷不可上樓，不可理家事。叔父大人之病，不知究竟何如，下次求詳書示知。

男前次信回，言付銀千兩至家，以六百爲家中完債及零用之費，以四百爲餽贈戚族之用。昨由受恬處寄歸四百，即分送各

戚族可也。其餘六百，朱嘯山處既兌錢百三十千，卽除去一百兩，四月間再付五百回家，與同鄉公車帶回。不同縣者亦可，男自有斟酌也。

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徒步。保養之法，大人儘可放心。男婦及孫男女皆平安。陳岱雲十二月所生之子，亦僱乳媽在男宅撫養。其女在鄭芝山家撫養。本家心齋男待他甚好，渠亦凡事必問。渠所作詩賦，男知無不言。馮樹堂於正月十六來男寓，目前渠自用功，男盡心與之講究一切。會試後卽命孫兒上學，每月修金四兩。郭筠仙進京，亦在男處住，現尙未到。

四川門生已到四人，二月間卽考國子監學正。今年正月初三，下詔舉行恩科。明年皇太后萬壽，定有覃恩，可請誥封。此男所最爲切望者也。

去年因科場舞弊，皇上命部議定，以後新舉人到京，皆於二月十五覆試，倘有文理紕繆者，分別革職停科等罰，甚可懼也。在京一切，男自知慎，餘容續陳。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四位老弟左右：

正月二十三日接到諸弟信，係臘月十六在省城發，不勝欣慰。四弟女許朱良四姻伯之孫蘭姊女許賀孝七之子，人家甚好，可賀。惟慈妹家頓可慮，亦家運也。

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與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變而不親。心有所專，而博觀他塗，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羅山兄甚爲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有楊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爲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在省用錢，可在家中支用（銀三十兩，則夠二弟一年之用矣，亦在吾寄一千兩之內），予不能別寄與弟也。

我去年十一月廿日到京，彼時無措，差回南，至十二月中旬始發信，乃兩弟之信，罵我糊塗，何不檢點。至此趙子舟與我同行，曾無一信，其糊塗更何如耶？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臘月初，未嘗接一家信。我在蜀可寫信由京寄家，豈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又將罵何人糊塗耶？凡動筆不可不檢點。

陳堯農先生信，至今未接到。黃仙垣未到京。家中付物，難於費心，以後一切布線等物，均不必付。

九弟與鄭陳馮曹四信，寫作俱佳，可喜之至。六弟與我信，字太草率，此關乎一生福分，故不能不告汝也。四弟寫信，語太不圓，由於天分，吾不復責。餘容續布，諸惟心照。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四位老弟左右：

正月廿六日發第一號家信。二月初十日黃仙垣來京，接到

家信，備悉一切，欣慰之至！所付諸物，已接脯肉一方，鵝肉一邊，雜碎四件，布一包，烘籠二個，餘皆彭雨蒼帶來。

朱嘯山亦於是日到，現與家心齋同居，係兄代伊覓得房子，距余寓甚近，不過一箭遠耳。

郭筠仙現尚未到，余已爲賃本衙衛關帝廟房，使渠在廟中住，在余家火食。馮樹堂正月十六來，余家住，擬會試後再行上學，因小兒春間怕冷故也。

樹堂於二月十三考國子監學正，題『而恥惡衣惡食者』二句，『不以天下奉一人』策，共五百人入場。樹堂寫作俱佳，應可必得。

陳岱雲於初六日移寓報國寺；其配之楹亦停寺中。岱雲哀傷異常，不可勸止。作祭文一篇，三千餘字。余爲作墓誌銘一首，不知陳宅已寄歸否？余懶膽寄也。

四川門生現已到廿餘人。我縣會試者，大約可十五人；甲午同年，大約可廿五六人。然有求於余者，頗不乏人。

余今年應酬更繁，身體大好，斷不似從前光景，面胖而潤，較前稍白矣。耳鳴亦好，十之七八尚有微根未斷，不過月餘可全好也。內人及兒子兩女兒皆好。陳氏小兒在余家乳養者亦好。

六弟九弟在城南讀書，得羅羅山爲之師，甚妙。然城南課似亦宜，不應恐山長不以爲然也。所作詩文及功課，望日內付來。四弟季弟從覺菴師讀，自佳。四弟年已漸長，須每日看史書十葉。

無論能得科名與否，總可以稍長見識。季弟每日亦須看史，然溫經更要緊，今年不必急急赴試也。

曾受恬自京南歸，余寄回銀四百兩，高麗參半斤，鹿膠阿膠共五斤，闍墨廿部，不知家中已收到否？尚有衣一箱，銀五百兩，俟公車南歸帶回。

同鄉湯海秋與杜蘭溪子女，已過門而廢婚，係湯家女兒及父母並不是，餘俱如故。周介夫（鳴鸞）放安徽廬鳳道，其女兒欲許字紀澤，常南陵（大淳）升安徽臬臺，其孫女欲許字紀澤，余俱不甚願。

季仙九師爲安徽學政，後升吏部右侍郎。廖老師名鴻荃，去年放欽差至河南，塞河決，至今未成功，昨革職賞七品頂戴，在河工効力贖罪。黃河大工不成，實國家大可憂慮之事，如何如何！餘容後陳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孫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二月十四日，孫發第二號信，不知已收到否？孫身體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皆好。孫去年臘月十八曾寄信到家，言『寄家銀一千兩，以六百爲家中還債之用，以四百爲餽贈親族之用』。其分贈數目，另載寄弟信中，以明不敢自尊之義也。後接家信，知兌嘯山百三十千，則此銀已虧空一百矣。頃聞曾受恬丁艱，其借銀恐難還完，則又虧空一百矣。所存僅八百，而家中舊債尚多。

餽贈親族之銀，係孫一人愚見，不知祖父母、父親、叔父，以爲可行否。伏乞裁奪。孫所以汲汲餽贈者，蓋有二故：一則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爲持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好中不足，亦處樂之法也。二則各親戚家皆貧而年老者，今不略爲扶助，則他日不知何如。自孫入都後，如彭滿舅曾祖、彭王姑母、歐陽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數人矣。再過數年，則意中所欲餽贈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債，今雖不還，後尙可還，贈人之舉，今若不爲，後必悔之。

此二者，孫之愚見如此。然孫少不更事，未能遠謀，一切求祖父、叔父作主，孫斷不敢擅自尊權。其銀待歐陽小岑南歸，孫寄一大箱衣物銀兩，概寄渠處，孫認一半車錢，彼時再有信回，孫謹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六弟九弟左右：

三月八日接到兩弟二月十五所發信，信面載第二號，則知第一號信未到，比去提塘追索，渠云並未到京，恐尙在省未發也。以後信宜交提塘掛號，不宜交摺差手，反致差錯。

來書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計共發信七八次。』兄到京後，家人僅檢出二次，一係五月二十二日發，一係十月十六日發，其餘皆不見。遠信難達，往往似此。

臘月信有『糊塗』字樣，亦情之不能禁者。蓋望眼欲穿之時，疑信難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摯，則望之愈殷，望之愈殷，

則責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圍牆，望好音如萬金之獲，聞謠言如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警者，情之至也。然爲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亦不能不責之，非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蒂之有哉？至於回京時，有摺弁南還，則兄實不知。當到家之際，門幾如市，諸務繁劇，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謂家中接榜後，再發一信，則萬事可以放心矣，豈尙有懸掛者哉？來書辨論詳明，兄今不復辨。蓋彼此之心，雖隔萬里，而赤誠不啻目見，本無纖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費唇舌？以後來信，萬萬不必提起可也。

所寄銀兩，以四百爲餽贈族戚之用。來書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卽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語，推勸入微，兄不能不反省者也。又云：『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抑逆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始爲是言？斯二語者，毋亦擬阿兄於不倫乎？兄雖不肖，亦何至鄙且奸至於如此之甚？所以爲此者，蓋族戚中有斷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餘則牽連而及。

兄已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然！吾終尋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飢寒之況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輩之餘潤乎？十舅雖死，兄意猶當卹其妻子，且從

俗爲之延僧，如所謂道場者，以慰逝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爲可乎？

蘭姊、蕙妹家運皆外，兄好爲識微之妄談，蘭姊猶可支撐，蕙妹再過數年，則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愛，縱彼無缺望，吾能不視如一家一身乎？

歐陽滄溟先生，夙債甚多，其家之苦況，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喪不能稍降厥禮，岳母送余時，亦涕泣而道兄贈之獨豐，則猶徇世俗之見也。

楚善叔爲債主逼迫，搶地無門，二伯祖母嘗爲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兒夜來淚注地，濕圍徑五尺也！』而田貨於我家，價既不昂，事又多磨，嘗貽書於我，備陳吞聲飲泣之狀。此子植所親見，兄弟嘗歎歎久之。

丹閣叔與寶田表叔，昔與同硯席十年，豈意今日雲泥隔絕至此！知其窘迫難堪之時，必有飲恨於實命之不猶者矣！丹閣戊戌年曾以錢八千賀我，賢弟諒其景況，豈易辦八千者乎？以爲喜極固可感也，以爲釣餌則亦可憐也！任尊叔見我得官，其歡喜出於至誠，亦可思也。

竟希公一項，常甲午年抽公項三十二千爲賀禮，渠兩房頗不悅。祖父曰：『待藩孫得官第一件，先復竟希公項。』此語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譏耳！同爲竟希公之嗣，而竟枯懸殊若此！設造物者一旦移其苑於彼二房，而移其枯於我房，則無論

六百卽六兩亦安可得耶？

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婦孤兒，稿餓無策，我家不拯之，則孰拯之者？我家少八兩，未必遂爲債戶，逼取渠得八兩，則舉室同春，賢弟試設身處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

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貧，見我輒泣，茲王姑已沒，故贈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視王姑之意也。騰七則姑之子，與我同孩提長養。

各舅祖，則推祖母之愛而及也；彭舅曾祖，則推祖父之愛而及也；陳本七鄧升六二先生，則因覺庵師而牽連及之者也。其餘餽贈之人，非實有不忍於心者，則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討好，沽名釣譽，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薄，爲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

諸弟生我十年以後，見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尙好，以爲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與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見其盛時氣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則大難爲情矣！

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飢亦樂，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葛熊二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豐尚，順外有數存焉，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

之處尚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爲較之尤當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鍊也者，復之幾也，君子以爲可喜也，夫也者，妬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則由各以趨於凶，既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既得，而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平？

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齋』，蓋求缺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家中舊債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諸弟所需不能一給，亦求缺陷之義也。內人不明此意，時欲置辦衣物，兄亦時時教之。今幸未全備，待其全時，則吝與凶隨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賢弟夫婦，詎怨於房闈之間，此是缺陷，吾弟當思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蓋盡給則漸幾於全矣。吾弟聰明絕人，將來見道有得，必且避余之言也！

至於家中欠債，則兄實有不盡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日，接父親正月四日手諭，中云『年事一切，銀錢數數用有餘，上年所借頭息錢均已完清，家中極爲順遂，故不窘迫』。父親所言如此，兄亦

不甚了了，不知所完究係何項？未完尙有何項？兄所知者，僅江孝七外祖百兩，宋嵐瑄五十兩而已。其餘如未陽本家之帳，則兄由京寄還，不與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錢五十千，尙不知作何還法，正擬此次稟問祖父。此外帳目，兄實不知。下次信來，務望詳開一單，使兄得漸次籌劃。如弟所云『家中欠債千餘金，若兄早知之，亦斷不肯以四百贈人矣』。如今信去已閱三月，餽贈族戚之語，不知鄉黨已傳播否？若已傳播而實不至，則祖父受膏吝之名，我加一信，亦難免二三其德之誚。此兄讀兩弟來書所爲躊躇而無策者也。

茲特呈堂上一稟，依九弟之言書之，謂宋嘯山曾受情處二百落空，非初意所料；其餽贈之項，聽祖父叔父裁奪。或以二百爲贈，或每人減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即不贈亦可。戚族來者，家中卽以此信示之，庶不悖於『過則歸己』之義。賢弟觀之以爲何如也？

若祖父叔父以前信爲是，慨然贈之，則此稟不必付歸。兄另有安信付去，恐堂上慷慨持贈，反因接吾書而沮。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慎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使堂上無轉念，則此舉也。阿兄發之，堂上成之，無論其爲是爲非，諸弟置之不論可耳。向使去年得雲貴廣西等省苦差，並無一錢寄家，家中亦不能

責我也。

九弟來書，楷法佳妙，余愛之不忍釋手；起筆收筆，皆藏鋒，無一筆撒手亂丟，所謂『有往皆復』也。想與陳季牧講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喜！可喜！然吾所教爾者，尚有二事焉：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着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在右，一換則東方在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中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相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有成竹耳。

六弟之信，文筆拗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書？萬不可徒看致墨卷，洎沒性靈。每日習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道。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

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面暢談。余近來讀書無所得，酬應之繁，日不暇給，實實可厭！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就，恨當時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年長愈怕醜而不爲矣！每月六課，不必其定作時文也。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

於海，則通一藝即通眾藝，通於藝即通於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此論雖太高，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而不至數搖搖無著。雖當其應試之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即其用力舉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妨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悟也。外附錄五箴一首，養身要言一紙，求缺齋課程一紙，詩文不暇錄，惟諒之。兄國藩手草。

五箴（并序）

甲辰春作

少不自立，荏苒遂消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與！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吾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諼！

居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齊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

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齊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余侮？豈伊避人口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驚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途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老。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洎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襲之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養身要言（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右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右禮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

右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而理順。

右義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右智所以養腎也。

求缺齋課程（癸卯孟夏立）

讀熟讀書十葉

看應看書十葉

習字一百

數息百八

記過隙影（即日記）

記茶餘偶談一則

右每日課

逢三日寫回信

逢八日作詩古文一齣

右月課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四位老弟左右：

前黃仙垣歸，託帶四川關墨四十部，共二包，無家信。頃歐陽小岑歸，託帶大皮箱一，內銀五百十兩，衣服一單，單存箱內，又

熟讀書

易經

詩經

史記

明史

屈子

莊子

杜詩

韓文

應看書不具載

長包一個，內袍褂料及毡子諸物，亦有單存包內，有家信數行，外又有寄霞仙信一件，書一包，共十套。不知仙垣小岑二君到時，諸弟尚在省城否？

茲安化梁菘莊同年（獻廷）南還，又託帶四川關學四十部，共一包。有一係包油紙封的，內裝訂關學廿部，彭王姑稟誌銘一幅（內業誤，慄誤）。龍翰臣寫散館卷三開，自寫白摺一本（試筆寫的，故大小不勻）。又布包鹿膠一包，重三斤，又鄉試題名錄共一包，照收，並附大挑單一紙，其進士題名錄及散館錄，隨後交摺差帶回，統俟後信詳述。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五月十一接到四月十三日省城所發信，具悉一切。母親齒痛，不知比從前略鬆否？現服何藥？下次望四弟寄方來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甚堪沉重，望將藥方病症書明寄京。劉東屏醫道甚精，然高雲亭猶嫌其過於膽大，不知近日精進何如？務宜慎之又慎！

王率五荒唐如此，何以善其後？若使到京，男當嚴以束之，婉以勸之。明年會試後，偕公車南歸，自然安置妥當，家中儘可放心。特恐其不到京耳！本家受恬之銀，男當寫信去催。江西撫台係男戊戌座師，男可寫信提及，亦不能言調劑之說。

常南陵之世兄，聞其宦家習氣太重，孫男孫女尚幼，不必急

於聯婚。且男之意，兒女聯姻，但求勤儉孝友之家，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不知大人意見何如？望即日將常家女庚退去，託陽九婉言以謝，渠託買高麗參，因親事不成，亦不便買。

本家道三兄弟託存館，男當代為留心。然分發湖南者，即使在京答應，未必到省果去找他，此亦不可靠者也。常南陵處即由男寫信回覆。

前男送各戚族家銀兩，不知祖父、父親、叔父之意云何？男之淺見，不送則家家不送，要送則家家全送，要減則每家減去一半，不減則家家不減。不然，口惠而實不至，親族之間，嫌怨叢生，將來孽生不測，反成仇讎。伏乞堂上審慎施行。百叩百叩！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三月十三日發信後，至今未寄一信。余於三月廿四日，移寓前門內西邊碾兒胡同，與城外消息不通。四月間到摺差一次，余竟不知，這既知而摺差已去矣。惟四月十九日歐陽小岑南歸，余寄衣箱銀物並信一件，四月二十四日梁菘莊南歸，余寄書卷零物並信一件，兩信皆僅數語，至今想尚未到。四月十三日黃仙垣南歸，余寄關學，並無書信，想亦未到。茲將三次所寄各物，另開清單付回，待三人到時，家中照單查收可也。

內城現住房共念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三十串，極為寬敞。馮

樹堂郭筠仙所住房屋皆清潔。

甲三於三月廿四日上學，天分不高不低，現已讀四十天，讀至『自修齊室平治』矣。因其年太小，故不加嚴。已讀者，字皆能認，兩女皆平安。陳岱雲之子在余家亦甚好。內人身子如常，現又有喜，大約九月可生。

余體氣較去年略好，近因應酬太繁，天天漸熱，又有耳鳴之病。今年應酬較往年更增數倍，第一爲人寫對聯條幅，合四川湖南兩省求書者，幾日不暇給。第二公車來借錢者甚多，無論有借無借，多借少借，皆須婉言款待。第三，則請酒拜客及會館公事。第四，則接見門生，頗費精神，又加以散館殿試，則代人料理考差，則自己料理諸事，冗雜，遂無暇讀書矣！

三月念八大挑，甲午科共挑知縣四人，教官十九人，其全單已於梁菴莊所帶信內寄回。四月初八日發會試榜，湖南中七人，四川中八人，去年門生中二人，另有題名錄附寄。十二日新進士覆試，十四發一等廿一名，另有單附寄。十六日考差，余在場。二文一詩皆妥當，無弊病，寫亦無錯落。茲將詩稿寄回。十八日散館，一等十九名，本家心齋取一等十二名，陳啓邁取二等第三名，二人俱留館。徐棻因詩內『媛』字誤寫『斲』字，故作知縣，良可惜也。念二日散館者引見，念六七兩日考差者引見，念八日新進士朝考，三十日發全單附回。念一日新進士殿試，念四日點狀，元全榜附回。五月初四五兩日新進士引見，初一日放雲貴試差，初二

日欽派大教習二人，初六日奏派小教習六人，余亦與焉。初十日奉上諭，翰林侍讀以下，詹事府洗馬以下，自十六日起，每日召見二員。余名次第六，大約十八日可以召見。從前無逐日分見翰詹之例，自道光十五年始一舉行，足徵聖上勤政求才之意。十八年亦如之，今年又如之。此次召見，則今年放差大半，奏對稱旨者居其半，詩文高取者居其半也。

五月十一日接到四月十三家信，內四弟六弟各文二首；九弟季弟各文一首。

四弟東臯課文甚潔淨，詩亦穩妥。『則何以哉』一篇，亦清順有法，第詞句多不圓足，筆亦平，查不超脫。平查最爲文家所忌，宜力求痛改此病。

六弟筆氣爽利，近來漸就範圍，然詞意平庸，無才氣崢嶸之處，非吾意中之溫甫也。如六弟之天姿不凡，此時作文當求議論縱橫，才氣奔放，作如火如茶之文，將來庶有成就。不然，一挑半剔，意淺調卑，即使獲售，亦當自慚其文之淺薄不堪。若其不售，則又兩失之矣。今年從羅羅山遊，不知羅山意見如何？吾謂六弟今年入泮固妙，萬一不入，則當盡棄前功，豈志從事於先輩大家之文。年過二十，不爲少矣，若再扶牆摩壁，役役於考卷，搭小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悔恨於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釣渡映帶之間，仍然一無所得，豈不靦顏也哉！此

中誤人終身多矣。溫甫以世家之子弟，負過人之姿質，即使終不入泮，尚不至於饑餓，奈何亦以考卷誤終身也！

九弟要余改文詳批，余實不善改小考文，當請曹西垣代改，下次摺弁付回。

季弟文氣清爽異常，喜出望外，意亦屑出不窮。以後務求才情橫溢，氣勢充暢，切不可挑剔敷衍，安於庸陋。勉之！勉之！初基不可不大也。書法亦有褚字筆意，尤爲可喜。

總之，吾所望於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無，第一則孝弟爲瑞，其次則文章不朽。諸弟若果能自立，當務其大者遠者，毋徒汲汲於進學也。

馮樹堂郭筠仙在寓，看書作文，功無間斷。陳季牧日日習字，亦可畏也。四川門生留京約二十人，用功者頗多，餘不盡言。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福萬金安

五月十二日男發第六號信，其信甚厚，內有寄歐陽小岑黃仙垣梁萊莊三處貨物單，此刻三人想俱到省，不審已照單查收否？

男及男婦身體清吉。孫兒亦好，六月十七日三字經讀完，十八日讀爾雅起。二孫女皆好。馮樹堂郭筠仙皆在寓如常。

王率五妹夫於五月廿三到京，其從弟仕四同來，二人在湘。

灑支錢十千，在長沙搭船，四月十二日至漢口；在漢口杉牌廠內住十天，廿二在漢口起身，步行至京，道上備嘗辛苦，幸天氣最好，一路無雨無風，平安到京。在道上僅傷風兩日，服藥二帖而愈。到京又服涼藥二帖，補藥三帖，現在精神全好。初到京時，遍身衣褲鞋襪皆壞，件件臨時新製，而率五仍不知艱苦，京城實無位置他處，只得暫留男寓，待有便即令他回家。男自調停妥當，家中不必挂心，蕙妹亦不必着急。

至於仕四，目前尚在男寓吃飯，待一月既滿，如有朋友回南，則薦仕四作僕人帶歸，如無便可荐，則亦只得磨之出門，不能長留男寓也。湖北主考倉少平，係男同年相好，男託倉帶仕四到湖北。倉七月初一出京，男給仕四錢約六千，即可安樂到家。本不欲優待他，然不如此，則渠必流落京城，終恐爲男之累，不如早打發他回爲妥。

祖父大人於四月鼻血多出，男聞不勝惶恐，聞率五說祖父近日不吃酒，不甚健步，不知究竟何如？萬求一一詳示。祖父病勢似不輕，男尤望心，務求將病症開示。

男教習庶吉士五月十八日上學，門生六人，二十日，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見，天語垂問及男，奏對約共六七十句。今年考差只剩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大約男已無望。男今年甚怕放差，蓋因去年男婦生產是『踏花生』，今年恐走舊路，出門難以放心。且去年途中之病，至今心悸。

男日來應酬已少，讀書如故。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飯，實爲可怕。居家保身一切男知謹慎，大人不必聖念。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男颺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六月二十三日男發第七號信，交摺差，七月初一日發第八號，交王仕四手，不知已收到否？

六月廿日接六弟五月十二書，八月十六接四弟九弟五月廿九日書，皆言忙迫之至。寥寥數語，字跡潦草，即縣試案首前列，皆不寫出。同鄉有同日接信者，即考古考先生皆已詳載。同一摺差也，各家發信遲十餘日，而從容，男弟發信早十餘日而忙迫，何也？——且次忙迫，無一次稍從容者，又何也？

男等在京大小平安。同鄉諸家皆好。惟陽海秋於七月八日得病，初九未刻即逝。六月二十八考教習，馮樹堂郭筠仙朱嘯山皆取。湖南今年考差，僅何子貞得差，餘皆未放。惟陳岱雲光景最苦。男因去年之病，反以不放爲樂。

王仕四已善爲遣回，率五大約在糧船回，現尙未定。渠身體平安，二妹不必挂心。

叔父之病，男累求詳信直告，至今未得，實不放心。

甲三讀爾雅，每日二十餘字，頗肯率教。

六弟今年正月信欲從羅羅山處附課，男甚喜之；後來信絕不提，不知何故。所付來京之文，殊不甚好。在省讀書二年，不見

長進，男心實憂之，而無如何，只恨男不善教誨而已。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中無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壞事。四弟九弟雖不長進，亦不自滿。求大人教六弟，總期不自滿足爲要。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孫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八月廿七日接到七月十五廿五兩次所發之信，內祖父母各一信，父親母親叔父各一信，諸弟亦皆有信，欣悉一切，慰幸之至。叔父之病，得此次信，始可放心。祖父正月手書之信，孫比收他處，後偶忘之，近亦尋出。孫七月二十發第九號信，不知到否？

八月廿八日，陳岱雲之弟送靈柩回南，坐糧船，孫以率五妹夫與之同伴南歸，船錢飯錢，陳宅皆不受。孫送至城外，率五揮淚而別，甚爲可憐。率五來意，本欲考供事，冀得一官以養家。孫以供事必須十餘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風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末秩下場，鮮有好者。孫在外已久，閱歷已多，故再三苦言，勸率五居鄉勤儉守舊，不必出外做官。勸之既久，率五亦以爲然。其打發行李諸物，孫一一辦妥，另開單呈覽。

孫送率五歸家，卽於是日申刻生女，母女俱平安。

前正月間，孫寄銀回南，有餽贈親族之意，理宜由堂上定數目，方合內則「不敢私與」之道。孫比時糊塗，請開一單，輕重之際，多不妥當，幸堂上各大人斟酌增減，方爲得宜。但居家太多，他

處相形見絀，孫稍有不安耳！

率五至家，大約在春初可以到家。渠不告而出，心中懷慚，到家後望大人不加責，並戒家中及近處無相譏誚爲幸。孫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

四位老弟左右：

昨廿七日接信，快暢之至！以信多而處處詳明也！四弟七夕詩甚佳，已詳批詩後。從此多作詩亦甚好，但須有志有恆，乃有成就耳。

余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詩。用心思索，則無時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門生，爲本省學政，託以兩孫當面拜爲門生。後其兩孫考臨場大病，科考丁艱，竟不入學。數年後，兩孫乃皆入學。其長者仍得兩榜。此可見早遲之際，時刻皆有前定。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

六弟天分較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積慮，大加臥薪嘗膽之功，切不可因憤廢學。

九弟勸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後，家

中亦甚整齊，問率五歸家便知。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莊嚴威厲，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後，當以九弟言書諸紳而刻刻警者。

季弟信，天性篤厚，誠如四弟所云樂何如之！求我示讀書之法及進德之道，另紙開示，餘不具。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八月二十九日男發第十號信，備載廿八生女及率五回南事，不知已收到否？男身體平安。家婦月內甚好，去年月裏有病，今年盡除去。孫兒女皆好。

初十日，順天鄉試發榜，湖南中三人，長沙周沅農、中南元（原名康立）、率五之歸，本擬附家心齋處。因率五不願坐車，故附陳岱雲之弟處，同坐糧船。昨岱雲自天津歸，船不甚好，男願不放心，幸船上人多，應無可慮。

諸弟考試後，盡肄羅小羅卷，不知勤惰若何？此時惟季弟較小，三弟俱年過二十，總以看書爲主。我境惟彭薄塾先生看書略多，自後無一人講究者。大抵爲考試文章所誤，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不相礙，彼不看書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諸弟，此時無論考試之利不利，無論文章之工不工，總以看書爲急務。不然，則年歲日長，科名無成，學問亦無一字可靠，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或經、或史、或詩集、文集，每日總宜看二十葉。男今年以來，無

日不看書，雖萬事叢忙，亦不廢正業。

聞九弟意欲與劉霞仙同伴讀書。霞仙近來見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應有進益。望大人斟酌行之，男不敢自主。此事在九弟自爲定計。若愧奮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則遠遊不負。若徒悠悠因循，則近處儘可度日，何必遠行百里外哉！求大人察九弟之志而定計焉。餘容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七月發信後，未接諸弟信。鄉間寄信，較省城百倍之難，故余亦不望也。

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此意甚佳。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直以爲可師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於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已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去年溫甫欲讀書省城，吾以爲離却家門局促之地而與省城諸勝已者處，其長進當不可限量。乃兩年以來，看書亦不甚多。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是不得歸咎於地方之局促也。去年余爲擇師丁君敘忠，後以丁君處太遠，不能從，余意中遂無他師可從。

今年弟自擇羅羅山改文，而嗣無杳後信息，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日月逝矣，再過數年，則滿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與余交，多有受余益者，而獨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諸弟可鈔存信稿而細玩之。此余數年來學思之力，略具大端。

六弟前囑余將所作詩錄寄回。余往年皆未存稿，近年存稿者，不過百餘首耳。實無暇鈔寫，待明年將全本付回可也。國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九月廿日男發十一號信，內有寄劉霞仙一封，想已收到。男身體平安，讀書日有常課。自六月底起，至今未嘗間斷一天。男婦如常，漸漸有乳。孫男讀書有恆，已讀爾雅一本，共四本。大約明年下半年可讀完。此書太難，他書則易爲力矣。三孫女皆好，餘亦合家平安。男自七月起，寓中已養車馬，每年須費百金。因郭雨三奉諱出京，渠車馬借與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見還。

率五在東昌有信來京，茲附呈。渠在道上，船錢火食，皆陳宅的，所需用者，不過剃頭吃烟而已。故男僅給銀十兩，錢五千而已。意謂錢已夠用，銀可剩下到家也。茲渠到東昌，已將錢用完，不知餘銀數用否。如不敷，陳處挪移自易，然男已不放心。

鄒至堂來望付茶葉一篋，大小剪刀各二把，其餘布匹臘肉

之類，俱不必付。蓋家中極難辦，路上極難帶也。

初九日，父親大人壽辰，京寓客共三席。十一月初三日，母親大人六十壽辰，男不獲在家慶祝，不勝瞻戀。男於壽辰後作壽屏一架，即留在京張挂，不必付回。

諸弟讀書，不知明年定在何處？望於今冬寫信告知，男不勝懸望。謹稟，即跪叩父母親大人雙壽大喜。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四位老弟足下：

前次回信內有四弟詩，想已收到。九月家信有送率五詩五首，想已閱過。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

余半生科名，極爲順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及朱堯階便知。蓋場屋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倖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只爲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

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

當名士者，鄙科名爲糞土，或好作詩古，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鄙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

諸弟平日皆恂恂退讓，第累年小試不售，恐因憤激之久，致生驕惰之心，故特作書戒之，務望細思吾言而深省焉。幸甚幸甚！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十月廿一日，發十二號家信，想已收到。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四人皆好。曾孫最好寫字，散學後則在其母房中，多寫至更初，猶不肯睡，罵亦不止。目下天寒墨凍，脫手寫多不成字，茲命之寫稟安帖寄呈，以博堂上大人一歡笑而已。

上半年所付纏墨皮褂，不知祖父大人合身否？聞纏皮在南邊易於回潮，黑色變爲黃色，不知信否？若果爾，則回潮天氣，須勤勤檢視。又凡收皮貨，須在省城買潮腦，其色如白淮鹽，微帶黃色，其氣如樟木，用皮紙包好，每包約寸大，每衣內置三四包，收衣時仍將此包置衣內，又每年曬皮貨，曬衣之日，不必折收，須過兩天，待熱氣退盡，乃收。

江西家受恬明府昨有來信云：『此銀今冬必付到。』不知近來接到否？如未接到，則立即寫信來京，再去催取。兌銀之難，往

往如此。

同鄉唐鏡海先生，三年以來，連生三子，而長者前以病殤，幼者昨又以痘殤，僅存次子，尙未周歲，良可悼嘆！

現在京官甚少，僅二十二人，昨十月廿五日謝恩，赴宮門叩頭者僅到三人，尤非盛時氣象，茲將謝摺付回呈覽。

王率五到縣，須即寄一信，仕四已於八月初到省，不知會到我家否？母親生日，京中僅客一席，待明年當付壽屏，回家中有所需之物，須寫信來，明年會試後寄歸，孫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四位老弟足下：

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遺澤，祖父教訓，幸得科名，內顧無所憂，外遇無不如意，一無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顯，何患家運之不興？欲別立課程，多講規條，使諸弟遵而行之，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長兄督責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所望於諸弟者，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則我心大慰矣。

乃諸弟每次寫信，從不將自己之業寫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諸事，此時家中重慶外事，又有我料理，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後寫信，但將每月作詩幾首，作文幾首，看書幾卷，詳細告我，則我歡喜無量。諸弟或能爲科名中人，或能爲學問中人，其爲父母之

令子一也；我之歡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遲而遂謂無可自力也。如設仙今日之身分，則比等閒之秀才高矣。若學問愈進，身分愈高，則等閒之舉人進士，又不足論矣。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

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荆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況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

明年肄業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無不可者，謂在家不可用功，此巧於卸責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務紛冗，而猶可以不間斷，況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紛冗乎？樹堂筠仙自十月起，每十日作文一首，每日看書十五頁，亦極有恆。諸弟試將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恆，不過數月即圈完矣。若看註疏，每經亦不過數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間斷看書之課，又弗以考試將近而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兄日夜懸望，獨此『有恆』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孫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十三號信。廿九日祖母大人壽辰，孫等叩頭遙祝，寓中客一席，次日請同縣公車一席。初七日，皇上御門，孫得轉補翰林院侍讀，所遺侍講缺，許乃釗補升。侍講轉侍讀，照例不謝恩，故孫未具摺謝恩。

今冬京中未得厚雪，初九日設三壇求雪，四五六阿哥詣三壇行禮，皇上親詣太殿行禮，十一日即得大雪。天心感召，呼吸相通，良可賀也！

孫等在京平安。會孫讀書有恆，惟好寫字，見閒紙則亂書，請其母釘成本子。孫今年用度尚寬裕，明年上半年尚好，至五月後再作計。昨接會興仁信，知渠銀尚未還，孫甚着急，已寫信去催。不知家中今年可不容迫否？

同鄉京官皆如故。馮樹堂郭筠仙在寓亦好。荆七自五月出去，至今未敢見孫面，在同鄉陳洪鐘主事家，光景亦好。若使流落失所，孫亦必有而收恤之。特渠對人言，情願餓死，不願回南，此實難處。孫則情願多給銀兩，使他回去，不願他在京再犯出事。望大人明示以計，俾孫遵行。

四弟等自七月寄信來後，至今未再得信，孫甚切望。

殿太爺在京引兒來拜一次，孫回拜一次，又請酒，渠未赴席。此人向有狂妄之名，孫已亥年在家，一切不與之計較，故相安於無事。大約明春可回湘鄉任。孫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諸位老弟足下：

十四日發十四號家信，因摺弁行急，未作書與諸弟。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所發信，內父親發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是日午刻，又接九月十二所寄信，內父親及四六九弟各一件，具悉一切，不勝欣幸！

曹石樵明府待我家甚爲有禮，可感之至！茲寄一信去。西坤四位因送項太簡，致生嫌隙，今雖不復形之口角，而其心究不免有缺望，故特作信寄丹閣叔，使知我家光景亦非甚裕者。賢弟將此信呈堂上諸大人，以爲開誠布公否？如堂上諸大人執意不肯送去，則不送亦可也。

四弟之詩，又有長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命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

去年樹堂所寄之筆，亦我親手買者。『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錢五百文，實不能再寄。『漢璧』尚可寄，然必須明年會試後，乃有使人回南，春間不能寄也。

五十讀書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擱自己功課。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不誣也。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聞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

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佚耳。今渠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

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何如，亦須向汪三處查明。若吃鴉片煙，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所謂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親近，我曾見過，想衡陽人亦有知之者。若要對親，或另請媒人亦可。

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家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個個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

十一月信言現看莊子並史記，甚善！但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即，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

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

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將來道德文章，必巋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聞望日隆，即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

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後寫信，於此等小事及近處族戚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

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余他無可取，惟近來日日有恆，可爲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縱不欲以有恆自立，獨不怕壞季弟之樣子乎？

昨十六日，卓秉恬拜大學士，陳官俊得協辦大學士。自王中堂死後，隔三年，大學士始放人，亦一奇也。書不盡宣，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二月初一日

四位老弟足下：
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寄去書函，原已收到。頃接四弟信，謂前信小註中誤寫二字，其詩比即付還，今亦忘其所誤，謂何矣。

諸弟寫信，總云倉忙。六弟去年曾言『城南寄信之難，每次至撫院齋奏廳打聽』云云，是何其蠢也！靜坐書院三百六十日，日日皆可寫信，何必打聽攢差行期而後動筆哉？或送至提塘，或

送至岱雲家，皆萬無一失，何必問了無關涉之賚奏廳哉？若弟等倉忙則兄之倉忙殆過十倍，將終歲無一字寄家矣。

送王五詩第二首，弟不能解，數千里致書來問，此極虛心，余得信甚喜。若事事勤思善問，何患不一日千里？茲另紙寫明寄回。

家孰讀書，余明知非諸弟所甚願，然近處實無名師可從。省城如陳堯農、羅山，皆可謂明師，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且住省二年，詩文與字皆無大長進。如今我雖欲再言，堂上大人亦必不肯聽，不如安分耐煩，寂處里間，無師無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則我之所期於諸弟者也。昔婺源汪雙池先生，一貧如洗，三十以前，在竈上爲人傭工，畫碗三十以後讀書，訓蒙到老，終身不應科舉，卒著書百餘卷，爲本朝有數名儒。彼何嘗有師友哉？又何嘗出里閭哉？余所望於諸弟者如是而已。然總不出乎『立志有恆』四字之外也。

買筆付回，刻下實無妙便，須公車歸，乃可帶回。大約府試院試可得用，縣試則趕不到也。諸弟在家作文，若能按月付至京，則余請樹堂看，隨到隨改，不過兩月，家中又可收到，書不詳盡，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四位老弟足下：

二月有摺差到京，余因眼蒙，故未寫信。三月初三接到正月廿四所發家信，無事不詳悉，忻喜之至！此次眼尚微紅，不敢多作

字故未另稟堂上一切，詳此書中。煩弟等代稟告焉。去年所寄銀，余有分餽親族之意，厥後屢次信問，總未詳明。示悉。頃奉父親示諭云：『皆已周到，酌量減半。』然以余所聞，亦有過於半者，亦有不及一半者。下次信來，務求九弟開一單告我爲幸！

受恬之錢，既專使去取，余又有京信去，想必可以取回，則可以還江、岷、山、東海之項矣。岷、山、東海之銀，本有利息，余擬送他高麗參共半斤，掛屏對聯各一付，或者可少減利息，待公車歸時帶回。父親手諭要寄銀百兩回家，亦待公車帶回。有此一項，則可以還率五之錢矣。

率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渠亦自然學好。爾姊買田可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在討人惱。

歐陽牧雲要與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其妹是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禮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四弟以此義告牧雲，吾徐當作信覆告也。

羅芸臯於二月十八到京，路上備嘗辛苦，爲從來進京者所未有。於廿七日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補行覆試。湖南補覆試者四人，余在園送考，四人皆平安，感余之情。今年新科覆試，正場取

一、等三十七人，二、三等人數甚多，四、等十三人，罰停會試二科。補覆者一、等十三人，二、三等共百六十人，四、等五人，亦罰停二科。立法之初，無革職者，可謂寬大。湘鄉共到十人，鄧鐵松因病不能進場，渠吐血是老病，或者可保無虞。

芸臯所帶小菜、布疋、茶葉，俱已收到，但不知付物甚多，何以並無家信。

四弟去年所寄詩，已閣批寄還，不知收到否？汪覺庵師諱文，大約在八月前付到，五十已納徵禮成，可賀！可賀！朱家氣象甚好，但勸其少學官款，我家亦然。

嘯山接到咨文，上有祖母已歿字樣，甚爲哀痛，歸思極迫，余再三勸解，場後即來余寓同住。我家共住三人。

郭二於二月初八到京，覆試二等第八。上下合家皆清吉。余耳仍鳴，無他恙。內人及子女皆平安。樹堂榜後要南歸，將來擇師尙未定。

六弟信中言功課在廉讓之間，此語殊不可解。所需書籍，惟子史精華，家已現有，準託公車帶歸。漢魏百三家京城甚貴，余已託人在揚州買，尙未接到。稗海及綏寇紀略亦貴，且寄此書與人，則必幫人車價，因此書尙非吾弟所宜急務者，故不買寄。元明名人古文，尙無選本，近來邵蕙西已選元文，渠勸我選明文，我因無暇尙未選。古文選本，惟姚姬傳先生所選本最好，吾近來閱過一遍，可於公車帶回。六弟用墨筆加圈一編可也。

九弟詩大進，讀之爲之距躍三百，卽和四章寄回。樹堂筠仙意誠三君，皆各有和章。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難執一己之成見以概論。吾前教四弟學袁簡齋，以四弟筆情與袁相近也。今觀九弟筆情，則與元遺山相近。吾教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汨沒性靈。至要！至要！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此外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我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爲之可耳。余近來事極繁，然無日不看書。今年已批韓詩一部，正月十八批畢，現在批史記已三之二，大約四月可批完。諸弟所看書，望詳示，鄰里有事，亦望示知。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膝下

男於三月初六日蒙恩得分會試房，四月十一日發榜出場，身體清吉，合室平安。所有一切事宜，寫信交摺差先寄。茲因嘯山還家，託帶紋銀百兩，高麗參斤半，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綏寇紀略一套，皆六弟信要看的書。高麗參男意送江岷山東海二家六兩，以冀少減息銀。又送金竺虔之尊人二兩，以報東道之誼。聽大人裁處。男尙辦有送江家金家及朱嵐晴掛屏，俟郭仙帶回。又有壽屏及考試筆等物，亦俟他處寄回。餘俟續具。男謹稟。

樹堂去後，余於五月初二日新請李竹塢先生（名如篋，永順府龍山縣人，丁酉拔貢，庚子舉人）教書。其人端方和順，有志性理之學，雖不能如樹堂之篤誠照人，而已爲同輩所最難得者。

初二早，皇上御門辦事，余蒙天恩得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次日具摺謝恩，蒙召見於勤政殿，天語垂問，共四十餘句。是日同升官者，李爾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惇衍升通政司副使，及余共三人。余蒙祖父餘澤，頗叨非分之榮，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有家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已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

今年新進士善書者甚多，而湖南尤甚。蕭史樓既得狀元，而周若農壽昌去歲中南元，孫芝房鼎臣又取朝元，可謂極盛。現在同鄉諸人講求詞章之學者固多，講求性理之學者亦不少，將來省運必大盛。

余身體平安，惟應酬太繁，日不暇給。自三月進闈以來，至今已滿兩月，未得看書。內人身體極弱，而無病痛，醫者云：『必須服大補劑乃可回元。』現在所服之藥，與母親大人十五年前所服之白朮黑薑方略同，差有效驗。兒女四人皆平順，婢僕輩亦如常。去年寄家之銀兩，屢次寫信，求將分給戚族之數目詳實告

我，而至今無一字見示，殊不可解。以後務求四弟將賬目開出寄京，以釋我之疑。又余所欲問家鄉之事甚多，茲另開一單，煩弟逐一條對是禱。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廿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膝下：

五月初六日男發第六號家信後，十七日接到諸弟四月廿二日在縣所發信，欣悉九弟得取前列第三，餘三弟皆取前廿名，歡慰之至。諸弟前所付詩文到京，茲特請楊春皆改正付回。今年長進甚速，良可忻慰。向來六弟文筆最矯健，四弟筆頗呆滯，觀其『爲仁矣』一篇，則文筆大變，與六弟並稱健者。九弟文筆清貴，近來更圓轉如意。季弟詩筆亦秀雅。男再三審覽，實堪怡悅。

男在京平安，十六七偶受暑，服藥數帖，禁葷數日而愈。現已照常應酬。男婦服補劑已二十餘帖，大有效驗。醫人云：『虛弱之症，能受補則易好。』孫男女及合室下人皆清吉。

長沙館於五月十二日演戲，題名狀元，南元，朝元三匾，同日張挂，極爲熱鬧，皆男總辦，而人人樂從。頭門對聯云：『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可謂盛矣。

同鄉鄧鐵松在京患吐血病，甚爲危症，大約不可挽回。同鄉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銀錢則量力協助，辦事則竭力經營。

嚴麗生取九弟置前列，男理應寫信謝他，因其平日官聲不

甚好，故不願謝，不審大人意見何如？我家既爲鄉紳，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爲官長所鄙薄，卽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官長疑爲倚勢凌人，伏乞慈鑒。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五月三十日發第七號家信，內有升官謝恩摺及四弟九弟季弟詩文，不知到否？

男於五月中旬出痘疹，服藥卽效，已全愈矣，而餘熱未盡，近日頭上生癩，身上生熱毒，每日服銀花甘草等藥。醫云：「內熱未散，宜發出，不宜遏抑。身上之毒，至秋卽可全好，頭上之癩，亦不至蔓延。」又云：「恐家中祖塋上有不潔處，雖不宜挑動，亦不可不掃除。」男以皮膚之患，不甚經意，仍讀書應酬如故。飲食起居一切如故。男婦服附片、高麗參、熟地、白朮等藥，已五十餘日，飯量略加，尙未十分壯健。然行事起居亦復如常。孫男女四人並皆平安。家中僕婢皆好。

前有信言寄金年伯高麗參二兩，此萬不可少，望如數分送。去年所送戚族銀男至今未見全單。男年輕識淺，斷不敢自作主張。然家中諸事，男亦願聞其詳，求大人諭四弟將全單開示爲望。諸弟考試，今年想必有所得，如得入學，但擇親屬拜客，不必遍拜，亦不必請酒，蓋恐親戚難於應酬也。

同鄉鄧鐵松之病略好，男擬幫錢送他回家，但不知能至家。

否？寶慶公車鄒柳溪死，一切後事皆男經理。謝吉人黃麓西皆分發江蘇。周子佩夏階平皆分吏部主事。

曾受恬去年所借錢，不知已寄到否？若未到，須專人去取，萬不可緩。如心齋亦專差則兩家同去，如渠不專差則我家獨去。家中近日用度何如？男意有人做官，則待鄰里不可不略鬆，而家用不可不守舊，不知是否？男國藩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六月廿一日男發第八號家信，不審到否？中言：「頭上生癩，身上生熱毒。」云云。近日請醫細看，頭上亦非癩也，皆熱毒耳。用生地、黃水常洗，或用熬濃汁厚塗患處，卽愈。現在如法洗塗，大有效驗。畜本因血熱而起，適當鬱蒸天氣而發，生地涼血而滋潤，所以奏功。特此告知，望大人放心。寓中大小平安。陳岱雲之妾於二十二日到京，其幼子寄在男處養者，渠已於廿四日接歸自養。同鄉各家，並皆如舊。

李雙圃先生象鵬，由貴州藩臺進京，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補。雖在渠爲左遷，而湖南多一京官，亦自可喜。

今年考試，想四位老弟中必有入泮者，然世事正難逆料，萬一皆不得售，則諸弟必牢騷抑鬱，憤懣不平，此亦人之情也。如過鬱憂，則問四弟、六弟、九弟三人中，或有願進京者，不妨來京一遊，可以廣耳目，豁心胸，可以敍兄弟之樂，亦男所甚望也。如諸弟不

願來，則不必強，恐其到京而急於思歸也。如有一位入學者，則不必恐家中既辦印卷，又辦途費，銀錢艱窘也。如皆不進，而諸弟又甚願來，則望大人張羅途費，毋阻其憤發之志，而遏其抑鬱之氣，幸甚！如季弟願來，則須有一兄同來，乃妥。

鄧鐵松病勢日危，恐不復能回南，屢勸之勿服藥，渠皆不聽。今之病皆藥誤之也。

去年大人教男寫字，不宜斜脚，男近日已力除此弊。自去年六月起，無論行楷大小字，皆懸腕懸肘，是以力足而不精緻，伏求大人教訓。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六月廿一日發第八號家信，七月初二日發第九號信，想俱收到。十四日接到四弟在省發信，內有大人手諭，具悉一切，不勝欣慰！家鄉一切近事，及去年分贈之項，至是始昭然明白矣。

男在京平順，惟身上熱毒，至今未好。其色白，約有大指頭大一顆，通身約有七八十顆，鼻子兩旁，有而不成堆，餘皆成堆，脫白皮癩，髮裏及頸上約二十餘顆，兩脇及胸腹約五十餘，現以治癬之法治之，有效與否，尚不敢必。幸喜毫無他病，飲食起居如常，讀書寫字應酬亦如常。男婦服補劑漸好。孫兒讀爾雅後讀詩經，已至凱風，朔望行禮，頗無失儀。孫女及合寓皆平安。

荆七在陳宅，光景尚好。男想叫他回來，不好安置，他亦覲顏

不願回家。若男得主考學政，或放外官，則一定叫他回來，帶他上任。京官毫無出息，陳宅有小印結分，故荆七在陳宅比我家好些。男已將此意告荆七，乞家中並告渠兄弟也。

前次寫升官信，未詳職守。詹事府本是東宮輔導太子之官，因本朝另設有上書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諸官，毫無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爲儲才養望之地而已。男居此職，仍以讀書爲業。

汪覺庵師詩文，準於八月措差付回，溫甫弟子不育，想不免傷感。然男三十始生子，六弟今年二十三耳，叔父母不必憂慮。四弟與常家對親甚好，男擬寄輓聯一付，輓常老太姻母，亦在下。次寄回同鄉諸家如舊。惟何子貞脚痛已久，恐倉卒難好。鄧鐵松病亦難好，餘俱平安。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

四位老弟足下

七月十六發第十號家信，想已收到。二十九日措差到京，聞之，係七月十一在省起行。維時諸弟正在省，想是府考將畢之時。岱雲之弟及各家皆有信來京，而我弟無信來，何也？余自十四日接到澄侯六月二十三之信，不勝欣慰！日日望府考信到，乃措差至而竟無信，殊不可解。

余在京身體如常，前日之病，近來請醫生，姜姓名士冠細看，云是「肺胃兩家之熱，發於皮毛。」現在自頭上頸上以至腹下，無處無之。其大者如錢，小者如豆，其色白，以蜜塗之，則轉紅紫色。

爬破亦無水，不喜著衣蓋被，蓋燥象也。此外毫無所病。一切飲食起居大小二便，並皆如常。據姜醫云：『須用清涼藥使肺胃之熱退盡，然後達於皮毛，不可求速效。兩月內則可全好矣。』言之甚爲有理，余將守其說而不搖。

六弟之文，昨日始找出『樂道人之善』一首，其文甚有識見道理，準于下次摺差帶回。此外諸弟尚有文在京者否？若有，須寫信來清出。汪覺庵師壽文，今日始作就，付回查收。若有不妥處，即請覺庵師改正可也。

鄧鐵松病勢不輕，於八月初五日起行回南。此人利心甚熾，余去年送大錢十千，今又送盤費十兩，渠尙快快有缺望。王荆七自去年來，不常至我家，昨日因奉父親大人之命，故喚他來，許他凡我得外差，或得外官，即帶他出京。他現歡天喜地，常來請安。然自此次懲戒之後，想亦不敢十分鴟張矣。

今年縣前列第二名，是葛二一之子關一否？下次書來，乞示我，餘俟續布。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廿一日

姪國藩謹啓叔父大人座下：

屢次家書，或呈祖父，或寄諸弟，想叔父大人皆賜觀覽。今年已寄十一次矣。而家中諸弟寄京信，姪每嫌其不詳。平日在家時，寄省無便，姪亦不怪。昨府考以六月十八到省，而摺差七月初九進京，諸弟無信。八月初一摺差進京，僅四弟一信，六弟九弟季弟

皆無信。四弟信又太略。府考共考幾場？每場是何題目？開點何人？前列何人？皆不寫一句。院考題目，考古題目，道案首及進學何人，亦皆不寫一句。去年考試亦如此。姪期望甚切，而毫不能得音信，真不可解。九弟前在京時，望家信亦甚切，而歸去後亦懶於寄信，何也？

姪今年自五月來，滿身熱毒，煩燥之至！加以應酬最繁，而每次家信必詳細言之。現在身上熱毒已服藥四十餘帖，尙未得好。據醫者云：『雖無大害，然必至十一月乃能去盡。』幸飲食起居如恆。因家中客多，不甚清淨，於昨十八日移寓呂祖閣廟內。離家不過半里，而在廟內起火食，無事從不歸去。家中姪婦及姪孫姪孫女三人，皆平安如常。姪孫詩經已讀至『定之方中』。

同鄉諸家亦皆如舊。年中祁雋藻放湖北黃州府知府。本家心齋仙逝，實爲可哀！下次摺差必作書慰毅然宗伯。四弟六弟不審已進京否？若未來，仍須發憤，不可牢騷廢學。姪謹啓。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姪國藩謹啓叔父大人座下：

八月廿二日發十二號家信，想已收到。九月十五十七連到兩摺差，又無來信，想四弟六弟已經來京矣。若使未來，則在省還家時必將書信寄京。

姪身上熱毒，近日頭面大減，請一陳姓醫生，每早吃丸藥一錢，又小有法術。已請來三次，每次給車馬大錢一千二百文。自今

年四月得此病，請醫甚多，服藥亦五十餘劑，皆無效驗。惟此人來，乃將面上治好，頭上已好十分之六，身上尚未好。渠云：『不過一月即可全愈。』姪起居如常，應酬如故，讀書亦如故，惟不做詩文，少寫楷書而已。姪婦及姪孫兒女皆平安。陳尙雲現又有病，雖不似前年之甚，而其氣甚緩，難亦驟然復元。

湘鄉鄧鐵松孝廉於八月初五出京，竟於十一日卒於獻縣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信必誠。此人義俠之士，與姪極好。今年新化孝廉鄒柳溪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靈柩回南。今又扶鐵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俠士也。扶兩友之柩，行數千里，亦極難矣。

姪曾作鄒君墓志銘，茲付兩張回家。今年七月忘付黃芽白菜子，八月底記出，已無及矣。請封之典，要十月十五始可頒恩詔，大約明年秋間始可寄回。

聞彭慶三爺令郎入學，此是我境後來之秀，不可不加意培植，望於家中賀禮之外，另封賀儀大錢一千，上書姪名，以示獎勵。餘不具，姪謹啓。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姪國藩謹啓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九月十八日發第十三號信，是呈叔父者；二十一日發十四號信，是寄九弟者，想俱收到。二十三日四弟六弟到京，體氣如常。二十四日皇上御門，姪得陞翰林院侍講學士，每年御門不

過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此時未經放人者，則候御門之日簡放，以示『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意。姪三次升官，皆御門時特擢。天恩高厚，不知所報。姪合室平安，身上猶鮮，尚未盡淨，惟面上於半月內全好，故謝恩召見，不至頽感以貽羞，此尤大幸也。

前次寫信回家，內有寄家毅然宗丈一封，言由長沙金年伯家寄去，心齋之母奠儀三十金，此項本羅蘇溪寄者，託姪轉交，故姪兌與周輯瑞家。由周家遞金家，頃聞四弟言，此項已作途費矣。則毅然伯家奠分，必須家中趕緊辦出付去，萬不可失信。謝興歧曾借去銀三十兩，若還來甚好；若未還，求家中另行辦去。又黃麓西借姪銀二十兩，亦聞家中已收。姪在京借銀與人頗多，若姪不寫信告家中者，則家中不必收取。蓋在外與居鄉不同，居鄉者緊守銀錢，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緊有鬆，有發有收，所謂大門無出耳，門亦無入，全仗名聲好，乃扯得活。若名聲不好，專靠自己收藏之銀，則不過一年即卽用盡矣。以後外人借姪銀者，仍使送還京中，家中不必收取。去年蔡朝士曾借姪錢三十千，姪已應允作文昌閣捐項，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姪言不信，則日後雖有求於人，人誰肯應哉。姪於銀錢之間，但求四處活動，望堂上大人諒之。

又聞四弟六弟言：『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曾爲蔣市街會家說墳山事，長壽庵和尚說命案事。』此雖積德之舉，然亦是干預公事。姪現在京四品外放，即是臬司。凡鄉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銜恨。無論有理無理，苟非己事，皆不宜與聞。地方官外

而應酬，心實鄙薄。設或敢於侮慢，則姪觀顏爲官，而不能免親之受辱，其負疚當何如耶！以後無論何事，望勸父親總不到縣總不管事，雖納稅正供，使人至縣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姪時時望念獨此耳！姪謹啓。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廿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十月初二男發十五號家信，二十八日接到手諭第九號，係九月底在縣城所發者。男等在京平安，身上瘡毒至今未得全好。中間自九月中旬數日，即將而上治愈，毫無痕痕，係陳醫之力。故升官時，召見無隕越之虞。十月下半月，又覺微有痕跡，頭上仍有白皴皮，身上尙如九月之常。以前七八月，則已去其大半矣。一切飲食起居，毫無困苦。四弟六弟用功，皆有定課。昨二十八始開課作文。孫男紀澤、鄭風已讀畢古詩十九首，亦已讀畢。男婦及三孫女皆平順。

前信言宗毅然家銀三十兩，可將謝山益家一項去還。頃接山益信云：渠去江西時，囑其子辦蘇布平元絲銀四十兩還我家，想送到矣。如已到，即望大人將銀並男前信送毅然家。渠是紋銀，我還元絲必須加水還他三十二兩可也。蕭辛五處鹿膠，準在今冬寄到。

初十皇太后七旬萬壽，皇上率千官行禮，四位阿哥皆騎馬而來。七阿哥僅八歲，亦騎馬雍容，真龍種氣象。十五日皇上領恩

詔於太和殿，十六日又生一阿哥。皇上於辛丑年六秩，壬寅年生八阿哥，乙巳又生九阿哥，聖躬老而彌康如此。

男得請封章，如今年可用，則明春可寄回；如明夏用，則秋間寄回。然既得旨詔，則雖語軸未歸，而恩已至矣。望祖父先換藍頂，其四品補服候男在京寄回，可與語軸並付。湖南各家俱平安。餘俟續具。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十一月初一發十六號家信，內有覃恩條例單，不知收到否？男頭上瘡癬至今未愈，近日每天洗二次，夜洗藥水，早洗開水，本無大毒，或可因勤洗而好。聞四弟言：『家中連年生熱毒者八人，』並男共九人，恐祖墳有不潔淨處，望時時打掃，但不可妄爲動土，致驚幽靈。四弟六弟及兒姪孫男女等皆平安。

男近與同年會課作賦，每日看書如常，飲食起居如故。四弟課紀澤讀，師徒皆有常程。六弟文章極好，擬明年納監下場，但現無銀，不知張羅得就否？

同鄉唐鏡海先生已告病，朋春即將回南。所著國朝學案一書，係男約同人代爲發刻，其刻價則係稠庚先生所出。前門內有義塾，每年延師八人，教貧戶子弟三百餘人。昨首事杜姓已死，男約同人接管其事，亦係集腋成裘，男花費亦無幾。紀澤雖從四弟讀書，而李竹屋先生尙在男宅住，渠頗思南歸，但未十分定計耳。

誥封二軸，今年不能用，明年乃可寄回。蕭辛五處，已於十一月寄鹿膠一斤，阿膠半斤與他。家中若須鹿膠，阿膠，望付信來京，以便覓寄。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初三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乙巳十一月廿二日發家信十七號。其日同鄉彭棧樓放廣西恩府知府。廿四日陳岱雲放江西吉安府知府。岱雲年僅三十二歲，而以翰林出爲太守，亦近來所僅見者。人皆代渠慶幸，而渠深以未得主攷學政爲恨。且近日外官情形，動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貴安穩，能得外差，固爲幸事，卽不得差，亦可讀書養望，不染塵埃。岱雲雖以得郡爲榮，仍以失去玉堂爲悔。自放官後，拼擄月餘，已於十二月廿八出京。是夕渠有家書到京，男拆開，接大人十一月廿四所示手諭，內叔父及九弟季弟各一信，彭蕪庵表叔一信，具悉家中一切事。

前信言莫管閒事，恐非大人出入衙門，蓋以我邑書吏，欺人肥己，黨邪嫉正，設有公正之鄉紳，取彼所魚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鋤抑之，則於彼大有不便，必且造作謠言，加我以不美之名，進讒於官，代我構不解之怨。而官亦陰庇彼輩，外雖以好言待我，實則暗笑之而深斥之，甚且當面嘲諷。且此門一開，則求者踵至，必將日不暇給，不如一切謝絕。今大人手示亦云『杜門謝客』，此男所深爲慶幸者也。

男身體平安，熱毒至今未好，塗藥則稍愈，總不能斷根。十二月十二蒙恩補充日講起居注官。廿二日又得充文淵閣直閣事。兩次恭謝天恩，茲將原摺付回。講官共十八人，滿八缺，漢十缺，其職司則皇上所到之處，須輪四人侍立，直閣事四缺，不分滿漢，其職司則皇上臨御經筵之日，四人皆侍立而已。

四弟六弟皆有進境，孫男讀書已至陳風，男婦及孫女等皆好。

歐陽牧雲有信來京，與男商講封及薦館二事，男俱不能應允。故作書宛轉告之外，辦江綢套料一件，麕參二兩，鹿膠一斤，對聯一付，爲岳父慶祝之儀，恐省城寄家無便，新託彭棧樓帶至衡陽學署。

朱堯階每年贈穀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難爲報，今年必當辭却。小斗四十石，不過值錢四十千，男每年可付此數到家，不可再受他穀，望家中力辭之。

毅然家之銀，想已送矣；若未送，須秤元銀三十二兩，以裏來係紋銀也。男有輓聯，託岱雲交蕭辛五轉寄毅然家，想可無誤。岱雲歸，男寄有冬菜十斤，阿膠二斤，筆四枝，墨四條，同門錄十本，彭棧樓歸，男寄有藍頂二個，四品補服四付，俱交蕭辛五家轉寄，伏乞查收。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正月初三日發第一號家信；初七日彭棧樓太守出京，男寄補服四付，藍頂二個，又寄歐陽滄溟先生江綢褂料一件，對聯一付，高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又寄彭蕪庵表叔鹿膠一斤，二月初寄第三號家信，想俱收到。

男等在京，合室平安，男病尚未全愈。二月初吃龍膽瀉肝湯，甚爲受累，始知病在肝虛，近來專服補肝之品，頗覺有效。以首烏爲君，而加以蒺藜、山藥、赤芍、芫絲諸味。男此時不求瘡癬遽好，但求臟腑無病，身體如常，卽爲如天之福。今年雖不能得差，男亦毫無怨尤。

同鄉張鍾連丁艱，男代爲張羅一切，令之卽日奔喪回里。黎樾喬於二月十四到京。

四弟近日讀書，專以求解爲急，每日摘疑義二條來問，爲男煮藥求醫，及紀澤教讀，皆四弟獨任其勞。六弟近日文思大進，每月作四書文六首，經文三首，同人無不擊節稱賞。請封之事，大約六月可以用翼，秋冬可以寄家。餘詳四弟書中，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廿五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上次男寫信，略述癩病情形，有不去考差之意。近有一張姓醫，包一個月治好，偶試一處，居然有驗，現在趕緊醫治。如果得好，男仍定去考差，若不愈，則不去考差。總之考與不考，皆無關緊要，考而得之，不過多得錢耳；考而不得，與不考同，亦未必不可支持。

度日。每年考差三百餘人，而得差者通共不過七十餘人，故終身翰林，屢次考差而不得者，亦常有也。如我邑鄧筆山羅九峯是已。男祇求平安，伏望堂上大人勿以得差爲望。四弟已寫信言男病，男恐大人不放心，故特書此紙。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子植季洪兩弟左右。

四月十四日接子植二月三月兩次手書，又接季洪信一片，子植何其詳，季洪何其略也。今年以來，京中已發信七號，不審俱收到否。第六號第七號，余皆有稟呈堂上，言「今年恐不考差」。彼時身體雖平安，而癩疥之疾未愈，頭上面上頸上，并斑剝陸離，恐不便於階見，故情願不考差。恐堂上諸大人不放心，故特作白摺楷信，以安慰老親之念。三月初有直隸張姓醫生，言最善治癩，貼膏藥於癬上，三日一換，貼三次，卽可拔出膿水，貼七次卽全愈矣。初十日令於左脅試貼一處，果有效驗。廿日卽令貼頭面頸上，至四月八日而七次皆已貼畢，將膏藥揭去，僅餘紅暈，向之皮厚頑癬，今已蕩然平矣。十五六卽貼遍身，計不過半月，卽可畢事。至五月初旬考差，而通身已全好矣。現在仍寫白摺，一定赴試。雖得不得自有一定，不敢妄想，而苟能赴考，亦可上慰高堂，諸大人期望之心。

寓中小安吉。惟溫甫前月底偶感冒風寒，遂痛左膝，服藥二三帖不效，請外科開一針而愈。澄弟去年習柳字，殊不足觀，今

年改寫趙字，而參以李北海雲麾碑之筆意，大爲長進。溫弟時文，已才華橫溢，長安諸友多稱賞之。書法以命意太高，筆不足以赴其所見，故在溫老自不稱意，而人亦無由稱之。故論文則溫高於澄，澄難爲兄；論書則澄高於溫，溫難爲弟。植書法駕滌澄，溫而上之，可愛之至；可愛之至，但不知家中舊有和尚碑（徐浩書）及郭家廟碑（顏真卿書）否？若能參以二帖之沈著，則直追古人不難矣。狼兼毫四枝，既不合用，可以二枝送辛田叔，以二枝送蕩菴表叔。正月間曾在岱雲處寄羊毫二枝，不知已收到否？至五月，鍾子賓（名音鴻，戊戌同年，放辰州府知府）太守往湖南，又可得再寄二枝。以後兩弟需用之物，隨時寫信至京可也。

祖父大人囑買四川漆，現在四川門生留京者僅二人（敖明賢、陳世鏞）皆極寒之士。由京至渠家有五千餘里，由四川至湖南有四千餘里，彼此路皆太遠。此二人在京常半年不能得家信，卽令彼能寄信至渠家，渠家亦萬無便可寄湖南。九弟須詳稟祖父大人，不如在省以重價購頂上川漆爲便。做直牌匾，祖父大人係賤封中憲大夫，父親係誥封中憲大夫，祖母賤封恭人，母親誥封恭人。京官加一級請封，侍講學士是從四品，故堂上皆正四品也。藍頂是暗藍，余正月已寄回兩頂矣。書不宜盡，諸詳澄溫書中。今日身上敷藥，不及爲楷堂上諸大人兩弟代爲稟告可也。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四月十七日男發第八號家信，言男一定考差。五月晦二日赴圓明園，初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試，共二百七十人。揚湖南凡十二人，首題爲「無爲小人儒」，次題「任官惟賢才」，一節詩題「靈雨既零得霑字」。男兩文各七百字，全卷未錯落一字。惟久病之後，兩眼朦朧，場中寫前二開，不甚得意。後五開略好。今年考差好手甚多，男卷難於出色。茲命四弟騰頭篇與詩一首寄回，伏乞大人賜觀。知男在場中不敢潦草，則知男病後精神毫無傷損，可以放心。知男寫卷不得意，則求大人不必懸望得差。堂上大人不以男病爲憂，不以得差爲望，則男心安恬矣。

男身上癩疾，經張醫調治，已愈十之七矣。若從此漸漸好去，不過閏月，可奏全效。寓中大小平安。男婦有夢熊之喜，大約八九月當生。四弟書法日日長進。馮樹堂於五月十七日到京，以後紀澤仍請樹堂教，四弟可專心讀書。六弟捐監，擬於本月內上兌，填寫三代履歷。里鄉戶長一切男自斟酌，大人儘可放心。紀澤書已讀至「浩浩昊天」，古詩已讀半本，書皆熟。三孫女皆平安。

同鄉各家皆如常，惟湘陰易問齋（文潑）丁艱。湖南在京小考入學者六人，皆係好手。黃正齋小京官六年報滿，三月已升主事。杜蘭溪四月升員外郎，今年亦與考差。

京師今年久旱，屢次求雨，尙未優渥。皇上焦思，未知南省年歲何如也？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五月十八日發第九號家書，內有考差詩文。男自考差後，癯疾日愈，現在頭面已不甚顯矣。身上自腰以上，亦十去七八，自腹部以下，尚未治，萬一放差，儘可面聖謝恩。但如此頑病而得漸好，已爲非常之喜，不敢復設妄想矣。

六弟損監於五月廿八日具呈，閏月初兌銀，廿一日可領照。六月初一日可至國子監考到，十五即可錄科。仰承祖父叔父之餘蔭，六弟幸得成就功名，敬賀敬賀！

男身體平安，現服補氣湯藥，內有高麗參、焦朮。男婦及孫男女四人並如常。

四弟自樹堂來教書之後，四弟工課益勤。六弟近日文章雖無大進，亦未荒怠。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閏五月廿六日男發家信第十一號，想已收到。鄒雲陔出粵西差，男寄有高麗參半斤、鹿膠一斤、膏藥三十個、眼藥三包、張湘紋金頂一品，大約七月初可到省城。家中月半後可接到也。

六弟六月初一日在國子監考到，題「視其所以」，經題「聞善以相告也」……二句。六弟取列一百三名。廿五日錄科，題「齊之以禮」，詩題「荷珠得珠字」。六弟亦取列百餘名。兩次皆二百餘人入場。

男等身體皆平安，男婦及孫男女皆安泰。

今年誥封軸數甚多，聞須八月始能辦完。發下男於八月領到，即懇湖南新學院帶至長沙。男另辦祖父母壽屏一如華山石，刻陳搏所書壽字一個，新刻誥封卷一百本，共四件，皆交新學院帶回，轉交陳岱雲家。求父親大人於八月廿六七赴省。鄒雲陔由廣西過長沙，不過十月初旬，渠有還男銀八十兩，面訂交陳季牧手。父親或面會雲陔，或不去會他，即在陳宅接銀亦可。十月下旬新學院即可到省，渠有關防，父親萬不可去拜他，但在陳家接誥軸可也。若新學院與男素不相識，則男另覓便寄回，亦在十月底可到省。最遲亦不過十一月初旬。父親接到，帶歸縣城，寄放相好人家或店內，至廿六日，令九弟下縣去接。廿八日夜九弟宿賀家垵等處。廿九日祖母大人八十大壽，用吹手執事，接誥封數里，接至家，於門外向北置一香案，上豎聖旨牌位，將誥軸置於案上。祖父母率父母望北行三跪九叩首禮。壽屏請蕭史樓寫，史樓現未得差，若八月不放學政，則渠必告假回籍，誥軸託渠帶歸亦可也。一切男自知裁酌，茲寄回黃芽白菜子一包，求查收。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九月十七日接讀第五第六兩號家書，喜堂上各老人均安康，家事順遂，無任歡慰！

男今年不得差，六弟鄉試不售，想堂上大人不免內憂。然男則正以不得爲喜，蓋天下之理，滿則招損，亢則有悔，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至當不易之理也。男毫無學識，而官至學士，頓邀非分之榮，祖父母父母皆康強，可謂極盛矣。現在京官翰林中無重慶下者，惟我家獨享難得之福，是以男慄慄恐懼，不敢求分外之榮。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闔家平安，卽爲至幸。萬望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以男不得差，六弟不中爲慮，則大慰矣。況男三次考差，兩次已得，六弟初次下場，年紀尙輕，尤不必掛心矣。

同縣黃正齋鄉試當外簾差，出闈卽患痰病，時時昏。男癖疾近日大好，頭面全看不見，身上亦好了九分。十八生女，男婦極平安，惟體太弱，滿月當大補養。在京一切，男自知謹慎。

八月廿三日摺差處發第十四號信，廿七日周縵雲處寄壽屏，發十五號信。九月十二日善化鄭七處寄壽封卷六十本，發第十六號信，均求查收。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到。九月十九日發十七號信，十月初五日發十八號信，諒已收到。

十二三四日內，誥軸用寶，大約十八日可領到。同鄉夏階平東部（家泰）丁內艱，二十日起程回南。男因棗是素服，不便託帶誥軸，又恐其在道上拜客，或有就攔。祖母大人出月廿九日，

若趕緊送回，尙可於壽辰迎接誥軸，故特命四弟束裝出京，專送誥軸回家，與夏階平同伴，計十一月十七八可到漢口。漢口到岳州不過三四天。岳州風順則坐船，風不順則雇轎，五天可到家。四弟到省，卽專人回家，以便家中辦事，迎接誥命。凡事難以逆料，恐四弟道上或有風水阻隔，不能趕上祖母壽辰，亦未可知。家中做生日，酒且不必辦。接誥封事，若四弟能到廿七日，有信廿八辦鼓手香亭，廿九接封可也。若廿七無四弟到省之信，則廿九但辦誥筵，明年正月初八接封可也。倘四弟不歸而託別人，不特廿九趕不上，恐初八亦接不到，此男所以特命四弟送歸之意耳。

四弟數千里來京，伊意不願遽歸。男與國子監祭酒車意園先生商議，令四弟在國子監報名，先繳銀數十兩，卽可給予頂戴。男因具呈爲四弟報名，先繳銀三十兩，其餘俟明年陸續繳納。繳完之日，卽可領照。男以此打發四弟，四弟亦欣然感謝，且言「願在家中，幫堂上大人照料家事，不願再應小考」。男亦頗以爲然。

男在京身體平安，男婦生女後亦平善。六弟決計留京。

九弟在江西有信來，甚好。陳岱雲待之如胞弟，飲食教誨，極爲可感。書法亦大有長進。然無故而依人，究似非宜。男寫書與九弟，囑其今年偕郭筠仙同伴回家，大約月底可到。

男在京一切用度，自有調停，家中不必挂心。男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正月十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

去年十二月十七發第廿二號信，並輓聯一包，朱心泉誥命一軸，交徐玉山太守帶交蕭辛五處，想三月可到。又於廿日發第廿三號信，交摺弁，想二月可到。

新正十五日接到家中十一月十九日所發信，敬悉大人之病已愈大半，不知近日得全愈否？孫去冬信言須參用化痰之藥，不知可從否？

祖母已於十二月初十安葬，甚好！甚好！但孫有略不放心者：孫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卿大夫之末，則祖母墳塋，必須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掃之處，須寬闊，其外須建立誥封牌坊，又其外須設立神道碑，木斗沖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與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兇險，而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爲何如？若可，則家中在近境四十里內從容尋地可也。餘俟續具。孫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禮次：

正月十五日接到父親叔父十一月二十所發手書，敬悉一切。但摺弁於臘月廿八在長沙起程，不知四弟何以尚未到省？

祖母葬地，易敬臣之說甚是。男去冬已寫信與朱堯階，請稟尋地。茲又寄書與敬臣。堯階看妥之後，可請敬臣一看，以堯階爲

主，而以敬臣爲輔。堯階看定後，若毫無疑義，不再請敬臣可也；若有疑義，則請渠二人商之。（男書先寄去，若請他時，四弟再寫一信去。）男有信稟祖父大人，不知祖父可允從否？若執意不聽，則遵命不敢違拗，求大人相機而行。

大人念及京中恐無錢用，男在京事事省儉，偶值闕乏之時，尙有朋友可以通挪。去年家中收各項約共五百金，望收藏二百，勿用，以備不時之需。丁戊二年不考差，恐男無錢寄回。男在京用度自有打算，大人不必挂心。

此間情形，四弟必能詳言之。家中辦喪事情，亦望四弟詳告。共發孝衣幾十件，饗祭幾堂，遠處來弔者幾人，一一細載爲幸。男身體平安。一男四女，痘後俱好。男婦亦如常。聞母親想六弟回家，叔父信來，欲亦六弟隨公車南旋。此事須由六弟自家作主，男不勸之歸，亦不敢留。

家中諸務浩繁，四弟可一人經理。九弟季弟，必須讀書，萬不可就擱他。九弟季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去年江西之行，已不免爲人所竊笑，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只要天不管地不管，伏案用功而已。男在京時時想望者，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雖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幫手。萬望家中勿以瑣事就擱九弟季弟，亦望兩弟鑒我苦心，結實用功也。

男之癱疾，近又小發，但不似去春之甚耳。同鄉各家如常。劉月槎已於十五日到京。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澄侯字植季洪三弟左右

二月十一日接到三弟正月初旬手書，具悉一切。

澄侯以臘月廿三至岳州，余見羅雲舉已知之，後過湖又阻風，竟走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難測如此，吾弟此後又添了閱歷工夫矣。黎樾喬託帶之件，當裝車時，吾語弟曰：『此物在大箱旁邊，恐不妥，弟明日到店，須另安置善地。』不知弟猶記得吾言否？出門人事皆須細心，今既已弄壞，則亦不必過於着急。蓋此事黎樾翁與弟當分任其咎，兩人皆傷心，不得專責弟一人也。

祖大人之病，久不見效，兄細思之，恐有火，不宜服熱藥。蓋祖父賦體素強，丁酉之春，以服補藥之故，竟成大病。後澤六爺以涼藥治好，此次每日能吃三中碗飯，則火未甚衰，恐醫者不察，徒見小便太數，則以爲火衰所致，概以熱藥投之，亦足誤事。兄不明醫理，又難遙度，而回憶丁酉年之往事，又聞陶雲汀先生爲補藥所誤之說，特書告家中，望與名醫細商，不知有可服涼藥之理否？

兄自去年接祖母訃後，卽日日思抽身南歸，無如欲爲歸計，有三難焉：現在京寓欠帳五百多金，欲歸則無錢還帳，而來往途費亦須四百金，甚難措辦，一難也。不帶家眷而歸，則恐我在京，或有事留住，不能遽還京師，是兩頭牽掛，如帶家眷，則途費更多，家中又無房屋，二難也。我一人回家，輕身快馬，不過半年，可以還京，第開缺之後，明年恐尙不能補缺，又須在京閒住一年，三難也。有

此三難，是以躊躇不決，而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望諸弟將兄意詳告祖父及父母。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則弟書信與我，我概將家眷留在京師，我立卽回家。如堂上老人無望我歸省之意，則我亦不敢輕舉妄動。下次寫信，務必詳細書明堂上各位老人之意。

祖母之葬事，既已辦得堅固，則不必說及他事。日前所開山向吉凶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爲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而況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由命，卽朱堯階易敬臣亦不必請他尋地（堯階二人如看得有安地，亦不妨買）。四弟則在家幫父親與叔父管家事，時時不離祖父左右，九弟季弟則專心讀書。只要事事不違天理，則地理之說，可置之不論不議矣。

吾身之癯，春間又發，特不如去歲之甚。而上頸上，則與弟出京時一樣，未再發也。六弟近日頗發憤，早間亦能早起。紀澤詩經，尙未讀完，現係竹屋教總多間斷，將來必要請一最能專館之人。黎樾喬御史報滿引見，回原衙門行走。黃正齋之長子於正月初間失去，至今尙未歸來。鄧星階就正齋之館，李希在就杜蘭溪之館，係我所薦。同縣劉九爺羅鄒二人，及新科三人，皆已到京，住新館。江峴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郭筠仙尙未到。黃漱六

於正月廿四到京，現在家眷住北平，截胡同。周荅農尙未到。楊春皆於正月二日生一子，劉雲雲移寓虎坊橋，其病已全好。趙崧原之妻於正月仙逝，舒伯魯二月出都。我家碾兒胡同房東將歸，三月四月必須搬家。黃秋農之銀已付來，加利息十兩，兄意欲退還他。九弟季弟讀書，開口便有自畫之意，見得年紀已大功名無成，遂有懶惰之意，此萬萬不可。兄之鄉試座師徐曉邨許吉齋兩先生，曾試房師季仙九先生，皆係二十六七入泮，三十餘歲中舉，四十餘歲入詞林。諸弟但須日用功，萬不必作嘆老嗟卑之想。譬如人欲之京師，一步不動而長吁短歎，但曰：『京師之遠，豈我所能到乎？』則旁觀者必笑之矣。吾願吾弟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計算遠近而徒長吁短歎也。望澄侯時時將此譬喻說與子植季洪聽之。千萬千萬無意無荒。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膝下：

昨初九日已刻，接讀大人示諭及諸弟信，藉悉一切。祖父大人之病已漸愈，不勝禱祝，想可由此而全愈也。男前與朱家信言

『無時不思鄉土』，亦久宦之人所不免，故前次家信亦言之，今既承大人之命，男則一意服官，不敢違拗，不作是想矣。

昨初六日派總裁房差同鄉惟黃恕皆一人（單另列，初八日題目亦另列）。男今年又不得差，則家中氣運不致太宜洩，祖父大人之病必可以速愈。諸弟今年或亦可以入學，此盈虛自然之理也。男辭病雖發不甚狠，近用蔣醫方朝夕治之，渠言：『此病不要緊，可以徐愈。』治病既好，渠亦不要錢，兩大人不必懸念。

男婦及華男孫男女身體俱好，均無庸掛慮。男等所望者，惟祖父大人病之速愈，暨兩大人之節勞，叔母目疾速愈，俾叔父寬懷耳。餘容另稟。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

澄侯四弟子植季洪二弟左右：

二月十一接到第一第二號來信，三月初十接到第三四五六號來信，孫正月二十八廿二及二月朔日所發，而一次收到家中諸事瑣屑畢，知不勝歡慰。

祖大人之病，竟以服沉香少愈，幸甚！然予終疑祖大人之體本好，因服補藥太多，致火壅於上焦，不能下降，雖服沉香而愈，尚恐非切中肯綮之劑，要須服清導之品，降火滋陰爲妙。予雖不知醫理，竊疑必須如此。上次家書亦曾寫及，不知曾與諸醫商酌否？丁酉年祖大人之病，亦誤服補劑，賴澤六爺投以涼藥而效，此次何以總不請澤六爺一診。澤六爺近年待我家甚好，即不請他診

病，亦須澄弟到他處常常來往，不可太疏。大小喜事，宜常送禮。堯階既允爲我寬妥地，如其覺得，即聽渠買。買後或遷或否，仍由堂上大人作主，諸弟不必執見。上次信言：『予思歸甚切，囑弟探堂上大人意思何如。』頃奉父親手書，責我甚切。兄自是謹遵父命，不敢作歸計矣。

郭筠仙兄弟於二月二十到京。筠仙與其叔及江岷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翊臣卽住我家樹堂亦在我家入場。我家又添二人伏侍李郭二君，大約榜後退一人，只用一打雜人耳。筠仙自江西來，述岱雲母子之意，欲我將第二女許配渠第二子，求婚之意甚誠。前年岱雲在京，亦曾託曹西垣說及，予答以緩幾年再議。今又託筠仙爲媒，情與勢皆不可却。岱雲兄弟之爲人，與其居官治家之道，九弟在江西一一目擊，煩九弟細告父母，並告祖父。求堂上大人吩咐，或對或否，以便回江西之信。予夫婦現無成見，對之意已有六分，不對之意亦有四分，但求堂上大人作主張。九弟去年在江西，予前信稍有微詞，不過恐人看輕耳。仔細思之，亦無妨礙，且有莫之爲而爲者，九弟不必自悔艾也。

礮兒胡同之房，東四月要回京，予已看南橫街圓通觀東間壁房屋一所，大約三月尾可移寓。此房係汪醇卿之宅（教習門生汪廷儒）比礮兒胡同狹一小半，取其不費力移搬，故暫移彼。若有好房，當再遷移。

黃秋巖之銀已付還，加利十兩，予仍退之。周子佩於三月三

日喜事。正齋之子竟尙未歸。黃菴卿周韓臣聞皆將告假回籍。菴卿已定十七日起行。劉盛唐得瘋疾，不能入關，可憫之至。袁漱六到京數日，卽下園子用功，其夫人生女僅三日，卽下船進京，可謂膽大。周荅農散館，至今未到，其膽尤大。曾儀齋（宗遠）正月二十六在省起行，二月二十九日到京，凌笛舟正月二十八起行，亦二十九到京，可謂快極。而澄弟出京，徧延至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無定如此！

新舉人覆試題『人而無恆……』二句，『賦得倉庚鳴得鳴字』四等十一人，各詞會試二科。湖南無之。

我身鮮疾，春間略發而不甚爲害。有人說方：『將石灰澄清水，用水調桐油塗之，則白皮立去。』如前年搽銅錄膏，予現二三日一搽，使之不起白皮，剃頭後不過微露紅影（不甚紅），雖召見亦無礙。除頭頂外，他處皆不搽，以其僅能濟一時，不能除根也。內人及子女皆平安。

今年分房，同鄉僅恕皆，同年僅松泉與寄雲大弟，未免太少。余雖不得差，一切自有張羅，家中不必掛心。今日予寫信頗多，又係馮李諸君出場之日，實無片刻暇，故予未作楷信稟堂上，乞弟爲我說明。澄弟理事之閒，須時時看五種遺規，植弟洪弟須發憤讀書，不必管家事。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孫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

六月十五日接家中第九號信，係四月初三日，四弟在縣城發者。知祖父身體康強，服劉三爺之藥，舊恙已經全愈，孫等不勝欣喜。前五月底，孫發第五號信，言大考蒙恩記名賞緞事，想家中已收到。

六月初二孫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選擢不次，惶悚實深。初六日考試教習，孫又蒙大恩，派爲闈卷大臣。初六日入闈，初七日王大臣點名，士子入闈者，進士舉人共三百八十餘名，貢生入闈者一百七十餘名。初八早發題紙，十一日發榜，十三日覆試，十四日覆命。初三日謝恩及十四覆命兩次召見，奏對尚無愆誤。教習取中額數，共一百二十一名，湖南得取十一人，另有全單。

十七日馮樹堂回南，孫寄回紅頂二個，二品補服三付及他物，另有單大約八月初旬可到。省存陳寄牧家中，望大人於中秋前後，專人至省來接，命九弟寫信與季牧可也。

孫等身體平安，癩疾已將全好，頭上竟看不見。孫婦及曾孫男女皆好，餘俟續具。孫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姪國藩敬稟叔父嫡母大人萬福金安。

新年兩次稟安，未得另書敬告一切。姪以庸鄙無知，託祖宗之福蔭，幸竊祿位，時時撫衷滋媿。茲於本月大考，復荷皇上天恩，越四級而超升。姪何德何能，堪此殊榮？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

一人享盡，大可懼也。望叔父作書教姪，幸甚！

金竺虔歸，寄回銀五十兩。其四十兩用法，六弟九弟在省讀書用，二十六兩四弟季弟學俸六兩，買漆四兩，歐陽太岳母奠金四兩，前第三號信業已載明矣。後又有十兩，若作家中用度，則嫌其太少，添此無益，減此無損。姪意戚族中有最苦者，不得不此須顧送，求叔父將此十金換錢分送最親最苦之處。叔父於無意中送他，萬不可說出自姪之意，使未得者有缺望，有怨言。二伯祖母處，或不送錢，按期送肉與油鹽之類，隨叔父斟酌行之可也。姪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位老弟足下：

五月寄去一信，內有大考賦稿，想已收到。六月二日，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澤，予得超升內閣學士，顧影捫心，實深慚悚。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王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實不及彼二人遠甚，以是尤深愧仄。

馮樹堂就易念園館，係予所薦，以書啓兼教讀，每年得百六十金。李竹屋出京後，已來信四封，在保定，訥制臺贈以三十金，且留乾館與他，在江蘇，陸立夫先生亦薦乾館與他，渠甚感激我。考教習，余爲總裁，而同鄉寒士如蔡貞齋等，皆不得取余實抱愧！

寄回祖父父親袍褂二付，祖父係夾的，宜好好收拾，每月一看，數月一曬，百歲之後，即以此爲斂服，以其爲天恩所賜，其材料外間買不出也。父親做棉的，則不妨長著，不必爲深遠之計，蓋父親年未六十，將來或更有君恩賜服，亦未可知。

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癱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然其地予究嫌其面前不甚寬敞，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又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予意欲仍求堯階相一吉地，爲祖父大人將來壽藏，弟可將此意稟告祖父，不知可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斷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稟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爲定。

前此問長女對袁家，次女對陳家，不知堂上之意如何？現在陳家信來，謂我家一定對稟，甚歡喜，餘容後具。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禮次

十八日發第八號信，言陞官事，託蕭辛五先生專人送回，計七月中旬可以到家，昨又接四弟六月初一日所發之信，藉悉一切於祖父大人之病，略不言及，惟言至劉家更補藥方，可以長服者，則病已盡除矣，遊子聞之，不勝欣幸之至！

男陞官後應酬較繁，用費較廣，而俸入亦較多，可以應用，不至窘迫。昨派教習總裁門生來見者多，共收贄敬二百餘金，而南

省同鄉，均未受，不在此數。

前陳岱雲託郭筠仙說媒，欲男以二女兒配伊次子，男比寫信告稟，求堂上決可否。昨四弟信來，言堂上皆許可，男將於秋間擇期訂盟。前信又言，以大女兒許袁漱六之長子，是男等先與袁家說及，漱六尚有品學，其子亦聰明伶俐，與之結姻，諒無不可，亦求堂上大人示知。

藩男癱疾將近全愈，尙略有形影，而日見日好，華男身體甚壯健，餘大小男女俱平安，堂上不必挂念。餘另稟，男百拜呈。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足下

自四月廿七日得大考諭旨以後，二十九日發家信，五月十八日又發一信，二十九日又發一信，六月十八日又發一信，不審俱收到否？

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發信，具悉一切，欣慰之至！發卷所走各家，一半係余舊友，惟屢次擾人心，殊不安。我自從已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爲恨事。將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釣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尙不足以滿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宜，斷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將來若作外官，京城以內無責報於我者。澄弟在京年餘，亦得略見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說，以後

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

彭十九家姻事，兄意彭家發洩將盡，不能久於蘊蓄。此時以女對渠家，亦若從前之以蕙妹定王家也。目前非不華麗，而十年不外，局面亦必一變。澄弟一男二女，不知何以急急定婚，若此豈稍緩須臾，即恐無親家耶？賢弟行事，多躁而少靜，以後尙期三思。兒女姻緣，前生注定，亦不敢阻，亦不敢勸，但囑賢弟少安毋躁而已。

成忍齋府學教授，係正七品，封贈一代，勅命二軸。朱心泉縣學教諭，係正八品，僅封本身，父母則無封心翁之父母，乃賤封也。家中現有摺紳，何不一翻閱，牧雲一等，汪三入學，皆爲可喜。嘯山教習，容當託曹西垣一查。

京寓中大小平安。紀澤讀書，已至『宗族稱孝焉』。大女兒讀書，已至『吾十有五』。前三月買驢子一頭，頃趙炳坤又送一頭，二品本應坐綠呢車，兄一切向來簡樸，故仍坐藍呢車。寓中用度比前較大，每年進項亦較多（每年俸銀三百兩，飯銀一百兩）其他外間進項尙與從前相似。

同鄉諸人皆如舊。李竹屋在蘇寄信來，立夫先生許以乾館，餘不一。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膝下：

十六夜接到六月初八日所發家信，欣悉一切。祖父大人病

已十愈八九，尤爲莫大之福。六月二十八日，曾發一信，言陞官事，想已收到。馮樹堂六月十七日出京，寄回紅頂補服袍褂，手劍筆等物，計八月可以到家。賀禮耕七月初五日出京，寄回鹿膠，鬪參等物，計九月可以到家。

四弟九弟信來，言家中大小諸事，皆大人躬親之，未免過於勞苦。勤儉本持家之道，而人所處之地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蔭兒孫，外爲族黨鄉里所模範，千金之軀，誠宜珍重。且男忝竊卿貳，服役已兼數人，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男實不安於心。此後萬望總持大綱，以細微事付之四弟。四弟固謹慎者，必能負荷，而大人與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相與娛樂，則萬幸矣。京寓大小平安，一切自知謹慎，堂上各位大人不必望念。餘容另稟。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四弟九弟季弟足下：

六月念八日發第九號家信，想已收到。七月以來，京寓大小平安。鮮疾雖頭面微有痕蹟，而於召見已絕無妨礙，從此不治聽之可也。

丁士元散館，是詩中『皓月』誤寫『浩』字；胡家玉是賦中『先生』誤寫『先王』。

李竹屋今年在我家教書三個月，臨行送他俸金，渠堅不肯受。其人知情知義，予僅送他褂料被面等物，竟未送銀。渠出京後，

來信三次。予有信託立夫先生爲渠薦館。昨立夫先生信來，已請竹屋在署教讀矣。可喜可慰！

稠庚先生革職，同鄉莫不嗟嘆。而渠屢次信來，絕不怪我，尤爲可感可敬！

岳陽樓記，大約明年總可寄到家中。

五種遺規，四弟須日日看之，句句學之。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我得忝列卿貳，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後輩子女無法，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爲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爲力。別家無好榜樣者，亦須自立門戶，自立規條，況我家祖父現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乎？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後輩驕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勸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種遺規』。四弟信此三語，便是愛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語，便是弃髦老兄。我家將來氣象之興衰，全係乎四弟一人之身。六弟近來氣性極和平，今年以來，未曾動氣，自是我家近氣象，惟兄弟俱懶，我以有事而懶，六弟無事而亦懶，是我不甚滿意處。若二人俱勤，則氣象更興王矣。

吳彭兩壽文及小四書序，王待聘之父母家傳，俱於八月付回，大約九月可到。

袁漱六處，予意已定將長女與許他，六弟已當面與他說過。

幾次矣。想堂上大人斷無不允。余意卽於近日訂庚，望四弟稟告堂上。陳岱雲處姻事，予意尚有遲疑。前日四弟信來，寫堂上允諾歡喜之意，筠仙已經看見，比書信告岱雲矣。將來亦必成局，而余意尚有一二分遲疑。

岱雲丁艱，余擬送奠儀多則五十，少則四十，別有對聯之類，家中不必再致情也。餘不盡言。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

八月十六日摺弁到京，係七月二十九日在省起行。維時植洪二弟正在省城，不解何無一字寄京。聞學院二十六日始考古，則二十九日我邑尙未院試也。

京中大小平安。予之癱疾，七月底較六月稍差，然無礙召見之事，則亦聽之而已。六弟在國子監考課，各位堂官頗加青眼。上次蔡司業課古學，經文一篇，經解一篇，賦一篇，詩一篇。六弟取第一，獎勵甚重，帖一套，佳墨八條。

內人近頗多病，不能健飯，現在服藥，當不要緊也。紀澤讀書，前四月間所請之湖北魏先生，渠八月中卽回家。我家已於八月初七日換請一朱先生，常德府丙午舉人，今年考取教習，係我門生。其人專嚴勤教，余有回人書札，亦交渠代寫。紀澤現已讀至『梁惠』十章句下，每日讀書頗能領會。

大女兒與袁家訂姻，已於八月初六日寫庚書過禮，郭尚仙

爲媒。因卽須出都，後年始能復來，故趁其在京時，先行納采。袁家過禮來，真金簪一，真金耳環一對，鍍金手鐲二，鍍金戒指二，紅綠湖縐各三丈，金花一對。我家回禮，袍褂料一套，靴一帽一，朝珠一，補子一，扇插一，筆插一，又女塔兒面儀六兩。

陳家姻事，前接四弟信，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歡喜。現在俗雲丁艱，自不能定庚，祇好待渠服滿後。諸弟若與陳家昆仲見面時，亦不必道及姻事。俗雲之喪事，余已送贖儀三十兩，交郭筠仙帶歸，又有輓聯一付。京官向例不送外官之銀，予送三十兩，則爲己重矣。諸弟若到省，只須辦香燭去行禮，不必再送情也。

同鄉蕭史樓郭筠仙孫龍舟徐壽衡並出京，在九月底起行。郭孫走江西，徐走山西，鄧辛階尙在黃正齋家坐館。蔡貞齋在袁漱六家，龍滋圃就一同鄉任江南金山縣者之館，已出京矣。車鍾毓亦就金山館。金山縣之幕中人才，可謂極盛。

王荆七現來要求再入我家，我家現在本用兩個跟班，目前有一個要去，擬仍叫荆七來，但不知高僧能久持戒行否？

文小南之尊翁亦於八月出京。黎月喬亦欲出京，大約在冬間矣。書不詳盡，餘俟續寄。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

九月重陽日接到家信三封，內父親手諭二件，澄侯六月二十五在家發信一件，七月十五在省發信一件，十九又一件，八月

十三又一件，子植七月十九發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季洪亦有七月十九一片。子植府試文章在此包內，題名錄二紙，蓋至是始悉九弟案首入學之信。前八月摺弁到京，乃七月二十八九在省起行者，計是時九弟府首喜信已發交提塘矣，而渠不帶來，良可憾也。此外又有張湘紋曾季甫唐鏡文首班臣鄧荻仙歐陽滄溟丈各信，亦俱收到。我與溫甫看一夜始完。兩次喜信，使祖大人病體大愈，此爲人子孫者之大幸也。

呈請晉封，仍須覃恩之年。辛亥年是皇上七旬萬壽，大約可以請晉封祖父母父母，並可賜封叔父母，且可諧贈曾祖父母矣。然使身不加修，學不加進，而濫受天恩，徒覺愧悚，故兄自升官後，時時戰兢惕懼。近來身體甚好，耳又微聾，甲三讀書，先生極好，而且勤教書，亦極得法。長女上諭將讀畢矣。溫甫國子監應課，已經補班，寓中眷口俱平順。荆七現又收在我家，於門上跟班之外，多用一人，以充買辦行走之用，卽以荆七補缺，甚爲勝任。渠亦如士會還朝，蘇武返漢，欣幸之至。四弟可告知渠家也。

袁漱六因其幼女已死，現搬在湘潭館，訂庚之事，前已寫信告堂上矣。

陳家姻事，堂上大人既欣然允許，余豈復有不滿意者？惟訂庚須稍遲，或俟俗雲起復，亦未可知。至姻事則確有成言矣。

曾心齋曾借銀八十與郭瑞田，渠現還百金，交余託轉寄毅然先生。目前尙無妥便，一入他人手，又恐化爲烏有，故不得不慎。

重。弟可先作書告毅然丈，說我所以慎重之故，亦總在今冬明春寄到也。朱嘯山託曹西垣查教習之期，西垣查得言，尙遙遙無期，弟亦可告嘯山也。

劉福橋先生要掛屏四張，現亦無便可寄，蓋徐壽衡不回家，史樓筠仙亦明年方可到省，故皆不敢寄。羅筠皋之銀亦無便寄，弟可並告筠皋也。

滄溟丈以我言魏家訟事，回書頗有不豫之意。

牧雲無筆寫字，弟可先將樹堂帶回之筆分三枝送他，待彭大生歸我再寄筆回。岳父寄貢券至京，余擬送賀儀大錢二十千，亦交彭大生帶回。柳衛叔仙逝，余擬備奠儀大錢八千，亦交彭大生帶回。惟毅然先生及筠皋之項，不敢交彭，恐其難擔艱險。

九弟印券費，須出大錢百千，乃爲不豐不吝，不被人譏議。或三股均送，或兩學較多，門斗較少，亦可。但須今年內送去，不可推至明年。教官最爲清苦，我輩仕宦之家，不可不有以體諒之也。家中今年想尙可支吾，至明年上半年，余必寄銀全家應用。

陳岱雲到省，四弟與郭三合辦呢幘，甚是妥協。余送渠奠儀三十金，已交筠仙帶去矣。別有晚聯，現尙未寄。

梅劬生求我作書與鍾子賓，準在近日付去。

唐畫郊之信屢次未回，則實以懶惰之故。渠託我代求各翰林法書澄侯不在京，而欲我爲此等事，毋乃強人以難乎？收到鄒芸陔所帶各件，屢次寫信道之，不知來信何以屢問添梓坪各件。

容當再寄物與他，四弟先爲我道謝可也。

四弟以女許彭家，姻緣前定，斷不可因我前言而稍生疑心。九弟入學，家中材料可以做事，若再久收，恐被蟲蛀。做數套衣，兄弟易衣而出，最好家中諸皮衣，年年須多買樟腦，好好收拾，否則必爲蟲傷矣。同鄉諸家如常，書不能盡，摺弁在京，僅一日，故多草率。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澄侯沅南季洪三弟足下：

十月十二日接到九月初六澄弟在縣學憲行臺所發信，十五日又接二十三日在省城曾子廟所發信，其八月在省各信，已於前月收到，前次信已提及矣。惟九月一日託樹堂代寄一信，今尙未到。

京寓大小平安。余之癱疾近日已全好，百分中不過一二分未復元，皆生首烏之功也。六弟近日體亦好，內人懷喜，大約明年正月分晚，甲三兄妹皆好。甲三讀至「滕文公上」，大女讀至「顏淵」第十二。

余蒙皇上天恩，得派武會試正總裁，又派武殿試讀卷大臣。會試於十三日入闈，十七發榜，覆命後始歸。殿試三十日入闈，初四發榜始歸。共中額六十四人，殿試讀卷，不過閱其默寫武經，其弓矢技勇，皆皇上親自閱看。初二日皇上在紫光閣閱馬步箭，初三日皇上在景運門外箭亭內看弓刀石讀卷大臣及兵部堂

官兩日皆在御前侍班。湖南新進士譚瓊林，以石力不符，罰停殿試一科。今年但有狀元榜眼而無探花，仰見皇上慎重科名之意。同鄉諸公並皆如常。黃恕皆喉痛，病勢甚重。鄭小山隨大欽差至河南辦賑濟，近日河南大旱，山東盜賊蠢起，行旅爲之不安。十月九日父親大人壽辰，余因家中有祖母之制，故未讌客，早晚皆僅一席。

凌荻舟現就園子一館，其回城內則寓余處。宋薌賓在余家教書，亦甚相得。餘不盡書。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十二月初五接到家中十一月初旬所發家信，具悉一切。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男癖疾已全愈。六弟體氣如常。紀澤兄妹五人皆好。男婦懷喜平安，不服藥。同鄉各家亦皆無恙。

陳本七先生來京，男自有處置之法，大人儘可放心。大約款待從厚，而打發從薄。男光景頗窘，渠來亦必自悔。

九弟信言母親常睡不着，男婦亦患此病，用熟地當歸蒸母雞食之，大有效驗。九弟可常辦與母親吃。鄉間雞肉豬肉最爲養人，若常用黃耆當歸等類蒸之，略帶藥性，而無藥氣，堂上五位老人食之，甚有益也。望諸弟時時留心辦之。

老秧田背後三角坵，是竹山灣至我家大路。男曾對四弟言及：『要將路改於塲下，在檀山嘴那邊架一小橋，由豆土排上橫

穿過來。其三角坵則多栽竹樹，上接新塘塲大楓樹，下接檀山嘴大藤，包裹甚爲完緊，我家之氣更聚。』望堂上大人細思。如以爲可求叔父於明春栽竹種樹，如不可，叔父寫信示知爲幸。男等於二十日期服已滿，敬謹報告。廿九日又祭告一次。餘俟續具。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正月廿一日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

正月十一日發第一號家信，是日子極不閒，又見溫甫在外未歸，心中懊惱，故僅寫信與諸弟，未嘗爲書稟堂上大人，不知此書近已接到否。

溫甫近定黃正齋家館，每月俸銀五兩。溫甫自去歲以來，時存牢騷抑鬱之意，太史公所謂『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者。溫甫頗有此象。舉業工夫，大爲拋荒，間或思一振奮，而興致不能鼓舞，余深以爲慮。每勸其痛著祖鞭，併心一往。溫甫輒言思得一館，使身有管束，庶心有維繫。余思自爲京官，光景尙不十分窘迫，焉有不能養一胞弟而必與寒士爭館地，向人求薦，實難啓口，是以久不爲之謀。館自去歲秋冬以來，聞溫甫婦有疾，溫甫羈留日久，牢落無耦，而叔父抱孫之念甚切，不能不思溫甫南歸。且余既官二品，明年順大主考，亦在可簡放之列。恐溫甫留京三年，又告迴避。念此數者，欲勸溫甫南旋，故上次信道及此，屈欲諸弟細心斟酌，不料發信之後，不過數日，溫甫卽定得黃正齋

館地。現在既已定館，身有所管束，心亦有所繫屬，舉業工夫，又可漸漸整理。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如我或聖眷略好，有明年主考之望，則到四五月再與溫弟商入南闈，或入北闈行止。如我今年聖眷平常，或別有外放意外之事，則溫弟仍留京師，一定觀北闈，不必議南旋之說也。坐館以羈束身心，自是最好事。然正齋家澄弟所深知者，萬一不合，溫弟亦難久坐。見可而留，知難而退，但不得罪東家好去好來，即無不可耳。

余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帳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二則二品歸籍，必須具摺，摺中難於措辭，私心所願者，得一學差三年任滿，歸家省親上也。若其不能，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辦途費，後年必歸，次也。若二者不能，只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後年得一京官，支持門面，余則歸家告養，他日再定行止。如三者皆不得，則直待六年之後，至母親七十之年，余誓具摺告養，雖負債累萬，歸無儲粟，亦斷斷不顧矣。然此實不得已之計，若能於前三者之中得其一者，則後年可見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審祖宗默佑否？

現在寓中一切平安。鮮疾上半身全好，惟腰下尚有纖痕。家門之福，可謂全盛，而余心歸省之情，難以自慰，因偶書及，遂備陳之。

毅然伯之項，去年已至余寓，今始覓便寄南。家中可將書封好，即行送去。餘不詳盡，諸惟心照。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禮安

三月廿日男發第五號家信，內言及長孫紀澤與桂陽州李家定親之事，不審已收到否？男等身體平安。次孫於廿四日滿月，送禮者共十餘家，是日未請客，陸續請酒酬謝。男婦生產之後，體氣甚安。所雇乳母最為壯健。華男在黃正齋家館，諸凡如恆。

祖大人之病未知近日如何？兩次摺弁皆無來信，心甚焦急。茲寄回遼東人參五枝，重一兩五錢，在京每兩價銀二十四兩，至南中則大貴矣。大約高麗參宜用三錢者，用遼參則減為一錢，若用之太少，則亦不能見功。祖父年高氣衰，服之想必有效。男前有信心，託江岷樵買全虎骨，不知已辦到否？聞之醫云：「老年偏癱之症，病右者以虎骨之右半體熬膠醫之，病左者以虎骨之左半體熬膠醫之，可奏奇效。」此方雖好，不知祖大人體氣相宜否？當與劉三爺商之。若遼東參則醇正溫和，萬無流弊。

次孫體氣甚壯，郭雨三（汝霖）欲妻之以女。雨三，戊戌同年，癸卯大考二等第三，升右贊善。其兄用賓，壬辰翰林，現任山西蒲州府知府。其家教勤儉可風。其次女去年所生，長次孫一歲，與之結婚，男甚願之。不審堂上大人以為何如？下次信來，伏祈示知。又寄回再造丸二顆，係山東杜家所製者。杜家為天下第一有福之家，廣積陰德，此藥最為貴重，有人參、鹿茸、燕窩等藥在內，服之一無流弊。杜氏原單附呈，求照方用之。

歐陽滄溟先生謀衡陽書院一席，男求季仙九先生寫信與伍府尊，求家中即遣人送至岳家爲要。

同鄉周華甫（揚之）李梅生（杭）皆於三月仙逝，餘俱如故。男等在京，一切自知謹慎，伏乞堂上大人放心。男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禮安。

四月底接家中二月廿六所發書，五月初八又接三月廿九所發書，具悉一切。祖父大人病體未愈，不知可服虎骨膠否？

男在京身體如常，華男在黃家就館，端節後仍於初八日上學。紀澤讀告子至「魚我所欲也」書尚熟，次孫體甚肥胖，四孫女俱平安。長孫女論語已讀畢，家婦亦好。其餘眷口如常。

前叔父信言知廣彭姓山內有地，有乾田十畝，男思好地峯回氣聚，其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樹木，蓋氣之所積，自然豐潤。若磯山童山，氣本不聚，鮮有佳城。如廟山、宗祠、各山之童澗，斷無吉穴矣。大抵凡至一處，覺得氣勢團聚，山水環抱者，乃可以尋地，否則不免誤認也。知廣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乾田十畝之說，故進此說。祖母葬後，家中尚屬平安，其地或尚可用。如他處買地，不必專買丈尺，若附近田畝在三四千內者，京中儘可寄回。京中欠帳已過千金，然張羅尙爲活動，從不容迫，堂上大人儘可放心。餘容續稟。男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

澄侯在廣東前後共發信七封，至郴州耒陽，又發二信，三月十一到家以來，又發二信，皆已收到。植洪二弟今年所發三信，亦俱收到。

澄弟在廣東處置一切，甚有道理。退念園莊生各處程儀，尤爲可取其辦。朱家事亦爲謀甚忠，雖無濟於事，而朱家必可無怨。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慮哉？

賀八爺樹堂梁儷室三處，吾當寫信去謝，澄弟亦宜各寄一書，卽易念園處，渠既送有程儀，弟雖未受，亦當寫一謝信寄去。其信卽交易宅，由渠家書袋封可也。若易宅不便，卽託俗雲覓寄。季洪考試不利，區區得失，無足介懷。補發之案，有名不去覆試，甚爲得體。今年院試若能得意，固爲大幸，卽使不遽獲售，去年家中既僑一人，則今歲小挫，亦盈虛自然之理，不必抑鬱。

植弟書法甚佳，然向例未經過歲考者，不合選拔，弟若去考，則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爲不合例而失，且以爲寫作不佳而黜。吾明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弟書問我「去考與否？」吾意以科考正場爲斷，若正場能取一等補廩，則考拔之時，已是廩生入場矣。若不能補廩，則附生考拔，殊不可必，徒招人妬忌也。

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

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爲得體。爲民除害之說，爲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

排山之事，尙未查出，待下次摺弁付回。

歐陽之廿千及柳衙叔之錢，望澄弟先找一項墊出，待彭大生還來，卽行歸款。

彭山圮之業師任千總（名占魁），現在京引見，六月卽可回到省。九弟及牧雲所需之筆，及叔父所囑之膏藥眼藥，均託任君帶回。

曹西垣教習報滿引見，以知縣用。七月動身還家，母親及叔父之衣，並阿膠等項，均託西垣帶回。去年內賜衣料袍褂，皆可裁三件。後因我進闈考教習，家中叫裁縫做，渠裁之不得法，又竊去整料，遂僅裁祖父父親兩套。本思另辦好料，爲母親製衣寄回，因母親尙在制中，故未遽寄。叔父去年四十晉一，本思製衣寄祝，亦因在制未遽寄也。茲準擬託西垣帶回，大約九月可以到家。臘月服闋，卽可著矣。

紀梁讀書，每日百二十字，與澤兒正是一樣。只要有恆，不必貪多。

澄弟亦須常看五種遺規及呻吟語，洗盡浮華，樸實諳練，上承祖父，下型子弟，吾於澄實有厚望焉！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廿四發第八號家信，由任梅譜手寄去高麗參二兩，回生丸一顆，眼藥數種，膏藥四百餘張，並白菜大茄種，用大木匣盛好寄回，不知已收到否？六月十六日接到家信，係澄侯五月初七在縣城所發，具悉一切。

月內京寓大小平安。予癩疾上身已好，惟腿上未愈。六弟在家一月，諸事如常。內人及兒女輩皆好。

郭雨三之大女，許配黃蕪卿之次子，係予作伐柯人，亦因其次女欲許余次子，故并將大女嫁湖南。此昏事似不可辭，不知堂上大人之意云何？

澄侯在縣和八都官司，忠信見字於衆人，可喜之至！朱嵐軒之事，弟雖二十分出力，尙未將銀全數取回。渠若以錢來謝，吾弟宜斟酌行之，或受或不受，或辭多受少，總以不好利爲主。此後近而鄉黨，遠而縣城省城，皆靠澄弟一人與人相酬酢，總之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欽，到處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廬，尤宜慎之又慎。若三者有一，則不爲人所與矣。

李東崖先生來信，要達天聽，予置之不論。其誥軸則杜蘭溪卽日可交。

李筆峯劉東屏先生，常屈身訟庭，究爲不美。澄弟若見之道予寄語，勸其「危行言孫，螻屈存身」八字而已。

蔡石之地，其田野頗爲開爽，（若過蔡石而至胡起一所居一帶，尤寬敞）予喜其擴蕩眼界，可卽並田買之，要錢可寫信來。

京凡局面不開展，眼鼻攢集之地，予皆不喜，可以此意告堯階也。
何子貞於六月十二喪妻。今年渠家已喪三人，家運可謂乖

季弟考試，萬一不得，不必牢騷。蓋予既忝竊僥倖，九弟去年已進，若今年又得，是極盛則有盈滿之懼，亦可畏也。

同鄉諸家，一切如常。凌笛舟近已移居胡光伯家，不佳我家矣。書不十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姪國藩謹稟叔父母大人禮安

六月十七發第九號信，七月初三發第十號信，想次第收到。十七日接家信二件，內父親一諭，四弟一書，九弟季弟在省各一書，歐陽牧雲一書，得悉一切。祖大人之病，不得少減，日夜勞父親叔父辛苦服事，而姪遠離膝下，竟不能效絲毫之力，中夜思維，刻不能安。江岷樵有信來，言渠已買得虎骨，七月當親送我家，以之熬膏，可醫痿痺云云，不知果送來否？

聞叔父去年起公屋，勞心勞力，備極經營，外面極堂皇，工作極堅固，費錢不過百千，而見者擬好三百千規模，焦勞太過，後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復病，勤劬彌甚，而父親亦於奉事祖父之餘，操理家政，刻不少休。姪竊伏思，父親叔父二大人年壽日高，精力日邁，正宜保養神氣，稍稍休息。家中瑣細事務，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勞心細察之事，則父親叔父躬任之，凡勞力廳重之事，

則另添一雇工，一人不綽，則雇二人（雇工不要做他事，專在祖大人身邊，其人要小心秀氣）。

姪近年以來，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癱疾即發，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養，不甚用功，以求無病無痛，上慰堂上之遠懷，外間求作文，求寫字者，求批改詩文者，往往歷久而莫償宿諾，是以時時抱疚，日日無心安神恬之時。前四弟在京，能爲我料理一切瑣事，六弟則毫不能管，故四弟歸去之後，姪於外間之回信，家鄉應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廢弛，姪等近日身體平安，合家大小皆順。

六弟在京，姪苦勸其南歸，一則免告迴避，二則盡仰事俯畜之職，三則六弟兩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親叔父嚴責，方可用功鄉試。渠不肯歸，姪亦無如之何。

叔父去年四十晉一，姪謹備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壽，姪謹備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帶回，服闋後即可著。母親外褂並漢緣布夾襖，亦一同付回。

聞母親近思用一丫嬾，此亦易辦。在省城買不過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來鄉，則更爲便宜。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買，以供母親之使令，其價姪即寄回。

姪今年光景之窘，較甚於往年，然東支西批，尚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彌縫。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不吝，迫否？姪於八月接到俸銀，即當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歲百金之

說也。在京一切張羅，姪自有調停，毫不費力，堂上大人不必罣念。姪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姪國藩謹稟叔父大人福安：

八月十六日發第十三號家信，不審已收到否？九月初十日接到四弟九弟季弟等信，係八月半在省城所發者，知祖大人之病，又得稍減，九弟得補廩，不勝欣幸！

前勞辛埃廉訪，八月十一出京，姪寄去衣包一個，計衣十件，不知已收到否？

姪有銀數十兩，欲寄回家，久無妙便。十月間武岡張君經贊回長沙，擬託渠帶回。聞叔父爲圳上公屋加工修治，姪亦欲寄銀數兩，爲叔父助犒賞匠人之資。羅六（嘉稻）所存銀二十二兩，在姪處，石三項皆擬託張君帶歸。

前歐陽滄溟先生館事，伍太尊已復書於季仙九先生。茲季師又回一信於伍處，託姪便寄家中，可送至歐陽家，囑其即投伍府尊也。牧雲又託查萬崇軒先生選教官遲早。茲已查出，寫一紅條，大約明冬可選。此二事，可囑澄侯寫信告知牧雲。

姪等在京，身體平安。西席宋湘賓九月十一出京，是日即聘龐君（名際雲，號省三）直隸人。

曹西垣初十挈眷出京。黎月喬十六出京。江峴樵於初八到京。嚴仙舫初十到京。餘同鄉俱如故。

常南陔先生欲以其幼女許配紀澤，託郭筠仙說媒。李家尙未說定，兩家似皆可對。不知堂上大人之意若何？望示知。餘容續具。男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

十月十九日溫甫弟出京，二十日發第十五號家信，不知此時收到否？

吾目疾尙未全好，此次尙不能寫信呈堂上，故仍以書告諸弟。前九月十八蒙皇上天恩，派稽察中書科事務。十月初二一信，因恐張楠皆到遲，故未寫。二十日一信，因六弟出京，諸事倉皇，又忘寫也。稽察中書科向係於閣學四人中欽派一人，祇算差使，不算升官。其屬員有中書六人，筆帖式八人。其所管之事，爲冊封誥命，凡封親王用金冊，封郡王用銀冊，封貝勒貝子以下用龍邊牋冊，封鎮國公以下及文武五品以上官俱用誥命，六品以下俱用勅命。以上皆在中書科繕寫。予於十八日奉旨派出，十九日具摺謝恩。茲將原摺寄回，係在園筆帖式所寫，故字甚醜。

前六弟歸時，予曾寄母親客用銀五兩，內人寄岳母客用銀二兩。因思予在京多年，並未寄客錢與嬌母使用，且四位弟婦買棉買麻亦極窘迫。嗣後每年予所寄親族銀內，當添母親嬌母客用錢各四千，四位弟婦客用錢各三千，每年共二十千。今年張楠皆處銀到，澄弟即將各親族處照單分送。又將嬌母（四千）及四

位弟婦（各三千）零用錢分送（母親今年已有銀五兩，不必再送）以後每年照今年爲例。上半年春俸，予寄五六兩歸，以爲家中用度。其有不足，望家中設法張羅。下半年秋俸，予寄五六兩歸，以爲各親族幫項及母親婚母四位弟婦零用之項。（去年所開之單，記共八千，若添家中此項，則共百千矣。不知須銀多少？乞澄弟告知。）予之寄銀，以今年爲常規。家中所送親族者，亦望於今年舉行定例。惟孟學公之子孫赴考者，今年在省，不知曾送給否？若未送，望按名補送，以爲買筆之需。至要！至要！一切萬祈照單施行。

予身體平安，家中大小皆如常。紀澤讀書，已讀至太甲上。同鄉孫麟洲已到京，餘並如故。

昨日放定郡王（載銓）季仙九先生至天津辦鹽務，又拔着英朱鳳標至山東辦鹽務。十一日刑部主事朱諱康（係朱伯韓之胞弟）戶部主事袁銓，廣西提塘李鵬飛，俱因在娼家飲酒，都督府鎖拿交刑部治罪。上月寶中堂（興）歿。昨者英授大學士琦善，仍得協辦。餘容後具國藩草。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十一月十四發第十四號家信，不知收到否？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一信，十一月初一日一信，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

家中改屋，有與我意見相同之處；我於前次信內，曾將全屋畫圖寄歸，想已收到。家中既已改妥，則不必依我之圖矣。但三角坵之路，必須改於檀山嘴下，而於三角坵密種竹木，此我畫圖之要。囑望諸弟稟告堂上，急急行之。家中改房，亦有不與我合意者，已成則不必再改。但六弟房改在爐子內，此係內外往來之屋，欲其通氣，不欲其悶塞，余意以爲必不可。不若以長橫屋上半節間斷作房爲妥。（連間兩隔，下半節作橫屋客坐，中間一節作過道上半節作房。）內茅房在石柱屋後，亦嫌太遠，不如於季洪房外高礮打進去七八尺（即舊茅房溝對過之礮，若打進丈餘，則與上首栗樹處同寬）既可起茅房澡堂，而後邊地面寬宏，家有喜事，碗盞菜貨亦有地安置，不至局促，不知可否？

家中劇參已完，明春得便即寄。彭十九之壽屏，亦準明春寄到。此間事務甚多，我又多病，是以遲遲。

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爲一家逞勢張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諸弟人人當留心也。

徵一表叔在我家教讀甚好。此次未寫信請安，諸弟爲我轉達。

同鄉周若農家之鮑石卿，前與六弟交遊，近因在妓家飲酒，提督府捉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若農荻舟尚遊蕩不畏法，真可怪。

也。

余近日常有目疾，均俱康泰。內人及二兒四女皆平安；小兒甚胖大。西席龐公擬十一回家，正月半來，將請李筆峯代館。

宋薌賓在道上撲跌斷腿五十餘天，始抵樊城，大可憫也！餘不一。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正月初十日

四位老弟足下：

去臘初十日發戊申第十八號家信。厥後廿六日接溫弟在湖北所發信，正月初八日接諸弟臘月十五所發信。而溫弟在河南託鄒墨林轉寄一信，則至今未到；澄弟十一月十九所發一信，亦至今未到也。

澄弟生子，慶賀！慶賀！吾與澄弟去年報最，今年輪應溫植洪三人報最矣。但植弟之婦，聞已有吉語，恐政成當在溫弟之前，植弟未免疾行先長耳。

四位弟婦聞皆率母親叔母之教，能勤能儉，予聞之不勝欣喜！已辦有材料，今春爲四弟婦各製一衣，覓便即行寄回。

澄弟捐監執照，亦準於今年寄回。父親名書呈祥，取「麟趾呈祥」之義也。前年溫弟捐監，叔父名書呈材，取「天驥呈材」之義也。當時恐六弟尚須小試，故捐監填名略變，以爲通融地步。而今溫弟既一成不易，故用呈祥配呈材，暗寓「麟」字「驥」字於中，將來即分兩房，曰呈祥房，曰呈材房，亦免得直寫父親官

名耳。

李子山曾希六族伯託我捐功名，其夥計陳體元亦託捐。我丁酉年在粟江煤壠，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壠之錢，則丁酉萬不能進京。渠來託我不能不應，擬今歲爲之辦就。其銀錢囑渠送，至我家，有便將執照付至家中，渠銀錢一到，即發執照與渠可也。即未收全，亦可發也。丁酉年辦進京盤費，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借，則曾陳二人豈不可感也哉！現在喬心農（自芳）放常德知府，二月出京，四弟監照與二人執照，大約可託渠帶至湖南也。去年年內各族戚之錢，不知如數散給否？若未給，望今春補給，免得我時時瞋心。考試者十千及乞丐之十千，不審皆給否？務乞詳以示我。

竹山灣找當價，不知比楚善叔一頭原價何如？乞明告我。既買竹山灣，又買廟臺上銀錢一空，似非所宜。以後望家中無買田，須略積錢以備不時之需。

植弟詩才頗好，但須看古人專集一家，乃有把握，萬不可徒看選本。植弟則一無所看，故無把握也。季弟詩文，難於進功，須用心習字，將來即學叔父之規模，亦有功於家庭。

紀澤兒自去臘龐先生歸河間，請李筆峯來代館，日加獎贊，悟性大進。一日忽自作四言詩一篇，命題曰「舜征有苗篇」。余始不信，次日余與黃囊吾面試之，果能清順。或者得祖父德蔭，小有成就，亦未可知。茲命其騰出寄呈堂上，以博一笑。然性不好

終不敢信其可造也。

茲寄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上諭及宮門鈔，以後按月寄歸。溫弟所允蕭辛五摺紳，當於喬心農處付稟。李竹屋思鹿膠廳參，亦俟喬公始寄。此次余欲寫信與竹屋，實無少暇矣。

予身體平安，家中大小如常，二兒肥胖，餘不一。兄國藩手草。

梁儷裳兄弟到京，盛稱澄弟之才，且言廣東騙客帳以千萬計，從無一人取回一文者，澄弟可謂破天荒也。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正月十一日男發第一號家信，並寄呈京報，想已收到。

廿二日，男蒙皇上天恩，升授禮部侍郎。次日具摺謝恩，蒙召對，誨諭諄切。廿五日午刻上任，屬員共百餘人，同縣黃正齋亦在內。從前閣學雖兼部堂銜，實與部務毫不相干。今既爲部堂，則事務較繁，每日須至署辦事。八日一至闕，明國奏事，謂之『該班』。間有急事，不待八日而即陳奏者，謂之『加班』。除衙門官事之外，又有應酬私事，日內甚忙，冗幾於刻無暇晷，幸身體平安，合家大小如常。

紀澤讀書已至酒誥，每日講綱鑑一頁，頗能記憶。次孫體甚肥胖，同鄉諸人並皆如舊。餘詳與諸弟信中，男謹稟。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

正月十日曾寄家信，甚爲詳備。二月初三接到澄弟十一月二十夜之信，領悉一切。

今年大京察，侍郎中休致者二人，德遠村（厚）馮吾園（芝）兩先生也。余即補吾園先生之缺。向來三載考績，外官謂之『大計』，京官謂之『京察』。京察分三項：一二品大員及三品之副都御史，皇上皆能記憶其人，不必引見，御筆自下，硃諭以爲彰瘡。此一項也。自宗人府丞以下，凡三四五品京堂，皆引見，有黜而無陞，前丙午在礦兒胡同時，間舉學士奎光，即引見休致者也。此一項也。自五品而下，如翰林內閣御史六部，由各堂官考察，分別一二三等，一等則放府道，從前如勞辛階易念園，今年如陳竹伯，皆京察一等也。此一項也。

余自到禮部，比從前較忙，恨不得有人幫辦，寓中瑣雜事，然以家中祖父之病，父叔勤苦已極，諸弟萬無來京之理。且如溫弟在京，余方再三勸誘，令之南歸，今豈肯蹈覆轍，令之北來。

江岷樵以揀發之官，浙江補缺，不知何時。余因溫弟臨別可囑之言，薦鄧星階偕岷樵往浙。岷樵既慮允矣，適徐芸棗請星階教書，星即就徐館，言定秋間仍往浙依江，亦應允。

鄒墨林自河南來京，意欲捐教，現寓圓通觀，其爲人實誠篤君子也。

袁漱六新正初旬，忽吐血數天，現已全愈。

黃正齋竟爲本部司員，頗難爲情。余一切循謙恭之道，欲破除藩籬，而黃總不免拘謹。余現尙未換綠呢車，惟添一騾，蓋八日一赴園，不能不養三牲口也。書不一一。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

二月廿六發家信第三號，想可早到。茲乘喬心農先生（常德太守）之便，付去紋銀六十三兩零，共六大錠，外又一小錠，係內子寄其伯母，乞寄歐陽牧雲轉交。又鄧星階寄銀六兩，亦在此包內，並渠信專人送去。又高麗參一布包，內頂上者一兩，共十四枝，專辦與祖父大人用，次等者三兩，共五枝，又次等者白薇半斤，不計枝（今年所買參，皆擇其佳者，較往年略貴，故不甚多）。又鹿膠二斤，共一布包。又一品補服四付，共一布包；前年所寄補服內，有打籽者，係一品服，合此次所寄，共得五付，補服不分男女，向來相傳鳥嘴有向內向外之分，皆無稽之言也。一品頂帶三枚，則置高麗參匣之內，望諸弟遂件清出，呈堂上大人。喬太守要由山西再轉湖南，到長沙大約在閏四月底。此信不詳他事，容下次再詳也。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

正月初十日發第一號家信，二月初八日發第二號家信，報升任禮部侍郎之喜，二十六日發第三號信，皆由摺差帶寄。三月

初一日由常德太守喬心農處寄第四號信，計託帶銀七十兩，高麗參十餘兩，鹿膠二斤，一品頂帶三枚，補服五付等件，渠由山西迂道轉至湖南，大約須五月端午前後，乃可到長沙。予尙有寄爾姊蕙妹及四位弟婦江綢棉外褂各一件，做照去年寄呈母親叔母之樣。前喬心農太守行時，不能多帶，茲因陳竹伯新放廣西左江道，可於四月出京，擬即託渠帶回。澄弟岳陽樓記，亦即託竹伯帶回家中。

二月初四澄弟所發之信，三月十八接到，正月十六七之信，則至今未接到。據二月四日書云：『前信著劉一送至省城，共二封，因歐陽家鄧星階曾廚子各有信』云云，不知兩次摺弁何以未見帶到？

溫弟在省時，曾發一書與我，到家後未見一書，想亦在正月一封之中，此書遺失，我心終耿耿也。

溫弟在省所發書，因聞澄弟之計，而不爲揭破，一時氣忿，故語多激切不平之詞。予正月復溫弟一書，將前後所聞溫弟之行，不得已稟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計之故，一概揭破。溫弟驟看此書，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現在澄弟來書，言溫弟鼎力辦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辭勞，又耐得煩云云。我聞之歡喜之至，感激之至。溫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蕩佚一路，歸入勤儉一邊，則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

我待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我自問此心，尙覺無愧於兄弟者。蓋有說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此時事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爲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卽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卽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畜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食；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稟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卽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

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兒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故將我終身大規模，告與諸弟，惟諸弟體察而深思焉。

去年所寄親戚各項，不知果照單分送否？杜蘭溪爲我買皇清經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

京寓一切平安。紀書經讀至問命二兒甚肥大。

易南谷開復原官，來京引見。聞左青士亦開復矣。同鄉官京中者，諸皆如常。餘不一。男國藩手草。

再者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入於木，兜冲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我平日最不信風水，而於朱子所云「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二語，則篤信之。木兜冲之地，予平日不以爲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家中買地若出重價，則斷斷可以不必若數千，則買一二處無礙。

宋湘賓去年回家，臘月始到山西之館，既失，而湖北一帶又一無所得，今年因常南陔之約，重來湖北，而南陔已遷官陝西矣。命運之窮如此，去年曾有書寄

溫弟，茲亦付去，上二次忘付他。

李筆峯代館一月，又在寓鈔書一月，現在已搬出矣。

毫無道理之人，究竟難於相處。龐省三在我家教書，

光景甚好。

鄧墨林來京捐復教官，在圓通觀住，日日來我家閒

談。

長沙老館我今年大加修整，人人皆以爲好。瑣事兼

述，諸惟心照。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四月十四日接奉父親三月初九日手諭，並叔父大人賀喜

手示，及四弟家書，敬悉祖父母大人病體未好，且日加沈劇。父叔率

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無晝夜之間，無須臾之懈。獨男一人遠離

膝下，未得一日盡孫子之職，罪責甚深。聞華弟荃弟文思大進，深

弟之文得華弟講改，亦日馳千里，遠人聞此，歡慰無極。

男近來身體不甚結實，稍一用心，卽癆發於面。醫者皆言心

虧血熱，故不能養肝，熱極生風，陽氣上干，故見於頭面。男恐大發，

則不能入見。（二月念三謝恩，蒙召見；三月十四值班，蒙召見；三

十又蒙召見。）故不敢用心，謹守大人保養身體之訓，隔日一至

衙門辦公事，餘則在家，不妄出門。現在衙門諸事，男俱已熟悉。各

司官於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寅亦極協和。男雖終身在

禮部衙門爲國家辦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盡就條理，亦所深願也。英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四月十五日上諭甚嘉獎，茲付呈。）李石枏前輩告病，陸立夫總制兩江，亦極能勝任。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每爲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爲昌泰，誠國家之福也。

兒婦及孫女輩皆好。長孫紀澤，前因開蒙太早，教得太寬，頃讀畢書經，請先生再將詩經點讀一遍，夜間講綱鑑正史，約已講至『秦商鞅開阡陌』。

李家親事，男因桂陽州往來太不便，已在媒人唐鶴九處回信不對。常家親事，男因其女係妾所生，且聞其嫡庶不甚和睦，又聞其世兄不甚守儉敦樸，亦不願對。南陵先生今年來京時，男不與之提及此事，渠已知其不諧矣。紀澤兒之婚事，屢次不就。男當年亦十五歲始定婚，則紀澤再緩一二年，亦無不可。或求大人卽在鄉間選一耕讀人家之女，或男在京自定，總以無富貴氣習者爲主。紀澤對郭雨三之女，雖未訂盟，而彼此呼親家，稱姻弟，往來親密，斷不改移。二孫女對倚雲之次子，亦不改移。謹此稟聞，餘詳與諸弟書中。男謹稟。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

四月十四日接到已酉三月初九所發第四號來信，次日又

接到二月二十三日所發第三號來信。其二月初四所發第二號信，則已於前次三月十八接到矣。惟正月十六日發第一號信，則至今未接到。

京寓今年寄回之家書，正月初十發第一號（摺弁），二月初八日發第二號（摺弁），二十六發第三號（摺弁），三月初一日發第四號（喬心農太守，大約五月初可到省），十九日發第五號（摺弁），四月十四日發第六號（由陳竹伯觀察，大約五月底可到省），岳陽樓記，竹伯走時，尚未到手，是以未交。渠然一兩月內，不少妥便，亦必可寄到家也。

祖父大人之病，日見日甚，如此爲子孫者，遠隔數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溫弟去年若未歸，此時在京，亦刻不能安矣。諸弟仰觀父叔純孝之行，能人人竭力盡勞，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錦繡，竟不能效半點孫子之職，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親之勞，每一念及，不覺汗下。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祇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爲仕宦之家。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爲科第仕宦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則雖巍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

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

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謂我是肖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肖也。如以此爲賢肖，則李林甫、盧懷慎、韋何嘗不位極人臣，焉非一時，詎得謂之賢肖哉？予自問學淺識薄，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時雖在宦海之中，卻時作上岸之計。要令罷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勞，可以對祖父兄弟，可以對宗族鄉黨，如是而已。諸弟見我之立心制行，與我所言有不符處，望時時切實箴規，至要至要！

鹿茸一藥，我去臘甚想買就寄家，曾請漱六、岷樵兩人買五六天，最後買得一架，定銀九十兩，而請人細看，尙云無力。其有力者，必須百餘金，到南中則直二百餘金矣。然老少亦須四五兩，乃可奏效。今澄弟來書，言譚君送四五錢，便有小效，則去年不買就急寄余之罪，可勝悔哉！近日擬趕買一架付歸，以父叔之孝行推之，祖大人應可收藥力之效。叔母之病，不知宜用何藥，若南中難得者，望書信來京購買。

安良會極好，地方有盜賊，我家出力除之，正是我家此時應行之事。細毛蟲之事，尙不過分，然必須到這田地，方可動手。不然則難免恃勢欺壓之名。既已驚動官長，故我特作書謝施梧岡，到家即封口送縣可也。去年甯陽家之事，今亦作書謝伍仲常，送陽凌雲，屬其封口寄去可也。

澄弟寄儷裳書，無一字不合。蔣祝三信已交渠，茲有回信，家

中可專人送至渠家，亦免得他父母懸望。

予因身體不旺，生怕得病，萬事廢弛，抱疚之事甚多。本想諸弟一人來京幫我，因溫沅鄉試在邇，澄又為家中必不可少之人，洪則年輕，一人不能來京，且祖大人未好，豈可一人再離膝下？只得俟明年再說。

希六之事，余必為之捐從九品，但恐秋間乃能上兌，鄉試後南旋者，乃可帶照歸耳。書不能詳，餘後續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

四月十八日發家信第七號，想已收到。近一月餘無摺弁來，以新撫臺尚未到任。五月十一接澄弟四月八日所發第五號信，並廿六日所發第六號信，而正月十七第一號，至今未到，誠不可解。

京寓自四月以來，一切平安。癩疾經鄒墨林開方做丸藥，有附子黃芪等補陽之藥，愈見大好。面上頭上，生人全看不出矣。紀澤兒近作史論，略成章句。茲命其贍兩首，寄呈堂上一閱。次兒之名音與叔父名相近，已改名紀鴻，體甚肥大，尚不能行，不能說話。四女皆好。

閏四月初九日考差，題『士志於道一章』，經題『閏月則閏門左扉』，詩題『賦得歲豐仍節儉，得仍字』。

澄弟岳陽樓記擬交廣西主考帶去，大約七月初旬可到長

沙。澄弟若高興入闈，中元前後到長沙，定可接到。然溫植二弟到省以後，恐家中無人伺候，澄弟即不入闈，亦可宜稟堂上問宜如何耳。

去年冬底所寄各族戚家微資，今年家書總未提及，不知竟一一如數交去否？乞示知。餘不詳盡，俟下次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五月十五日發家信第八號，並京報一厚包，廿四日由廣西主考孫藻田太史（鏞鳴）處發第九號信，並澄弟監照戶部照二紙，又今年主考車順軌鄉試文一篇，徐元勳會試文三篇，共為一包，不審何日可到？孫太史於五月廿八在京起程，大約七月中旬可過長沙，待渠過去後，家中可至信雲處接監照也。

京寓近日平安。癩疾服鄒墨林丸藥方最為有效。內人腹泄七八天，亦服鄒所開方而效。

昨日摺弁到後，又未接信。澄弟近日寫信極勤且詳，而京中猶有望眼欲穿之時，蓋不住省城則摺弁之或遲或早，無由查問。正月十六第一號家信，至今尚未接到。予屢次以書告諸弟，又書告俗雲，託其向提塘並蕭辛五處確查。昨俗雲回信內夾有蕭辛五回片，寫明正月十六之信已於廿一日交提塘王二手收。又言四月十四日周副爺（維新）到京，此信已交京提塘云云。予接辛五來片，比遣人去京提塘問明。據答云：『周維新到京，並無此

信，若有萬無不遂之理。且既係正月廿一交省提塘，則二月廿三有韓摺弁到京，三月十八有張摺弁到京，何以兩人俱未帶，而必待四月十四之周維新哉？今仍將辛五原片付回家中，望諸弟再到提塘細查。正月廿一辛五送到時，提塘曾挂收信號簿否？並問辛五兄何以知二月之韓弁，三月之張弁，俱未帶此信，而直待周維新始帶，且辛五片稱四月十四信交京，提塘門上收係聞何人所言，何以至今杳然？一一查爲水落石出，覆示爲要。予因正月十六之信至爲詳細，且分爲兩封，故十分認真，若實查不出，則求澄弟再細寫一編，並告鄧星階家、曾廚子家，道前信已失落也。

紀澤兒讀書如常，茲又付呈論數首，皆先生未改一字者。紀鴻兒體甚肥胖，前聞排行已列丙一，不知「乙」字一排十人，何以遽滿乞下次示知，得母以「乙」字不佳，遂越而排「丙」乎？予意不必用「甲乙丙丁」爲排，可另取四字，曰「甲科鼎盛」，則音節響亮，使於呼喚。諸弟如以爲然，即可備告諸再從兄弟。

山西巡撫王兆琛，欽差審明各款，現奉旨革職拿問，將來不知作何究竟。此公名聲狼籍，得此番鑄示，亦足寒貪吏之膽。

袁漱六病尚未全好，同鄉各家如常。季仙九先生放山西巡撫，送我綠呢車，現尚未乘，擬待一二年後再換。凌荻舟徐芸渠並考取軍機引見記名，黃正甫張潤農未記，餘不悉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五月二十四發家書第九號，不知已收到否？六月初二日又發家書第十號，交摺弁，想已收到矣。昨十三日摺弁又到，兩次皆無來信，盼望之至。

六月以來，京師大雨極多，人多有病。寓中如予及內人兒子，皆略腹泄，幸數日即愈。聞江南大水，今年鄉試必須改期，現尚未見奏明。

余今年考差，頗望得江西主考，冀家中親屬可就至江西，一敘天倫之樂。昨田敬堂得放江西試差，而我私願不遂。南望家山，遠懷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也。現在祖父大人之病數月不接音信，不知何處就延。想澄弟必發有數次信矣。

山西巡撫王西帥（兆琛），欽差大臣陳孚恩（福濟），審出各款，擬定發往新疆，皇上未允，嚴旨解交刑部會同軍機再行鞫審。茲將御史原參摺子付回，足見仕宦者一不自慎，身敗名裂。而去年梁星舫（萼涵）中丞，果得蒙恩，瀚雪，褒其廉正，君子終樂得爲君子也。

龐省山之兄來京鄉試，住圓通觀，自起火食。唐鏡丈之世兄住黃菴，家餘來鄉試者，同鄉無幾，書不十一，統俟續布。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廿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六月初二日發家信第十號，十五日發第十一號，廿日發第

十二號，不知次第收到否？

想皆於廿二日奉使陝西。今年湖南差運頗利。

日內身體平安。內人自前腹泄後，至今尙服黃芪麗參附片之類，自此可保安泰。紀澤兒讀書尙熟，詩經現讀至『牛民之什』。古詩讀至『左太冲詠史』。綱鑑講至『漢高祖末年』。所作史論較前月所作意思略多。茲付回三首。次兒肥胖可愛，四女兒皆好。龐省三教書甚爲得法。

宋湘賓在湖北藩署，光景頗好；昨有書來致意溫弟。

長郡館向來規模不好，人人不喜。今年我督工匠大改規模，人人拍案稱奇。現在同鄉人請我將湖廣館一改定規制，擬於八月興工，想十月可畢役。

郭雲仙家水勢不知如何？溫甫在省見之，可問明告我。渠欠湫六五十金，近已償去。若見雲仙翊丞，可卽告之，不另寫信。岱雲寄程正聚信亦已妥交，見岱雲時卽告之。寄莊心庠、張禮度信各一件，到日卽送去。餘不一一，俟下次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澄侯溫甫子楠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七月十三日接到澄弟六月初七所發第九號家信，具悉一切。吾於六月共發四次信，不知俱收到否？今年陸費中丞丁憂，閏四月無摺差到，故自四月十七發信後，直至五月中旬始再發信，宜家中懸望也。

祖父大人之病日漸增加，遠人聞之，實深憂懼。前六月廿日所付之鹿茸片，不知何日可到，亦未知可有微功否？予之癩病，多年沈痼，賴鄒墨林舉黃芪附片方，竟得全愈。內人六月之病，亦極甚多，皆隨手立效。墨林之弟嶽屏，四兄今年曾到京，寓圓通觀，其醫道甚好，現已歸家。予此次以書附墨林家書內，求嶽屏至我家診治祖父大人，或者挽回萬一，亦未可知。嶽屏人最誠實，而又精明，卽周旋不到，必不見怪。家中只須打發轎夫大錢二千，不必別有所贈送。渠若不來，家中亦不必去請他。

鄉間之穀貴至三千五百，此五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來，卽思爲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民爲本境置義田，以贍救廿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處境未裕，無論爲京官者自治不暇，卽使外放，或爲學政，或爲督撫，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幾於鴻嗷半天下，爲大官者更何忍於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義田之願，恐終不能償。然予之定計，苟仕官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爲義田之用。此我之定計，望諸弟皆體諒之。今年我在京用度較大，借帳不少。八月當爲希六及陳體元捐從九品，九月榜後可付照回，十月可到家，十一月可向張兩家索銀，大約共須三百金。我付此項回家，此外不另附銀也。

率五在永豐有人爭請予聞之甚喜，特書手信與妻，亦望其

忠信成立耳。

紀鴻已能行走，體甚壯實。

同鄉各家如常。同年毛寄雲於六月念八日丁內艱，陳偉堂相國於七月初二仙逝，病係中痰，不過片刻即歿。

江南浙江湖北皆展於九月舉行鄉試。聞江南水災尤甚，恐須再展至十月。各省大災，皇上焦勞，臣子更宜憂惕之時，故一切外差皆絕不萌妄想，望家中亦不必懸盼。書不詳盡，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廿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九月十八日接到澄弟八月十七夜一書，植弟一書，具悉一切。吾於八月十二發十五號家信，不審此時收到否？

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於八月十七八遺脾家積滯之疾，初時錯服補劑，至廿九乃服石膏，九月初二服大黃，遂不見效，至重陽後全愈，惟前除微腫，日內調治，將就痊可，飲食起居皆已復常。紀鴻兒體最結實，日日歡笑走躍，餘皆安善。

廿五日宗室舉人覆試，廿七派閱卷大臣三人；十五日順天舉人覆試，十七日派閱卷大臣六人，吾兩次皆與焉。季世兄覆試一等，賽司農（尙阿）之子，徐制軍（澤醇）之子，皆一等也。同鄉唐翁二君皆一等，餘不詳載。

澄弟欲買鹿茸，且與譚彭二家均分。此次廷芳字至長沙，尙不能買，緣近日銀錢甚窘，稍有可圖，即行買就，今冬明春准可付

回。

曾陳二家之銀，如必俟照到乃可取，則今冬周濟親族一項，可先向添梓坪借用。我此次先爲書告東陽叔祖也。

郭筠仙七月十六日內艱，諸弟來信，並未提及，何也？或省中尙未得知與書不十一。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八月十二日發第十五號家信，九月二十二日發第十六號家信，想次第收到。十月初二日接到澄弟八月二十六日一書，具悉一切。是日又從岱雲書內見南省題名錄，三弟皆不與選，爲之悵唱！吾家累世積德，祖父及父叔二人皆孝友仁厚，食其報者，宜不止我一人，此理之可信者。吾邑從前鄧羅諸家官階較大，其昆季子孫皆無相繼而起之人，此又事之不可必者。吾近於宦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今諸弟科第略遲，而吾在此間，公私萬事叢集，無人幫照，每一思之，未嘗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

吾現已定計於明年八月乞假歸省，後年二月還京，專待家中回信，詳明見示。今年父親六十大壽，吾竟不克在家叩祝，悚疚之至！

十月初四日奉旨派作較射大臣。順天武闈鄉試於初五六

馬箭，初七八步箭，初九十技勇，十一發榜，十二覆命。此八日皆入武闈，不克回寓。父親壽辰，並不能如往年辦麵席以宴客也。然予既定計明年還家慶壽，則今年在京，即不稱觴，猶與吾鄉「重逢一不重晉十」之例相合。

家中分贈親族之錢，吾恐銀到太遲，難於換錢，故前次爲書寄德六、七叔祖，並辦百折裙送叔曾祖母。現在廷芳宇（桂）尙未起行，大約年底乃可到湖南。若曾希六、陳體元二家必待照到乃送錢來，則我家今年窘矣。二家捐項，我在京共去京平足紋二百四十一兩六錢，若合南中曹平，則當二百三十六兩五錢。渠送錢若略少幾千，我家不必與之爭，蓋丁酉之多，非渠煤爐，則萬不能進京也。明年春間，應寄家用之錢，乞暫以曾陳捐項用之。我上半年祇能寄鹿茸，下半年乃再寄銀耳。

皇清經解一書，不知取回否？若未取回，可專人去取。蓋此等書，諸弟略一涉獵，即擴見識，不宜輕以贈人也。

明年小考，須送十千大場，又須送十千，此等錢，家中有人分領，便是一家之祥瑞。但激弟須於在省城時，張羅此項付各考者，乃爲及時。

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已病兩月，近日全愈，今日已上書館矣。紀鴻兒極結實，聲音洪亮異常，僕婢輩皆守舊。

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鄒墨林尙在我家。張雨農之子，閻藝甚佳，而不得售，近又已作文數首，其勇往可畏愛也。書不詳盡，寫此

畢，即赴武闈，十二始歸寓。餘俟後報。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十月初四日發第十七號家信，由摺弁帶交；十七日發第十八號信，由廷芳宇（桂）明府帶交，便寄曾希六、陳體元從九品執照各一紙，歐陽滄溟先生、陳開照執照，並批回各二張，添梓坪叔庶曾祖母百折裙一條，曾陳二人九品補服各一付，母親大人耳帽一件（以上共一包），膏藥一千張，眼藥各種，阿膠二斤，朝珠二挂，筆五枝，鐵底子六十個（以上共一木匣），曾陳二人各對一付，滄溟先生橫幅篆字一付（以上共一捲），計十二月中旬應可到省，存陳岱雲宅，家中於小除夕前二日遣人至省走領可也。芳宇在漢口須見上司，恐難早到，然遇順風，則臘月初亦可到家中，或者人早去亦可。

余於十月初五起至十一止，在園較射，十七出榜。四園共中百六十四人，余園內分中五十二人。向例武舉人武進士覆試如有弓力不符者，則原闕之。王大臣每一名罰俸半年，今年僅張字園不符者三名，王大臣各罰俸一年半。余園幸無不符之人，不然則罰俸半年，去銀近五百金，在京官已視爲切膚之痛矣。

寓中大小平安。紀澤兒體已全復，紀鴻兒甚壯實。

鄒墨林近由廟內移至我家住，擬明年再行南歸。袁漱六由會館移至虎坊橋，好而賤。貞齋榜後本擬南旋，因憤懣不甘，仍寓

撇六處教讀。劉鏡清教習已傳到，因丁艱而竟不能補。不知命途之外，何至於此。凌荻舟近病內傷，醫者言其甚難奏效。黃恕皆在陝差旋，述其與陝撫殊爲冰炭。江岷樵在浙署秀水縣事，百姓感戴，編爲歌謠，署內一貧如洗，藩臺聞之，使人私借千金，以爲日食之資，其爲上司器重如此。其辦賑務，辦保甲，無一不合於古。

頃湖南報到新，竊被齋匪餘孽煽殺，前令李公之闔家，署令萬公亦被戕，焚掠無算，則岷樵之父母家屬，不知消息若何？可爲酸鼻。余於明日當飛報岷樵，令其卽行言旋，以赴家難。

余近日忙亂如常，幸身體平安。惟八月家書曾言及明年假歸省親之事，至今未奉堂上手諭。而九月諸弟未中，想不無抑鬱之懷，不知尙能自爲排遣否？此二端時時望望，澄侯詳寫告我。祖父大人之病，不知日內如何。余歸心箭急，實爲此也。

母親大人昨日生日，寓中早麵五席，晚飯三席。母親牙痛之疾，近來家信未嘗提及，斷根與否，望下次示知。書不十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十一月十五日接到祖父大人訃音，中腸慘痛，自以遊子在外，不克佐父母襄辦大事，負罪嬰疚，無可贖挽。比於十八日措差之便，先寄銀百零五兩，計元寶二錠，由陳岱雲宅專足送至家中，不知刻已收到否。

國藩於十六日成服，十七日託軍機大臣署禮部侍郎何大人（汝霖）代爲面奏，請假兩月，在家穿孝。自十七以後，每日弔客甚多。二十九日開弔，是早祭奠，因係祖妣冥壽之期，一並爲文祭告。開弔之日，不收賻儀，訃帖刻「謹遵遺命，賻儀不敢領」。二語。共發訃帖五百餘分。凡來者不送銀錢，皆送祭幛挽聯之類。甚爲體面。共收祭文八篇，祭幛七十五張，挽聯二十七對，祭席十二桌，猪羊二付，其餘香燭紙錢之類，不計其數。送禮物來者，用領謝帖，間有送銀錢來者，用奉遺命璧謝帖。茲將訃帖等印發者付回樣子與家中一看。

各處送祭幛來者，哈喇大呢甚多，亦有緞疋江綢者。余意欲將哈喇作馬褂數十件，分寄家中族戚之尤親者。蓋南中老人考終往往有「分遺念」之說，或分衣，或分銀錢。重五伯祖曾以羔皮馬褂一件與王高七作遺念衣，卽其證也。

澄弟之信勸我不可告假回家，所言非不是，余亦再四思維，恐難輕動。惟離家十年，想見堂上之心實爲迫切。今祖父大事既已辦過，則二親似可迎養，然六旬以上之老人，四千有餘之遠道，宿聚之資既已不易，舟車之險尤爲可畏，更不敢輕舉妄動。煩諸弟細細商酌，稟知父母親及叔父母，或告假歸省，或迎養堂上，二者必居其一。國藩之心，乃可少安。父母親近來欲見國藩之意，與不願國藩假歸之意，孰緩孰急，望諸弟細細體察，詳以告我。禱切望切。國藩手草。

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初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一係十一月初三所發，有父親手諭，溫弟代書者一係十一月十八所發，有父親手諭，植弟代書者一係十二月初三澄弟在縣城所發一書，甚爲詳明，使遊子在外鉅細了然。

廟山上金叔，不知爲何事，而可取騰七之數？若非道義可得者，則不可輕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處下手，能令鬼服神欽，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否則不覺墮入卑汗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諸弟現處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人擔當，正好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

父親兩次手諭，皆不欲予乞假歸家，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側，不得不爲迎養之計。去冬家書曾以歸省迎養二事與諸弟相商，今父親手示，既不許歸省，則迎養之計更不可緩。所難者，堂上有四位老人，若專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不特予心中不安，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若四位並迎，則叔母病未全好，遠道跋涉尤艱。予意欲於今年八月初旬，迎父親母親叔父三位老人來京，留叔母在家，諸弟婦細心伺候。明年正月元宵節後，即送叔父回南，我得與叔父相聚數月，則我之心安，父母得與叔父同行數千里，到京則父母之心安。叔母在家半年，專雇一人服侍，諸弟婦又

細心奉養，則叔父亦可放心。叔父在家抑鬱數十年，今出外瀟灑半年，又得觀京師之壯麗，又得與姪兒姪婦姪孫團聚，則叔父亦可快暢。在家坐轎至湘潭，澄侯先至潭雇定好船，伺候老人開船後，澄弟即可回家。船至漢口，予遣荆七在漢口迎接，由漢口坐三乘轎子到京，行李婢僕，則用小車，甚爲易辦。求諸弟細商堂上老人春間即賜回信，至要至要。

李澤顯、李英燦進京，余必加意庇護。

八斗冲地，望繪圖與我看。諸弟自侍病至葬事，十分勞苦，我不克幫心甚歉愧。

京師大小平安。

皇太后大喪，已於正月七日二十七日滿，脫去孝衣。初八日係祖父冥誕，我作文致祭，卽於是日亦脫白孝，以後照常當差。心中萬緒，不及盡書，統容續布。兄國藩手草。

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禮安：

漢男三月十五到京，十八日發安信一件，實係五號，誤寫作四號，四月內應可收到。

藩男十九日下國子，二十日卯刻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

西陵在易州，離京一百六十里，二十四下午到，二十五辰刻致祭。比日轉身，趕走一百廿里，廿六日走百四十里，申刻到家。一路清吉，而晝夜未免辛苦。廿八早覆命，數日內作奏摺，擬初一早上其

摺。因前奏舉行日講，聖上已允，諭於百日後舉行，茲摺要將如何舉行之法，切實呈奏也。

廿九日申刻接到大人二月廿一日手示，內六弟一信，九弟二十六之信，並六弟與他之信，一并付來。知堂上四位老人康健如常，合家平安。父母親大人俯允來京，男等內外，不勝欣喜。手諭云：起程要待潢男、秋冬兩季歸，明年二月潢男仍送兩大人進京。云云。男等敬謹從命。叔父一二年內既不肯來，男等亦不敢強。潢男歸家，或九月或十月，容再定安。

男等內外及兩孫孫女皆好，堂上老人不必懸念。餘俟續稟。

卷四

咸豐元年（辛亥）三月初四日

溫甫、沅浦、季洪三弟左右：

二月初二日接到第一第二號家信，一係正月二十發，一係二月十二發，具悉一切。日內極挂念沅弟，得沅弟一紅紙片，甚欣慰也！

澄弟已於二月廿六出京。請軸須四月用寶，澄弟不能待，將來另託人帶歸。澄弟與安化、張、星、垣（奎）衡、山、陳、穀、堂（焯）堉）二大令同行，至保定，又約楊、毓、楠之弟同行。鵝毛管眼藥，貼毒膏藥，澄弟未帶，將來託魏、亞、農帶歸。黃生之胞姪也。

梁同年（獻廷）託請誥封之事，將來必為辦妥。渠之銀弟

儘可收用。

京寓大小平安。癩疾微發，尚不為害。

陳、岱、雲之如夫人，歿於安徽，頃接其信，甚為悽惋。

同鄉周輔亭得御史常世兄勞世兄兩廕生，皆內用，將來為光祿寺署正，可分印結，亦善地也。

蘭姊多病，予頗憂慮。下次書來，尚乞詳示。父大人命予家書中，不必太瑣瑣，故不多及。國藩草。

咸豐元年三月十二日

澄、溫、植、洪四弟左右：

三月初四發第三號家信。其後初九日予上一摺，言兵餉事，適於是日皇上以粵西事棘，恐現在彼中者不堪，寄此重託，特放賽中堂前往，以予摺所言甚是。但目前難以遽行，命將摺封存軍械處，待粵西事定後，再行辦理。賽中堂清廉公正，名望素著，此行應可迅奏膚功。但湖南逼近粵西，兵差過境，恐州縣不免藉此生端，不無一番蹂躪耳。

魏、亞、農以三月十三日出都，向予借銀二十兩，既係姻親，又係黃生之姪，不能不借與。渠言到家後，即行送交予家，未知果然否？叔父前信要鵝毛管眼藥，並礪、砂、膏、藥，茲付回眼藥百筒，膏藥千張，交魏、亞、農帶回，呈叔父收存，為時行方便之用。其摺底亦付回查收。

澄弟在保定，想有信交劉午峯處，昨劉有書寄子，彥而澄弟

書未到，不解何故？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澄弟去後，吾極思念，偶自外歸，輒至其房，早起輒尋其室，夜或遣人往呼，想弟在途路，彌思我也。書不十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四月初三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三月初四日此間發第三號家信，交摺弁，十二日發第四號信，交魏亞農，又寄眼藥、鵝毛筒及礪砂膏藥共一包，計可於五月收到。季洪三月初六所發第三號信於四月初一日收到。

鄧升六爺竟爾仙逝，可勝傷悼！如有可助恤之處，諸弟時時留心。此不特戚誼，亦父大人多年好友也。

鄉里凶年賑助之說，予曾與澄弟言之。若逢荒歉之年，爲我辦二十石穀，專周濟本境數廟貧乏之人。自澄弟出京之後，予又思得一法，如朱子『社會』之制，若能做而行之，則更爲可久。

朱子之制：先捐穀數十石或數百石貯一公倉內，青黃不接之月，借貸與飢民，冬月取息二分收還（每石加二斗）。若遇小歉，則蠲其息之半（每石加一斗）；大凶年，則全蠲之（借一石，還一石）；但取耗穀三升而已。朱子此法，行之福建，其後天下法，之後世效之，今各縣所謂『社會穀』者是也。其實名存實亡，每遇凶年，小民曾不得借貸顆粒，且並社會而無之，僅有常平倉穀，前後任尙算交代，小民亦不得過而問焉。蓋事經官吏，則良法美政，後皆歸於子虛烏有。

國藩今欲取社會之法而私行之我境。我家先捐穀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勸其量爲捐穀，於夏月借與貧戶，秋冬月取一分息收還（每石加一斗）；豐年不增，凶年不減。凡貧戶來借者，須於四月初間告知經管社會之人，經管量穀之多少分佈於各借戶，令每人書券一紙，冬月還穀銷券。如有不還者，同社皆理，斥議罰加倍。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幾石，或有地方爭訟，理曲者，罰令量捐社穀少許。每年增加，不過十年，可積至數百石，則我境可無飢民矣。蓋夏月穀價昂貴，秋冬價漸平，落數月之內，一轉移之間，而貧民已大占便宜，受惠無量矣。

吾鄉昔年有食雙穀者，此風近想未息。若行此法，則雙穀之風可息。前與澄弟面商之說，我家每年備穀救地方貧戶，細細思之，施之既不能及，遠行之又不可以久，且其法止能濟下貧乞食之家，而不能濟中貧體面之家。不若社會之法，既可以及於遠，又可以貞於久。施者不甚傷惠，取者又不傷廉。即中貧體面之家，亦可以大享其利。本家如任尊楚善叔寬五厚一各家，親戚如寶田騰七宮九荆四各家，每年得借社會之穀，或亦不無小補。澄弟務細細告之，父大人叔父大人，將此事於一二年內辦成，實吾鄉莫大之福也。

我家捐穀，即寫曾呈祥呈材雙名。頭一年捐二十石，以後每年或三石或五石或數十石。地方每年有樂捐者，或多或少不拘，但至少亦須從一石起。吾思此事甚熟，澄弟試與叔大人細思之。

並稟父親大人果可急於施行否近日即以回信告我

京寓大小平安保定所發家信三月末始到

賽中堂於初九日出京赴廣西考差在四月十四日同鄉林崑圃於三月中旬作古予爲之寫知單大約可得百金熊秋佩丁外艱餘無他事

予前所寄摺稿澄弟可鈔一分交彭篠房並託轉寄江岷樵鈔一分交劉震仙並託轉寄郭筠仙

賽中堂視師廣西帶小欵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礮八十八尊擡槍四十桿鉛子萬餘斤火藥數千斤沿途辦差實爲不易

粵西之事日以猖獗李石梧與周大爵向榮皆甚不和未知何日始得廓清聖主宵旰焦灼廷臣亦多獻策而軍事非親臨其地難以遙度故予屢欲上摺而終不敢率爾也餘不一一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四月初三日發第五號家信厥後摺差久不來是以月餘無家書五月十二摺弁來接到家中四號信乃四月一日所發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

京寓一切平安癘疾又大愈比去年六月更無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爲五年來所未有今又過之或者從此日退不復能爲

惡矣皮毛之疾究不甚足慮久而彌可信也

四月十四日考差題『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經文題『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賦得灑溪樂處得焉字』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尚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者

余之意蓋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爲不尊堂上則誥封三代兒子則蔭任六品不爲不榮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而皇上聖德之美出於天寶自然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而好諛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

摺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不意聖慈含容曲賜矜全自是以後余益當盡忠報國不得復顧身家之私然此後摺奏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尙蒙優容則以後奏摺必不致或觸聖怒可知諸弟可將吾意細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摺不慎或以驟直干天威爲慮也

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繫念家事余敬體吾父之教訓是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計此後但略寄數百金償家中舊債卽一心以國事爲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於意中

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余卽未往赴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上年已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納、張苗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靈桂、福濟、王廣蔭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不考者三人，是日題「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詩題「樓觀滄海日，得濤字」。五月初一放雲貴差，十二放兩廣福建三省名見京報內，茲不另錄。

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詩亦工，安應可一得，以救積困。

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當寫信與之，霞仙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

劉繼振既係水口近鄰，又送錢至我家，求請封典，義不可辭。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導，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不知尙可辦否？當再向吏部查明，如不可辦，則當俟明年四月升補恩詔，乃可呈請。若并升補之時，推恩不能及於外官，則當以錢退還。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言目前不克呈請，須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

澄弟河南漢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難，乃至於此！自漢口以後，想一路載福星矣。

劉午峯、張星垣、陳穀堂之銀，皆可收。劉陳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然交際之道，與其失之濫，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欣慰者也。

西垣四月廿九到京，住余宅內，大約八月可出都。

此次所寄摺底，如歐陽家汪家及諸親族，不妨鈔送共閱。見余忝竊高位，亦欲忠直圖報，不敢唯阿取容，懼其玷辱宗族，辜負期望也。餘不一。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六月初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五月十四日發第六號家信，內有四月廿六日具奏一疏稿。余雖不能法古人之忠直，而皇上聖度優容，則實有非漢唐以下之君所能及者！已將感激圖報之意，於前書內詳告諸弟矣。五月廿六日又蒙皇上天恩，兼署刑部右侍郎，次日具摺謝恩，卽將余感戴之忱寫出，茲將原摺付歸。

日內京寓大小平安。癩疾大好，較去年澄弟在此時更好三倍；頭面毫無蹤影，兩腿雖未淨盡，不復足爲患也。

同鄉周子佩之母，病體不輕，下身不仁，恐成偏枯。

徐壽衡放四川主考，湖南放四川者，向極吉利。嘉慶辛酉之楊剛亭先生，庚午之陶文毅，道光甲午之李文恭，乙未之羅蘇溪，有成例矣。

鄭鏞青、陳俊臣兩人，皆已來京。陳挈眷而鄭則否。鄭富而陳寒，所爲似相反，然究以挈眷爲是。鄭一二年亦必悔之耳。

林崑圃事，余爲寫知單，得百餘金，合之開弔共二百金，將來可以贍其七十四歲之老母也。

漱六望差甚切，未知能如願否？現在已放一半，而實錄館當

差人員尙未放一人。唐鏡海於十八日到京，廿三日召見，垂詢一切，天顏有喜，極者儒晚遇之榮，現已召見五次，將來尙可入對十餘次。

羅山前有信來，詞氣溫純，似有道者之言，余已回信一次，頃又有信來，言紀澤未定婚，欲爲賀，耦庚先生之女作伐，年十二矣。余嫌其小一歲，且耦庚先生究係長輩，從前左季高與陶文毅爲婚，余卽譏其輩行不倫，余今不欲仍蹈其轍，擬敬爲辭謝，現尙未作書覆羅山。諸弟若在省見羅山兒，可將余兩層意思先爲道破，余他日仍當回書告知一切。

余近思爲紀澤定婚，其意頗急切。夏階平處一說，本可相安，因其與黃子壽爲親家，余亦嫌輩行少屈，是以未就。黃蕪卿有女年十三，近託袁漱六往求婚，蕪卿言恐余升任總憲，渠須迴避，不知渠是實意，抑係不願成婚而託辭以謝也。故現未說定，弟可一稟告堂上大人，又余意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不必問其貧富，亦可結親。澄弟盍爲我細細物色一徧，然余將同邑各家一想，亦未聞有真孝友人家也。

余至刑部，日日忙冗異常，適不與禮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長在此部，則不復能看書矣。

湖南副主考喬鶴儕，水部頗稱博雅，今年經策，必須講究古茂。曹西垣辦分發，本月可引見，七月可出京。朱石翹明府昨有信來，言澄弟四月底到縣。此次摺弁到京，石翹有信而澄弟無信，殊

不可解。茲有書覆朱家中封好送去。諸惟心照，餘俟續布。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七月初八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七月初六日接澄弟四月廿六信，五月初一初八廿三各信，具悉一切。植弟洪弟各信亦俱收到。洪弟之書已至，六月初二所發者亦到。澄弟回家，至此始算放心。

樊城河內泡沙，如此可怖，聞之心悸。余戊戌年九月下旬在樊城河，半夜忽遭大風，帆散纜斷，瀕於危殆，後亦許觀音感，至今猶有餘驚。以後我家出行者，萬不可再走樊城河，戒之！記之！微告子孫可也。

彭山岬苦況如此，良爲可憐！一月內外，當更求一書，以甦涸，但不知有濟否耳。此等人謀，亦須其人氣運有以承之，如謝博泉之事，卽鮮寶效，若使南翁在彼，當稍有起色。

凌荻舟之銀，雖周小樓與荻舟之子私相授受，以欺紫嫂，而荻子又當受小樓之欺，終吞於周氏之腹而後已。余處現尙存凌銀將二百金，擬今年當全寄去。澄弟既將此中消息與孫筱石道破，則此後一概交孫，萬無一失。劉午峯曾言賻贈百金，不知今歲可收到否。余今年還凌銀須二百，又須另籌二百五十金寄家，願爲枯窘。今年光景大不如去年，然後知澄弟福星來臨，有益於人不淺也。其二百五十金，望澄弟在家中兌與捐職者及進京會試

者。總在今冬明春歸款，不致有誤，但不可以更多耳。

父大人至縣城兩次，數日之經營，爲我邑造無窮之福澤，上而邑長生感，下而百姓歌頌，此誠盛德之事。但鄉民可與謀始，難與樂成，恐歷時稍久，不能人人踴躍輸將，亦未必奏效無滯。我家倡義風示一邑，中期鼓舞風聲而不必總攬全局，庶可進可退，綽綽餘裕耳。

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託人致書上游，屬其久留我邑，若因辦餉得手而遂愛民勤政，除盜息訟，則我邑之受賜多矣。

社會之法有借無還，今其風俗誠然如此，澄弟所見，良爲洞悉。時變之言，此事竟不可議舉行。王介甫青苗之法，所以病民者，亦以其輕於借而艱於還也。

季弟書中言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以時時儆惕。余觀此語，欣慰之至。凡人一身，祇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凡人家，祇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慶；不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誠，而所謂改過修德者，不足以質諸鬼神也。吾與諸弟勉之又勉，務求有爲善之實，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自我兄弟而剝喪，此則余家之幸也。

余癩疾上身全好，自腰以下略有未淨，精神較前三年竟好得幾分，亦爲人子者仰慰親心之一端。宅內大小上下俱平安。

同鄉周子佩丁憂，余送銀八兩，挽聯一付，杜蘭溪放山西差。

漱六又不得差，頗難爲情，寫作俱佳，而不可恃如此。曹西垣請分發，將於月半之官。皖中李筆峯完娶之後，光景奇窘。同鄉各家大半拮据。

紀澤近日詩論又稍長進，書不十一，順候近佳，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八月十三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七月初九日發家信第八號，想已收到。八月初十摺差來京，接張湘紋書，計摺弃當於七月廿外起行，諸弟正在省城而無家書，何也？諸弟發家書交提塘後，往往屢次不帶，或一次帶數封，摺弁頗爲可惡！諸弟須設法與提塘略一往還，當面諄託，或稍有濟，否則每次望信甚悶，損人也。

京寓大小平安，前月內人病數日，近已全愈。

曹西垣於八月四日出京，之官安徽。張書齋於十一日出京，之官貴州。

今冬本欲寄銀到家，因前次澄弟書言公車來京，家中儘可兌銀，是以予不另寄。除四裏田價外，尚須送親族年例銀五十金，亦宜早早籌畫。共計若干，概向各處公車妥兌，免致年底掣肘。如無處可兌，即須閏八月寄信來京，以便另辦，然不如見之爲便也。語軸已經用寶，日內即可發下，九月即可到家。

鄉試題刻於京報上，詩題『得摩字』係出高宗御製，是題

詩中句云：『即此供吟眺，奚煩事豁廖？』場中無人知之也。李子彥之文甚好。鏡雲文尙未見。

宋湘賓教習已傳到，昨日專人告知。

李石樞身後恩典甚厚。乃七月末，翰林院撰祭文碑文進呈，硃批竟加嚴飭，謂其『誇獎過當，詞藻太多』。且貶其『調度乖方，功過難掩，歷任封疆，尤不足稱』云云。飭令翰林院另行改撰。其後復撰進呈，遂多貶詞。功名之際，難得終始完全也。

耦庚先生家親事，予頗思成就。一則以耦翁罷官，予亦內有愧心，思借此聯爲一家，以贖予隱微之愆；二則耦翁家教尙好，賢而無子，或者其女子必賢。諸弟可爲我細訪羅羅山，下次信來詳告。若女子果厚重，則兒子十七歲歸家，省祖父母叔祖父母時，即可成喜事也。前託在鄉間擇婚，細思吾邑讀書種德之家，如賀氏者，亦實無之。諸弟暫不必昌言耳。餘俟續布。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八月十四日發第九號信。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二號，欣悉一切。

左光八爲吾鄉巨賊，能除其根株，掃其巢穴，則我境長享其利，自是莫大陰功。第湖南會匪所在勾結，往往牽一髮而全神皆動。現在制軍程公特至湖南，卽是奉旨查辦此事。蓋恐粵西匪徒窮竄一入湖南境內，則楚之會匪因而竊發也。左光八一起，想尙

非巨夥入會者流，然我境辦之，不可過激而生變。現聞其請正紳保舉，改行爲良，且可捉賊自効。此自一好機會。萬一不然，亦須相機圖之，不可用力太猛，易發難收也。

公議糧餉一事，果出通邑之願，則造福無量。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則我家萬不可出力。蓋虧空萬六千兩，須大錢三萬餘千，每都幾須派千串。現在爲此說者，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爲此急公好義之言。將來各處分派，仍是巧者強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索。窮鄉殷實小戶，必有怨聲載道者。且此風一開，則下次他官來此，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又引朱令之民幫墊虧爲證，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反覺無辭以謝。若相援爲例，來一官幫一官，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此事若各紳有意，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且官之補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輪何班補。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澄弟在外多年，豈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輪到班，則雖幫墊虧空，通邑挽留，而格於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輪到班，則雖不墊虧空，亦自不能不補此缺。間有特爲變通者，督撫專摺奏請，亦不敢大違成例。季弟來書，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全視乎虧空之能墊與否，恐亦不盡然也。曾儀齋若係革職，則不復能穿補子。若係大計休致，則尙可穿。

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閱其書，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

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與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即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自無妨。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

季弟又言：「願盡孝道，惟親命是聽。」此尤足補我之缺憾。我在京十餘年，定省有闕，色笑遠違，寸心之疚，無刻或釋。若諸弟在家，能婉愉孝養，視無形，聽無聲，則余能盡忠，弟能盡孝，豈非一門之祥瑞哉？願諸弟堅持此志，日日勿忘，則兄之疚可以稍釋，幸甚幸甚！書不十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閏八月十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八月二十日發家信第十號，想已收到。頃聞月初十日摺弁來京，計其在省起行當在前月廿外，乃竟未接到家信。諸弟出闈後，不惟不付文章，亦並不鈔一題寄一信，何耶？或者已發而摺弁未帶，未可知也！

近來京寓平安。癩疾又微發，以兼署刑部，較爲繁勞。兒女輩皆如常，足慰堂上老人之垂念。

惟近來有兩件事大不快意：一件國事，係黃河於豐縣北岸決口，數十萬生靈罹此凶災，目前撫恤固非易事，將來堵築非帑金數百萬不可，且漕船尚未回空，水道中梗，恐致貽誤。一件家事，

誥封已於八月用寶，我家各軸竟尚未用，吾意思急急寄回，以博父母大人叔父母大人之一歡，乃竟未領得，心焉負疚。去年請封時，係由禮部行文吏部，彼時曾與澄弟談及，以爲六部畢竟聲勢相通，辦事較易，豈知不另託人，不另給錢，則書辦置之不議，不論遂將第一次用寶之期，已誤過矣。現在已另託夏階平妥辦，不知今夕尙用寶否？然父親叔父頂戴補服，皆於服闋後即穿用一品服色，蓋此以去年頒詔之日爲定，不以接軸之日爲定也。

順天於初十日發榜，湖南中十一人，鏡雲中而子彥黜，一喜一惋；然子彥九月就婚蔚州，亦是大喜，小挫正無傷也。

曹治山（谿）於閏月初歿於老館，實爲可憐。近來此等事，棺木之費，皆我任之，頗覺拮据不給，然使無人任之，又豈可聽其客死無歸？

耦庚先生之女，其德容言工，諸弟曾打聽分明否？

蘭姊、蕙妹二家不睦，將來不宜在一屋居住，即田地毗連，亦非所宜。

予署刑部，大約十月可卸事，現在審辦琦善一案，正爲吃緊之時。予保養身體，自知慎重，諸弟稟知堂上大人，敬求放心。餘俟續布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九月初五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日來京寓大小平安。癩疾又已微發，幸不爲害，聽之而已。

湖南榜發，吾邑竟不中一人，沅弟書中言溫弟之文，典麗番皇，亦爾被抑。不知我諸弟中，將來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積累及父親叔父之居心立行，則諸弟應可多食厥報。以諸弟之年華正盛，即稍遲一科，亦未遑爲過時。特兄自近年以來，事務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諸弟有繼起者，長住京城，爲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無倚。蓋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廢，場中又患眼疾，自難見長。溫弟天分本甲於諸弟，惟牢騷太多，性情太懶，前在京華，不好看書，又不作文，余心即甚憂之。近聞還家以後，亦復牢騷如常，或數月不搦管爲文。吾家之無人繼起，諸弟猶可稍寬其責。溫弟則實自棄，不得盡諉其咎於命運。

吾嘗見友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如吳樛、凌荻、荻舟之流，指不勝屈，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自然隨之。溫弟所處，乃讀書人中最順之境，乃動則怨尤，滿腹百不如意，實我之所不解。以後務宜力除此病，以吳樛、凌荻、荻舟爲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本惟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此和氣，可以消滅病患。萬望溫弟再三細想，勿以吾言爲老生常談，不直一哂也。

王曉林先生（植）在江西爲欽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撫。余署刑部，恐須至明年，乃能交卸。

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殤其二，又喪其兄，又喪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窮翰林之難當也。黃麓西由江蘇引見入京，迤非昔日初中進士時氣象，居然有經濟才。

王衡臣於閏月初九引見，以知縣用。後於月底搬寓下窪一廟中，竟於九月初二夜無故遽卒。先夕與同寓文任吾談至二更，次早飯時，訝其不起，開門視之，則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報，竟不可解。

邑中勸捐彌補虧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萬不可勉強勸派。我縣之虧，虧於官者半，虧於書吏者半；而民則無辜也。向來書吏之中飽，上則吃官，下則吃民，名爲『包徵包解』，其實當徵之時，則以百姓爲魚肉，而吞噬之；當解之時，則以官爲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錢糧於書吏之手，猶索食於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終不肯吐，所以積成巨虧，並非實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蝕入己也。

今年父親大人議定糧餉之事，一破從前包徵包解之陋風，實爲官民兩利，所不利者，僅書吏耳。即見制臺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諸弟皆宜極力助父大人辦成此事，惟捐銀彌虧，則不宜操之太急，須人人願捐，乃可。若稍有勒派，則好義之事，反爲厲民之舉，將來或翻爲書吏所藉口，必且串通劣紳，仍還包徵包解之故習，萬不可不預防也。

梁侍御處銀二百月內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兌去。公車來，兌五七十金，爲送親族之用，亦必不可緩，但京寓近極艱窘，此

外不可再梵也。

邑令既與我家商辦公事，自不能不往還，然諸弟苟可得已，即不宜常常入署。

陶李二處，容當爲書，本邑亦難保無假名請託者，澄弟宜預告之，書不詳盡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十月十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九月廿六日發家信第十三號，想已收到。十月初十日接到家中閏月廿八所發信及九月初二九月十四所發各件，十二夜又於陳伯符處接到父親大人閏八月初七所發之信，係交羅羅山手轉寄者。陳伯符者，賀耦庚先生之妻舅也，故羅山託其親帶來京，得此家書四件，一切皆詳知矣。

紀澤聘賀家姻事，觀閏八月父親及澄弟信，已定於十月訂盟，觀九月十四澄弟一信，則又改於正月訂盟，而此間却有一點掛礙，不得不詳告家中者。京師女流之輩，凡兒女定親，最講究嫡出庶出之分，內人聞賀家姻事，即託打聽是否庶出，余以其無從細詢，亦遂置之。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訂盟之書，十一日內人即親至徐家打聽，知賀女實係庶出，內人即甚不願。余比曉以大義，以爲嫡出庶出，何必區別？且父親大人業已喜而應允，豈可復有他議？內人之意，以爲爲夫者先有嫌妻庶出之意，則爲妻者更有躡躑難安之情，日後曲折情事，亦不可不早爲慮及。求諸弟宛轉

稟明父母，尙須斟酌，暫緩訂盟爲要。陳伯符於十月十日到京，余因內人俗意甚堅，即於十二日夜請賀禮庚陳伯符二人至寓中，告以實情，求伯符先以書告賀家，將女庚不必遽送，俟再商定。伯符已應允，明日即發書，十月底可到賀家。但兄前有書回家，言親事求父親大人作主。今父親歡喜應允，而我乃以婦女俗見，從而撓惑，甚爲非禮。惟婚姻百年之事，必先求姑媳夫婦相安，故不能不以此層上瀆。即羅山處亦可將我此信鈔送一閱，我初無別見也。

夏階平之女，內人見其容貌端莊，女工極精，甚思對之；又同鄉陳奉曾一女，相貌極爲富厚福澤，內人亦思對之。若賀家果不成，則此二處必有一成，明春亦可訂盟，余注意尤在夏家也。

京城及省城訂盟，男家必辦金簪、金環、玉鐲之類，至少亦須花五十金。若父親大人決意欲與賀家成親，則此數者亦不可少。家中現無錢可辦，須我在京中明年交公車帶回。七月間諸弟鄉試晉省之便，再行訂盟，亦不爲晚。望澄弟下次信詳以告我。

祖父佛會，既於十月初辦過，則父母叔父母四位大人現已即吉。余恐尙未除服，故昨父親生日，外未宴客，僅內有女客二席。十一，我四十晉一，則並女客而無之。

朱石樵爲官，竟如此之好，實可佩服！至於銖砂傷其面，尙勇往前進，真不愧爲民父母。父親大人竭力幫助，洵大有造於一邑。諸弟苟可出力，亦必盡心相扶。現在粵西未靖，萬一吾楚盜賊有

乘間竊發者，得此好官，廳定章程，以後吾邑各鄉，自爲團練；雖各縣盜賊四起，而吾邑自可安然無恙。如秦之桃花源，豈不安樂！須將此意告邑之正經紳者，自爲守助。

牧雲補廩，煩弟爲我致意道喜。

季弟往門裏教書，不帶家眷最好；必須多有人在母親前，乃爲承歡之道。季洪十日一歸省，亦盡孝之要也。而來書所云『寡慾多男』之理，亦未始不寓乎其中。甲五讀書，總以背熟經書，常講史鑑爲要，每夜講一刻足矣。季弟看書，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記，但每日有常，自有進境，萬不可厭常喜新，此書未完，忽換彼書耳。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十二月廿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兄足下：

十二月十一日發家書十六號，中言紀澤兒姻事，求家中卽行與賀家訂盟，其應辦各物，已於書中載明，並悔前此嫌是庶出之咎云云。想已接到，尙尚未到，接得此信，卽趕緊與賀家訂盟可也。

誥封各軸已於今日領到。正月廿六恩詔四軸（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叔父母）；四月十三恩詔亦四軸，三月初三恩詔一軸（本身妻室）；凡九軸。八月初六用寶一次，我家諸軸，因未曾托人，是以未辦。曾於閏八月寫信告知，深愧我辦事之疎忽。後雖託夏階平，猶未放心，又托江蘇友人徐宗勉，渠係中書科中書專

辦誥勅事宜。今日承徐君親送來宅，極爲妥當。一切寫法行款，俱極斟酌，比廿六年所領者，不啻天淵之別，頗爲欣慰。雖比八月用寶者遲五個月，而辦法較精，且同年同鄉，中有八月領到者，或止一次，未能三次同領，或此番尙未用寶者，亦頗有之。諸弟爲我敬告父母大人、叔父母大人，恭賀大喜也！惟目前無出京之人，恐須明年會試後，乃交公車帶歸。重大之件，不敢輕率。向使八月領到，亦止十二月陳泰階一處可付（與雨蒼同行）此外無便。

余於十八日陳奏民間疾苦一疏，十九日奏銀錢並用章程一疏，奉硃批交戶部議奏，茲將兩摺付回！

文任吾於十三日搬至我家，龐省三於念四日放學，寓中一切如常，內外大小平安。今年臘底頗窘，須借一百金，乃可過年，不然恐被留住也！袁漱六亦被年留住。

劉佩泉斷弦，其苦不可名狀，兒女大小五六人，無人看視。黎越翁尙未到京，聞明年二月始能到，未帶家眷。涂心畬已到京，尙未來見我。公車中，惟龍輝臣及澧州館到二人而已。

粵西事用銀已及千萬兩，而尙無確耗。戶部日見支絀，內庫亦僅餘六百萬，時事多艱，無策以補救萬一，實爲可愧。明年擬告歸，以避戶位素餐之咎。諸弟爲我先告堂上可也。餘不一。國藩手草。

咸豐二年（壬子）正月初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正月初八接到十二月初旬父大人所發二信，皆係在縣城發者，不勝忻慰。

紀澤兒定婚之事，予於十二月連發二信，皆言十月十二所發之信，言嫌賀女庶出之說係一時謬誤，自知悔過，求諸弟爲我敬告父親大人，仍求作主，決意對成，以諧佳偶。不知此二書俱已到家否？細思賀家簪纓門第，恐聞有前一說，懼其女將來過門受氣，或因此不願對，亦未可知。果爾，則澄弟設法往省城，堅託羅羅山劉霞仙二君，將內人性情細告賀家，務祈成此親事，不致陷我於不孝之咎。

澄弟與朱堯階成親，余甚歡喜。我朋友最初之交，無過於堯階者。蓋今日姻緣，已定於二十年前矣。

魏家亦我境第一詩書人家，魏棟尙未到京，容當照拂一切也。

植弟買筆事，總在春間寄南，以備考之用。若科考不在前，則不宜考優，無使學政笑我家太外行也。

關帝覺世經刷五百張，須公車回南，乃可付歸。陰鷲文感應篇，亦須公車南去，乃可帶。

澄弟戒烟，正與阿兄同年。余以壬寅年戒烟，三十二也。澄弟去年亦三十二也。戒烟似可不必，三兩杯以養血，未始不可，但不宜多耳。

去年帶回父大人之干尖子皮褂，不知已做成否？若未做，可

即做成，用月白緞子爲面。今年當更寄白風毛褂回家，敬送與叔父大人。若父叔二大人同日出門，則各穿一件；若不同出門，則薄寒穿干尖子，盛寒穿白風毛。予官至二品，而堂上大人衣服之少如此，於孝道則未盡，而彌足以彰堂上居家之儉德矣。

京寓大小平安，癱疾未發。文任吾先生（希范）於正月六日上學，其人理學甚深，今年又得一賢師。植弟勸我教澤兒學八股，其言甚切，至有理，但我意要五經讀完，始可動手。計明年即可完經書，做時文，尙不過滿十四歲。京師教子弟，十四歲開筆者甚多，若三年成篇，十七歲即可作佳文。現在本係蔭生，例不准赴小考，擬令照我之樣，廿四歲始行鄉試，實可學做八股者十年。若稍有聰明，豈有不通者哉？若十九、二十即行鄉試，無論萬萬不中，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我所以決計令其明秋始學八股，廿四始鄉試也。九弟爲我稟告父大人，實不爲遲，不必掛慮。

余近來常思歸家，今年秋間實思挈眷南旋，諸弟爲我稟告堂上大人，春間即望一回信。九弟進京之說，暫不必急急。同鄉諸家如故，餘容後日續寄。兄國藩手草。

咸豐二年七月廿六日

字諭紀澤兒

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縣之小海驛，慘聞吾母大故。余德不修，無實學而有虛名，自知當有禍變，懼之久矣。不謂天不隕滅我身，而反災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隱憂大罪，不可

勝數；一聞此信，無地自容。小池驛去大江之濱，尚有二百里，此兩日內，雇一小轎，仍走旱路，至湖北黃梅縣臨江之處，即行雇船。計由黃梅至武昌，不過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長沙，不過千里，大約八月中秋後，可望到家。一出家，輒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見，痛極！不孝之罪，豈有稍減之處？

茲念京寓眷口尚多，還家甚難，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開列於後：

(一) 我出京時，將一切家事，面託毛寄雲年伯，均蒙慨許。此時遭此大變，爾往叩求寄雲年伯，籌畫一切，必能俯允。現在京寓銀錢，分毫無出，家眷回南路費，人口太多，計須四五百金，求寄雲年伯張羅。此外同鄉如黎樾喬、黃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靜庵、袁午橋年伯，平日皆有肝膽，待我甚厚，或可求其湊辦旅費，受人恩情，當爲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處，祇可求其出力幫辦一切，不可令其張羅銀錢，渠甚苦也。

(一) 京寓所欠之帳，惟西順興最多，此外如楊臨川、王靜庵、李玉泉、王吉雲、陳仲鸞諸兄，皆多年未償，可求寄雲年伯及黎黃、王袁諸君內，擇其尤相熟者，前往爲我展緩，我再有信致各處，外間若有奠金來者，我當概存寄雲年伯兩處，有一兩，即以一兩

還債，有一錢，即以一錢還債。若並無分文，祇得待我起復後再還。

(一) 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既難，水路尤險，此外更無好路，不如仍走王家營爲妥。祇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即王家營也。時有郭雨三親家在彼，到池州江邊，有陳岱雲親家及樹堂在彼，到漢口時，吾當託人照料。江路雖險，沿途有人照顧，或略好些。聞揚州有紅船最穩，雖略貴，亦可雇。爾母最怕坐車，或雇一馱轎，亦可。然馱轎最不好坐，爾母可先試之。如不能坐，則仍坐三套大車爲妥（於馱轎大車之外，另雇一空轎車備用，不可裝行李）。

(一) 開弔散計，不可太濫，除同年同鄉門生外，惟門簿上有來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單請龐省三先生定，此係無途費，不得已而爲之，不可濫也。即不濫，我已愧恨極矣！

(一) 外間親友不能不計告寄信，然尤不可濫，大約不過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時，當寄一單來，並寄信稿，此刻不可遽發信。

(一) 鋪店帳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節已全楚矣。此外祇有松竹齋新帳，可請省三先生往清，可少給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貨店，請寄雲年伯往

清，其新捨獠猴皮褂，卽退還他；若已做成，卽並緞面送贈寄雲可也。萬一無錢，皮局帳亦暫展限，但累寄雲年伯多矣。

(一) 西順興帳，自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可將摺子找出，請一明白人細算一遍（如省三先生、湘賓先生及子彥皆可）。究竟用他多少錢，專算本錢，不必兼算利錢。待本錢還清，然後再還利錢。我到武昌時，當寫一信與蕭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後，然後請寄雲年伯去講明可也。總須將本錢利錢劃爲兩段，乃不至纏繞不清。六月所借之捐貢銀一百念餘金，須設法還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須與寄雲年伯熟計。

(一) 高松年有銀百五十金，我經手借與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錢十千。今我家出京，高之利錢已無着落，渠係苦人，我當寫信與西垣，囑其趕緊寄京。目前求黎樾喬老伯代西垣清幾個月利錢。至懇，至懇，並請高與黎見面一次。

(一) 木器等類，我出京時，已面許全交與寄雲。茲卽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概交寄雲年伯，蓋木器本少，若分期更少矣。送渠一人，猶成人情耳。錫器瓷器亦交與他。

(一) 書籍，我出京時，一點明與爾舅父看過。其要緊者皆可帶回。此外我所不帶之書，惟皇清經解六十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時，已與爾舅說明，卽贈送與寄雲年伯。又會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與寄雲用。自此二部外，並無大部，亦無好板，可買打磨廠油箱，一一請書店夥計裝好（上貫鐵釘封皮）。交寄雲轉寄存一廟內，每月出賃錢可也。邊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圖八幅，吳南屏借梅伯言詩冊，俱往取出帶回。

(一) 大廳書架之後，有油木箱三個，內皆法帖之類。其已裱好者，可全帶回；其未裱者，帶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來信，粘在本子上者，皆宜帶回。地輿圖三付，皆宜帶回；又有十八省散圖，亦帶回。字畫對聯之類，擇好者帶回；上下木軸均撤去，以便捲成一捆。其不好者，太寬者，不必帶；做一寬箱封鎖，與書籍同寄一廟內。凡收拾書籍字畫之類，均請省三先生及子彥幫辦，而牧雲一一過目。其不帶者，均用箱寄廟。

(一) 我本思在江西歸家，凡本家親友，皆以銀錢贈送，今既毫無可贈，爾母歸來，須略備接儀，但須輕巧不累贅者，如氈帽挽袖之類，亦不可多費錢。

如撈沙膏眼藥之屬，亦宜帶些；高麗參帶半斤。

(一) 紀澤宜做縮袍褂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頭承歡。

(一) 王雁汀先生寄書，有一單，我已點與子彥看。記得乾隆二集係王世兄取去，五集係王太史敦敏向劉世兄借去，餘劉世兄取去者，有一片。此外皆在架上，可送還他。

(一) 苗仙鹿寄賣之書聲訂聲讀表，共一種，毛詩韻訂一種，建首字讀，本想到江西消售幾部，今既不能，可將書架頂上三種各四十餘部還他，交黎樾喬老伯轉交。

(一) 送家眷出京，求牧雲總其事。如牧雲已中舉，亦求於覆試後，九月念外起行，由王家營水路至漢口，或不還家，仍由漢口至京，會試可也。下人中，必須羅福盛貴，若沈祥能來更好，否則李長子亦可。大約男僕須四人，女僕須三人。九月念前後，必須起程，不可再遲，一定由王家營走，我當寫信託沿途親友照料。

八月初八日蘄水舟中書

字諭紀澤兒

吾於七月念五日在太湖縣途次，痛聞吾母大故，是日仍雇

小轎，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寫京中家信，料理一切，命爾等眷口於開弔後趕緊出京。念六夜發信，交湖北撫臺寄京。念七發信，交江西撫臺寄京。兩信是一樣說話，而江西信更詳，恐到得遲，故由兩處發耳。惟倉卒哀痛之中，有未盡想到者，茲又想出數條，開示於後：

(一) 他人欠我帳目，算來亦將近千金。惟同年鄒端齋（敏學）當時聽其膚受之懇，而借與百金，其實此人並不足惜。（寄雲兄深知此事。）今渠已參官，不復論已。此外凡有借我錢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時我雖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親家黎樾翁，湯世兄周若農，鄒雲陔，此時皆甚不寬裕。至留京公車，如復生、同年吳鏡雲、李子彥、劉裕軒、曾愛堂諸人，尤爲清苦異常，皆萬不可向其索取。即送來，亦可退還。蓋我欠人之帳，既不能還，清出京人欠我之帳，而欲其還，是不忍也。從前黎樾翁出京時，亦極窘，而不肯索窮友之債，是可爲法。至於胡光伯之八十兩，劉仙石之二百千錢，渠差旋時，自必還交袁親家處，此時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間有借我者，亦極窘，我亦不寫信去問他。

(一) 我於念八、念九，在九江耽閣兩日。江西省城公送來奠分銀一千兩，余以三百兩寄京還債。

以西順興今年之代捐貢銀及寄雲兄代買皮貨銀之類，皆甚緊急，其銀交湖北主考帶進京。想到京時，家眷已出京矣，即交寄雲兄擇其急者而還之。下剩七白金，以二百餘金在省城還帳，帶四百餘金至家辦葬事。

(一) 馱轎要雇，即須二乘；爾母帶紀鴻坐一乘；乳媽帶六小姐五小姐坐一乘。若止一乘，則道上與眾車不同隊，極孤冷也。此外雇空大平車一乘，備爾母道上換用。又雇空轎車一乘，備爾與諸妹弱小者坐，其餘用三套頭大車。我之主見，大略如此。若不妥當，仍請袁姻伯及毛黎各老伯斟酌，不必以我言爲定準。

(一) 李子彥無論中否，皆須出京，可請其與我家眷同行幾天。行至雄縣，渠分路至保定去，亦不甚繞。到清江浦寫船，可請郭兩三姻伯雇或雇湖廣划子二隻亦可，或至揚州換雇紅船，或雇湘鄉釣鈎子亦可。沿途須發家信，至清江浦，託郭姻伯寄信至揚州，託劉星房老伯寄信至池州，託陳姻伯至九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至湖北，託常太姻伯寄，以慰家中懸望。信面寫法另附一條。

(一) 小兒女等須多做幾件棉衣，道上十月

固冷，船上尤寒也。

(一) 御書詩匾及戴醇士劉萊雲所寫匾，俱可請裱匠啓下卷起帶回。王孝鳳借去天圖，其底本係郭筠仙送我的，暫存孝鳳處，將來請交筠仙。

(一) 我船一路阻風，行十一日，尙止走得三百餘里，極爲焦灼。幸馮樹堂由池州回家來至船上，與我作伴，可一同到省，堪慰孤寂，京中可以放心。

(一) 江西送奠儀千金，外有門包百金。丁貴孫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金，尙存四十金，將來羅福盛貴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八九兩。渠等在京要支錢，亦可支與他渠等皆極苦也。

(一) 我在九江時，知府陳景曾知縣李福(甲午同年)皆待我極好。家眷過九江時，我已託他照應，但討快，不討關(討關，免關錢也)討快，但求快快，放行，不免關稅也。爾等過時，渠若照應，但可討快，不可代船戶討免關。

(一) 船上最怕盜賊。我在九江時，德化縣派一差人護送，每夜安船後，差人喚塘兵打更，究竟好些。家眷過池州時，可求陳姻伯飭縣派一差人護送，沿途寫一溜信，一徑護送到湖南，或略好些。若陳姻伯因係親戚，避嫌不肯，則仍至九江求德化縣派差

護送，每遇一縣換一差，不過賞大錢二百文。

十三日夜在武昌城內發家信

余於初八日在舟中寫就家信。十一早始到黃州，因阻風太
久，遂雇一小轎起旱。十二日未刻到湖北省城，晤常南陔先生之
世兄，始知湖南消息。長沙被圍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勝悲
痛焦灼之至。現在武昌小住，家眷此時萬不可出京，且待明年春
間再說。開弔之後，另搬一小房子住，余陸續設法寄銀進京。用
匆草此，俟一二日內續寄。

十三夜在湖北省城寫論紀澤

十三日在湖北省城住一天，左思右想，祇得仍回家見吾父
爲是。擬十四日起行，由岳州湘陰繞道出沅江益陽，以至湘鄉，約
須半月，沿途自知慎重，如果遇賊，仍即回湖北省城陸續有家信
寄京，不必挂念。

家眷既不出京，止將書檢存箱內，搬一房子，餘物概不必動。
余行李皆存常大人署中，留荆七孫福看守。自帶丁韓二人回南
常，又差四人護送，可以放心。滌生字。

咸豐二年八月念六日

字諭紀澤兒

余於八月十四日在湖北起行，十八至岳州，由湘陰甯鄉繞
道，於念三日到家，在腰裏新屋痛哭吾母。念五日至白楊坪，老屋
敬謁吾祖星岡公墳墓。家中老少平安，地方亦安靜。合境團練武

藝頗好，土匪可以無虞。

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暨曆吾母於腰裏屋後，
俟將來尋得吉地，再行遷葬。

家眷在京，暫時不必出京，俟長沙事平，再有信來。王吉雲同
年在湖北主考回京，余交三百廿金，託渠帶來，想近日可到。余將
發各處計信，刻尙無暇，待九月再寄。

京中寄信回，交湖北常大人處最妥。岳父岳母，俱於廿五日
來我家，身體甚好，爾可告知爾母，餘不盡。滌生手示。

咸豐二年九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兒

予自在太湖縣聞訃後，於廿六日書家信一號，託陳岱雲交
安徽提塘寄京，念七日發二號家信，託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
念八日發三號，交丁松亭轉交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
眷趕緊出京之說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發家信第四號，十四日
發第五號，念六日到家後發家信第六號，此三次信皆言長沙被
圍，家眷不必出京之說也。不知皆已收到否。

余於念三日到家，家中一切清吉。父親大人及叔父母以下
皆平安。余癖疾自到家後，日見痊愈。地方團練，人人皆習武藝，土
匪決可無虞。粵匪之氛雖惡，我境僻處萬山之中，不當孔道，亦斷
不受其蹂躪。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遷曆先妣於下
腰裏屋後山內，俟明年尋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殯之事，一切

皆從儉約。

丁貴自念七日，已打發他去了。我在家並未帶一僕人，蓋居鄉卽全守鄉間舊樣子，不參半點官宦氣習。丁貴自回益陽，至渠家住數日，仍回湖北爲我搬取行李回家，與荆七二人同歸。孫福係山東人，至湖南聲音不通，卽命渠由湖北回京，給渠盤川十六兩，想渠今冬可到京也。

爾奉爾母及諸弟妹在京，一切皆宜謹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長沙賊退後，余有信來，再行收拾出京。茲寄去信稿一件，各省應發信單一件，亦可將信稿求袁姻伯或龐師照寫一紙發刻，其各省應發信，仍求袁毛、黎黃、王袁諸位妥爲寄去。余到家後，諸務叢集，各處不及再寫信。前在湖北所發各處信，想已到矣。

十三日申刻，母親大人發引，戍刻下律，十九日築墳可畢。

現在地方安靜，聞長沙屢獲勝仗，想近日卽可解圍。爾等回家，爲期亦近。羅劭農（芸舉之弟）至我家，求我家在京中略爲分潤渠兒。我家若有錢，或十兩，或八兩，可略分與芸舉用，不然，恐同縣留京諸人有斷炊之患也。書不能盡，餘俟續示。

咸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牧雲仁兄大人閣下：

屢接手書，舍間一切，皆蒙經理，感極感極！弟自八月念三到家後，已發信三次，十月初十一次交常南陔家，聞南陔先生家中十八始遣人到湖北，是時適值長沙賊匪竄往寧鄉益陽一帶，不

知此信果到京否？

自十月以來，弟家大小平安。十一月初一未刻，四舍弟生一子，排行科九，母子均極平安。初二起佛會，初四夜散，初七日弟至尊府，岳父在衡州未歸，岳母康健，嫂夫人身體如常。其餘大小均吉。

到家請魏蔭亭教書，卽召亭之弟，四舍弟之親家也。學生共三人，舍姪甲五，胞姊之子臨三，胞妹之子昆八，十月十七上館。蔭亭極善教書，弟生平所見教讀者，殆無其敵。自黎明初醒，以至夜深將睡，殆無須臾不與學生講解。一月之中，學生進功，真可謂一日千里。

弟於京中一切，不甚挂念。所最挂念者，惟念紀澤兒年少，恐其學壞，敬求老兄大人時時教誨，時時防閑，總須多講多講，令其神不外散，乃爲有益。千萬千萬，又須令其習字，可拜李壽廷爲師，每日習大字二百，亦是要事。京中用錢，須格外省儉。王吉雲進京，帶銀三百，又存銀二百，在南陔先生處，留爲寄京之用，此外則更無分毫可寄。

現在賊匪盤踞岳州，恐湖北亦屬可虞。不知明年正月家眷可回南否？弟意正月節後，家眷由通州上船，二月可至揚州。萬一湖北不靖，則由蘇州小河轉至浙江，由江西水路到家，不過中間盤隄二次，雖爲日甚，久而一則免大江之險，一則無盜賊之弊，似尙可行。求老兄更與諸友熟計之。

弟身平安，癩疾請劉醫診治，云須食淡二七（不吃鹽茶酒醋）。昨十月念三起，已淡七日，此次十一月初八日起，又淡七日，雖未全愈，而夜間能熟睡。兄八月念三在張撫臺家所寄之信，十月念七接到，此次不另寫家書，諸惟心照。

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牧雲仁兄大人左右：

十一月十八發家信一件，交湖南撫臺轉寄；月二十初七發家信一件，交益陽縣李筱泉明府，託其由常德交雲貴摺差轉寄。其弟李少荃編修，不知何時可到京中。十月十二所發之信，已於十二月初六接到矣。九月之信，至今未到。弟身體極好，面色紅潤發胖，在京十餘年，無此氣象。合家大小平安。尊府人人清吉。

十二月十三日申刻，湖南巡撫專差送到咨文。十一月念九奉旨命弟在本省幫同辦理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弟聞計到家，僅滿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權厝，尙思尋地改葬。家中諸事，尙未料理。此時若遽出而辦理官事，則不孝之罪滋大。且所辦之事，亦難尋頭緒。若其認真督辦，必須徧走各縣，號召紳耆，勸其捐貲集事，恐爲益僅十之二，而擾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認真，不過安坐省城，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再四思維，實無裨於國事。是以具摺陳情，懇乞終制。茲將摺稿寄京，相好中如袁毛黎黃王袁龐諸君，儘可令其一閱。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主雁汀呂鶴田有欲閱者，亦可以閱。蓋欲使知交中諒我寸心，不

必登諸薦牘，令我出而辦事，陷於不孝也。

弟自奉旨後，始知漢陽失守，鄉間音問難通，卽縣城亦無確信。谷口在京，或歸或否，惟兄與內人裁度。或由浙江江西一路，或由樊城一路，或竟作久住之計，全不作歸家之想。均由兄爲主。弟僻處鄉間，消息不明，不遙決也。

紀澤兒身體不健，宜常常行動，或坐車至圓明園一二次，亦可。無事總宜讀書習字，餘不一一。

咸豐二年十二月廿五日

牧雲仁兄大人足下：

前信寫就，正擬專人送至省城，請張撫臺代爲發摺。十五夜接張撫臺來信二件，知武昌失守，不勝駭歎。郭雲仙亦於十五夜來我家，勸我到省幫辦團練等事。弟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又恐長沙人心惶懼，理宜出而保護桑梓。卽於十七日由家起行，廿一日抵省。先以稽查城內土匪奸細爲要務，其次則勤於操練。江峴樵所帶之壯勇二千，甚爲可恃，卽留於長沙防守。弟又招湘鄉壯勇千名，亦頗有紀律。若日日操練，可期得力。現在大股業已順長江而下，祇怕分股回竄，不得不嚴爲防備。幸張撫臺至明決，勇於任事，鄉紳亦多信吾之言，或可辦理得宜。京中全家，不必挂心。

湖北既失守，則道途必多盜賊，家眷不宜出京。望兄辛苦照料一切，不勝感激。若馮樹棠來京，一切與之商議，必甚妥叶。書不能詳，諸惟心照。

咸豐三年(癸丑)正月十二日

收雲仁兄大人閣下

十二月廿八發家信一件，其時弟以奉旨來長沙，具摺陳奏，將摺稿封存家信中，不知到否？正月以來，弟在省身體平安，九弟於初九到省，知舍間自嚴親以下並安好。又接岳父大人手示，知尊府一切平安。

正月二日，余寫一信，交湘鄉公車劉月槎、賀石農帶京。信中言會試後，家眷與公車一同回南。近日仔細思之，恐仍以不出京爲妥。蓋道途多梗，卽不遇擧寇，猶恐土匪所在竊發，終不放心，不如其稍定，再看機會。

正月初三日，粵匪白武昌下竄，水陸兩路並發，不識直撲安微乎？抑入江西乎？現尚未得確耗。南陔先生聞於城門盡節，其夫及大世兄並大孫女並於初七殉難。其二世兄與二少奶奶並各孫男女等皆爲賊所掠，幸不甚凌辱。昨初三日逆賊下竄之時，聞將城中男女一概裹脅，驅之上船，投江自盡者，不可勝數。恐常氏遂無遺類矣！慘哉！正月十一日，湖南張中丞至湖北履總督任，收復省城，江岷樵與之同住。弟再三託岷樵囑其收常氏之遺骸，求常氏之孤孽，不知可得一二否？常氏有一家人，由湖北賊中逃難回者，弟亦遣之同往。不知常氏何辜，遭此奇禍，殊不可解！

弟在省辦事，以查辦土匪爲第一要務，以各縣之正人辦各縣之匪徒，總在訪求公正紳耆爲下手工夫。其次則操練兵勇，三

年之艾，亦須及時收蓄，以爲七年治病地步。四九舍弟及劉霞仙、郭筠仙俱在長沙，與弟同居作伴，甚不寂寞。癩疾十愈，其八自在京以來，未嘗如此大好，此近日第一欣幸之事！

紀澤讀書，求兄勤勤講解，務使怡然以悅，乃爲至善。書不詳盡，諸惟心照，願請日安。

咸豐三年十月初四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屢次接到廿三日廿八日廿九日初二日手諭，敬悉一切。

男前所以招勇往江南殺賊者，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須萬人一氣，諸將一心，而後渠可以指揮如意，所向無前。故八月三十日寄書與岷樵，言陸續訓練，交渠統帶，此男練勇往江南之說也。王璞山因聞七月念四日江西之役，謝易四人殉難，鄉勇八十人陳亡，因大發義憤，欲招湘勇二千，前往兩江殺賊，爲易謝諸人報仇，此璞山之意也。男係爲大局起見，璞山係爲復仇起見。男兼招寶慶湘鄉及各州縣之勇，璞山則專招湘鄉一縣之勇。男係派六千人，合在江西之寶勇湘勇，足成萬人，概歸岷樵統帶。璞山則招二千人，山渠統帶。男與璞山大指雖同，中間亦有參差不合之處。恐家書及傳言，但云招勇往江南，而其中細微分合之故，未能盡陳於大人之前也。自九月以來，聞岷樵本縣之勇皆潰散回楚，而男之初計爲之一變。聞賊匪退出江西，回竄上游，攻破田鎮，逼近湖北，而男之計又一變。而璞山則自前次招勇報仇之說，通稟撫

藩各憲上憲皆嘉其志而壯其才。昨璞山往省，撫藩命其急招勇三千赴省救援。聞近日在漣濱開局大招壯勇，即日晉省。器械未齊，訓練未精，此則不特非男之意，亦並非璞山之初志也。事勢之推移有不自知而出於此，若非人力所能自主耳。

季弟之歸，乃弟之意，男不敢強留。昨奉夫人手示，嚴切責以大義，不特弟不敢言歸，男亦何敢稍存私見，使胞弟跡近規避？導諸勇以退縮之路。現今季弟仍認……（以下原缺一百十二字）之不可爲，且見專用本地人之有時而不可持也。

男現在專思辦水戰之法，擬籬與船並用，湖潭駐紮，男與樹堂亦嘗熟思之。辦船等事，宜離賊蹤略遠，恐未曾辦成之際，遽爾蜂擁而來，則前功盡棄。

朱石翁已至湖北，刻難遽回。餘湘勇留江西吳城者，男已專人去調矣。江岷樵聞亦已到湖北省城，謹此奉聞。男辦理一切，自知謹慎，求大人不必挂心。

咸豐四年（甲寅）二月廿五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廿二日接到十九日慈諭，訓戒軍前要務數條，謹一一稟復：

（一）營中吃飯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本朝聖聖相承，神明諱考，即係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即

現在粵匪暴亂爲神人所共怒，而其行軍亦是四更吃飯，五更起行。男營中起太晏，吃飯太晏，是一大壞

事。營規振刷不起，卽是此咎。自接慈諭後，男每日於放明燬時起來，黎明看各營操演，而吃飯仍舊難驟改。當徐徐改作天明吃飯，未知能做得否。

（一）紮營一事，男每苦口教各營官，又下札教之，言『築牆須八尺高，三尺厚，濠溝須八尺寬，六尺深。牆內有內濠一道，牆外有外濠二道或三道。濠內須密釘竹籤。』云云。各營官總不能遵行。季弟於此等事尤不肯認真，男亦太寬，故各營不甚聽話。岳州之潰敗，卽因未能紮營之故。嗣後當嚴戒各營也。

（一）調軍出戰，不可太散，慈諭所戒極爲詳明。昨在岳州，胡林翼已先至平江，迎城屢稟來岳，請兵救援，是以於初五日遣塔爾圖繼往。其岳州城內，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朱石樵有六百，男三營有一千七百，以爲可保無虞矣。不謂璞山至羊樓司一敗，而初十開仗，僅男三營與朱石樵之六百人，合共不滿二千人，而賊至三萬之多，是以致敗。此後不敢分散，然卽合爲一氣，而我軍僅五千人，賊尚多至六七倍，擬添募陸勇萬人，乃足以供分布耳。

（一）破賊陣法，平日男訓戒極多，兼畫圖訓諸營官。二月十三日男親畫賊之蓮花抄尾陣，寄交璞山。璞山並不同信，寄交季弟。季弟回信言賊了無

伎倆，並無所謂抄尾陣；寄交揚名聲鄒壽璋等，回信言當留心。慈訓言當用常山蛇陣法，必須極熟極精之兵勇乃能如此。昨日岳州之敗，賊並未用抄尾法，交手不過一個時辰，即紛紛奔退，若使賊用抄尾法，則我兵更膽怯矣。若兵勇無膽無藝，任憑好陣法，他也不管，臨陣總是奔回，實可痛恨！

(一) 掣獲形跡可疑之人，以後必嚴辦之，斷不姑息。

以上各條，謹一一稟覆，再求慈訓。男謹稟。

咸豐四年三月廿五日

澄溫植三弟左右

澄弟有病，即可不必來此。此間諸事雜亂，澄弟雖來，亦難收拾，不如在家料理一切也。長夫來此者，至六十名之多。澄弟於此等處，不知節省，亦疏略也。茲一概遣歸，僅留十三名在此，如不好，尚須再遣回。

昨夜褚太守帶三營水師至靖江勦賊，不知能得手否？塔周大勝仗歸來，余賞銀千兩，功牌百張，豬十口，酒五百斤，頗覺鼓舞。現惟鄧湘一營，難於收輯耳。餘不一一。

咸豐四年四月初四日

澄溫沅三位老弟足下

初四日午刻，安五等來，接到家信，具悉一切。父大人聲色不

動，毫無驚怖，實我輩所萬不能及。

賊於念七早辰刻破湘潭，即刻分股，竄至朱亭、濠口、株洲一帶，擄大河及一宿河之船，又分股竄至湘鄉，擄漣江之船。念八早塔副將在潭大獲勝仗，踏破賊營三座，燒毀木城一座，殺賊至六百餘人。是夜賊又築營壘，塔副將與大戰二次。初次燒賊營二座，殺賊七百人。二次真長髮老賊拼命出戰，塔將又大勝，殺賊千餘。初一初二皆大戰，官兵大捷五仗，共殺賊至四千人。三日連破賊營三次。至第四日，賊不敢築營矣。凡自賊中逃出者，皆言自廣西起事以來，官兵從無此非常之勝。

褚太守彭玉麟、楊載福、鄒世琦至湘潭水戰，自初一日黎明起，至初三止，燒毀賊船至七百餘號之多，亦為近來所僅見。現在湘潭賊勢甚為窮蹙。若能破城勦滅此股，則靖江以下之賊，朱亭以上之賊，皆為易辦。

湘潭大戰之時，賊調回湘鄉一枝兵。我縣得以無恙，我家得以安全，皆塔副將之功也。所可恨者，吾於初二日帶水師五營、陸勇八百，至靖江攻勦賊巢，申刻開仗，僅半頓飯久，陸勇奔潰，水勇亦紛紛奔竄，二千餘人竟至全數潰散，棄船砲而不顧，深可痛恨！惟釣鉤子未出隊者，略存子藥砲位，而各水手亦紛紛盡散。紅船之水手僅存三人，餘船竟無一水手，實為第一可怪之事。

刻下兄已移寓妙高峯，留數百陸勇護衛。如使湘鄉一股，竟就撲滅淨盡，則天下事大有可為。若湘潭賊不速滅，則賊集日眾。

湖南大局，竟多棘手之處。盡人事以聽天，吾惟日日謹慎而已。餘俟續布。

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十四日劉一名四來，安五來，先後接到父大人手諭及洪弟信，具悉一切。

靖江之賊，現已全數開去，竄奔下游。湘陰及洞庭，皆已無賊。直至岳州以下矣。新牆一帶土匪，皆已撲滅。惟通城崇陽之賊，尚未剿淨。時時有窺伺平江之意。湘潭之賊，在一宿河以上被燒，上岸者竄至醴陵萍鄉萬載一帶。聞又裹脅多人，不知其盡竄江西，抑仍回湖南瀏平一帶。如其回來，亦易剿也。安化土匪，現尚未剿盡，想日內可平定。

吾於三月十八發岳州戰敗，請交部治罪一摺，於四月初十日奉到硃批，另有旨，又夾片奏。初五日鄉國影被火燒傷，初七大風壞船一案，捧硃批：『何事機不順若是！』另有旨，又夾片奏，探聽賊情各條，奉硃批：『覽其片已存留軍機處矣！』又有廷寄一道，諭旨一道，茲鈔錄付回。十二日會同撫台提台奏，湘濶寧鄉靖江各處勝仗敗仗一摺，茲鈔付回。其摺係左季高所為。又單銜奏靖江戰敗，請交部從重治罪一摺，又奏調各員一片，均於十二日發。六百里遞去。茲鈔錄寄家，呈父叔大人一閱。

兄不善用兵，屢失事機，實無以對聖主。幸湘潭大勝，保全桑

梓，此心猶覺稍安。現擬修整船隻，添招練勇，待廣西勇到，廣東兵到，再作出師之計。而餉項已空，無從設法，艱難之狀，不知所終。人心之壞，又處處使人寒心。吾惟盡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能復計較矣。

魏蔭亭近回館否？澄弟須力求其來。吾來子姪，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於淫佚矣。至要至要！千萬萬囑！

咸豐四年四月十六日夜書於長沙妙高峯

澄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昨寄去一函，諒已收到。十五日接父大人手諭，敬知一切。兄每日黎明看操，現已閱看四日，專看戈什哈及親兵二種。然有所表率，他營亦將興起。

父大人命招湘鄉之原水手，趕緊前赴鄂省下游。此時所患者，水手易添，船隻難辦。不特衡州新造之船，難以遽就，即在省之船，經歷次風波，屢次戰陣後，亦多有損壞者，修整難以遽畢。且廣西水勇，廣東水兵，皆於五月可到，不得不不少為等候。整頓成軍，稍有把握，然後揚帆東下。

余近來因肝氣太燥，動與人多所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澄弟近日肝氣尤旺，不能為我解事，反為我添許多唇舌爭端。軍中多一人，不見其益，家中少一人，則見其損。澄侯及諸弟以後儘

可不來營，但在家中教訓後輩，半耕半讀，未明而起，同習勞苦，不習驕佚，則所以保家門而免劫數者，可以人力主之。望諸弟慎之又慎也！

咸豐四年四月二十日

澄溫植洪老弟左右

七十九接父大人三十五手諭及澄兩弟函，具悉一切。茲分列各條於後，祈諸弟稟知父大人，兼稟叔父大人：

(一)水勇自念四五日成章詔營內逃去百餘人，胡維峯營內逃去數十人，念七日何南青營內逃去一哨將，戰船礙位棄之東陽港，盡搶船中之錢米帆布等件以行。念八日各營逃至三四百人之多。不待初二靖江戰敗而後有此一潰也。其在湘潭打勝仗之五營，亦但知搶分賊贓，全不反省，即行逃回縣城。甚至將戰船送入湘潭河內，各勇登岸逃歸，聽戰船飄流河中，丟失貨物。彭雪琴發功牌與水手，水手兒忽有頂戴，遂自言：『並册上姓名全是假的，應募之時，亂捏姓名，以備將來稍不整齊，不能執册以相索。』云云。鄙意欲須爲逃走之地，先設捏名之計，湘勇之喪心昧良，已可概見。若將已散者復行招回，則斷難得力。衡永之水勇，不過五月可到，亦不甚遲也。

(一)廣東水師總兵陳大人帶廣東兵一百，洋礮一百，已於四月初六日到榔月內，可到省。廣西水勇亦五月可到。衡州造新船，省城整舊船，皆五月可齊，不至延到七月始行也。

(一)澄弟自到省幫辦以來，千辛萬苦，鉅細必親，在衡數月，尤爲竭力盡心，衡郡諸紳佩服，以爲從來所未有。昨日有鄭桂森上條陳言：『見澄侯先生，在湘陰時景象，渠在船上不覺感激泣下。』云云。澄弟之才力誠心，實爲人所難學。惟近日公道不明，外間悠悠之口，亦有好造謠言，譏澄弟之短者。而澄弟見我諸事不順，爲人欺侮，愈加憤激，肝火上炎，不免時時惱怒，盛氣向人。人但見澄弟之盛氣，而不知實有激之逼之使然者也。人以盛氣凌物，詭譎以盛氣傷肝致病，余恐其因抑鬱而成內傷，又恐其因盛氣而招怨聲，故澄歸之後，即聽其在家養息，不催其仍來營中。蓋亦見家中之事，非澄不能提新宅之綱，鄉間之事，非澄不能代大人之勞也。並無纖介有不足於澄弟之處，澄弟當深知之，必須向大人膝下詳稟之。

(一)王璞山之驕蹇致敗，貽誤大局，凡有識者皆知之。昨在家招數百鄉勇，在石潭殺殘賊三十

人，遂報假勝仗，言殺賊數百人，余深惡之！余與中丞提軍三人會銜具奏一摺，係左季高所作，余先本將摺稿看過，後渠又添出幾段，竟將璞山之假勝仗添入，發摺後，始送稿來書，已無可如何，祇得隱忍畫之。朱石樵在岳州戰敗逃回，在寧鄉戰敗逃奔數次，昨到省城，仍令其署寶慶府事，已於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顛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惱鬱，諸事皆不順手，祇得委曲徐圖，昨當面將朱石樵責備，渠亦無辭以對，然官場中多不以為然。將來事無一成，辜負皇上委任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豈能怨人乎？怨人又豈有益乎？大抵世之亂也，必先由於是非不明，白黑不分，諸弟必欲一一強為區別，則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將嘔氣到底。願諸弟學為和平，學為糊塗，璞山之事，從今以後，不特不可出諸口，而且不可存諸心。

(一)我念四都之長夫不耐勞苦，好穿長衣鞋襪，不敢遠行，時刻思歸。余擬在此另雇長夫，其本境長夫，止留三四人，在此以便送信歸家。

(二)率五病故，我絕不知信息，季弟何以並不告我？前澄弟信中有半句，我始駭然。昨葛十一來，乃實知之。刻下已搬板還鄉否？若尚在省急須寫信來。

我當設法送歸也。其如何病如何歿？季弟當詳告我。以上數條，望諸弟細心體貼，縷稟堂上大人為要。

咸豐四年四月廿一日

澄溫沅洪四弟左右：

屢日發家信數次，想已收到。實收換部照，須造清冊一本，大非易事。現命孫蘭青經理此事，恐非二十日不能了，縱不能如請咨部功牌冊之精妙，亦不宜太草率也。

三月念二日所發一摺，頃於四月二十日接奉硃批並廷寄，茲照鈔送回，呈堂上大人一閱。

廣東水師兵已於念一日到一百矣，洋礮亦到百尊；廣西水勇尚未到。衡州所造新船，聞甚不合用，頃有信與蕭可兄，令其略改也。蔭亭兄到館，請其催將侯兄速來，並告貴州徐河清、韓超、張禮度，並皆奏調來楚，均五月可到也。餘不一一。

咸豐四年五月初一日

澄沅洪三弟左右：

三十日奉到父大人手諭及三弟信件，具悉一切。長夫俱留在此，吃上頭飯，每日給錢百文，實無一事可勞其筋力，故不能不略減也。

沅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時，亦常說及。近日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無奈性已生定，竟不能威猛，所以不能威猛，由於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翫易之也。

甲三之論，甲五之小講，已加批付回。科一科三科四之字俱好；科一請安稟，其字畫纍大，頗有乃父之風。

季弟在益陽所領錢文，紳士文任吾等已料理清楚。在湘陰時，即在兄處領得實收，兄到岳州，忘告季弟耳。

四弟初一日與中丞會銜奏請調貴州廣東兵，茲於念六日奉到寄諭鈔錄付回，餘不一。

咸豐四年五月初四日

澄溫季三位侍右

初二日接奉寄諭，兄兩次請罪，尚止革職，不加嚴譴，鮑提軍革職，即以塔副將署提軍任，聖鑑之公明，天恩之深厚，實令人感激無地，茲鈔錄付回。

江采七於三月自廬州回，初三到省，千辛萬苦，或三日而僅得兩飯，或數夜而不得一眠，亂世行路之難，真奇難也！在湖北時，得見魏召亭，光景甚窘，曾與采五言及萬一城破，當由大東門避去。湖北官弁兵勇，久無餉銀，真不堪設想也。召亭家書一件付去。兄身體甚好，樹堂雲仙皆來此過節，專待衡州船到。廣西勇到，即配齊東下。塔智亭於初八日先帶隨勇三千餘人至岳州去，餘不一。

咸豐四年五月初九日

澄溫沅季老弟左右

初九日芝山到省，接奉父大人手諭及澄弟季弟芝生各信，

具悉一切。

余於初八日具摺謝恩，並夾片二件，茲一併鈔錄付回。凡諭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務宜好為藏奉。我兄弟五人無一人肯整齊收拾者，亦不是勤儉人家氣象，以後宜收拾完整。可珍之物，固應愛惜，即尋常器件，亦當彙集品分，有條有理，竹頭木屑皆為有用，則隨處皆取攜不窮也。

溫弟在此住旬餘，心平氣和，論事有識，以後可保家中兄弟無紛爭之事，余在外大可放心。

李筱泉之家，意欲寄居湘鄉，一則省城雖防守甚嚴，而時時有寇至之慮，一則寓公館比之居鄉，其奢儉相去甚遠。渠託江采五在中沙等處，又託余在廿三四都等處尋覓住居。澄弟等為之留心，或在離我家二三十里之區，擇一善地，以省儉為主，渠光景甚窘也。余再三辭之，言「我家尚難自保，且遷徙而遠避，又焉能庇及他人？」渠意總欲居鄉，緩急尚可藏匿山穴，至土匪搶劫，渠本無可搶云云。余不能再辭，澄弟可一為照拂之。

鮑提軍於初八日出省，至辰州住塔智亭，初十擬至岳州，餘不一，即請近佳。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二十日申刻唐四到，奉到手諭，敬悉一切。家中大小平安，鄉間田禾暢茂，甚為忻慰。

賊匪於初六日復竄入岳州城內，約有二三千人，岳陽城下及南津港，船約有數百號。初八九分船竄至西湖，擾安鄉縣。十三日龍陽失守，東而益陽，西而常德，並皆戒嚴。此間調李相堂都司帶楚勇一千，胡詠芝帶黔勇六百前往，又調周鳳山帶道州勇一千一百，想廿三四可先後到常。又趙璞山帶新甯勇一千，由寶慶往常德，又有貴州兵一千亦至常德，想可保全。

塔智亭於十二日起程至岳，現尚未到。男在省修理戰船，已有八分工程。衡州新船及廣西水勇均於本月可到，出月初即可令水師至西湖勦賊。

十八日城牆上之兵一二人，鬧至中丞署內，因每銀一兩折放錢二千文，係奉戶部咨，而兵不肯從，斫柱毀轎，鬧至三堂，實屬可慮。二十日吳坤修之火器所起火，火藥燒去數千斤，其餘火器全燒，傷人數十，現尚未查清。此事關係最要緊，男之心緒不能順適，然必認真辦理，斷不因此而稍形懈弛。

大人此次下縣，係因公事紳士之請，以後總求不履縣城，男心尤安。尤望不必來省，軍務倥傯之際，免使省中大府多均一番應酬，男亦惟盡心辦理一切，不以牽裾依戀轉增大人慈愛感喟之懷。伏乞大人垂鑒，餘容續稟。

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

父大人自縣還家後，又接一信，知合家清吉，甚慰甚慰！

此間發探卒數十人至常德龍陽探聽，均言常德已於十六日失守。省局及各處探信，衆口一詞，而桃源廿三日尚有請兵稟帖來省，桃源去常六十里，不應郡城失陷，一無所聞。大約常德此時尚未失守。現已遣周鳳山帶道州新田勇一千六百前往，李輔朝帶楚勇一千，胡詠芝帶黔勇六百，新甯趙令帶楚勇千人馳往，合之貴州兵一千，並常德本城二千，共六七千之多，兵力實不爲單。惟中隔河水四渡，不知各兵能過至常否？

澧州西接荊州之賊，南接常德之賊，而蔣家之富，久爲賊所垂涎，實屬可危。塔提軍於廿二日在新牆打一勝仗，奪獲賊船四十七隻，奪得木城一座，現駐新牆之北，離岳州尚五十里。

通城之賊與江老四之楚勇相持月餘，林秀三因聲名不好，撤回省城，自通城平江之官紳庶民及省城之官員，無不說秀三壞話者，毀譽之至，如飄風然，遂遂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不知其所自，人力固莫能挽回也。

水師戰船，省河所修葺及衝城所新造者，皆精堅可愛，比去年者好到三倍。擬於初十間令緒夏楊彭起行，赴常德剿辦，是爲頭幫，余待廣西水勇到，一同起行，爲二幫，陳鎮臺七月初起行，爲三幫。現在發往各處者，兵勇共二萬人，餉項十分支絀，幸廣東解銀十二萬，近日可到，略有生機。

羅羅山初三可到省，芝生之信，羅山一到即交，當可速耳。兒姪輩總須教之讀書，凡事當有收拾，宜令勤慎無作欠仲。

懶漫樣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較勤，吾近日亦勉為勤敬，即令世運艱屯，而一家之中，勤則興，懶則敗，一定之理，願吾弟及兒姪等聽之。省之。付回參茸丸一罇，即顏翼臣王仲山所作者。父大人能服更好，若不相宜，叔父及家中相宜者服之可也。

咸豐四年六月初四日

澄溫沅季四弟足下：

昨發一信後，羅山即於初三到省。是日二更得信，周鳳山李輔朝之勇於廿九在龍陽得三勝仗。念九日夜終宵應戰，不得休息。初一早一戰，即已敗潰，蓋紫營城外沙洲之上，是夜漲水侵入營盤。初一早，營內水深尺餘，賊船三面環攻，共二千餘號之多。此時逃出營外，途中無船可渡，淹斃至二三百人，軍器全失。周李皆健將，此番大挫，尤焦灼也！

家中長夫春二、維五、芝三、明四等皆不願遠出，茲皆令其回里，其工錢每月三十日，並未扣一日耳。餘不一。

咸豐四年六月初六日

澄溫沅季老弟足下：

昨寄一信言周鳳山李相堂龍陽之敗。後接來稟，知周營千一百人中實傷斃四十人，李營千人中實斃十九人，尚不為大挫。胡詠芝初四由安化至桃源一路剿賊，刷李即可同去。

廣西水勇李太守帶來今日到省。若配齊船隻，尚須十餘日，乃可行也。餘不一。

咸豐四年六月十二日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

劉一至接到父大人手諭，並諸弟各信，欣悉鄉里人和年豐，猶是盛世景象。

周鳳山初一早在沅江城外打敗仗，次日退至益陽，初三停住一天，初四仍出征，由安化桃源一路至常德剿賊。鳳山之勇打仗並未多傷，僅傷十餘人，水淹死者又近二十人，其餘陸續回營，隔日即能整隊出征，真可愛真可敬！

常德澧州並於十六日失守，現在均已賊退。初三四五賊船由西湖回至東邊，約以千餘計，不知係占據岳州，抑係徑赴下游湖北，現未探確。

初十日奏摺奉批回，謝恩摺批云：『知道了。』請專摺奏事，片批云：『着准汝單銜奏事。』請塔軍門出境剿賊片批云：『另有旨。』其寄諭鈔回。聖上此次並不十分催促，尤深感激。

省城新鑄大錢，甚為可觀，茲付當一百者五十文，當五十者五十文，乞查收，並寄七千五百文收押為憑。餘不一。

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

澄溫沅季老弟左右：

湖北青撫臺於今日入省城，所帶兵勇均不准其入城，在城外二十里紮營，大約不過五六千人。其所稱難民數萬在後隨來者，亦未可信。此間供應數日，即給與途費，令其至荊州另立省城。

此實未有之變局也。

鄒心田處已有札至縣撤委。前胡維峯言鄒心田可勸捐，余不知其卽至堂之兄也。昨接父大人手諭始知之，故卽札縣撤之。胡維峯近不妥當，亦必屏斥之。余去年辦清泉窩徵義窩宏才一案，其卷已送回家中，請澄弟查出，卽日付來爲要。

湖北失守，李鶴人之父想已殉難。鶴人方寸已亂，此刻無心辦事，日內尙不能起行，至七月初旬乃可長征耳。餘不一。

諸弟在家教子姪，總須有『勤敬』二字。無論治世亂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興者；不勤不敬，未有不敗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實行此二字也。千萬可囑！澄弟向來本勤，但敬不足耳。閱歷之後，應知此二字之不可須臾離也。

咸豐四年六月廿三日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

念二日彭四到，接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來信，欣悉一切。

念日摺差歸閱京報，袁漱六於五月十三日引見，得御史十五日特旨，放江蘇蘇州府遺缺知府。渠寫信回，要其家專人至京，渠有多少事要交代。兄因各捐生事，亦欲造冊專人至京。如袁家人去，卽與之同行也。

余前奏捐事，部議已准，茲鈔付回。

廣西水勇於十八日殺死祁陽勇七人，日內嚴查逞凶下手之犯，必須按律嚴辦。湖北青撫臺帶來之兵勇，大約二萬金，乃可

了事。飢困之後，甚安靜不鬧事也。

余擬於七月初六起行，甲三甲五二人，可令其來省送我。蓋少年之人，使之得見水陸軍旅之事，亦足以長見識。且子姪送我，亦至理之不可少者也。書不十一，餘俟續布。

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澄候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自十六日水師大敗，十八日陸營獲勝，吾兩寄家書，想已收到。

十九二十皆平安，二十一日陸軍開仗，辰勇深入，誤中賊伏，諸賊元陣亡，帶新化勇之劉國慶亦陣亡。辰勇新化勇實勇相繼奔潰，塔軍門坐馬扎子鎮住，獨不奔回，身旁僅數十人。揚名聲帶宜章勇前往救援，喝令各營倒回，仍前進殺賊，始得保全。智亭又追賊數里，殺斃數十名。我軍傷亡者亦僅數十人。下半年水師至陳陵磯開仗，去舢板艇二十餘隻，二更尙未歸營，不知勝負若何。下游賊勢浩大，合武昌漢口之賊，盡銳上犯水師，太單恐難得力。吾惟靜鎮謹守，以固軍心，而作士氣。初六十四勝仗一摺，十六十八勝敗互報一摺，茲專人送歸，呈父叔大人一閱。

家中兄弟子姪，總宜以『勤敬』二字爲法。一家能勤能敬，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一身能勤能敬，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吾生平於此二字少工夫，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姪，務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來，子姪輩亦可寫稟來岳，並將此二字緝

細領會，層層寫出，使我放心也。餘俟續布。

水師頃已於三更回營，完好無恙。辰勇聞止傷十餘人，陣亡者係一劉千總，帶道標勇者，非劉國慶也。

咸豐四年七月廿七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安五至，接到家書，具悉一切。

自十八日一戰後，念一日陸路開仗，小有挫衄，諸殿元陣亡，千總劉士宜陣亡，餘兵勇傷亡念餘人，賊亦殲斃數十人。二十六日賊從湖北頒集悍賊二萬人，由臨湘陸路前來，意欲撲塔。周羅山等之營盤陸路既得，水軍自然失勢，拚死攻撲，滿山滿坑，無非黃旗紅巾。比三月初十，人數更多。幸羅山之湘勇得力，將頭起殺退，以後如周鳳山之營，楊名聲之營，亦俱奮勇殺賊，共七八百名。此股賊來甚多，必有屢次血戰，東南大局，在此數日內可定。如天之福，陸路得獲大勝，水路亦可漸次壯盛也。帶水師者，有戰陣之險，有風波之苦，又有偷營放火之慮，時時提防，殊不放心，幸精神尚好，照料能周耳。

霞仙定於本月內還家。渠在省，實不肯來，兄強之使來。兵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雲仙等，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現除李次青外，諸事皆兄一人經理，無人肯相助者。想諸弟亦深知之也。甄甫先生去年在湖北時，身勞僅一舊僕，官親幕友家丁書差戈什哈一概走盡，此亦無足怪之事。

兄現在局勢猶是有為之秋，不致如甄師處之蕭條已甚，然以此為樂地而謂人人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

兄身體如常，癯疾不作，乞告稟父叔大人千萬放心。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二日

澄溫植洪四弟足下：

初一日胡二春二維五至，接父大人及諸弟手書，具悉一切。自念六日陸路大獲勝仗之後，念八日陸路又大勝，念九日水路大勝。賊自湖北漢黃以下，盡糾其精銳來岳，以與我軍相抗。念八日鏖戰至五個時辰之久，塔軍門西馬衝突，忽東忽西，全軍士卒無一人不俯首咋舌，稱為神勇。念九日辰刻接仗，塔公打中路，羅山打西路，周鳳山打東路，羅山之湘勇此次最為出力。賊分五六千人，專撲羅山一路，湘勇竟能以少勝多。我軍猛殺，則賊退敗，退不過二里，輒迴戈相向，大殺一回。如是者三退三進，湘勇竟能抵住，不忙不亂。至第三次追去，賊亦不敢迴顧矣。周鳳山之勇，楊名聲之勇，皆極勇敢向前，一可當十。是自辰至申，殺賊共計五百餘人，賊自敗奔，跌巖墜澗死者，其數尚多。

水師於未刻至陳陵磯，適有賊船上來，開礮轟擊，賊舟奔退，乘勢追下，至擂鼓臺，燒賊船約二十餘號，奪獲賊船約七十餘號，殺斃溺斃之賊約千餘人。蓋是日凶悍之賊，皆已上岸，每船僅留二三賊在船，餘皆被擄之水手。一見官兵，聞礮聲，賊與水手紛紛撲水自溺，故我軍愈得勢也。三十初一日，水師皆出隊擊賊。

十日未甚交鋒。初一日李鶴人一營在前攻剿，擊斷陳鎮車之舊拖害船頭桅斃賊十餘人。

陸營經廿廿八九日三次血戰之後，二日內未開仗。現在陸營有六七分可靠，水營有四五分可靠，擬再備舢板數十號，小漁划一百號，出隊開仗時散布滿河，拋擲火毬以亂賊陣，或更有濟餘不一，即乞稟告父叔大人堂上爲要千萬放心。

自十六日水師大挫之後，至廿九日獲一勝仗，人心始克大定。不料初一日酉刻廣西勇收隊回來，在劉公磯一帶開礮，訛傳爲賊船上來，岳城百姓紛紛逃奔扶老攜幼號泣於道，南津港各船皆掛帆開逃，嚴禁之而不能止。軍心總不堅定，頗可慮也。現在力求鎮定，總以不出隊不開仗爲主。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三日

澄溫沅洪老弟左右

初二日遣劉四王晚送信回家。是日申刻得信，習亭於巳刻傳令直撲賊營，行至近賊營盤，天大風雨，賊點火礮不燃，放火毬亦不燃，我軍勇氣百倍，雖數萬竹籤布地，數重深溝高牆，竟能一直撲入。一營既破，各營膽寒，不過一時之久，竟將賊營十三座全行踏破。數萬之賊，狂奔大潰，滿山遍谷。我軍窮追，愈追愈力，有直追至陳陵磯江邊，逼賊下水者，不下千人。有追至半途而返，收取賊物者，大約搶到騾馬六七百匹，大礮數十位，擡槍數百枝，鳥槍刀矛以千件，旗幟亦以千計。自有此賊以來，未有如此剿洗痛

快者也。兄申刻得信，又派水師前往追剿。行至陳陵磯，即已天黑，因駐紮焉。派舢板往下追，十餘里賊舟已全數下竄。今日黎明，各船當進追，待其追賊歸來，水營當進紮陳陵磯下，擂鼓臺一帶，以與陸營相近，聯絡一氣。餘俟續布。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

自初二日陸路連踞賊營十三座，奪獲馬騾七八百匹，軍械二千餘件。是夜，水師進追四十里，賊舟捨命奔逃。初三日又追百餘里，賊棄舟登岸者甚多。初四日，追至六溪口，追得賊船十餘號，開礮轟擊，賊僅放數礮抵拒，旋即登岸逃走。我軍入口內之湖，搜剿，搜得賊船百數十號。一見我軍開礮圍攻，即紛紛棄舟而去。軍士爭欲搶船，楊載福下令：『止許焚燒，不許搶奪。』遂將百餘船一炬焚之。是夜，將士搜湖三十里，通宵未睡。次早，仍回新隄螺山駐紮。以小划探至金口，皆無賊船。自金口至武昌六十里，不知賊船尚存若干。此番若能乘勝直追下去，武漢竟易收復。可惜我水師尚須添募船礮，亦未齊全。陸路之兵，尚無糧幕，隨行不能遠進。連日北風甚大，亦難東下。風稍息，余即進紮螺山也。

一。茲遣人回送一信，即日移營前進，求堂上大人放心。餘不一

咸豐四年閏七月十四日

澄溫沅洪四弟左右

兄於初十日開船，十一日已刻至螺山，去岳州八十里。楊蕭捷三兩營已下駐紮新隄，去螺山又四十五里。楊蕭於十一夜入倒口黃介湖內，搜剿餘賊，賊僅開十餘礮，即紛紛登岸逃走。各哨官謹遵我不許搶船之令，將六十餘號空船一艘焚燒。岸上百姓焚香於簷頂，跪岸上歡迎，呼各勇爲青天大人。各勇每見一人，即得如此稱呼，高興之至。倒口湖內既已搜剿，其下六溪口亦經搜剿。京口以上已無賊蹤。自京口六十里至武昌，尙未探明。

大抵賊於水戰一事極爲無能。渠所用者民船，每放一礮，全身震破，所擄水手皆不願在賊中久住，又以其所擄之百姓，令其勉強打漿，勉強扶柁，皆非其所素習。即兩次得我之船，得我之礮，皆我兵勇自先上岸情願將船礮丟棄與他，是以大敗。若使我兵勇自顧其船，不將船礮送他，渠亦斷不能攏來追我。此屢次打仗，衆勇所親見而熟知者。渠得我之戰船洋礮，並不作水戰之用，以洋礮搬於岸上紮營，而戰船或鑿沉江心，或自焚以逃，亦未收戰船之用。惟賊中所擅長制勝者在漁划百餘號，每戰四出圍繞，迷目驚心。此次余亦辦得小漁划百念號，行走如飛。以後我軍見賊小划，或不致驚慌耳！

衡州捐項究竟何如？便中可一打聽。永豐大布厚而不貴，吾意欲辦好帳房五百架，寬大結實，以爲軍士寒天之用。澄弟若可承辦此事，望與堯階細商，即在本邑捐項內支用。餘不一一。望敬稟父親大人叔父大人軍中，匆忙不及稽稟也。

諸子姪輩於『勤敬』二字，略有長進否？若盡與此二字相反，其家未有不落者。若個個勤而且敬，其家未有不興者。無論世亂與世治也。諸弟須刻刻留心，爲子姪作榜樣。

凡我屢次所寄奏摺諭旨，家中須好爲收藏，不可拋散。或作一匣收之，敬謹奉藏。

咸豐四年閏七月廿七日

澄侯溫甫子栢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日來北風甚勁，省城各船不能來營。吾自十六湮失之後，陸續添募水勇，募小划子共百三十號，每號多者六七人，少者三四人，通共小划子載水師千餘人，已到七十餘號。此外添募之勇，仍用快蟹長龍舢板等船，但恨無好礮配之水師前營李孟羣，左營中營秦國祿，清江營俞晟各戰船，皆已駐紮金口。去武昌僅六十里。右營尙在嘉魚，去金口百五十里。後營定洲營，尙隨余在新堤。去嘉魚九十里。通共水師大營八營，小營五營。若在廣西借得洋礮急至，則振興氣象，較自省起程時，尙遠勝之。但恐礮難運至耳。

陸兵大隊駐紮羊樓司。羅山於十八日在長安驛打一勝仗。廿三日在洋樓洞打勝仗，破一賊卡。廿四日在佛嶺打勝仗，破一賊卡。廿六日在羊樓洞打大勝仗四次，共殺賊七八百人。而我軍僅一人受傷。湘勇之善戰，超出各營之上。而羅山以苦生而善用兵，若此，良可敬也！

智亭剿滅崇通股匪後，即直下收復武漢，水師亦待陸軍同

進。而水勇皆躍欲戰，暗笑主將之不進爲極怯也。

廿一至廿九，四次勝仗，摺已批回。茲鈔回呈堂上大人一閱，求諸弟稟明，餘不一。

咸豐四年八月十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久未遣人回家。家中自唐二維五等到後，亦無信來，想平安也。

余於廿九日自新隄移營，八月初一日至嘉魚縣，初五日自坐小舟至牌洲，看閱地勢。初七日，即將大營移駐牌洲。水師前營左營中營，自又七月廿三日駐紮金口。廿七日，賊匪水陸上犯，我陸軍未到，水軍兩路堵之，搶賊船二隻，殺賊數十人，得一勝仗。羅山於十八廿三廿四廿六等日，得四勝仗。初四發摺，俱詳敘之。茲付回。初三日接上諭廷寄，余得賞三品頂戴，現具摺謝恩，寄諭並摺寄回。

余居母喪，並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踟躕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江面漸次肅清，即當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盡人子之心。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無稍疎忽。於母親祭品禮儀必潔，必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隔閡。兄弟如姊，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

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未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败。

者。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爲不謬也。諸弟不好收拾潔淨，比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後務宜細心收拾，即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檢拾伶俐，以爲兒姪之榜樣。一代疎懶，二代淫佚，則必有書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四弟九弟較勤，六弟季弟較懶，以後勤者愈勤，懶者痛改，莫使子姪學得怠惰樣子，至要！至要！子姪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收糞鋤艸，是極好之事，切不可爲有損架子而不爲也。

咸豐四年九月十三日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

廿五日着胡二等送家信，報收復武漢之喜。廿七日具摺奏捷。初一日制臺楊慰農（需）到鄂，相會是日，又奏廿四夜焚襄河賊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進兵之摺。其日酉刻，楊載福、彭玉麟等率水師六十餘船，前往下游剿賊。初九日，前次謝恩摺奉硃批回鄂。初十日，彭四劉四等來營進攻武漢三路進剿之摺，奉硃批到鄂。十一日，武漢克復之摺，奉硃批廷寄諭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撫，並賞戴花翎。

兄意母喪未除，斷不敢受官職。若一經受職，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似全爲博取高官美職，何以對吾母於地下？何以對宗族鄉黨？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決計具摺辭謝，想諸弟亦必以爲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

業名震一時。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爲情。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若仗聖主之威福，能速將江面肅清，蕩平此賊，兄決意奏請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暫或一年，亦足稍慰區區之心。但未知聖意果能俯從否？

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子姪最易流於『驕』流於『佚』，二字皆敗家之道也。萬望諸弟刻刻留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至要至要。

羅羅山於十二日拔營，智亭於十三日拔營，余十五六亦拔營東下也。餘不一。乞稟告父親大人叔父大人萬福金安。

寄駱中丞信節鈔一段

廿一日羅山由金口移營至河泊山，水師出隊接應，恐賊因我營壘未成而遽來撲也。水師與花園江邊賊營對敵，各哨官中有勇敢者衝過賊營，直下鸚鵡洲漢陽鮎魚套等處，賊見水師已出其下，立時慌亂。而羅老及確湖義渠各營，竟不扎營，直撲賊壘。賊恐水師抄後，陸軍攻前，相率奔潰。羅老義確及李光榮之川勇，三路衝入，將賊營三座躡平燒毀。其牆三重，高皆盈丈，又壕三層，引江水入壕內，通青林湖，竹簽密布七丈，用釣橋出入，彼自奔潰，並此而不能守。軍事純視氣之盛衰，不盡關人力也。

水師自己刻開仗，至三更始行收隊，燒賊船約三百餘艘，奪獲亦近百艘。自沌口起，下至鸚鵡洲，東至鮎魚套，燒毀略盡。套內

尙未燒淨。西岸沌口之下，鹽關賊營四五座，亦被魁楊荆兵蹋破燒毀。蓋賊之所以堅壘於兩岸者，皆重重置礮，以擊我之水軍。忽見水軍衝出營壘之下，頓失所恃，遂相顧驚奔。而水軍由江中轟岸營，子如雨下，故東岸羅老義確之軍能破賊營，西岸魁楊之軍亦破賊營，各奪礮百餘座，馬數百匹。

廿二日水師清晨出隊，進攻鮎魚套之船，鏖戰約一時之久。各營奮勇哨官遂棄而之，他竟攻漢口，直下塘角，並追剿青山以下，從下游雷轟而上，縱火焚舟。適北風甚勁，賊船不能下竄。塘角漢口鮎魚套等處，同時延燒，火光燭天。比廿一日所焚之船，數尚倍之。奪獲賊船約二百餘艘。楊載福等自青山歸來，又入襄河燒船十餘里。其未燒盡者，僅鮎魚套口內數十號，襄河口內若干號而已。

是日羅羅山等進踏鮎魚套賊營六座，直達武昌城根。魁楊荆兵亦踏盡西岸賊營，直抵漢陽城根。廿三日未明，兩城賊衆皆逃，僅留數十人，點放虛礮。我軍辰刻入城，兩岸同時克復。賊之衣被錢物，一概未收。徒手剪髮，鼠竄狂奔，從東門逃出者，至洪山一帶，遇塔兵，殺二千人。自軍興以來，未有如此痛快者也。

時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胡二十於初一日到營，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其悉一

兒於二十日自漢口起行。二十一日至黃州，二十二日至堵城，以羊一豕一爲文祭吳甄甫師。二十三日過江，至武昌縣。二十四日在巴河晤郭雨山之弟，知其兄觀亭在山西，因屬邑失守革職。雨山現署兩淮鹽運使。二十九日至蘄州，是日水師大戰獲勝。初一、初四、初五，陸軍在田家鎮之對岸半壁山大戰獲勝。初九，初十，水師在蘄州開仗小勝。十三日水師大破田家鎮賊，防燒賊船四千餘號。自有此軍以來，陸路殺賊之多，無有過於初四之戰，水路燒船之多，無有過於十三之役。

現在前幫已至九江，吾尙駐田家鎮，離九江百五十里。陸路之賊均在廣濟黃梅一帶，塔羅於廿三日起行往剿。一切軍事之詳，均具奏報之中，茲並鈔錄寄回，祈敬呈父親大人叔父大人一覽。

劉一良於廿日至田家鎮，得悉家中老幼均吉，甚慰！甚慰！魏蔭亭先生既來軍中，父大人命九弟教子姪讀書，而九弟書來，堅執不肯，欲余另請明師。余意中實乏明師，可以聘請，日內與霞次及幕中諸君子熟商，近處惟羅研生兄是我心中佩仰之人。其學問具有本原，於說文、音學、輿地，尤其所長，而詩古文辭及行楷書法，亦皆講求有年。吾鄉通經學古之士，以鄒叔績爲最，而研生次之。其世兄現在余幕中，故請其寫家信，聘研生至吾鄉教讀。研兄之繼配陳氏與耦庚先生爲聯襟，渠又明於風水之說，並可在吾鄉選擇吉地，但不知其果肯來否。渠現館徐方伯處，未知

能辭彼就此否？若果能來，足闢吾邑小學之風。於溫甫子植亦不無裨益。若研兄不能來，則吾心中別無人，植弟堅不肯教，則乞諸弟爲訪擇一師而延聘焉，爲要。

甲三甲五可同一師，不可分開科。一科三科四亦可同師。餘不一一，諸侯續布。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書於武穴舟中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廿五日遣春二維五歸家，曾寄一函，並諭旨奏摺二冊。

廿六日水師在九江開仗獲勝，陸路塔羅之軍在江北蘄州之蓮花橋大獲勝仗，殺賊千餘人。廿八日克復廣濟縣城。初一日在大河埔大獲勝仗。初五日在黃梅城外大獲勝仗。初五日克復黃梅縣城。該匪數萬，現屯據江岸之小池口，與九江府城相對。塔羅之軍即日追至江岸，即可水陸夾擊，能將北岸掃除，然後可渡江以剿九江府城之賊。自至九江後，即可專夫由武寧以達平江長沙。

茲因魏蔭亭親家還鄉之便，付去銀一百兩，爲家中卒歲之資。以三分計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兩一封，以送親族各家，卽往年在京寄回之舊例也。以後我家光景略好，此項斷不可缺。家中卻不可過於寬裕。處此亂世，愈窮愈好。我現在軍中，聲名極好，所過之處，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錢米豬羊來犒軍者，絡繹不絕。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

人食此隆報，享此榮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現在但願官階不再，虛名不再，張常葆此以無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至軍事之成，敗利鈍，此關乎國家之福，吾惟力盡人事，不敢存絲毫倖之心。諸弟稟告堂上大人，不必懸念。

馮樹堂前有信來，要功牌一百張，茲亦交蔭亭帶歸。望澄弟專差送至寶慶，妥交樹堂爲要。衡州所捐之部照，已交朱峻明帶去。外帶照千張交郭雲仙，從原奏之所指也。朱於初二日起行。江隆三亦同歸，給渠錢已四十千。今年送親族者，不必送隆三可也。餘不一。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書於九江舟次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十月廿五專人送信回家，魏蔭亭歸，又送一函，想先後收到。十一月廿一日范知寶來九江，接澄弟信，具悉一切。部監各照，已交朱峻明帶歸矣。樹堂要功牌百張，又交蔭亭帶歸。余送朱峻明途費二十金，渠本解船來，故受之。送蔭亭二十金，渠竟不受。俟有便當再寄渠。江隆三表弟來營，余念母親之姪，僅渠有子，送錢四十千，渠買鹽花帶歸，不知已到家否？

蔭亭歸，余寄百五十金歸家，以五十周濟親族，此百金恐尙不敷家用。軍中銀錢，余不敢妄取絲毫也。名者造物所珍重愛惜，不輕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鮮，而享天下之大名，雖由高曾祖父累世積德所致，而自問總覺不稱，故不敢稍涉驕奢。家中自父親叔

父奉養宜隆外，凡諸弟及吾妻吾子吾姪吾諸女姪女輩，概顯儉於自奉，不可倚勢驕人。古人謂「無實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禍」，吾常常以此做懼，故不能不詳告賢弟，尤望賢弟時時教戒吾子吾姪也。

塔羅自田家鎮渡至江北後，五獲勝仗。九江對岸之賊，遂下竄安徽境。余現泊九江河下，塔羅渡江攻城。羅於念一日與賊接仗，殺賊二三百，而我軍亦傷亡四十餘人。此在近數月內，即是有挫失，而氣則未稍損也。水師已下泊湖口，去我舟已隔六十里。二十夜，賊自江西小河內放火船百餘號，實以乾柴、桐油、松脂、火藥，自上游乘風放下，驚我水營，兩岸各千餘人吶喊，放火箭、火球，其戰船放礮，即隨火船衝出，欲亂我陣。幸我軍鎮定，毫不忙亂，反用小船梭穿於火船之中，攻入賊營，燒賊船十餘號，搶賊划數十號，搖撼不動，是亦可喜之事。

余身體平安，癩疾近又大愈，鬚鬢日長，且多軍中將士俱平安。餘不一。即候近佳，並懇稟告父親大人、叔父大人福安。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前信已封，而春二維五於二十五日到營，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件，敬悉一切。

曾祖生以本境練團派費之事，而必求救於百里之外，以圖免出費，其居心不甚良善。劉東屏先生接得父大人手書，此等小事，何難一笑釋之，而必展轉辨論拂大人之意，在尋常人尙不

能無介介於中，況大人兼三達尊，而又重以世交，言不見信，焉能不介懷耶？望諸弟曲慰大人之意，大度含容，以頤天和，庶使遊子在，外得以安心治事。所有來往信件，謹遵父大人諭，即行寄還。

吾自服官及近年辦理軍務，中心常多鬱屈不平之端，每效母親大人指腹示兒女曰：『此中蓄積多少閒氣，無處發洩！』其往年諸事，不及盡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此四弟季弟所親見者，誘怨沸騰，萬口嘲譏，此四弟季弟所親聞者。自四月以後，兩弟不在此，景況更有令人難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軍事之萬有一濟。現雖屢獲大勝，而愈辦愈難，動輒招尤。倘賴聖主如天之福，殲滅此賊，吾實不願久居官場，自取煩惱。四弟自去冬以來，亦屢遭求全之毀，蜚來之謗，幾於身無完膚。想宦途風味，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而溫弟季弟來書，常以保舉一事，疑我之有吝於四弟者，是亦不諒兄之苦衷也。

甲三從師一事，吾接九弟信，辭氣甚堅，即請研生兄，以書聘之，今尚未接回信，然業令其世兄兩次以家信催之，斷不可更有變局。學堂以古老坪爲妥，研兄居馬坵鋪鄉中，亦山林寒苦之士，決無官場習氣，儘可放心。至甲三讀書，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學八股試帖，則他項學業必全荒廢，吾計決不令其學作八股也。

曾兆安歐陽銓皆已保舉教官，日內想可奉旨。

卷五

咸豐五年正月初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久未專使回家，想家中極爲懸念。王芝三等到營，得悉家中大人安福，合家平安，甚慰甚慰！此軍自破田鎮後，滿擬九江不日可下，不料逆賊堅守，屢攻不克。分羅山湘營至湖口，先攻梅家洲，堅壘亦不能克。而士卒力戰於槍礮雨下之中，死傷甚衆。蓋陸路銳師倏變爲鈍兵矣！

水師自至湖口，屢獲大勝，苦戰經月，傷亡亦復不少。臘月十二日，水師一百餘號輕便之船，精銳之卒，衝入湖口小河內，該逆頓將水卡堵塞，在內河者不能復出，在外江之老營船隻，多笨重難行，該逆遂將小划乘夜放火，燒去戰船民船四五十號之多。廿五日又被小划偷襲，燒去搶去各船至二三十號之多。以極盛之水師，一旦以百餘號好船，陷入內河，而外江水師遂覺無以自立。兩次大挫，而兄之座船被失，一軍耳目所在，遂覺人人惶愕，各船紛紛上駛，自九江以上之隆坪、武穴、田家鎮，直至蘄州，處處皆有戰船，且有棄船而逃者。糧臺各所之船，水手盡行逃竄。此等情景，殊難爲懷！現率殘敗之水師，駐紮九江城外官牌夾。兄住羅山陸營之內，不知果能力與此賊相持否！

兄於廿五日蒙恩賞穿黃馬褂，並頒賜狐皮黃馬褂一件，四

喜班指一個，白玉巴圖魯翎管一個，小刀一把，火鏢一個，廿六夜蒙恩賞福字一幅，大小荷包三對，又有奶餅菓食等件，頒到軍營。廿五夜之變，將班指、翎管、小刀、火鏢失去。茲遣人送回黃馬褂一件，福字一幅，荷包三對。兄船上所失書籍、地圖、上諭、奏章及家書等件，甚爲可悚！而二年以來文案信件如山，部照實收功牌帳目一併失去，尤爲可惜！

莘田叔解戰船來，離大營止少一二月，竟不能到。軍家勝敗，本屬無常，而年餘辛苦，難補涓埃，未免心結。

廿九日，羅山率湘勇渡江，剿小池口之賊，又見挫敗，士氣愈損。現惟力加整頓，挽回元氣，不審能如意否？

茲遣長夫自江西送信回家，當無梗阻。書不千一，諸惟心照。卽祈代稟堂上大人，不必望念。

咸豐五年正月十八日書於江西省城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

初二日遣人送信回家，想節後可到。

初四日大風擊壞戰船三十餘號。水師自十二日，百餘輕便之舟，二千精銳之卒，陷入內湖。外江老營兩次被賊用小划燒襲，業已不能自立。終日惶惶，如坐鍼氈，又復遭此大風，遂全數開赴上游武漢等處。桅折楫摧，多不堪戰，不知回至上游，果尙足以禦賊否？

兄因小舟陷入江西內河者，皆向來能戰之船，不甘遽棄之。

無用之地，必須親至江西整頓。卽於十二日自九江起行，十六日至江西省城。官紳相待甚好。在內河之百餘船，尙皆完好，再加大船數十號，另成一軍，卽足自立。羅山所帶湘勇自二十九日挫敗後，現在淘汰整頓，認真操練。塔公所帶之兵勇，亦日日操練。將來兄在江西另成之水軍，由湖口打出，與塔羅相保護。其外江新回武漢之水師，如果能重整勁旅，則兩路會合攻擊，如不能重整勁旅，則我專治內河之水師，亦自能獨立不懼。江西物力尙厚，供我水陸兩軍口糧，大約足支八個月。

兄身體甚好，惟左腰有寒氣作痛，癱疾亦尙未愈，想皆不久可痊。家中長夫相住甚近，軍中危地，恐小有差失，反爲不妙。且送信行走極緩，在營又無事可幹，茲盡遣回家，以後若有家信，卽用湘鄉縣官封發。至江西南昌府署中，可以必到，兼可速到，不似長夫專送之遲延也。慎勿再令長夫來營。

兵凶戰危，我境之人俱未歷過險難。莘田叔此次行二千里，竟不得見我之面，受盡千驚萬苦，實實可憫！嗣後族戚有願至營者，切勸不必前來，至要！至要！書不百一，諸惟心知。其不詳者，長夫自能面述耳。

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書於江西省城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

廿一日春二維五到接信，廿六日唐萍洲官封遞到家書一件；廿九日王在上良五到接一信。此兩次專夫走信均極快，每

人賞錢一千。

自到江西辦理水師，一切尙爲平順。船隻三月初可盡完，惟快蟹未畢，目下本不須此。

廿七日具摺分兩路用兵，茲鈔稿寄回。已調羅山來江省，欲令前往饒州剿賊，不料廿九日得湖北失守之信。諸將士苦戰經年，一旦前功盡棄，可惜！賊既占湖北，自必窺伺湖南，兄與塔公一軍，恐不能不救桑梓，而回救之法，人少則無濟於事，人多則口糧無出，且全軍回救，而戰船之在江西鄱湖以內者，又復無人統領，殊不問心。日內定計發摺後，再專信回。

騰七起三有六懷三來江西投効，即日遣之回家，每人送銀四兩。騰七加二兩，魏蔭亭陽凌雲亦來江西，亦將速遣回。

紀澤兒讀書，記性不好，悟性較佳，若令其句句讀熟，或責其不可再生，則愈讀愈蠢，將來仍不能讀完經書。請子植弟將澤兒未讀之經，每日點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讀十遍，不必能背誦，不必常溫習，待其草草點完之後，將來看經解，亦可求熟。若變讀變記，變溫，斷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諸弟必以兄言爲不然而吾閱歷甚多，開之朋友皆以爲然。兒姪輩寫字亦要緊，預令其多臨帖，臨行草字亦自有益，不必禁之。

兒癩疾未好，餘俱平安，即問近好。

咸豐五年三月二十日 江西省七里港舟中書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曾文正公家書 卷五

久未接家信，想堂上大人安康，家中老幼清吉，爲慰。自北省再陷，兄處一軍反在下游，進退兩難。內湖之水師，兄在江西駐紮兩月，造船添勇，已有頭緒。現在船近二百號，勇逾三千人，認真操練，可成勁旅。

兄於十三日出省登舟，郭雲仙於十六日到營，曾莘田易敬臣兄弟於十五日到營，羅芸皋於初旬到營。事機不順，而來者偏衆，可見鄉間窮苦也。陽凌雲初間歸去，余送途費八兩，魏蔭亭尙未歸。

塔軍門尙紮九江，羅山於初十日進剿廣信饒州之賊。李次青忽然高興帶勇，於十一日起行赴南康府，實非其所長也。

余辦內湖水師，即以鄱陽湖爲巢穴，間或出江剿賊，亦不過以三分之一與賊鏖戰。剿上游，則在九江武穴田鎮等處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利則久戰，不利則退回鄱湖巢穴之內，剿下游，則在彭澤望江安慶借處游弋，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利則久戰，不利則亦退鄱湖巢穴之內。如此辦理，則上游武漢之賊與下游金陵之賊，中間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勢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賊之命。特上游金口等處，我軍戰船無人統領，常不放心耳。近日吾鄉人心慌亂否？去年遷避終非善策，如賊竄上游，岳常等處，謠言四起，總以安居不遷爲是。

季洪弟儘可不必致書，宜在家中讀書。沅弟要方望溪姚姬傳文集，霞仙已代爲買得，可用心細看，能閱過一遍，通加圈點，自

一三三

不患不長進也。紀澤兒記性平常，不必力求背誦，但宜常看生書，講解數遍，自然有益。八股文試帖詩，皆非今日之急務，儘可不看。不作史鑑，略熟宜因而加功，看朱子綱目一遍爲要。紀鴻兒亦不必讀八股文，徒費時日，實無益也。修身齊家之道，無過陳文恭公五種遺規一書，諸弟與兒姪輩皆宜常常閱看。

吾夏季衣服有在家者，可交來人卽日送營。特袍褂不宜帶來，餘皆可送也。諸不一，惟祈心照。

咸豐五年三月十六日

澄溫沉洪四弟足下：

廿五日春二維五來營，接家書數件，具悉一切。

乘敗仗之時，兵勇搶劫糧臺，此近年最壞風氣。向帥營中屢見之，而皆未懲辦。兄奏明將萬瑞書卽行正法，奉嚴旨飭駱中丞卽行正法。聞駱中丞不欲殺之，將附片奏請開釋。近日意見不合，辦事之難如此。

吾癱疾不發，幸精神尙足支持。羅山在廣信府大獲勝仗，殺賊三四千。塔軍門在九江平安。

紀澤兒讀書記性平常，讀書不必求熟，且將左傳禮記於今秋點畢，以後聽兒之自讀自思，成敗勤惰，兒當自省而圖自立焉。吾與諸弟惟思以身垂範而教子姪，不在誨言之諄諄也。卽候近

咸豐五年四月初八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

凌間樵來，接澄弟信，知勇劫糧臺事辦有頭緒。澄弟已歸去，甚慰！甚慰！當此亂世，黑白顛倒，辦事萬難，賢弟宜藏深山，不宜輕出門一步。澄弟去年三月在省河告歸之時，毅然決絕，吾意戢影家園，足跡不履城市。此次一出，實不可解！以後務須隱遁，無論外間何事，一概不可與聞。卽家中偶遇橫逆之來，亦當再三隱忍，勿與計較。吾近來在外於「忍氣」二字加倍用功。若仗皇上天威，此事稍有了息之期，吾必杜門養疾，不願聞官事也！

癱疾近日大發，懶於治事。自念七日至吳城鎮，迄今已滿十日。

羅山於廿一日克復弋陽，廿三日克復興安，廿六日兩獲大勝，克復廣信府城。智亭軍門尙紮九江。水師前隊紮南康府，李次青率陸勇護之後隊，紮吳城，均尙安。吉家中不必墨念。

莘田在營，甚爲安雅，擬留二三月遣歸。魏蔭亭近日卽當告歸。餘不一，卽候近好。

付去諭旨一本，奏章一本，幸好爲收存。向來寄回家中之奏稿，不知收置一處否？以後望作箱存之爲要。諸惟心照。

咸豐五年四月二十日書於南康城外水營

澄溫沉洪四位賢弟左右：

十六日在南康府接父親手諭及澄沉兩弟紀澤兒之信，係劉一送來。二十日接澄弟一信，係林福秀山縣送來，具悉一切。

余於十三日自吳城進紮南康。水師右營後營，響導營於十三日進紮青山。十九日賊帶礮船五六十號，小划船五六十號，前來撲營，鏖戰二時，未分勝負。該匪以小划二十餘號，又自山後攢出，襲我老營。老營戰船業已全數出隊，僅坐船水手數人及所雇民船水手，皆逃上岸。各戰船哨官見坐船已失，遂爾慌亂，以致敗挫。幸戰舟礮位毫無損傷，猶爲不幸中之大幸。且左營定湘營尙在南康，中營尙在吳城，是日未與其事，士氣依然振作。現在六營三千人同泊南康，與陸勇平江營三千人相依護，或可速振軍威。

現在余所統之陸軍，塔公帶五千人，在九江，羅山帶三千五百人，在廣信一帶，次青帶平江三千人，在南康，業已成爲三枝，人數亦極不少。趙玉班帶五百湘勇來此，若獨成一枝，則不足以自立。若依附塔軍，依附羅軍，則去我仍隔數百里之遠，若依附平江營，則氣類不合。且近日口糧實難接濟，玉班之勇，可不必來。玉班一人獨來，則營中需才孔亟，必有以位置之也。

蔣益澧之事，唐公如此辦理甚好。密傳其家人，詳明開導，勒令繳出銀兩，足以充服人心，面面俱圓，請翁翁即行速辦。但使探聽得珠，即輕輕著筆，亦可以辦到矣。

此間自水師小挫後，急須多辦小划以勝之，但乏能管帶小划之人。若有實能划小划者，打仗時並不靠他衝陣，祇要開仗之時，在江邊攢出攢入，眩賊之眼，助我之勢，即屬大有裨益。吾弟若見有此等人，或趙玉班能薦此等人，即可招募善駕小划之水手。

一百餘人來營。馮玉珂所繳水勇之搶銀及各銀應繳還者，可酌用爲途費也。

余在營平安。惟癱疾未愈，精神不足，諸事未能一一照管。小心謹慎，冀盡人事以聽天命。事不詳盡，統俟續布。

頃與魏蔭亭談及招小划水勇一事，渠可回家與蕭可卿商辦。大約每划五人，五划立一哨官，每百人四哨官，十餘哨即立一營官。此不難於招勇而難於選求哨官營官。澄弟若見有可當哨官者，或合其來營，或薦與蔭亭，勇則不必招，聽蕭魏辦理可也。

咸豐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澄溫沅季四弟左右

廿二日齊三昂十到營，奉到父親大人手諭並沅弟一信；廿三日接澄弟在縣官封一信，乃三月廿五日所發，比齊三等之信遲十六日。

水師自十九日小挫，日內未開仗。聞都昌有賊船，派船二十號前往搜剿。廿二日燒船八十餘號，廿三日燒三十餘號，皆賊所擄之民船也。李次青所帶之平江陸勇，現紮南康，護衛水師。

魏蔭亭回衡，招小划水勇，請蕭可卿同辦。吾鄉有三眼銃，亦有單眼銃，響振山谷。吾意單眼銃若裝子彈於內，儘可打賊鄉間。用木削銃尖，往往打得四五十丈遠。請澄弟在吾鄉打單眼銃數竿，用梗木爲纜，試裝銅扣小石之類於內，是否可打半里遠。如其合用，即可多打數十竿，或百竿，交魏蔭亭之水勇帶來。其錢由兄

營寄回。

兄近日身體尙好，惟火氣甚旺，癩疾未愈。

莘田在營，安靜謹慎，馮玉珂亦穩實也。餘不一，容俟續具。

蔣蕲泉之事，唐蘋翁迫於邑紳之言，不能不辦，但須輕妙不著痕迹。若過於著迹，必至大傷體面，將來使帶勇者人人有自危之心，卽羅山迪葦亦覺爲之不怡，非所宜也。前年在衡州時，與季弟定陸營薪水單，五百人一營者，每月營官幫辦薪水二百六十兩，章程本過於豐厚，故營官周鳳山家已成素封，其餘積貲置產者甚多。若專辦蔣家，則未免厚於外人而薄於邑人，故兄日內於此事極躊躇也。大營事件甚多，凡關涉本邑者，諸弟總以不管爲妥。軍事愈辦愈難，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諸惟心照。

咸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足下：

廿五日春二維五到營，接奉父親大人手諭，並澄沅來信，紀澤兒稟函，具悉一切。

此間自四月十九小挫之後，五月十三各營在青山與該逆大戰一次，幸獲全勝。該逆水戰之法，盡仿我軍之所爲。船之大小長短，槳之疎密，礮之遠近，皆與我軍相等。其不如我軍處在羣子不能及遠，故我軍僅傷數人，而該逆傷亡三百餘人。其更勝於我處，在每槳以兩人摧送，故船行更快。

羅山克復廣信後，本可卽由山饒州都昌來湖口會剿，因浙江

撫臺札令赴徽州會剿，故停駐景德鎮，未能來湖口。頃又因義甯州失守，江西撫臺調之回保省城，更不能來南康湖口等處。事機不順，處處牽掣，非盡由人力作主也！

永豐十六里團練新集之衆，以之壯聲威則可以之打仗，則恐不可。澄弟宜認真審察一番。小划子營如有營官哨官之才，望卽告知蔭亭，招之以出。沅弟薦曾和六，其人本有才，但兵凶戰危，渠身家豐厚，未必願冒險從戎。若慷慨投筆，則可。余以札調則不宜也。朱楚成之才，不過能帶一舢板耳。

聞父親所辦軍眼鏡，甚爲合用，但引眼宜略大，用引線兩三根，更爲可靠。

沅弟買得方姚集，近已閱否？體氣多病，得名人文集，靜心讀之，亦自足以養病。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祇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於已閱過者，自作暗號，略批幾字，否則歷久忘其爲已閱未閱矣。

筠仙來江西時，余作會合詩一首，一時和者數十人，茲命書辦抄一本，寄家一閱。

癩疾近已大愈，惟今年酷暑異常，將士甚苦。餘不一，卽問近好。

咸豐五年六月十六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春二維五來營，接奉父親大人手諭，並諸弟信函，敬悉一切。此間自五月十三日水戰獲勝後，三十日該逆七十餘舟上犯至青山一帶，我軍出隊迎敵，又獲勝仗，奪回余去年所坐之拖塔船外，又奪賊戰船五隻，軍心爲之一振。六月初七日初九夜兩次風暴，營中壞船十餘號，應修整者二十餘號。

十三日派人至南康對岸之徐家埠，水陸搜勦。其地去湖口縣七十里，賊匪督率土匪在該處收糧，誅求無度，民不聊生，因派水陸六百人前往搜勦。真賊十餘率土匪三百人與我軍接仗，僅放兩排鎗，該匪即敗竄。追奔十餘里，焚賊館十餘所，焚輜重船百餘隻，擊斃十餘人，生擒七人。十四日收隊回南康。十五日水師至湖口，探看賊營情形，該匪堅匿不出。這我軍疲乏將歸，逆船突出大戰。我軍未約定開仗，人心忙亂，遂致挫敗，被該匪圍去長龍船一號，舢板船二號。三船共陣亡五十餘人，受傷二十餘人，軍氣爲之一減。

今年內湖水師共開四仗，兩勝兩敗。湖口一關，竟難遽行打出，不勝焦灼。塔軍門在九江，十三日打一勝仗，殺賊三百餘人，亦無益於大局也。

自義甯州失守，不特江西省城戒嚴，而湖南亦有東顧之憂。蓋義甯與平江瀏陽接壤，賊思向此路窺伺長沙。羅山現回江西省，擬即日進攻義甯，以絕兩省腹心之患。若能急急克復，則桑梓有安枕之日，否則三面受敵，湖南亦萬難支持。大亂之弭，豈盡由

人力？亦蒼蒼者有以主之耳。

余辭疾未愈，用心尤甚，夜不成寐。常恐耿耿微忱，終無補於國事。然辦一日事，盡一日心，不敢片刻疎懈也。

陳竹伯中丞辦理軍務，不憚人心，與余諸事亦多齟齬。凡共事和衷最不易。澄弟近日尙在外辦公事，否宜以余爲戒，步門不出，謝絕一切。余食祿已久，不能不以國家之憂爲憂，諸弟則儘可理亂不聞也。子姪輩總宜教之以勤，勤則百弊皆除，望賢弟留心。即問四位老弟近好。

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劉朝相來營，得植弟手書，具審一切。

內湖水師自六月十五日開仗後，至今平安。本擬令李次青帶平江勇渡鄱湖之東，與水師會攻湖口，奈自六月底至今十日大風，不克東渡。初四日風力稍息，平勇登舟，甫經解纜，狂飈大作，旋即折回，弁勇衣被帳棚，寸縷皆溼。天意茫茫，正未可知。不知湖口之賊運數不宜遽滅乎？抑此勇渡船宜致敗挫，故特阻其行，以保全此軍乎？現擬俟月半後請塔軍渡湖會勦。

羅山進攻義甯，聞初四日可至界上，初五六日當可開仗。湖南三面用兵，駱中丞請羅山帶兵回湘，業經入奏。如義甯能攻破，恐羅山須回湖南，保全桑梓，則此間又少一枝勁旅矣。

內湖水師船礮俱精，特少得力營官，現調彭雪琴來江，當有

起色。

鹽務充餉，是一大好事；惟浙中官商多思專利。邵位西來江會議，已有頭緒，不知渠回浙後，彼中在事人能允行否？舍此一籌，則餉源已竭，實有坐困之勢。

東安土匪，不知近日何如？若不犯邵陽界，則吾邑尙可不至震驚。

帶兵之事，千難萬難！弟帶勇至衡陽，溫弟帶勇至新橋，幸託平安。嗣後總以不帶勇爲妙。吾閱歷二年，知此中構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與諸弟當面一一縷述之也！諸弟在家侍奉父親，和睦族黨，盡其力之所能爲。至於團練帶勇，却不宜。澄弟在外已久，諒知吾言之具有苦衷也。

寬二弟去年下世，未寄奠分，至今歉然於心。茲付回銀二十兩，爲寬二奠金，望送交任尊叔夫婦手收。

植弟前信言身體不健，吾謂讀書不求強記，此亦養身之道。凡求強記者，尙有好名之心，橫亘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可知。此余閱歷語也。植弟試一體驗行之，餘不一一，即問近安。

咸豐五年八月十三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胡二等來大營，接奉父親大人叔父大人手諭及諸弟各書，

具悉一切。此次余已月餘未寄家信。

七月十八夜，忽報塔軍門大病，至三更而凶問至。余十九往九江，陸營料理一切，派周鳳山統領潯城陸軍。至廿三日，湖口水陸開仗，蕭捷三陣亡。廿五日，余又從九江回至青山水營。連日大北風，不能辦一事。廿九日，羅山兄由義寧州單騎行六百里至南康，同議大局。余初一日又回南康，李次青自七月十四渡湖，攻勦湖口。十八廿一廿三連獲勝仗，現已入奏。初四初八又獲勝仗。而水師初八日開仗小挫，失去礮船廿一號，小划二號。次早一初九一未明，賊船大隊前來撲營，我軍極力堵禦，轟擊二時，該匪敗退。今年內湖水師分爲兩幫，前幫四營，後幫五營，各船百號。初八之勝，初九之敗，皆後幫之事。前幫未曾與聞。故水營雖小挫，尙足以自立。

羅山一軍，定計由崇通以進勦武漢。駱中丞奏調羅軍回勦湖南境內，余令其掃蕩崇通一帶，則巴陵平江皆安。卽所以固湘省北門之鎖鑰也。山崇通以擣武漢，則有裨於大局，不僅保全桑梓，年內仍可來南康湖口，與余軍會合。余在南康已過五月，不能打出湖口，僅能保全江西，無能補益全局，焦灼難名。

癩疾日甚，身無完膚，夜不成寐，惟日服滋陰之劑，以冀平善。

九弟信來言紀澤婚事。澤兒年尙輕，姻事概由父親大人作主，或早辦，或遲辦，或豐或儉，均請父親經理。內子不得自主也。至入贅之說，則斷不可。我鄉向無此。今冬明年讀書，亦由父親大人

作主，諸弟爲我擇師可也。余在軍中，諸事冗雜，多不能理，家事尤不克兼顧。羅研生將來營中，不能教書耳。卽問近好。

咸豐五年八月廿七日書於南康軍中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兄足下：

十四日良五彭四回家，寄去一信，諒已收到。嗣羅山於十六日回勦武漢，霞仙亦卽同去。近接武昌信息，知李鶴人於八月初二日敗挫金口，陸營被賊蹋毀，胡潤芝中丞於初八日被賊蹋破，麥山陸營南北兩岸陸軍皆潰，勢已萬不可支。幸水師尙足自立。楊彭屯紮沌口，計羅山一軍可於九月初旬抵鄂，或者尙可轉機。卽鄂事難遽旋轉，而羅與楊彭水陸依護防禦於岳鄂之間，亦必可固湘省北路之藩籬也。

內湖水師自初八日以後，迄未開仗，日日操演。次青尙紮湖口，周鳳山尙紮九江，俱屬安謐。葛十一於初八日在湖口陣亡，現在尋購屍首尙未覓得，已奏請照千總例賜卹。將來若購得屍骸，當爲之送棺回里，如不可覓，亦必釀金寄卹其家。此君今年大病數月，甫經全愈，尙未復元，卽行出隊開仗，人勸之勿出，堅不肯聽，卒以力戰捐軀，良可傷憫，可先告知其家也。

去年臘月廿五夜之役，監印官潘兆奎與文生葛榮册同坐一船，均報陣亡，已入奏請卹矣。頃潘兆奎竟回至江西，云是夜遇漁舟撈救得生，則葛元五或尙未死，亦未可知。不知其家中有音耗否？

癘疾稍愈，今年七八兩月最甚，諸事廢弛。餘俟續布，顧問近好。

甲三甲五等兄弟，總以習勞苦爲第一要義。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財則終爲患害，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練習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飢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

再父親大人於初九日大壽，此信到日恐已在十二以後。余二十年來僅在家拜壽一次，遊子遠離，日月如梭，喜懼之懷，寸心惴惴。又十一月初三日爲母親大人七旬晉一冥壽，欲設爲道場，殊非儒者事親之道，欲開筵觴客，又乏哀痛未忘之意。茲幸沅弟得進一階，母親必含笑於九京，優貢匾額，可於初三日懸挂。祭禮須極豐腆，卽以祭餘譙客可也。

昨接上諭，補兵部右侍郎缺。此缺廿九年八月會署理一次，日內當具摺謝恩。

澄侯弟在縣，何日歸家辦理外事，實不易易，徒討煩惱。諸弟在家，吾意以不干預縣府公事爲妥，望細心察之。卽問近好。

咸豐五年九月三十日書於屏風水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前下：

廿六日王如一朱梁七至營，接九月初二日家書，廿九日劉一彭四至營，又接十六日家書，具悉一切。

沅弟優貢喜信，此間廿三日彭山吧接家書，即已聞之；廿七日得左季高書，始知其實，廿九日得家書乃詳也。沅弟在省，寄書來江西大營甚便，何以無一字報平安耶？十月初當可回家為父親叩祝大壽。各省優貢朝考，向例在明年五月，沅弟可於明年春間進京。若由浙江一途，可便道由江西至大營，兄弟聚會。吾有書數十箱在京，無人照管，沅弟此去可經理一番。

自七月以來，吾看得家中事有數件可為欣慰者。溫弟妻妾皆有夢熊之兆，足慰祖父母於九原一也。家中婦女大小皆紡紗織布，聞已成六七機，諸子姪讀書尚不懶惰，內外傳有職業，二也。闔境豐收，遠近無警，此間兵事平順，足安堂上老人之心，三也。今又聞沅弟喜音，意我家高曾以來，積澤甚長，後人食報，更當綿綿不盡。吾兄弟年富力強，尤宜時時內省，處處反躬自責，勤儉忠厚，以承先而啓後，互相勉勵可也。

內湖水師久未開仗，日日操練，夜夜防守，頗為認真。周鳳山統領九江陸軍，亦尚平安。李次青帶平江勇三千在蘇官渡，去湖口縣十里，頗得該處士民之歡心。茶陵州土匪間竄擾江西之蓮花廳，永新縣境內吉安人心震動，頃已調平江勇六百五十人前往勦辦。又派水師千人往吉防堵河道，或可保全。

余辭疾迄未大愈，幸精神尚可支持。

王如一等來，三十四日始到。余怒其太遲，令其即歸，發途費九百六十文，家中不必加輔，以為懶漫者戒。寬十在營住一個月。

打發銀六兩，途費四千。

羅山於十四日克復崇陽後，尚無信來。羅研生兄於今日到營。

紀澤紀梁登九峯山詩，文氣俱順，且無猥瑣之氣，將來或皆可冀有成立也。餘不一。

咸豐五年十月十四日書於南康屏風水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十月十三縣城專人來營，接到父親大人手諭，同日成章鑑來，又接植弟五十八日二函，具悉一切。張德堅處寄書，至今尙未到。

溫弟得生一女，母子平安，甚慰！甚慰！聞其側室亦有夢熊之兆，想當再索得男也。

唐萃洲父嘉愷惻慈祥，吾邑士民愛戴，此際去任，自必繫轡挽留，留好官，非干預公事可比。余之信所能止者，沅弟之信亦能止之，第不可早發，徒生疑竇耳。

澄弟帶勇至株洲朱亭等處，此間亦有此信。茲得沅弟信，知係康斗山劉仙橋二人，澄弟實未管帶，甚好！甚好！帶勇之事，千難萬難！任勞任怨，受苦受驚，一經出頭，則一二年不能離此苦惱。若似季弟吃苦數月，便爾脫身，又不免為有識者所笑。余食祿有年，受國厚恩，自當盡心竭力，辦理軍務，一息尙存，此志不懈。諸弟則當伏處山林，勤儉耕讀，奉親教子，切不宜干涉軍政，恐無益於

世徒損於家。至囑！至囑！

羅山分軍在濠頭堡失利。彭三元李杏春殉難。有此一挫，武漢恐不能即復。潯陽周鳳山一軍，湖口李次青一軍及水軍平安如故。茶陵賊匪竄至江西，安福永新失守，吉安府城戒嚴。在次青處調平江勇千三百人往援，周泉臺亦帶千餘人往勦，不知能迅速撲滅否？

余辭疾日瘳，營務平善，無勞畢慮。諸弟爲我稟告父親大人，叔父大人千萬放心。不一具。

咸豐五年十月十九日書於屏風水次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

十月初一日，寬十等歸，寄一函，縣城專差來，又寄一家信，想均收到。

營中日內如常。周鳳山九江陸軍三千餘人，尙屬整頓。次青在湖口，因分去千三百人往勦吉安，刻擬添募五百人以厚兵力。吉安之事，聞周泉臺帶千人已至，或足以資勦辦。羅山在羊樓峒，廿六獲勝後，尙無嗣音。茲因春二患病，維五途之還家，復寄數行，以慰堂上老人懸念。羅山在岳鄂間，軍氣單弱，余甚不放心。家中上而衡郴，下而岳平，均多可慮。望多送信幾次來大營也。

咸豐五年十一月初四日書於南康府水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十月廿八日在十等到營，接奉父親大人手諭，紀澤兒稟件

及姪兒外甥等詩，具悉一切。

澄弟在朱亭帶勇十八九，可以撤營，欣慰之至。兵凶戰危，一經帶勇，則畏縮趨避之念，決不可存。兵端未息，恐非二三年所能掃除淨盡。與其從事之後而進退不得自由，不如早日審度，量而後入。想諸弟亦必細心籌維也。

南康水師廿八日開仗一次，失長龍船一號。九江陸軍相持如故。李次青在湖口亦未開仗。黃莘農先生今年爲我軍辦理捐輸，已解銀六十餘萬兩，未收者尙有二十餘萬。水陸兵勇自入江西境內，已用口糧百餘萬，此項捐款實爲大宗。目下捐款將次用畢，幸翁又接辦鹽務。鹽務之可以籌餉者有二端：一則四月間奏請浙鹽三萬引，現在陸續運行，大約除成本外，可獲淨利十萬兩；一則於江西饒州吳城萬安新城四處設卡，私鹽過境酌抽稅課，大約每月亦可得銀萬餘兩。若此兩舉刻期辦齊，則明年軍餉竟可無慮。黃司寇之爲功於我軍者大矣。浙江鹽務，先須成本十餘萬，現請郭雲仙往浙一行，張羅本錢，雖未必有濟，姑試圖之。

羅山自入湖北境內，克復崇通後，忽有濠頭堡之挫，旋於廿六月初三日兩獲大勝，軍威大振。僞北王僞翼王俱上犯岳鄂之交，楚軍孔棘。乃十月初二早，廬州克復，殺賊近萬，官兵即日可搆安慶，上游之賊均須回救安省，韋石二逆，或俱退回下游，兩湖之事，近日必可漸鬆。此吾省之福，而亦國家之厚澤。冥冥中巧爲布置，使悍賊不得逞志於兩湖也。

兄身體如常，癩疾未愈。昨日係先妣七旬首一冥壽，軍中不得備禮以祭，負罪滋深。幸翁自省來營，商議鹽事，軍中亦無盛饌款之，故未將冥壽之期告之也。餘不一。

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書於南康舟中。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安五蔣一來，接到父親大人手諭及各書函，欣悉溫弟生子之喜，至慰至慰！我祖父母生平無一缺憾之事，惟叔父一房，後嗣未盛，九泉尚未滿意。今叔父得抱長孫，我祖父母必含笑於地下。此實一門之慶，而叔父近年於吉公祠造屋辦祭，極勤極敬，今年又新造兩頭橫屋，剛值落成之際，得此大喜，又足見我元吉太高祖庇祐後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

安五等途次遇賊，迂折數日，始歸正道。彭雪琴亦於袁州遇警，拋棄行李，與安五等同步行數百里，千辛萬苦，現尚未到大營。江西省於十一月初十日臨江失守，十一日瑞州失守，兩府同陷，人心惶恐，不得已，調九江周鳳山全軍前往勦辦，暫解潯城之圍。吾率水軍及湖口青山兩處陸軍，尚駐南康，安穩如常。

吾今年本擬付銀百兩回家，以三十兩奉父親大人甘旨之需，以二十兩爲叔父大人含飴之需，以五十兩供往年資送親族之舊例。此時瑞臨有賊，道途阻梗，不能令長夫帶銀回家。昨接馮樹堂信，言渠將寶慶捐功牌之銀，送二百兩與子植爲進京川資。不審已收到否？如已收到，即請子植先代出百金，明年來大營，如

數給還，或有所增加，亦未可知。如未收到，即請澄侯代爲挪借百金，即付還歸款也。資送親族之項，比往年略有增改，茲另開一單，祈酌之。

咸豐六年正月十八日，自江西南康府水營發。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去年臘月初二遭胡二佑七送家信，中途遇賊，搶去銀兩等件，仍回南康大營。嗣後未專人回家，想父親叔父及家中老幼懸望之至。以瑞臨尚未克復，長夫視爲畏途，故遲遲也。

自周鳳山至江西省城，人心爲之安定。十二月初四日大戰樟樹鎮，殺賊千餘，軍威頗振。其時即應留賊之浮橋，星夜修造，次日渡河，攻剿臨江，必可得手。周鳳山不敢渡河，而移剿上游六十里之新淦，失此機會，於是省城各大吏有請其移兵救援吉安，以解重圍者，有欲其上剿峽江者，有求其留守新淦者，遷延商榷，遂踰二旬。周鳳山以水師孤紮樟鎮，恐致疎虞，派辰勇常勇八百人，至樟樹護衛水師。正月初二，賊匪渡河來撲，辰勇常勇八百人，傷亡二百餘人。幸初三日大戰獲勝，軍威復振。蓋賊匪於初二日得勝後，即上竄新淦，撲周鳳山之營。而周鳳山於初二日聞敗後，亦速回樟樹，爲辰常二勇之援。中途遇於瓦山，大戰殺賊千餘，奪馬七十餘匹，軍械鍋帳無算。初七日，彭雪琴水師又獲勝仗，拆賊浮橋，奪賊新舟。水陸兩軍，目下仍緊扼樟鎮。江西省城可保無虞。至南康青山湖口水陸各營，自臘月初三青山戰勝後，未經開仗。

李次青帶平江勇駐湖口，訓練不懈，日有起色。惟望羅山在湖北克復武漢，周彭在樟鎮克復臨瑞，大局方有轉機耳。

余身體如常，癩疾十愈六七。高雲亭於去年十月初二三來營診視癩疾，但云可治並未開方。去後寄二方來，云須服一百帖。今已服六十帖，大有效驗，不知果可斷根否？茲將二方鈔回一覽。此間並湖北軍情，有寄羅山觀察一函，亦鈔回一覽。茲專人由義寧平江長沙回來，不知可無梗阻否？

年終奉聖恩賜福字一方，大小荷包三對，食物各件，於正月十六日接到。茲將軍機處原咨鈔回。其賜件暫不敢寄，俟道途肅清，再行專送。去臘初旬之函，茲一併附呈，餘不一一，即問近好。

豐六年二月初八日書於南康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正月十九日發去家信，交王發六劉照一送回，又派戈什哈蕭玉振同送，想日內可到。正月三十日二月一日，連接澄侯在長沙所發四信，具悉一切。唐四景三等正月所送之信，至今尚未到營。

江西軍事，日敗壞而不可收拾。周鳳山臘月四日攻克樟樹，不能乘勢進取臨江，失此機會。後在新淦遷延十餘日，正月五日復回樟鎮，因浮橋難成，未遑渡。臨江吉安府城已於二十五日失守矣。周臬司陳太守等堅守六十餘日，而外援不至，城破之日，殺戮甚慘。僞翼王石達開自臨江至吉安督戰，既破吉郡，自回臨

江，而遣他賊分攻贛州，以通粵東之路。如使贛郡有失，則江西之西南五府盡爲賊有。北路之九南饒，本係屢經殘破之區，九江早爲賊據，僅存東路數府耳。羅山觀察久攻武昌，亦不得手。現經飛函調其回江救援，但道途多梗，不知文報可達否？劉印渠一軍，聞湘省將籌兩月口糧，計二月初啓行，不知袁州等處果能得手否？

余在南康，身體平安，癩疾已好十之七。
青山陸軍正月十八日攻九江城一次，殺賊百餘人。水師於廿九日打敗仗一次，失去戰船六號。湖口陸軍於初一日打勝仗一次，殺賊七八十人。省城官紳請余督省，就近調度。余以南康水陸不放心，尙未定也。

紀澤兒定三月廿一日成婚，七日即回湘鄉，尙不爲久。諸事總須節省。新婦入門之日，請客亦不宜多。何者宜豐，何者宜儉，總求父親大人定酌之。紀澤兒授室太早，經書尙未讀畢，上溯江太夫人來嬪之年，吾父亦係十八歲，然常就外傳讀書，未久就閣。紀澤上繩祖武，亦宜速就外傳，慎無虛度光陰。聞賀夫人博通經史，深明禮法。紀澤至岳家，須緘默寡言，循循規矩，其應行儀節，宜詳問諸習，無臨時忙亂，爲岳母所鄙笑。少庚處以兄禮事之。此外若見各家同輩，宜格外謙謹，如見尊長之禮，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織以事縫紉，下廚以議酒食，此二者婦職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長上，溫和以待同輩，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但須教之以漸，渠係富貴子女，未習勞苦，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

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恆。凡此祈諸弟一一告之。

江西各屬告警，西路糜爛。子植若北上，宜走樊城，不宜走浙江，或暫不北上亦可。優貢例在禮部考試，隨時皆可補考。余昔在禮部閱卷數次，熟知之也。

咸豐六年四月初八日

溫六老板左右

三月廿八日有小夥計自鄂來江，乃初九日起程者，接潤之老板信三條，知維九老板噩耗。吾邑偉人，吾店首功，何堪聞此！

迪安老板新開上湘寶行，不知各夥計肯聽話否？若其東來一則恐無盤纏，二則恐潤老板太單薄，小店生意蕭條。

次青夥計在撫州賣買較旺，梧岡夥計亦在彼幫助，鄧老八林秀三亦在彼合夥也。雪琴河裏生意尚好，浙閩均有些夥計要來，尚未入境。黃虎臣老板昨往瑞州去做生意，欲與印渠老行通氣，不知可得手否？

余身體平安，癬疾全愈。在省城與秋山賣店相得，特本錢太少，夥計又不得力，恐將來火食為難耳。餘不一一。

澄四老板三月十九發一信來，已收到矣。開益號手具。

潤公老板迪安老板，義渠寶號吳竹寶店均此。

來夥計二人，照給白貨。初七日到小店，初九日行。

咸豐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七月十六夜溫甫弟自瑞州坐戰船至省，兄弟相會，得悉闔家老幼平安。十九日韓升至，接澄弟書，備悉一切，欣慰無似！

此間軍事，李次青在撫州，大小三十餘戰，小挫二三次，餘俱獲勝。雖未克復府城，而東路十餘州縣賴以保全。饒州經畢全科於六月廿二日大戰攻克，月內尙屬安謐。彭雲琴吳城水師平安，賊舟亦未上犯。瑞州自溫甫與吳普劉諸軍到後，江西省城又發兵四千人前往迎接，十五日已相會合。十七日賊來撲營，省兵幾不能支，幸楚軍救援轉敗為勝。廿三日吳竹莊率彪勇千人並省兵八百人回剿新昌縣。瑞州賊勢浩大，守備完密，尙難邊破也。

溫弟之病，係傷暑熱，在營誤服大黃太多，幾至陽陷於陰，現服補陽之劑，日就痊可。二日內能食能眠，若再服補藥數帖，即可復元矣。

余身體平安，癬疾自腿以上皆未發。江西年穀豐稔，足以告慰。願候近好。

咸豐六年八月十八日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足下：

七月之季，遣劉一安五回家，寄呈家書，想已得達。

溫弟之病，日見痊愈，因盛暑行軍，過於勞苦，又誤服大黃太多，故到省後，以溫補而始奏效。再調養半月，即可復元，仍回瑞州也。

瑞郡官軍屢獲大勝，軍威日振，賊勢日蹙，惟聞偽翼王石達

聞新自鄂中東下爲李迪庵所敗，或當來援瑞州，不免大戰數場。果能擒此巨寇，獻俘北闕，則江省全局立轉破竹之勢，易於著手耳。

七月下旬，有永豐敗匪勾結江閩交界之邊會匪，連陷南豐、新城、瀘溪、貴谿、弋陽等縣，河口一鎮，廣信府城十分危急。幸浙江防兵之在玉山者，逾境來援，信郡尚保無恙。一波特起，全省震盪。現抽撥次青撫州軍中四千人往剿河口，未審能迅速撲滅否。閩兵尙在建昌，以多賊少，克復久稽，粵兵在贛，得保要郡，差強人意。畢金科在饒州，彭雪琴在吳城，均尙平安。

前三月間，澄弟在長沙，兌李仲雲家銀二百兩，刻下營中實無銀可撥，祇得仍在家中籌還。前年所買衡陽王家洲之田，可仍賣出，以田償李之債可也。

余身體平安，癩疾略發，尙不甚爲害。

咸豐六年九月初十日瑞州營次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

九月初二劉一來江西，奉父親大人叔父大人手諭，敬悉家中平安。而澄弟在永豐，沅弟在省，季弟居稍遠，均無安信。紀澤兒亦未寫信，殊不可解。自瑞臨道梗不通，音問者已八閱月。此次劉一等回家，紀澤應驚喜異常，寫詳稟以告家中之瑣事，以安余之心。卽今年新婚一節，亦應將喜事之首尾，新婦之賢否，縷晰稟告。何竟無一字上陳耶？嗣後每次長夫來營，紀澤必寫詳稟一封，細

述家中及親鄰之瑣事，並陳己身及諸弟之學業。每次以一千字爲率，卽以此當問視之子職可也。

溫甫病已全愈，眠食均皆復舊，惟脚力略軟，是以尙留省城，再爲調養。

余於初三日自省起程，初五日至瑞州。見劉峙衡營務整肅，治全軍如治一家，每日皆飯畢始近黎明，深堪佩服。普承堯、寶勇營亦隊伍整齊。吳竹莊彪勇現已分出進省，另剿東路廣信之賊。省兵五營在瑞者，亦尙有規矩。余駐瑞數日，卽行回省，令溫甫來瑞也。

沅弟在長沙招勇，不知係代南坡兄辦就後，卽交他人管帶。抑係親自統轄，與周鳳山併爲一軍乎？抑各樹一幟乎？此間有鳳新虎三營，千七百人，周鳳山之舊部也。益以稟在長沙所招之千五百人，王吉昌投効之八百人，已足自成一軍，皆永州道新甯江四屬之人。卽不收王吉昌之勇，亦尙有伍化蛟等營，可以合併。沅弟所招之湘勇，似不必與周合。如來瑞州，則與峙衡合可也。與寶勇合亦可也。如來吉安，則須另覓一軍合之。沅弟與黃南兄夏懇兄熟商後，望專人飛速寄信來江。餘俟續布。

咸豐六年九月初十日

澄侯四弟左右

頃接來緘，又得所寄吉安一緘，具悉一切。朱太守來我縣，王劉蔣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見怪。嗣後弟

於縣城省城均不宜多去。處茲大亂未平之際，惟當藏身匿跡，不可稍露圭角於外。至要。至要。吾年來飽閱世態，實畏官途風波之險，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家中一切，有關係衙門者，以不與聞爲妙。

咸豐六年九月十七日

沅浦九弟足下

十七日李觀察處遞到家信，係沅浦弟在省城所發也。

黃南兄勸捐募勇，規復吉安，此豪傑之舉也。南路又出此一枝勁兵，則賊勢必不能支。金田老賊癸甲兩年北犯者，既已隻輪不返，而曾天養羅大綱之流，亦頗遭誅殛。現存悍賊，惟石達開輩俊陳玉成數人，奔命於各處，實有日就衰落之勢。所患江西民風柔弱，見各屬並陷，遂靡然以爲天傾地坼，不復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脅以從，而甘心蓄髮助戰，希圖充當軍師旅帥，以訛索其鄉人，擄掠郡縣，村鎮以各肥其私橐。是以每戰動盈數萬人，我軍之爲震駭。若果能數道出師，禽斬以千萬計，始則江西從逆之民有悔心，繼則廣東新附之賊生疑貳，而江西之局勢必轉，粵賊之衰象亦愈見矣。南兄能於吉安一路出師，合瑞袁已列爲三路，是此間官紳士民所禱祀以求者也。即日當先行具奏。沅弟能隨南翁以出料理戎事，亦足增長識力。南翁能以赤手空拳幹大事，而不甚著聲色，弟當留心倣而效之。

夏慰兄前亦欲辦援江之師，不知可與南兄同辦一路否？渠

係籀纓巨室，民望所歸，爰奉特旨援江，自不能不速圖集事。惟與南兄共辦一枝，則衆舉易舉，若另籌一路，則獨力難成。沅弟若見勳翁，或先將鄙意道及，余續有信奉達也。

周鳳山現在省城，余飛札調之來江，蓋欲令渠統一軍，峙衡統一軍，一紮老營，一作游兵。不知渠已接札否？望沅弟催之速來。其現在袁州之伍北蛟黃三清本係渠部曲，可令渠帶來也。

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江西省城寄

沅浦九弟左右

二十七日胡二等來營，接手書，具悉一切。

兄十七日在瑞州發去之函，臚列弟與周梧岡來瑞赴吉之利害，不敢專輒請左季兄夏慰兄黃南兄爲我斷決，而弟之行止，則斷以與溫併軍而毫無疑義。此際想早收到。

十九日兄自瑞返省，聞次青十七日之失，緣次青初二日分兵攻勦近縣，初四日克復宜黃，初九日克復崇仁，又分數百人出防許灣，前後共撥出四千有餘，老營單薄，遂致疎失。

此時廣信須派重兵防守，豐城進賢等縣亦宜屯駐一旅，以爲近省藩籬。此間兵勇不敷分布，意欲調周梧岡一軍與弟辦夏黃之師，同來章門，又以饒需無出，不敢多招食客，以重主人之愆。是以梧岡一軍，或赴吉安，或赴袁州，仍聽駱中丞之調度。其弟岐山自撫州敗後，亦飭其帶『鳳』字營暫回湖南，歸併梧岡大隊。惟弟所部之千五百人者，兄意決望其仍來瑞州，與溫併營。蓋

衡治軍整齊，實超流輩。弟若與之同處一二月，觀摩砥礪，弟與溫合之二千人，決可望成勁旅。而憩兄南兄與我投契夙深，又爲此間官紳之所屬望。一至章門，則嘯枯振萎，氣象一新，使我眉間忽有生氣。望弟商之季兄憩兄南兄，即率此千五百人，速來瑞州。兄得與憩南兩君熟商一切，大局或有轉機。溫弟亦得更番歸省，公私實爲兩利。如衆議必欲爲吉安之行，亦望先來瑞州小駐半月，然後自袁入吉，亦不過少遲月餘。此間諸務，有不能不面談者，而弟與憩南二公新軍勢，亦有不能與梧合，僅可與溫峙。湘寶合者，此中氣機，弟與季翁自必熟知之也。

茲專人送長沙信，另有信送新隄胡蓮舫處。

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

字諭紀澤兒

胡二等來，接爾安稟，字畫尙未長進。爾今年十八歲，齒已漸長，而學業未見其益。陳岱雲姻伯之子號杏生者，今年入學，學院批其詩冠通場。渠係戊戌二月所生，比爾僅長一歲，以其無父無母，家漸清貧，遂爾勤苦好學，少年成名。爾幸託祖父餘蔭，衣食豐適，寬然無慮，遂爾酣宴佚樂，不復以讀書立身爲事。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吾慮爾之過於佚也。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織，不宜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

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鍼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

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年老眼蒙，無甚長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

四弟所買衡陽之田，可覓人售出，以銀寄營，爲歸還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財。』士庶人且然，況余身爲卿大夫乎？

余辭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

李次青十七日在撫州敗挫，已詳寄沅浦函中。現在崇仁，加意整頓，三十日獲一勝仗。口糧缺乏時，有決裂之虞，深用焦灼。

爾每次安稟，詳陳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之起居，闔家之瑣事，學堂之工課，均須詳載，切切此諭！

咸豐六年十月初三日

澄侯四弟左右

胡二等來，知弟不在家，出看本縣團練。吾兄弟五人，溫沅皆出外帶勇，季居三十里外，弟又常他出，遂無一人侍奉父親膝下。溫亦不克遽歸侍奉叔父，實於論語『遠遊』、『喜懼』二章之訓相違。余現今九弟速來瑞州，與溫併軍，庶二人可以更番歸省。澄弟宜時常在家，以盡溫清之職，不宜干預外事，至囑至囑！

李次青自撫州退保崇仁，尙屬安靜。惟敗勇之自撫回省者，日內在中丞署中鬧講口糧，與三年又一村之局相似，實爲可慮。明年延師，父大人意欲請曾香海，甚好甚好！此君品學兼優，

吾所素佩！弟可專人作書聘請，稍遲旬日，吾再手緘請之。其館金豐儉，則父大人酌定，吾自營寄歸可也。

咸豐六年十月初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

十月五日接來緘，並季公筠公信，具悉一切。

攻吉攻瑞二者俱無把握，瑞則縱築長圍，環攻數月，仍不能下，亦屬意中之事。吉則初銳後頓，仍蹈袁瑞之轍。守吉安者爲周亞春，綽號「豆皮春」，賊中頗有名跡，必謂我師能一至而舉之，余則未敢深信。惟此軍初起，勸捐皆以援吉爲名，湘省官紳皆以援吉爲念，勢之所在，余何能違衆而獨成其說？縱余欲違衆，弟與梧岡之三千人者，豈敢違上而自定所向，無口糧而直赴瑞州乎？弟可從懇南兩兄，一聽駱中丞左季兄之命，救東則東，救西則西。其周梧岡一軍，刻有稟來，余亦批其聽候南撫院調度。周岐山敗挫之營，余亦飭其回湘，歸併梧岡一軍，同赴吉安，以符湘省官紳之初議，而開江西上游之生面。至沅弟之所處，則當自爲審度，辱南翁青暎，代爲整理營務，送至吉安，無論戰之勝敗，城之克否，即可敬謝速行，或來章門與余相見，或歸里門侍奉老親，無爲僕僕久淹於外也。此事登場甚易，收身甚難，鋒鏑至危，家庭至樂，何必與兵事爲緣？

李次青上年發憤帶勇，歷盡千辛萬苦，日昨撫州一敗，身軀名裂，不特官紳嘖有煩言，卽其本邑平江之勇亦怨詈交加。兵猶

火也，易於見過，難於見功。弟之才能不逮次青，而所處之位尙不如次青，得行其志，若頓兵吉安城下，久不自決，以小戰小勝爲功，以勸捐辦團爲能，內乖眷令之義，外成騎虎之勢，私情公誼，兩無所取。弟之自計，不可不審，與懇兄南兄約，不可不明也。

日內平江等勇，因口糧久缺，擁圍衙署，兄情緒督亂，不克詳陳。季翁筱公兩處並不克作答，弟可婉告，願未或卽將此信一呈，亦足以稍見余之鬱鬱，餘俟續布，不盡，不盡。

咸豐六年十月初九日

沅浦九弟左右：

初六日覆去一緘，言弟與夏黃周軍並赴吉安，刻計尙未達也。

初八日接來書，因次青撫州之挫，請撥周軍先至瑞州，中丞季兄慨然允許，周協當以初二日成行，斯誠不失救焚拯溺迫切之忱。第余初六日業許援吉之行，初七日令周岐山還湘歸併鳳營，亦以赴吉告之，不得因弟一信駱公一咨而遽變成說也。且夏黃可爲我分憂，而籌餉，溫沅可與峙觀，而奮興，弟與夏黃不來，而周軍獨來，難合瑞城之圍，徒增籌餉之慮，殊非余本意也。茲以書達季高，悉遵渠之初旨，送各批與梧岡，令其同赴吉安，如梧已行到瀏萬，可寄書令其折回醴陵小駐，以待弟至而同行也。

周岐山自撫州敗後回湘軍，無鍋帳，弟可商之季翁，給之。到吉後約以半月爲率，卽速掣出作游兵，馳剿各處，不可久頓城

下若事機順手，兄弟年內相見則幸耳！

豐六年十月十三日

沉浦九弟左右：

初十日覆緘並周楫岡批稟，亮得速達。十二日接初三來緘，藉悉近狀。

黃夏與周同赴吉安，既盡於昨書所云。十一日附片奏請此軍頒發執照二千張，俾黃夏勸捐稍得應手，茲趁來卒帶往。

至「札飭裕時兄接收捐款專濟此軍」一節，黃夏若果來瑞州，非中丞與季公初意，亦即非司道時石諸公僉同之議。強人以曲從吾說，不得不設法將捐項羅歸此軍，今既全數赴吉，則季公當能主持其事，捐款自爲此軍支用，不必更由余處下札又多一重斧鑿痕也。

至入吉以後，或速行掣動，或久頓城下，亦難預決。惟沉浦則以半月爲率，急來瑞州，俾溫浦得以更替歸省。此則家庭要事，弟當與南翁懇翁堅確訂約者耳。

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字諭紀澤兒

接爾安稟，字書略長進。近日看漢書，余生平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書，爾能看漢書，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

看漢書有兩種難處，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而後能識其假借奇字，必先習於古文辭章之學，而後能讀其奇篇奧句。爾於

小學古文兩者皆未會入門，則漢書中不能識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學，須略看段氏說文經籍纂詁二書。王懷祖（名念孫，高郵州人）先生有讀書雜誌，中於漢書之訓詁極爲精博，爲魏晉以來釋漢書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須略看文選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班孟堅最好文章，故於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司馬遷揚雄劉向匡衡谷永諸傳皆全錄其著作。卽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賈山鄒陽等四人傳，嚴助朱買臣等九人傳，趙充國屯田之奏，韋元成議禮之疏，以及貢禹之章，陳湯之奏，獄皆以好文之故，悉載鉅篇。如賈生之文，既著於本傳，復載於陳涉傳，食貨志等篇；子雲之文，既著於本傳，復載於匈奴傳，王貢傳等篇；極之充國贊，酒箴，亦皆錄入各傳。蓋孟堅於典雅瓌璋之文，無一字不甄采。爾將十二帝紀閱畢後，且先讀列傳。凡文之爲昭明暨姚氏所選者，則細心讀之，卽不爲二家所選，則另行標識之。若小學古文二端，略得途徑，其於讀漢書之道，思過半矣。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卽是，輿馬僕從，習慣爲常，此卽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此卽日習於傲矣。書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傳稱「驕奢淫佚，寵祿過也」。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其戒之，至囑至囑！

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沅浦九弟左右

初六日俊四等至，接廿八夜來緘，具悉廿五日業經拔營，軍容整肅，全以爲慰。

吉安殷富，甲於江西，又得諸紳傾城輸助，軍餉自可充裕。周梧岡一軍同行，如有銀錢，宜分多潤寡，無令已肥而人獨瘠。梧岡闇於大局，不能受風浪。若紮營放哨，巡更發探，打杖分枝，究係宿將，不可多得。

主事匡汝諧在吉安招勇起團，冀圖復攻郡城。聞湖南援吉之師，將別出一枝，起而相應。若與弟軍會合，宜善待之。

袁州既克，劉藩等軍當可進攻臨江。六弟與普劉在瑞，聲威亦可日振。弟與夏黃諸兄到吉安時，或宜速行抽動，或宜久頓不移，亦當相機辦理。若周軍與桂茶諸軍足以自立，弟率湘人雕剿來江，兄弟年內相見，則余之所欣慰者也。

軍事變幻無常，每當危疑震撼之際，愈當澄心定慮，不可發之太驟，至要至囑！

咸豐六月十一月初七日

澄侯四弟左右

初六日俊四等來營，奉到父大人諭帖，並各信件，得悉一切。弟在各鄉看團閱操，日內計已歸家。家中無人，田園荒蕪，無堂上定省多闕，弟以後總不宜常常出門，至囑至囑！

羅家姻事，暫可緩議。近世人一入宦途，即習於驕奢，吾深

以爲戒！三女許字，意欲擇一儉樸耕讀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門也。楊子春之弟，四人捐官者，吾於二月十一日具奏，聞部中已議准，部照概交南撫子春，曾有函寄雪琴，似已領到執照者，請查明再行布聞。

長夫在大營，不善擡轎，余每月月門，不過五六次，每出則搖擺戰栗，不合脚步。茲僅留劉一胡二盛四及新到之俊四，聲六在此，餘俱遣之歸籍。以後即雇江西本地轎夫，家中不必添派人來也。

此間軍務，建昌府之闖兵，昨又敗挫，而袁州克復，大局已轉，儘可放心。十月內餉項亦略寬裕矣。

咸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沅浦九弟左右

昨信寄去實收二百張，想即收到。軍行何日抵吉？至以爲念。此間有游擊馬占魁，曾任龍泉營都司，茲回吉安府尋其眷屬。其人樸誠可憫，又新有足疾，貧不能自存，弟可優視而扶植之。吉安膏腴之區，即不遽克復，若紮一老營，除供給本軍外，尙可兼解銀以潤省城。此間衆論，以爲弟軍到吉安，宜駐紮不動，不宜遽作抽掣他往之計，恐失民心而涸利源也。望弟熟思而審度之。紮營不可離城太近，窺先遠而漸移向近，不可先近而後退向遠，至囑至囑！

如弟果駐紮吉安，余可赴吉犒師一次，與弟會合，且與夏

周一殺也。

庚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澄侯四弟左右：

二十八日由瑞州營遞到父大人手諭並弟與澤兒等信，具悉一切。

六弟在瑞州辦理一應事宜，尚屬妥善，識見本好，氣質近亦和平。九弟治軍嚴明，名望極振，吾得兩弟爲幫手，大局或有轉機。次尚在貴溪，尚平安，惟久缺口糧，又敗挫之後，至今尚未克整頓完好。

雪琴在吳城，名聲尚好，惟水淺不宜舟戰，時時可慮！余身體平安，辦疾雖發，較之往在京師則已大減。幕府乏好幫手，凡奏摺書信批稟均須親手爲之，以是未免有延擱耳。余性喜讀書，每日仍看數十頁，亦不免拋荒軍務，然非此則更無以自怡也。

紀澤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頁，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頁，明日數頁，又明日就擱開，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如煮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

甲五經書已讀畢，否？須速點速讀，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吾鄉子弟未讀完經書者甚多，此後當力戒之。諸外甥如未讀完經書，當速補之，至囑！至囑！

再余往年在京曾寄銀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濟族戚之窮乏。自行軍以來，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兌用二百金，此際實不能再寄。蓋凡帶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風示僚屬，卽以此仰答聖主。今年江西艱困異常，省中官員有窮窘而不能自存者，卽撫藩各衙門亦不能寄銀贍家，余何敢妄取絲毫？茲寄銀三十兩，以二十兩奉父親大人甘旨之需，以十兩奉叔父大人含飴之佐。此外家用及親族常例，概不能寄。

澄弟與我自湘潭一別之後，已若漠然不復相關。而前年買衡陽之田，今年兌李家之銀，余皆不以爲然。以後儘可不必代管，千萬千萬。

庚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沅浦九弟左右：

廿三日在九江接弟初八日一緘，廿六日在隘口途次又接弟十三日一緘，具悉一切。

改民船爲戰船，是賊匪向來慣技。自前年水師舢板出，遂遠勝賊改之船。弟營若距水次太遠，似不必兼習礮船，恐用之不熟，或反資敵也。

十一日擊太和援賊，尚爲得手。與此賊戰，有兩難禦者：一則以多人張虛聲，紅衣黃旗，漫山彌谷，動輒二萬三四萬不等，李洪

岳州之敗，栢岡樟樹之挫，皆爲人多所震眩也。一則以久戰伺暇，我進則彼退，我退則彼又進，頑鈍詭詐，揉來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綻，可伺則彼必乘隙而入，次青在撫州諸戰是也。二者皆難於拒禦，所幸多則不悻悻則不多，蓋賊多則中有裹脅之人，彼亦有生手，彼亦有破綻，吾轉得乘隙而入矣。

告示及實收，新歲再當續寄。

季高信甚明晰，季後得渠信，弟即遵而行之，自鮮疎失。

余於十九日抵九江，廿五六日九江回吳城，廿八九可抵省城。迪庵之陸師更勝於甲寅塔羅合軍之時，厚庵水軍亦超出昔年遠甚，而皆能不矜不伐，可敬愛也！

袁州往返千餘里，吾即不請父大人遠出，若江西軍事得手，明年或可奏明歸覲乎？餘不具，順賀歲禧。

再栢岡於軍中小事，尙能辦理妥叶，遇有大事，則無識無膽。設有探報稱東路有賊數千，西路來賊數千，南北兩路各數萬，風聲鶴唳，大波特起，則栢岡搖惑無主，必須吾弟作主也。到吉安後，專爲自守之計，不爲攻城之計，打數大仗後，則軍心民心大定，此軍乃可特立也。

弟若久駐吉安，余於正月初旬即至吉安，驍師並擬請父親大人來袁州一行，父子相離四年，或得借此一見，則弟軍在吉安不遽掣動，亦一好事也。於公則吉安有一枝勁旅，籌餉較易，於私則兄可借此以謁父親，不知弟意以爲然否？如以爲然，則請在彼

深溝高壘，爲堅不可拔之計。先爲不可勝，然後伺閒抵隙以待敵之可勝。無好小利，無求速效，至要至囑！

咸豐七年（丁巳）正月十五日

沅浦九弟左右

元日接去臘二十五日來函，初九日又接除夕一函，均已閱悉。『待賊遠出，庶可邀截』一節，『痛加剷洗』及『但求固守營壘，以俟各軍之至』等語，均係吾弟近日閱歷有得之言，吾亦於稟中批示矣。水師辦成，先燒江中賊船，自是絕接濟之一法，第恐哨勇未能老練，或以利器資敵，慎之慎之！

錢漕一稟，批語宜乾淨斬截。此事究應由地方官以全力主持，乃爲切實。不然恐吾批愈結實，而人愈疑貳，此等處頗費斟酌。望吾南公一志徑行，不恤其他。

余擬日內赴瑞州軍營，吉安之行，必須至瑞後乃能定議。

咸豐七年正月十八日

澄侯四弟左右

十五日安七等來，接父親大人手諭及弟與紀澤兒各信，具悉一切。

弟之子配王梅谷之女，龍神訂庚，賀賀！堯階芝生，蔭亭梅谷，凡爲吾家之先生者，即吾爲家之親家，古人言『親師取友』，吾弟可謂善於親師矣。

余去年有一信言：第三女許羅山之次子，敬請父大人正其

事頃接回信，知家中已有信與羅宅矣。惟余去冬至九江，晤李迪庵，知羅山生前曾與訂姻，以李女配羅子業，已當面說定。雖未過庚書，而迪庵此時斷不肯食言。余聞迪庵之言，比即詳述一切，因訂定羅子決配李女，而余爲之媒。余之第三女，即另行擇婿，望弟詳稟父大人，可將此事中輟。縱已過女庚，亦可取還。緣羅子係恩賜舉人，恐人疑爲佳婿而爭之也。至要至要！

余於臘月廿八日自九江回省。正月十二日接到內賞福字荷包及食物等件。十七日自省城起行，十八日至奉新縣，因吳竹莊於正月初五日克復此城，特來犒師也。二十日可至瑞州，會晤六弟。

茲專人送福字荷包食物到家，祈查收，敬謹會藏。又寄回日知錄一部二十四本，與兒子紀澤閣看。紀澤閣前有信，言家中無段氏說文，余記家有皇清經解，其中即有段說文一種，儘可取閱。又有經傳釋辭一種，亦小學之要也。

紀澤若至省城，不宜久駐，過石澤時，不宜至羅家去。餘不一。

咸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沅浦九弟左右

十八日烏山途次接弟十一日所發一緘，具悉一切。

兄於十七日卯刻出省，十八日至奉新，紳耆款留二日。廿一日，率吳竹莊之彪營等四千人同來瑞州，擬於東北隅紮一大營。

則四面合圍，接濟可斷，聲息不通，或易得手。

近日省中因探報撫州之賊，意圖內犯，人心頗涉驚惶。而饒州舉都司一軍，因舉將初二日在景德鎮敗挫，不知下落，其老營紛紛潰散，饒防自贖，岌岌可虞。

福將軍於臘月三十日至廣信，十三日坐舟赴省，月內應可抵章門。

圍城之法，紮營不宜太近。一則開仗之勢太蹙，一則軍事尚隱尚詭，不宜使敵人絲毫畢知也。

余所刻實收日內另專人送南翁處。南翁事，以後省垣不至掣肘也。

咸豐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

廿四日專人至，接來件，知接戰獲勝，水師雖未甚如意，然已奪船數艘，亦尚可用。水師自近日以來，法制大備，然其要全在得人。若不得好哨好勇，往往以利器資寇。弟處以全副精神注陸路，以後不必兼籌水師可也。

用紳士不比用官，彼本無任事之責，又有避嫌之念，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厚給，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勸而不善者亦潛移而默轉矣。吾弟初出辦事而遂揚紳士之短，且以周枹岡之閱歷精明爲可佩，是大失用紳士之道也。戒之慎之！

余近發日疾，不能作字，率布數行，惟心照。

咸豐七年二月初三日

沉浦九弟左右：

初一日接二十六夜一緘，藉悉二十五日榕軍小挫，二十六日各軍大勝，至以爲慰。計二十七八至初旬，援賊城賊尚有數次大戰，數大戰後，我軍營盤始穩，根基初固。從此以後，方可期賊勢之漸就衰落，方可斷接濟文報而冀就克復也。

瑞州日內開挖長濠，南城峙衡二十五日興工，北城諸營，二十七日興工，竹莊在東北尚未興工。

余日內赴省，一會福將軍，就擱一日，卽仍回瑞。此間初合長圍，暫不克抽撥數營往吉也。

玉班兒卽日當有信奉謝，弟先爲我致意，不一。

咸豐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沉浦九弟左右：

十二日申刻代一自縣歸，接弟手書，具審一切。

十三日未刻文輔卿來家，病勢甚重，自禮陵帶一醫生偕行，似是瘟疫之症，兩耳已聾，昏迷不醒，問作謔語，皆慙，記營中。余將弟已赴營，省城可籌半餉等事告之四五次，渠已醒悟，且有喜色。因囑其靜心養病，不必畢念營務，余代爲函告南省江省等語，渠亦卽放心。十四日由我家雇夫送之還家矣。若調理得宜，半月當可痊愈，復元則尙不易易。

陳伯符十二來我家，渠因負咎在身，不敢出外酬應，欲來鄉爲避地計。黃子春官聲極好，聽訟勤明，人皆畏之。

弟到省之期，計在十二日。余日內甚望弟信，不知金八佑九何以無一人歸來。豈因餉事未定不遽遣使歸與？弟性褊激似余，恐佛鬱或生肝疾，幸息心忍耐爲要！

茲乘便寄一緘，託黃宅轉遞，弟接到後，望專人送信一次，以慰懸懸。家中大小平安，諸小兒讀書，余自能一一檢點，弟不必望心。

咸豐七年十月初四日

沉浦九弟左右：

廿二夜鎗後，佑九金八歸，接弟十五夜所發之信，知十六日已赴吉安。屈指計弟廿四日的可抵營，廿五六當專人歸來，今日尙未到家，望眼又復懸懸。

「吉」字中營尙易整頓否？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弟之綜理密微，精力較勝於我。軍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親自記注，擇人而授之。古人以鎗仗鮮明爲威敵之要務，恆以取勝。劉峙衡於火器亦勤於修整，刀矛則全不講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採買白蠟桿子，又辦腰刀，分賞各將弁，人頗愛重。弟試留心此事，亦綜理之一端也。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頗煩，毫無條理，雖大亦奚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

者耳。頃胡潤芝中丞來書贊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愛之才，根於器，良爲知言。

湖口賊舟於九月八日焚奪淨盡。湖口、梅家洲皆於初九日攻克。三年積憤一朝雪恥，雪琴從此重遊浩蕩之宇，惟次青尙在坎窖之中，弟便中可與通音問也。

潤翁信來，仍欲奏請余出東征。余頃復信具陳其不宜，不知可止住否？

彭中堂復信一緘，由弟處寄至文方伯署，請其轉遞至京，或弟有書呈藩署，未添一筆亦可。

李迪庵近有請假回籍省親之意，但未接渠手信。渠之帶勇，實有不可及處，弟宜常與通信，殷殷請益。

弟在營須保養身體，肝鬱最易傷人，余生平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調之也。

咸豐七年十月初十日

沅浦九弟左右

十月初七日接弟廿八日所發家信，具悉一切。

所得餉銀計可發兩月口食，細問得二金三等，言闔營弁勇夫役皆歡聲雷動，似此氣象尙好。或者此出事機順手，余與合家大小均爲欣慰。家中內外平安。

胡中丞信來已於九月廿六日專摺奏請余赴九江，總統楊彭二李之師。余重九所發之摺，至今未奉硃批。

弟此刻到營，宜專意整頓營務，毋求近功速效。弟信中以各郡往事推度，尙有欲速之念。此時自治毫無把握，遽求成效，則氣浮而乏內心，不可不察。進兵須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牽制，非特進兵爲然，卽尋常出隊開仗，亦不可受人牽制。應戰時，雖他營不願，而我營亦必接戰，不應戰時，雖他營催促，我亦且持重不進。若彼此皆牽率出隊，視用兵爲應酬之文，則不復能出奇制勝矣。五年吳城水師，六年撫州瑞州陸軍，皆有牽率出隊之弊，無一人肯堅持定見，余屢誡而不改。弟識解高出輩流，當知此事之關係最重也。

寶勇本屬勁旅，普副將所統太多，於大事恐無主張，宜細察之。黃南坡太守有功於湖南，有功於水師，今被劾之後，繼以疾病，弟宜維持保護，不可遽以餉事煩之。

逸齋知人之明，特具隻眼，豪俠之骨，擊敵之識，於弟必相契合。但軍事以得之閱歷者爲貴，如其能來，亦不遵宜主戰事。各處寫信，自不可少，辭氣須下，亢不卑，平穩恬適。余生平以懶於寫信，開罪於人，故願弟稍變塗轍。在長沙時，官場中待弟之意，慙士紳中奪情之議論，下次信回，望略書一二，以備鄉校之采。

吉安在宋明兩朝，名賢接踵，如歐陽永叔、文信國、羅一峯、庵諸公。若有鄉紳以遺集見贈者，或近處可以購覓，望付數種寄家，餘不續布。

咸豐七年十月十五日

沅浦九弟左右

前信言牽率出隊之弊，關係至重。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營中，誠諸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此刻吉安營頭太多，余故再三諄囑。

重九所發之摺，十二日奉到，硃批，茲鈔付一覽。聖意雖許暫守禮廬，而仍不免有後命。進退之際，權衡實難也。

咸豐七年十月十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

在吉安紮營，不宜離城太近。蓋地太逼，則賊匪偷營，難於防範；奸細混入，難於查察。節太短，則我軍出隊，難於取勢。各營同戰，難於分股。一經紮近之後，再行退遠，則少餒士氣，不如先遠之爲愈也。

牽率出隊之弊，所以難於變革者，蓋此營出隊之時，未經知會。彼營一遇賊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卽用令箭飛請彼營前來接應。來則感其相援，不來則怨其不救。甚或並未差挫，並未接仗，亦以令箭報馬，預請他營速來接應，習慣爲常，視爲固然。既恐惹人之怨憾，又慮他日之報復，於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

夫戰陣呼吸之際，其幾甚微。若盡聽他營之令箭，牽率出隊，一遇大敵，必致誤事。弟思力革此弊，必須與各營委曲說明，三令

五申，又必多發哨探，細偵賊情，耳目較各營爲確，則人皆信從，而前弊可除矣。

咸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沅浦九弟左右

廿三夜彭一歸，接第十五書，具悉一切。

吉安此時兵勢頗盛，軍營雖以人多爲貴，而有時亦有人多爲累。凡軍氣宜聚不宜散，宜憂危不宜悅豫。人多則悅豫而氣漸散矣。營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營；人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後枝葉有所託，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後椽瓦有所麗。今吉安各營，以余意揆之，自應以吉中營及老湘胡朱等營爲根株，爲柱梁。此外如長和、如湘、後、如三寶，雖素稱勁旅，不能不儕之於枝葉椽瓦之列。遇小敵時，則枝葉之茂，椽瓦之美，儘可了事。遇大敵時，全靠根株，培得穩，柱梁立得固，斷不可徒靠人數之多，氣勢之盛。倘使根株不穩，柱梁不固，則一枝折而衆葉隨之一瓦落而衆椽隨之，敗如山崩，潰如河決，人多而反以爲累矣。史冊所載戰事，以人多而爲害者，不可勝數。近日如撫州萬餘人，卒致敗潰；次青本營不足，以爲根株爲梁柱也。瑞州萬餘人，卒收或功，時衡一營足以爲根株爲梁柱也。弟對衆營立論，雖不必過於軒輊，而心中不可無一定之權衡。

來書言弁目太少，此係極要關鍵。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有膽。迪厚有膽有識。

四曰營務整齊。吾所見諸將於三者略得梗概，至於善規敵情，則絕無其人。古之規敵者，不特知賊首之性情伎倆，而并知某賊與某賊不和，某賊與僞主不協，今則不見此等好手矣。賢弟當於此四大端下工夫，而即以此四大端察同寮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於弃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則未弃中亦未始無材也。

家中大小平安。

胡潤之中承奏請余率水師東下，廿七日送寄諭來家，茲鈔寄弟營一閱，餘俟續布。

咸豐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沅浦九弟左右：

十一月初二日春二甲四歸，接廿四夜來書，具悉一切。弟營中事機尚順，家中大小欣慰。

帥逸齋之叔，號小舟者，於初二日來，攜有張六琴、太守書、緘具，告逸齋死事之慘。余具奠金五十兩，交小舟，爲渠赴江西之旅資。又作書寄雪琴，囑其備戰船至廣信，迎護逸齋之眷口。由湖來江，又備舟至省城，迎護逸齋與其姪之靈柩，於南康會齊，同出湖口。由湖口段窰至黃梅帥宅，不過數十里耳。前此仙舟先生墓門被賊掘毀，余曾寄書潤之中承，運舫員外籌銀三四百兩，爲修葺之資。此次小舟歸里，可一並妥爲安厝。少有餘資，即以贍濟逸齋之眷口，然亦極薄，難以自存矣！

東鄉敗挫之後，李鎮軍周副將均退守武陽渡。聞者中承緘致長沙，請夏惡亭募勇數千赴江，應援不知確否。自洪楊內亂以來，賊中大綱紊亂，石達開下顧金陵，上顧安慶，未必能再至江西。即使果來赴援，亦不過多裹烏合之卒，悍賊實已無幾。我軍但稍能立脚，不特吉安力能勝之，即臨江蕭軍亦自可勝之也。

胡蔚之將以初十日回省，家中以後不請書啓朋友。韓升告假回家，余文案尚繁，不可無一人料理。望弟飭王福於臘月初回家交代後，即令韓升回省度歲。韓於正月初赴吉營，計弟處有四十日無人經營文案，即交彭椿年一手料理，決無疎失。韓升與王福二人皆精細勤敏，無所軒輊。凌蔭廷於日內赴雪琴處，若弟處再須好手，亦可令凌赴吉也。

咸豐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沅浦九弟左右：

二十四日王得一歸，接十六日信，具悉一切。以後有信，仍以專人送歸爲妥，祇須一人不必兩人。擇捷足如曾正七之類，更可迅速。

鄧先生（鄧汪瓊號瀛皆）於初七日專人來訂今冬上學，因迎其十五入館。甲三於十八開課，廿三第二課，改文甚細心。甲五眼睛近日已好，十分之七八，右目能認寸大字，左目則能讀小注，每日靜坐二次，以助藥力之不及。鄧先生向來亦多病，得力於靜坐者深也。

弟所寄各件，代將請餉，代黃太守上稟，均係顧全大局。即使上官未必批准，亦不失緩急相顧之道。請獎一稟，尙欠妥叶。

湘後營一軍，不知從何處籌餉，即寶營亦自難支持。弟辭總理之任，極是極是。帶勇本係難事，弟但當約旨卑思，無好大，無欲速。管轄現有之二千人，寧可減少，不可加多。口糧紮得一半，此外有可設法更好，即涓滴難求，亦自不至於脫巾潰散。但宜極力整頓，不必常以欠餉爲慮也。

打仗之道，在圍城之外，節太短，勢太促，無埋伏，無變化，祇有隊伍整齊，站得堅穩而已。欲靈機應變，出奇制勝，必須離城甚遠，乃可隨時制宜。凡平原曠野，開仗與深山窮谷開仗，其道迥別。去古城四十里，凡援賊可來之路，須令哨長隊長輪流前往該處，看明地勢，小徑小溪，一邱一壑，細細看明，各令詳述於弟之前，或令繪圖呈上，萬一有出隊迎戰之時，則各哨隊皆已了然於心。古人憂『學之不講』，又曰『明辨之』，余以爲訓練兵勇，亦須常講常辨也。

家中四宅平安，不必累念。

咸豐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

初四日午刻，蕭大滿劉得二歸，接廿八日來信，藉悉一切。

吉水擊退大股援賊，三曲灘對岸之賊，空壁宵遁。看來吉安之事，尙易得手。

王大誠所借先大父錢百千，收租十石者，十餘年，收六石九斗者，又已二十年，實屬子過於母。澄弟與余商，王氏父子太苦，宜焚券而蠲免之。初三日，請大誠父子祖孫來，塗券發還。

日內作報銷大概規模摺一件，片三件，交江西省公代爲附奏。茲由蕭大滿等手帶至吉安，弟派妥人即日送江西省城，限五日送到。若龍李三處并有信接復信，專丁送家可也。

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僞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僞者亦共趨於誠矣。

李迪庵新放浙中方伯，此亦軍興以來一僅見之事。渠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其平日從容整理，即其臨陣亦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弟理繁之才，勝於迪庵，惟臨敵恐不能如其鎮靜。

至於與官場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識世態，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寡合。迪庵妙在全不識世態，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却一味渾含，永不發露。我兄弟則時時發露，終非載福之道。雪琴與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當以我爲戒，一味渾厚，絕不發露，將來養得純熟，身體也健旺，子孫也受用，無慣習機械變詐，恐愈久而愈薄耳。

李雲麟尙在吉安營否？其上我書，才識實超流輩，亦不免失之高亢，其弊與我略同。

長沙官場，弟亦通信否？此等酬應，自不可少。當力矯我之失，而另立塗轍。余生平制行，有似蕭望之蓋寬饒一流人，常恐終蹈

禍機，故教弟輩制行，早蹈中和一路，勿效我之褊激也。

黃子春丁外艱，大約年內回省，新任又不知何人。吾邑縣運，如王劉之沒，可謂不振。迪庵之簡放，可謂極盛。若能得一賢令尹來，則受福多矣。

余身體平安，近日心血積虧，略似怔忡之象。上下四宅，小大安好。諸兒讀書如常，無勞遠注。

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沉浦九弟左右：

十二日正七有十歸，接弟信，備悉一切。

定湘營既至三曲灘，其營官成章鑑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弟可與之款接。

來書謂『意趣不在此，則興會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模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

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即水軍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為鑒戒。現在帶勇，即埋頭盡力以求帶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夢，舍帶勇以外，則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讀書，又想中舉，又想作州縣，紛紛擾擾，千頭萬

緒，將來又蹈我之覆轍，百無一成，悔之晚矣！

帶勇之法，以體察人才為第一。整頓營規，講求戰守次之。得勝歌中各條，一一皆宜詳求。至於口糧一事，不宜過於憂慮，不可時常發粟。弟營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每月二三千，便是極好境遇。李希庵十二來家，言迪庵意欲幫弟餉萬金。又余有浙鹽贏餘萬五千兩在江省，昨鹽局專丁前來稟詢，余囑其解交藩庫充餉。將來此款，或可酌解弟營，但弟不宜指請耳。餉項既不勞心，全副精神講求前者數事，行有餘力，則聯絡各營，款接紳士，身體強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凡此皆因弟『興會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弟宜以李迪庵為法，不慌不忙，盈科後進，到八九個月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來。余生平坐無恆流弊極大，今老矣，不能不誠教吾弟吾子。

鄧先生品學極好，甲三八股文有長進，亦山先生亦請鄧改文。亦山教書嚴肅，學生甚為畏懼。吾家戲言戲動積習，明年當與兩先生盡改之。

下游鎮江瓜州同日克復，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閩中提督，已赴金陵會剿，准其專摺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復。大約軍事在吉安撫建等府結局，賢弟勉之。吾為其始，弟善其終，實有厚望。若稍參以客氣，將以數志，則不能為我增氣也。營中哨隊諸人氣尚完

固否？下次祈書及。

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沉浦九弟左右

十九日亮一等歸，接展來函，具悉一切。

臨江克復，從此吉安當易爲力，弟勉勉爲之！大約明春可復吉郡，明夏可克撫建。凡兄所未了之事，弟能爲我了之，則余之愧憾可稍減矣。

余前在江西，所以鬱鬱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預民事。有紳民之權，無澤民之位，滿腹誠心，無處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省中文武官僚，皆接有稽，語言有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紳士與我營款，則或因而獲咎。坐是數者，方寸鬱鬱，無以自伴。然此祇坐不應，駐紮省垣，故生出許多煩惱耳。弟今不駐省城，除接見官員一事無庸議外，至愛民聯紳二端，皆可實心求之。現在餉項頗充，凡抽釐勸捐，決計停之。兵勇擾民，嚴行禁之。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弟可爲我宣達一二。

吾在江西，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未能爲江西除賊安民。今年丁憂，奔喪太快，若忽然棄去，置紳士於不顧者，此余之所悔也。（若少遲數日，與諸紳往復書問乃妥。）弟當爲余彌縫此闕。每與紳士書札往還，或接見暢譚，具言『江紳待家兒甚厚，家兒抱愧甚深』等語。就中如劉仰素、甘子太二人，余尤對之有愧。劉係余請之帶水師，三年辛苦，戰功日著，渠不負吾之知，而余不

克始終與共患難。甘係余請之管糧臺，委曲成全，勞怨兼任，而余以丁憂遽歸，未能爲渠料理前程。此二人皆余所慚對，弟爲我救正而補苴之。余在外數年，吃虧受氣，實亦不少。他無所慚，獨慚對江西紳士。此日內省躬責，已之一端耳。

弟此次在營，境遇頗好，不可再有牢騷之氣。心平志和，以運天休，至囑至囑。

承寄回銀二百兩，收到。今冬收外間銀數百，而家用猶不甚充裕，然後知往歲余之不寄銀回家，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

四宅大小平安。余日內心緒少佳，夜不成寐，蓋由心血積虧，水不養肝之故。春來當好爲調理。

咸豐八年（戊午）正月初四日

沉浦九弟左右

十二月廿八日接二弟十一日手書，欣悉一切。

臨江已復，吉安之克，實意中事。克吉之後，弟或帶中營圍攻撫州，聽候江撫調度，或率師隨迪安北剿皖省，均無不可。屆時再行相機商酌。此事我爲其始，弟善其終，補我之闕，成父之志，是在賢弟竭力而行之，無爲遺憾歸志也。

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我自信亦篤實人，祇爲閱歷世途，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故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月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面，復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

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鈞心鬪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

至於剛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剛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坐戶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即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李雲麟氣強識高，誠爲偉器，微嫌辨論過易，弟可令其即日來家，與兄暢敘一切。

兄身體如常，惟中懷鬱鬱，恆不甚舒暢，夜間多不成寐，擬請劉鏡湖三爺來此，一爲診視。聞弟到營後，體氣大好，極慰極慰！

劉詹巖先生（釋）得一見否？爲我極道歉忱。黃荊翁之家屬近狀如何？苟有可爲力之處，弟爲我多方照拂之。渠爲勸捐之事，嘔氣不少，喫虧頗多也。

母親之墳，今年當覓一善地改葬。惟兄脚力太弱，而地師又無一可信者，難以下手耳。餘不一。

再帶勇總以能打仗爲第一義。現在久頓堅城之下，無仗可打，亦是悶事。如可移紮水東，當有一二大仗開。第弟營之勇，銳氣有餘，沈毅不足，氣浮而不斂，兵家兵所忌也。尚祈細察，偶作一對。

聯箴弟云：『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賢弟若能行此數語，則爲阿兄爭氣多矣！

咸豐八年正月十一日

沅浦九弟左右：

初七初八連接弟兩信，具悉一切。

亮一去時，信中記封有報銷摺稿，來信未經提及，或未得見耶？

二十六早，地孔轟倒城垣數丈而未克成功，此亦如人之生死，早遲時刻，自有一定，不可強也。

總理既已接札，則凡承上起下之公文，自不得不照申照行，切不可似我疎懶置之不理也。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疎，有實心而乏實力，坐是百無一成。李雲麟之長短，亦頗與我相似。如將赴湖北，可先至余家一敘再往。

潤公近頗綜核名實，恐亦未必投洽無間也。

近日身體略好，惟回思歷年在外辦事，愆咎甚多，內省增疚，飲食起居一切如常，無勞慮。今年若能爲母親大人另覓一善地，教子姪略有長進，則此中豁然暢適矣。弟年紀較輕，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昔賢謂『宜用猛火煮，漫火溫』，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

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少表余之歉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

余京中書籍，承漱六專人取出帶至江蘇松江府署中，此後或易搬回，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咸豐八年正月十四日

沅浦九弟左右：

十二日安五來營，寄第二號家信，亮已收到。

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與人交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宜隨時斟酌也。聞我水師糧臺銀兩尚有贏餘，弟營此時不關銀用，不必解往。若紳民中實在流離困苦者，亦可隨便周濟。兄往日在營艱窘異常，初不能放手作一事，弟今追憶，弟若有周濟之處，水師糧臺尚可解銀二千前往。應酬亦須放手辦，在紳士百姓身上，尤宜放手也。

咸豐八年正月十九日

沅浦九弟左右：

正月十七日蔣一等歸，接十一日信，藉悉一切。

次青處回信及密件，弟辦理甚好。民宜愛而刁民不必愛，紳宜敬而劣紳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調理分明，則凡兄之缺憾，弟

可一一爲我彌縫而匡救之矣。

昨信言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祇要此心真實愛之，即可見亮於下。余之所以頗得民心者，此也。與官員及紳士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獲於官場者，此也。去年與弟握別之時，諄諄囑弟以效我之長，戒我之短。數月以來，觀弟一切施行，果能體此二語，欣慰之至！惟作事貴於有恆，精力難於持久，必須日新又新，愼而加愼。庶幾常葆令名，益崇德業。

咸豐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沅浦九弟左右：

二十七日接弟信，並廿二史七十二套——此書十七史係汲古閣本，宋遼金元係宏簡錄，明史係殿本——較之兄丙申年所購者多。明史一種，餘略相類，在吾鄉已極爲難得矣。吾後在京亦未另買有全史，僅添買遼金元明四史及史漢各佳本而已。宋史至今未辦，蓋闕典也。

吉賊決志不竄，將來必與潯賊同一辦法，想非夏末秋初不能得手。弟當堅耐以待之。迪庵去歲在潯於開濠守邏之外，閒亦讀書習字，弟處所掘長濠，如果十分可靠，將來亦有閒隙可以偷看書籍，目前則須極力講求濠工巡邏也。

周濟受害紳民，非「汎愛博施」之謂，但偶遇一家之中，殺害數口者，流轉遷徙，歸來無食者，房屋被焚，栖止靡定者……或

與之數十金以周其急。先皇岡公云：『濟人須濟急時無。』又云：『隨緣布施，專以目之所觸爲主。』卽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若目無所觸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與造冊發賑一例，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事，必爲地方官所譏，且有挂一漏萬之慮。弟之所見，深爲切中事理。余係因昔年湖口紳士受害之慘，無力濟之，故推而及於吉安，非欲弟無故而爲沽名之舉也。

咸豐八年二月初二日

沅浦九弟左右：

二十九日劉福一來營，寄第六號信，想已收到。

日內家中大小平安。父大人初四日周年忌辰，祭祀全依朱子家禮，早起至墳山泣奠，日中在家恭祭也。

吳貫槎（齊源）由桂東來此住二日。外間言蕭浚川在樟樹小敗，究竟情形若何？下次可使述一二。

弟昨信勸我不必引前事以自艾，余在外立志以愛民爲主，在江西捐銀不少，不克立功，凡關係民事者，一概不得與聞。又性素拙直，不善聯絡地方官，所在齟齬，坐是中懷抑塞，亦常有自艾之意。春來間服補劑，醫者以爲水不養肝之所致。待劉鏡湖來，加意調理，成可就痊。余自知謹慎，弟儘可放心。

咸豐八年二月十四日

沅浦九弟左右：

春二等歸，接弟手函，敬悉一切。

曾文正公家書

卷五

吉安賊勢雖蹙，而水東無路可竄，自不能不死守窮城。卽遲至五六月始行克復，亦屬意中之事。弟當堅意忍耐，不可欲速煩悶。濠溝既成，總宜細心巡守，使之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蚍蜉蟻子之文報，則十日內外卽已迫不可忍。欲得巡邏嚴密，須自弟營爲始。弟既有總理名目，又夙爲人望，所屬弟行則衆營隨之以行，止則衆營隨之以止，勤則皆勤，怠則皆怠，觀瞻之所在也。僧王每夜於五更自出巡濠，天明方歸，此近人所傳頌者。

家中日內大小平安。十一日六弟除除眼，十三日王秋羅伯宜來，而李秉苑及營中各弁亦來數人。堯階於初三日來，十四始歸。李雨蒼至霞仙處，頃亦歸矣。

咸豐八年二月十七日

沅浦九弟左右：

十四日接弟初七夜信，得知一切。

貴溪緊急之說確否？近日消息何如？次青非常之才，帶勇雖非所長，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氣。其在兄處，尤爲肝膽照人，始終可感。兄在外數年，獨慚無以對渠。去臘遣韓升至李家，省視其家，略送儀物，又與次青約成婚媾，以申永好。目下兩家兒女無相當者，將來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與訂婚，兄信已許之矣。在吉安，望常常與之通信，專人往反，想十餘日可歸也。但得次青生還與兄相見，則同甘苦患難諸人中，尙不至留莫大之愧歎耳。

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

一六三

短處在此，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來書有云：「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齟齬。去歲握別時，曾以懲余之短相箴，乞毋忘也！

李雨蒼於十七日起行赴鄂，渠長處在精力堅強，聰明過人，短處即在舉止輕佻，言語傷易，恐澗公亦未能十分垂青。

溫甫弟於二十一日起程，大約三月半可至吉安也。

咸豐八年三月初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

初三日劉福一等歸，接來信，藉悉一切。

城賊圍困已久，計不久當可攻克。惟嚴斷文報是第一要義，弟當以身先之。

家中四宅平安。余身體不適，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溫弟何日至吉安？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嚚訟，即多言也。歷觀名公鉅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余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嚚訟。靜中默省愆尤，我之處處獲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溫弟性格略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爲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蠻狼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於面貌。以門地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

爲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鍊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祇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皆厭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爲妄叶。溫弟則談笑譏諷，要強充老手，猶不免有舊習，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軍多年，豈無一節可取，祇因「傲」之一字，百無一成，故諄諄教諸弟以爲戒也。

咸豐八年三月十三日

沅浦九弟左右：

初十日接初三日來書，具悉一切。

余在白玉堂居五日，初七日仍回新宅，身體總未全好。回思往事，處處感懷。而於湖口一關未得攻破，心以爲憾。雖經楊彭二李攻破而未得目見，亦常覺夢魂縈繞於其間。此外錯誤之事，觸端悔悟，恆少奈字，每憾不得與弟同聚，暢敘衷曲也。服藥亦不甚得法，心血耗虧，驟難奏效。

湖口水師副將（國斌）來鄉，道舊敘故，略開懷抱。聞琴時時繫念，尤爲篤摯。次青脊口至章門尋視，余聞之，尤用媿切。使次青去鄉從軍者，皆因不才而出也。若得東路大定，次青歸來，握手痛談，此心庶幾少釋耳。弟在吉安，以書常致次青。余前有信求澗公保之，聞澗公近解萬金至貴溪，奏派次青防湖，一路張皇。

而提挈之，次青於是乎增輝光矣。

咸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沉浦九弟左右：

二十日胡二等歸，接第十三夜書，具悉一切。

所論兄之善處，雖未克當，然亦足以自怡。兄之鬱鬱不自得者，以生平行事，有初鮮終。此次又草草去職，致失物望，不無內疚。『長傲』『多言』二弊，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爲樞機。故願與諸弟共相鑒誡，弟能懲此二者而不能勤奮以自立，則仍無以興家而立業。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恆，以改我之舊轍，而振家之丕基。弟在外數月，聲望頗隆，總須始終如一，毋怠毋荒，庶幾於弟爲初旭之升，而於兄亦代爲桑榆之補，至囑至囑。

次青奏赴浙江，令人閱之氣王。以次青之堅忍，固宜有出頭之一日，而咏公亦可謂天下之快人快事矣！

弟勸我與左季高通書問，此次暫未暇作，准於下次寄弟處轉遞，此亦兄長傲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

咸豐八年三月三十日

沉浦九弟左右：

春二安五歸，接手書，知營中一切平善，至爲欣慰！

次青二月以後無信寄我，其眷屬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接到弟寄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未知果否成行，頃得者中丞十

三日書言，浙省江山蘭溪兩縣失守，調次青前往會剿，是次青近日聲光亦漸漸膾炙人口。廣信衢州兩府不失，似浙中終可無慮。未審近事究復如何？

廣東探報言，逆夷有船至上海，亦恐其爲金陵餘孽所攀援。若無此等意外波折，則洪楊股匪，不患今歲不平耳。

九江竟尙未克，林啓榮之堅忍實不可及。聞廬城防兵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未知確否。弟於次青迪厚雪琴等處，須多通音問，俾余亦略有見聞也。

兄病體已愈十之七八，日內并未服藥，夜間亦能熟睡。至子丑以後則醒，是中年後人常態，不足異也。

湘陰吳貞階司馬於廿六日來鄉，是厚庵囑其來一省視，次日歸去。

余所奏報銷大概規模一摺，奉殊批該部議奏。戶部已於二月初九日覆奏，言『曾國藩所擬尙屬妥協』云云。至將來需用部費，不下數萬，聞楊彭在華陽鎮抽釐，每月可得二萬，係雪琴督同凌蔭廷劉國斌等經紀其事，其銀歸水營楊彭兩大股分用。余偶言可從此項下設法籌出部費，貞階力贊其議，想楊彭亦必允從。此款有著，則余心父少一牽挂。

溫弟丰神較曠，與兄之伉直簡澹雖微有不同，而其難於諧世，則殊途而同歸。余常用爲慮，大抵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持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

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蓋鬱而不暢，則傷木；心火上燄，則傷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故於兩弟時時以『平和』二字相勸，幸勿視爲老生常談，至要至囑。

親族往弟營者，人數不少。廣廈萬間，本弟素志。第善規國者，觀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規軍者亦然。似宜略爲分別，其極無用者，或厚給途費，遣之歸里；或酌賃民房，令住營外，不使軍中有惰緩喧雜之象，庶爲得宜。

至頓兵賊下，爲日久，恐軍氣漸懈，如雨後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饑，而主者晏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騷擾情事，亦宜深察者也。

卷六

咸豐八年四月初七日

沅浦九弟左右

四月初五日，得一等歸，接弟信，得悉一切。

兄回憶往事，時形悔艾，想六事必備述之。弟所勸警之語，深中機要。『素位而行』一章，比亦常以自警，祇以陰分素虧，血不養肝，卽一無所思，已覺心慌腸空，如極餓思食之狀。再加以憧擾之思，益覺心無主宰，怔忡不安。

今年有得意之事兩端：一則弟在吉安，聲名極好，兩省大府及各營員弁，江省紳民，交口稱頌，不絕於吾之耳。各處寄弟書及

弟與各處稟牘信緘，俱詳實妥善，稟然有當，不絕於吾之目。一則家中所請，葛三師、品學俱優，勤嚴並著。鄧師終日端坐，有威可畏，文有根柢，而又曲合時趨，講書極明正義，而又易於聽受。葛師志趣方正，學規謹嚴，小兒等畏之如神明。此二者，皆余所深慰。雖愁悶之際，足以自寬解者也。第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在軍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譽望一損，遠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務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

治軍之道，總以能戰爲第一義。倘圍攻半歲，一旦被賊沖突，不克抵禦，或致小挫，則令望墮於一朝。故探驪之法，以善戰爲得珠，能愛民爲第二義，能和協上下官紳爲第三義。願吾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則不特爲兄補救前非，亦可爲吾父增光於泉壤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此次軍務，如楊彭二李次青輩，皆係磨鍊出來。卽潤翁、羅翁，亦大有長進。幾於一日千里。獨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長進。弟當趁此增番識見，力求長進也。

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往時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欽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當常以求才爲急，其闕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

余自四月來，眠興較好。近讀杜伯通典，每日二卷，薄者三卷，惟目力極劣，餘尙足支持。

再迪庵囑六弟不必進京，厚意可感。弟於迪厚潤雪次青五處，宜常通問，憚廉訪處，弟亦可寄信數次，爲釋前怨。

歐陽文忠集吉安若能覓得，望先寄回。

咸豐八年四月十七日

沅浦九弟左右

十四日胡二等歸，接弟初七夜信，具悉一切。

初五日城賊猛撲，憑濠對擊，堅忍不出，最爲合法。凡撲人之牆，撲人之濠，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濠而應之，則是反主爲客，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濠，則我常爲主，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穩守穩打，彼自意興索然。峙衡好越濠擊賊，吾常不以爲然。凡此等處，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庵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弟以類求之可也。

夷船至上海天津，亦係喝恫之常態。彼所長者，船礮也；其所短者，路極遠，人極少。若辦理得宜，終不足患。

報銷奏稿及戶部復奏，即日當緘致諸公，依弟來書之意。將來開局時，擬即在湖口水次，蓋銀錢所張小山魏召亭李復生諸公，多年親依。該所現存銀萬餘兩，即可爲開局諸公用費。及部中使費，六君子不必皆到此局，但得伯符、小泉二人入場，即可了辦。若六弟在潯較久，則可至局中照護周旋。若六弟不在潯陽，則弟克吉後回家一行，仍須往該局，爲我照護周旋也。至戶部承書，說定費貲，目下筠仙在京，似可料理。將來胡蓮勳進京，亦可幫助。

筠仙頃有書來，言弟名遠震京師。『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弟須慎之又慎。茲將原書鈔送一閱。

家中四宅大小平安。兄夜來漸能成寐。先大父、先大夫人，尙未有祭祀之費。溫弟臨行，捐銀百兩，余以劉國斌之贈，亦捐銀百兩。弟可設法捐貲否？四弟季弟，則以弟昨寄之銀內，提百金爲二人捐款。合當業二處，每年可得穀六七石，起祠堂，樹祭表，尙屬易辦。

吾精力日衰，心好古文，頗知其意而不能多作。日內思爲三代考妣作三祭表，慮不克工，亦尙憚於動手也。

先考妣祠宇，若不能另起，或另買二宅作住屋，即以腰裏新屋爲祠，亦無不可。其天家賜物及宗器祭器等，概藏於祠堂。庶有所歸宿。將來京中運回之書籍及家中先後置書，亦貯於此祠。吾生平坐不善收拾，爲咎甚鉅！所得諸物，隨手散去，至今追悔不已。然趁此收拾，亦尙有可爲。弟收拾佳物較善於諸昆，從此益當細心檢點，凡有用之物，不宜拋散也。

咸豐八年四月二十日

沅浦九弟左右

二十一日接手書，知九江克復，喜慰無量。迪庵專人來報，十八夜始到。潤之中丞遞報二十日到。屠戮淨盡，三省官紳士民，同爲稱快。從此撫建吉安賊膽愈寒。吉賊頗悍，常有出濠死鬪，攻撲營盤之意，宜時時防備。弟之職分，以戰守爲第一，義愛民次之，聯

絡上下官紳及各營弁勇又次之，已屢言之矣。務望持之以恆，始終如一爲要。

前書言先大夫竹亭公祠宇公費，不知弟意以爲然否？如此舉有成，則此後凡有書籍、法帖、鐘鼎、彝器，皆可存置祠中。先世之積累，稍立基業，吾兄弟之什物，有所歸宿，卽如弟寄回之廿三史、許仙屏書譜，皆可收存爲之目錄。若家運隆盛，將來收積之物，兄弟子姪，繼繼承承，尙當不替也。

咸豐八年五月初五日

沅浦九弟左右

五月二日接四月廿三寄信，藉悉一切。

城賊於十七早，二十日廿二夜均來撲我濠，如飛蛾之撲燭，多撲幾次，受創愈甚，成功愈易。惟日夜巡守，刻不可懈。若攻圍日久，而仍令其逃竄，則咎責匪輕。弟既有統領之名，自須認真查察，比他人尤爲辛苦，乃足以資董率。

九江克復，聞撫州亦已收復，建昌想亦於日內可復。吉賊無路可走，收功當在秋間，較各處獨爲遲滯。弟不必慌忙，但當穩固穩守，雖遲至冬間克復亦可，祇求不使一名漏網耳。若似瑞臨之有賊外竄，或似武昌之半夜潛竄，則雖速亦爲人所詬病。如九江之斬刈殆盡，則雖遲亦無後患。願弟忍耐謹慎，勉卒此功，至要至要。

余病體漸好，尙未全愈，夜間總不能酣睡，心中糾纏，時憶往

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

四月底作先大夫祭費記一首，茲送交賢弟一閱，不知尙可用否？此事溫弟極爲認真，望弟另贍一本，寄溫弟閱看，此本仍便中寄回。蓋家中鈔手太少，別無副本也。

弟在營所寄回銀先後均照數收到，其隨處留心數目多寡，斟酌妥善，余在外未付銀至家，實因初出之時，默立此誓，又於贛州縣信中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自明，不欲自欺其志，而令老父在家受盡窘迫，百計經營，至今以爲深痛。弟之取與，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儘可如此辦理，不必多疑。

頃與叔父各捐銀五十兩，積爲星岡公，余又捐二十兩於輔臣公，三十兩於竟希公矣。若弟能於竟公、星公、竹公三世各捐少許，使修立三代祠堂，卽於三年內可以興工，是弟有功於先人，可以蓋阿兄之愆矣。修祠或卽用腰裏新宅，或於利見齋另修，或另買田地，弟意如何？使中復示，公費則各立經營，祠堂則三代共之，此余之意也。

初二日接溫弟信，係在湖北撫署所發。九江一案，楊李皆賞黃馬褂，官胡皆加太子少保，想弟處亦已聞之。

溫弟至黃安與迪庵相會後，或留營，或進京，尙未可知。弟素體弱，比來天熱，尙耐勞否？至念至念，羞餌滋補，較善於藥，良方甚多，勝於專服水藥也。

咸豐八年五月初六日

沈弟左右

昨信書就未發。初五夜玉六等歸，又接弟信，報撫州之復。他郡易而吉安難，余固恐弟之焦灼也。一經焦燥，則心緒少佳，辦事不能妥善。余前年所以廢弛，亦以焦燥故爾。總宜平心靜氣，穩穩辦去。

余前言弟之職以能戰爲第一義，愛民第二，聯絡各營將士各省官紳爲第三。今此天畀因人，弟體素弱，如不能兼顧，則將聯絡一層，稍爲放鬆，即第二層亦不可不認真，惟能戰一層，則刻不可懈。目下濠溝究有幾道？其不甚可靠者，尙有幾段？下次詳細見告。九江修濠六道，寬深各二丈，吉安可仿爲之否？

弟保同知花翎，甚好！甚好！將來克復府城，自可保升太守。吾不以弟得升階爲喜，喜弟之吏才更優於將才，將來或可勉作循吏，切實做幾件施澤於民之事，門戶之光也，阿兄之幸也。

咸豐八年五月十六日

沈浦九弟左右

十三日安五等歸，接手書，藉悉一切。

撫建各府克復，惟吉安較遲，弟意自不能無介介。然四方圍逼，成功亦當在六七兩月耳。

澄侯弟往永豐一帶弔各家之喪，均要余作輓聯。余輓賀映南之夫人云：『柳絮因風，闌內先芬堪繼武。』（姓謝）麻衣如雪，

階前後嗣總能文。輓胡信賢之母云：『元女太姬，祖德溯二千餘載，周姜京室，帝夢同九十三齡。』（胡母九十三歲）『近來精力日減，惟此事尙覺如常。澄弟謂此亦可卜其未遽衰也。』

袁漱六之戚鄭南喬自松江來，還往年借項二百五十兩，具述漱六近狀。官聲極好，憲谷極渥，學問與書法并大進。江南人仰望甚至，以慰余昔在軍營，不忘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仙屏在營，弟須優保之，借此以汲引人才。余未能超保次青，使之沉淪下位，至今以爲大愧之事。仙屏無論在京在外，皆當有所表見。成章鑿是上等好武官，亦宜優保。

弟之公牘信啓，俱大長進。

吳子序現在何處，查明見復，並詳問其近況。

余身體尙好，惟出汗甚多。三年前雖酷暑而不出汗，今胸口汗珠巖巖而肺氣日弱，常用惕然。甲三體亦弱甚，醫者勸服補劑，余未敢率爾也。弟近日身體健否？

再者人生適意之時，不可多得。弟現在上下交譽，軍民咸服，頗稱適意，不可錯過時會，當盡心竭力，做成一個局面。聖門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徹始徹終，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於『敬』字無工夫，是以五十而無所成。至於『恕』字，在京時亦曾講求及之，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近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愧恥無已。弟於『恕』字頗有工夫，天質勝於阿兄。

一籌。至於『敬』字則亦未嘗用力，宜從此日致其功於論語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強行之，臨之以莊，則下自加敬，習慣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場話說，四五十而無聞也。

咸豐八年五月三十日

沉浦九弟左右：

正七歸接一信，啓五等歸，又接一信，正七以瘡故，不能遽回營，啓五求於營新後始去，茲另遣人送信至營，以慰遠廬。

三代祠堂，或分或合，或在新宅，或另立規模，統俟弟復山，歸家料理，造祠之法，亦聽弟與諸弟爲之，落成後，我作一碑而已。余意欲王父母，父母改葬後，將神道碑立畢，然後或出或處，乃可惟余所欲，目下在家，意緒極不佳，回思往事，無一不慚愧，無不一褊淺，幸弟去秋一出，而江西湖南物望頗隆，家聲將自弟振之，茲可欣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弟慎之又慎，總以『克終』爲貴。

家中四宅大小平安，廿三四大水，縣城永豐受害頗甚，我境幸平安無恙。

弟寄歸之書，皆善本，林氏續選古文雅正，雖向不知名，亦通才也。如有大學衍義，衍義補二書，可買者買之，學問之道，能讀經史者爲根柢，如兩通（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兩衍義及本朝兩通（徐乾學讀禮通考，秦惠田五禮通考）皆萃六經諸史之精

該內聖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書，或熟其一二，即爲有本有末之學，家中現有四通，而無兩衍義，祈弟留心。弟目下在營，不可看書，致荒廢正務，天氣炎熱，精神有限，宜全用於營事中也。余近作寶興堂記鈔稿寄閱，久荒筆墨，但有閒架，全無精意，媿甚媿甚！

咸豐八年六月初四日

沉浦九弟左右：

初一日專人至吉營送信，初二夜接弟來信，論『敬』字義甚詳，兼及省中奏請援浙事，勸余起復，是日未刻，郭憲城來家述此事，駱中丞業出奏矣。初三日接奉廷寄，飭即赴浙辦理軍務，與駱奏適相符合，駱奏廿五日發，寄諭廿一日自京發也。聖恩高厚，令臣下得守年餘之喪，又令起復，以免避事之責，感激之忱，匪言可喻。茲定於初七日起程，至縣停一日，至省停二三日，恐驛路迂遠，擬由平江義甯以至吳城，其張運蘭蕭啓江諸軍，約至河口會齊，將來克復吉安以後，弟所帶『吉』字營，即由吉東行至常山，等處相會。先大夫少時在南嶽燒香，抽得一籤云：『雙珠齊入手，光采耀杭州。』先大夫嘗語余云：『吾諸子當有二人官浙。』今吾與弟赴浙剿賊，或已兆於五十年前乎？

此次之出，約旨卑思，腳踏實地，但求精而不求闊。目前張勳二軍及弟與次青四軍，已不下萬人，又擬撥船過常山二山，略帶水師千餘人，是敷剿辦。此外在江各軍，有餉則再添，無餉則不添。

望弟爲我斟酌商辦。

辦文案者，彭椿年最爲好手。現請意城送我至吳城，或至玉山，公牘私函，意城均可料理。請仙屏即日回奉新，至吳城與我相會。其彭椿年、王福二人，弟隨留一人，酌派一人來兄當處差，亦至吳城相會。余若出大道，則由武昌下湖口，以至河口，若出捷徑，則由義甯、吳城，以至河口。許彭等至吳城，聲息自易通也。

應辦事宜及往年不合之處，應行改弦者，弟一一熟思，詳書告我。

咸豐八年六月十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

六月十四日接弟初二日信，十六日又接初八日信，藉悉一切。

所有應復事件，分布如左：

(一) 余十二日到省，拜客會客，幾無暇晷。定於十九日起行，坐船至湖北，停住三五日，至湖口，住三五日，然後至河口，會齊諸軍始行入浙。

(一) 定調之軍，張凱、章朱、南桂、胡兼、善、蕭、浚、川，此諭旨所派，駱奏所指者也。浚、川久勞於外，疲病日甚，有親未葬，茲已奏明，准假兩月，令其回籍。其軍派人暫行攝領，帶至河口，俟余至河口，或先帶入浙，或待蕭假旋，再行帶赴浙中，均無不可。自此二軍之外，又調吳、翔、岡之千二百人，又至李迪庵處撥調一千人，馬隊百

人，浚、川現統四千人，擬令汰選，僅留二千人，合之張、朱、胡、吳、李，已八千矣。皆精兵，再加次青一軍，則逾萬矣。吉安克後，再加弟軍及劉騰鶴軍，則萬四五千矣。嫌其太多，尚須選汰。水師但調舢板六十號過玉山，至多不滿千人。水陸合計，與弟條陳之數相符。

(一) 吉安不能遽克，弟與兄不能即日相會，未得面敘一切，深爲悵悵。若六月克復，則請弟坐船來吳城，先與兄相會一次，然後回家一行，在家小住月餘，再至浙中，提調一切。若不速克，則常常通信，總以雪琴、水師爲樞紐。

(一) 起程日期一摺，於十七日自省拜發，摺稿附寄一閱。駱中丞前奏請起復赴浙之摺，於十五日奉則硃批，嘉其符合聖意，不分畛域，諭旨褒贊，茲亦鈔閱。

(一) 營務處已派王人瑞、太守、左公及段老爺也。凡屬湘勇，人瑞均可聯絡。偵探所名目，則照弟之條陳，不復立矣。提調亦難其人，俟弟到營時任之。其稽查各員，頗難得此公明之選，弟可於吉安留心訪之。

(一) 派來之人，朱蕭、李楊尚未到省，餘五戈什哈皆於十六日到長沙。此後弟有信，可派人竟送湖口。兄至湖口，大約在七月中也。

咸豐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新隄舟中

沅浦九弟左右：

十七日接弟一緘，知弟小有不適，比已全愈，否？至念！至念！

余十九日自長沙啓行，夜宿青油壁，二十夜宿土星港，二十宿岳州，二十二宿新院，阻風半日。南風太久，恐北風亦難遽止也。

弟封還余寄書公一書，而另以一書附去，所論皆正大之至。弟能如是見理真確，兄復何患哉？惟吳某曾以一緘分訴於余，余許爲之關白。復書去僅二日，而自背其說，亦有未安，當更詳之耳。弟前後兩信所言皆極當，特余精力甚倦，不克力行，日日望弟來助我也。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武昌撫署

沅浦九弟左右：

在岳州曾寄一緘，不知到否？

余於廿二日到新院，廿四至武昌，寓胡中丞署內，商議一切。應酬數日，初一日可赴下游。

李迪庵十九日自武昌赴麻城，廿五日拔營，自蘄水前進，已約其在巴河等候會晤。——巴河在黃州下四十里，去鄂垣二百廿里也。

浙中之賊，次青六月初八寄胡中丞緘，言衢州解圍，江山常山並已收復，不知其盡竄閩中，抑係分擾浙東。看來浙事亦易了耳。

余身體平安。到湖口時，大約在七月初八九日。自家起行至岳，皆值酷暑，近數日稍涼，略覺健爽。從此新秋益涼，或可日就安泰。

弟七月上旬有信，可專人送至吳城饒州等處。

咸豐八年七月初七日——闕溪發

沅浦九弟左右：

二十七日在武昌發第二十五號信，不知何日可達？

兄此出立有日記簿，記每日事件，茲鈔付一覽，可得其詳。此後凡寄家書，皆以此法行之，庶逐一悉告，不至遺漏。

余於初二日至巴河晤溫弟，初四日晤迪庵，初六日晤希庵，彭雪琴、唐義渠皆自下遊來迎，可謂勝會。厚庵於六月十一日下攻蕪湖，二十七日仍收隊回至安慶。余至湖口，或可一見。余與溫弟、迪、希、雪、霞諸公商酌一切，皆已就緒。惟溫、希及胡中丞之意，欲余於營盤附近另覓一縣城駐紮，迪、霞之意欲即於營盤內駐紮，二者尚無定見。

報起程日期一摺，初五日在巴河奉到硃批：『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徵關心大局，忠勇可尚。俟到營日，迅將如何布置，進剿機宜，由驛具奏可也。』欽此。『聖恩獎借，報稱維艱，精力日虧，恐不堪事。只望吉安克復，弟早來浙中相助，則兄諸事得以整理矣。』

古來圍城亦有三五年不破者，吉賊無路可竄，勢不能不盡力死守。望弟勿過於焦急，總宜靜心忍耐，至要至要。

咸豐八年七月十四日——湖口水營

沅浦九弟左右：

久未接弟安報，不知近狀如何。余在闕溪發一信，由湖北寄

左季翁轉致，不知得到否也？

初九日與迪希別。十一日至九江，一祭塔公祠。十二日至湖

口。厚庵近日體氣稍遜。雪琴則神采弈弈，在湖口新修水師昭忠祠，土木之工，一一皆親手經營，囑余奏明。迪庵在九江修塔公祠，亦囑余一奏。余擬會楊李銜奏之。迪庵又欲於湘鄉立忠義祠，亦將一會奏也。

胡中丞之太夫人（姓湯）於十一日辰刻仙逝。水陸數萬人皆仗胡公以生，以成，一旦失所依倚，關係甚重。余擬送幛一聯，一銀二百皆書余與溫沅名。玉班兄丁艱，弟如何致情，望速示。

再兄於近日受暑，夜間又感受風露，體中小有不適，請焦聽堂診治，服藥兩帖，已愈矣。聞弟病瘡，不知全愈否？羅逢元言尙未愈，韓升之兄言服成章鑑之方已十愈八九。澄侯信言十六日全好，則尙未悉後小有反復也。七月以來，不審全復元否？體氣素弱，不宜多服克伐之劑，而有病在身，又不宜服補劑，殊爲憐念。吉安克復尙無把握，千萬不可焦急。日慎一日，以求其事之濟。一懷焦憤之念，則恐無成耳。千萬忍耐，千萬忍耐！

『久而敬之』四字，不特處朋友爲然，卽凡事亦莫不然。至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西省河下

澄季兩弟左右

兄於十二日到湖口，曾發一信，不知何時可到？

胡蔚之奉江西省中丞之命，接我晉省。余因於二十日自湖口開船入省，楊厚庵送至南康，彭雪琴徑送至省，諸君子用情之厚，罕有倫比！

浙中之賊，聞已全省肅清。余到江與省中丞商定，大約由河口入閩。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臺上新竹，過伏天後，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規人家興衰氣象。望時時與朱兄、四兄熟商。見四在我家，每年可送束修錢十六千。余在家時曾面許，以如延師課讀之例，但未言明數目耳。

季弟生意頗好，然此後不宜再做，不宜多做，仍以看書爲上。余在湖口病臥三日，近已全愈，尙微咳嗽。癩疾久未愈，心血亦虧甚，頗焦急也！

久不接九弟之信，極爲懸系！見其初九日與雪琴一信，言病後元氣未復，想比已全痊矣。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瑞洪丹次

沉浦九弟左右

在湖口專丁送去一函，至南昌由驛遞發去一函，均接到否？不接我弟家信已四十日，焦灼之至。未審弟病已全愈否？

余於廿四日出省城登舟，廿五日開船，廿六午刻至瑞洪。聞

吳國佐廿七八可至南昌，故在此少爲等候。

茲因謝興六赴吉安之便，再寄一函，詢問近狀。如吉安尙無克復之耗，千萬不必焦急。達生編六字訣，有時可施之行軍者，戲書以佐吾弟之莞爾。余向來雖慮順境，寸心每多沈悶鬱抑，在軍中尤甚。此次專求怡悅，不復稍存鬱損之懷。昔初爻所謂『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從『裕』字上打疊，此心安安穩穩，順問近好！

咸豐八年八月初四日

沅浦九弟左右：

八月一日羅逢元專丁歸，接弟廿四日信，知弟病漸痊愈。復元自長沙開船後，四十一日不接弟手書，至是始一快慰。而弟信中所云，先一日曾專人送信來，兄處者，則至今尙未到，不知何以就閣若是？

余廿五日自江西開船，廿六至瑞洪，廿八日就謝弁之便，寄信與弟。八月初二日至安仁，初四日至貴溪，壬人瑞張凱章及蕭浚川之弟蕭啓源均在此相候。初六七，可至河口，沈幼丹、李次青皆良覲不遠矣。

閩省浦城之賊，於七月上旬、中旬，出犯江西，圍廣豐玉山兩城。次青以一軍分守兩縣，各力戰五六日夜，逆賊大創，解圍以去。現在廣信一帶，次青勳名大著，民望亦孚。浙撫晏公於全浙肅清案內保舉次青，以道員記名，遇有江西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將來

玉山守城案內，余亦當優保之。苦盡甘回，次青今日得蕪境矣。

玉山之賊，竄至德興婺源一帶，將歸併於皖南蕪湖。余至河口，擬留蕭軍守河口，而自率張王朱（品隆）吳（國佐）進剿閩之崇安。賊勢日亂，或尙易於得手。

咸豐八年八月初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

接弟信，知體氣尙未全愈。弟素體弱，大黃攻伐之品，非弟所能堪，而誤服之後，此復元較難。吉安克後，病當全去。元神尙虧，可至家中將養一月，仍來兄處幫辦一切。或帶勇，或不帶，或多帶，或少帶，均聽弟之自便，但不可不來幫我。

我近來精神日減。此次之出惡，我者，拭目以觀其後效。好我者，關心而慮其失墜。意城在此幫助，頗稱水乳，手筆亦能曲達人意。特約定至玉山後，即當別去。專望弟來照料一切，外和軍旅內檢瑣務。大小人才，悉心體察，庶可補余之短。弟決不可懷一不來之見也。

胡潤之中丞太夫人處，余作輓聯云：『武昌居天下上游，看郎君新整乾坤，縱橫掃蕩三千里，陶母爲女中人傑，痛仙馭永辭江漢，感激悲歌百萬家。』胡家聯句必多，此對可望前五名否？成章鑑極好，阿兄又當自謂眼力之不謬！

沅浦九弟左右：
咸豐八年八月十四日 河口

十三日在河口接弟專差初一日所發一信，藉悉一切。

弟久病之後，尚未復元，吉安克復之日，決計撤勇歸田。在外太久，身體積弱，弟於軍旅之事，十分認真，而應酬諸務，又復絲絲入扣，勞皇周浹，宜其神以過勞而致微，心以過慮而汗多，久病不痊，實職是故。余亦以用心太過，積年衰耗，又兼肝氣鬱抑，目光昏花。近得次青、意城、仙屏三人相助，爲理凡公牘信函，我心中所欲，達三人筆下，皆能達之，稍覺舒暢。然意城有送至玉山，卽歸之約，日內已萌歸志。次青亦思歸家覲母一次，吾與仙屏兩人不克一一了辦。弟克城後，還家住兩月，迅卽來營幫辦一切，替出次青，得以歸觀，則兄處之事，尚可判決如流耳。

余於十二日具奏遵旨援閩一摺，言卽日由分水關直搗崇安。是日申刻聞賊回竄江西，楚勇敗挫，瀘溪、金谿、新城三縣失守。十三早，凱章稟請回剿金谿，卽時批准。十四早，凱軍行矣。十五日，余亦當回駐弋陽，以便調度。余以援浙而來，改而援閩，今又改而剿辦江西之賊，天下事固無定也。

胡恕堂新簡浙江巡撫，晏中丞於全浙肅清之後，忽得來京，另候簡用之命，不審何故。王人瑞現辦營務處，勤懇懇，頗懷衆心，次意二公均極稱之，或可相與有成。竹莊事在章門，並未與聞，以衆論所不與，而弟與溫老皆極不義之，未敢違人而行臆私耳。

再次青一軍欠餉二十萬，斷難彌補。次青乃設一法，捐十萬兩，請增廣平江縣文武學額各十名，又捐五萬兩，請增廣岳州府

文武學額各五名。咸豐三年新例，捐銀萬兩者，除各該捐生家給予應得議敘外，其本縣准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去年今春湖南辦捐輪加額一案，長善、陰澗、潭醴六屬各加學額十名（捐銀至十萬以上者，加額亦以十爲止）。湘鄉加三名，平江加一名。蓋湘鄉僅捐三萬，平江僅捐一萬，爲數甚少也。次青以此項應得之口糧銀出捐，加縣學十名，府學五名，真可俎豆泮宮，流芳百世。各勇聞可刊碑泐名於學宮，亦皆欣然樂從。此事若成，誠爲美舉。前此咸豐三年平江以團防出力，加文武學額各三名，係次青所辦。五年湘鄉援平江之例，亦加額三名。

弟營現在欠餉若干？若欠至七八萬以上，則與各哨弁勇熟商，令其捐出，捐得七萬，共增文武學額各七名，合之今春新增之三名，亦爲十名，與長善、陰澗、潭醴六邑相等。合之五年特奏增額之三名，則共爲十三名矣。弟若辦成此事，亦可俎豆泮宮，流芳無既。若弟營不能捐出許多，則或倡捐二三萬，余再勸迪希濬、凱玉班諸君子各捐若干萬兩，湊成七萬之數，亦可辦成此事，不讓次青專美於平江也。

咸豐八年八月十七日 弋陽勅

沅浦九弟左右

八月十四日寄信，末言李次青捐餉增廣學額一事，茲特將稟稿專人送吉。細思吾弟若撤散各勇，則必給予現銀。以欠餉報捐，必非撤勇之所願，而此事又在當辦之列。現在長善、陰澗、潭醴

六邑皆已增至十名，湘鄉捐銀不如六邑之多，此後自不能補捐。平江以勇丁欠餉而增府縣學額至十五名，湘鄉何不可仿行之？必須賢弟仍帶勇不撤，多則一年，少則半載，此事必成無疑。弟之不願帶勇者，以久病體弱也。吾之不強弟以多帶全部勇來者，一則恐弟獨統一部，另紮一營盤，不克在幕內幫辦一切，一則恐餉項不繼，愈久愈難也。近來因學額一事，反復細思，若不趁此軍務未竣，皇恩浩蕩之時，協力辦成，將來即捐銀十萬二十萬，欲求增一名學額，恐不可得。湘鄉近年帶勇滅賊，立功各省，極美極盛，而廣額反不如長善、蔭澗、醴平江之多，不可謂非闕典。

弟病後雖體弱，然回家養息兩月，儘可復元。一張一弛，精神自可提振得起。吉安克後，或先送五百人來，或先送千人來，其餘各勇，或令休息兩月，將來隨弟同出，或竟行撤散，均聽弟自行裁酌。總之，弟宜速到，爲阿兄計，並爲學額計也。

餉項本極艱窘，然祇好放開手，使開際，不復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吾弟以爲何如？

咸豐八年二月二十二夜 弋陽

沅浦九弟左右：

二十二日未刻捷書至，知吉安於中秋夜克復，欣慰之至！自弟從軍以來，變故百出，危疑困乏，極難下手。弟內治軍旅，外和官紳，應酬周密，調理精嚴，卒能致此成功。余在江西數年，寸功未就，得弟隱忍成業，增我光華不少！

余至弋陽，已發兩信。張凱章十八日至安仁，十九日大戰，獲勝，克復安仁縣城，殺老長毛賊四千餘。入閩之賊，當以此枝爲最兇。二十日凱章收隊，吳翔圍追至萬年，與賊接仗，先勝後挫，劉隱霞殉難，幫辦死者三人。李雨蒼尚無下落。景德鎮現尚有賊，我軍爲所牽制，目下尙難入閩。看來弟歸不可久住，宜速來幫我也。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弋陽行營

澄侯季洪兩弟左右：

接兩弟信，具悉家中四宅平安，不勝欣慰！

余八月初八日至河口，本擬即日入閩，由鉛山進搗崇安，十二日已拜摺矣。其摺稿寄吉安轉寄至家。因閩賊出竄江西，連破瀘溪、金谿、安仁三縣，不得已派張凱章回剿。十八日抵安仁，十九日大戰獲勝，克復縣城，殺賊約四千餘，追至萬年、樂平等縣，尙未收隊。待張軍歸來，余即率以入閩也。

家中養魚、養豬、種竹、種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以來相承之家風，二則望其外有一種生氣，登其庭而有一種旺氣。雖多花幾個錢，多請幾個工，但用在此四事上，總是無妨。

澄弟在家無事，每日可仍臨帖一百字，將浮躁處大加收斂。心以收斂而細，氣以收斂而靜，於字也有益於身。於家皆有

益。

明年請師，仍請鄧寅皆先生。人品學問，皆爲吾邑第一流人。若在我家教得十年，則子姪皆有成矣。

後輩子姪總宜教之以禮，出門宜常走路，不可動用輿馬，長其驕惰之氣。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後驕慣難改，不可不慎！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弋陽將拔營時發
沅浦九弟左右

吳翔岡萬年之挫，查明實亡廿八人，幫辦劉隱霞之死，老湘勇人人痛之。余輓以聯句云：『五載共兵戈，地下知心王壯武。萬年歌沮豆沙場，歸骨馬文淵。』此外軍械失者甚少。翔岡廿五日收隊，廿六日來弋陽，一見余，即於廿七日拔營。張吳廿七日自貴溪拔營，約廿九三十日至陳坊取齊，由雲際關入閩也。聞吉安竄賊攻陷宜崇二邑，余行至軍陳坊時再行察看，如建昌危急，或分兵往剿，亦未可知。然余職辦閩省軍務，未敢再遲也。

張蕭各軍病者甚多，半係瘧疫。許仙屏亦病，現留弋陽，不能從行。次青意城皆有假歸之意，余強留之。實則意城本約至玉山歸去，不願入浙閩，乃其初議。次青五年未歸，思母極切，亦至情耳。弟若可速歸速出，則望於十一月中旬到營，以便放次青歸去。過年若目下不克速歸，到家後不克速出，則請即日來營一次。小住二十日，俾次青得於九月歸省亦好。兩者在弟酌之。弟與次青三人者有兩人在余營，則余案無留贖矣。若僅一人在余營（仙屏恥於書啓，公贖少遜），則必以彭椿年輔之，尚可不至廢事。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雙港行營

沅浦九弟左右

曾文正公家書 卷六

廿七日在弋陽發一信，不知何日可到。

是日拔營僅行五里，念八日行四十五里。雙港駐紮，凱章自貴溪來會，語及閩中股匪復有二萬餘竄至新城，恐其與宜崇賊合，窺伺撫建，急欲赴援建昌新城。營中如次青人瑞意城皆力主此議，吳翔岡尚在貴溪，亦主此說。朱品隆等從而和之。余以初奏入分水關，次奏入雲際關，不願屢遷其說，因眾意所趨，勉強從之。惟可與弟會晤，是極幸事。望弟即日馳至建昌一會細商一切。

咸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建昌行營

澄侯季洪兩弟左右

九月十三日發摺，奏明改建昌之故。張凱章於廿四日拔營，由新城之杉關入閩，蕭浚川於廿七八日拔營，由廣昌境內入閩。營中勇夫病者極多，張軍之不能從行，留建昌養病者至八百人之多，蕭軍亦復不少。吳翔岡所帶千三百人，病者至四百人。建昌知府知縣皆病，委員中病者亦屢見迭出。余身體尚幸平安，辦疾近日略愈。

九弟於廿六日到建，兄弟相聚極歡。克復吉安案內，湖南保九弟即選府加道銜。九弟若服闋入仕，將來必能作一好官也。

新學政單，徐壽衡放福建，鄭小珊放山東，雲仙不與，恐其不樂久居京師。

金陵大營去冬即有克復之望，今年六七月間賊勢尤極窮蹙。八月間逆匪忽破浦口，德欽差營盤失陷，又破江浦，天長儀徵

一七七

三縣揚州被圍，並有失守之說。南京之賊，接濟已通，氣勢復旺。天下事誠有非意料所及者！澄弟當自諗先見之明也。

再正封函間，接澄弟九月十二日來信，茲亦分條復告如左：

(一) 蔬菜茂盛，此是一家生意細塘上之橫鵞，不築儘可。下首須雄過上首，此吾弟之老主意，兄亦頗主此說。且有菜無淤，亦是罔濟。

(一) 湘鄉捐建忠義祠，所奉諭旨，前已寄歸。迪庵捐銀二千兩，已付歸，交朱鐵橋手。余捐銀千兩，擬於九弟歸時寄銀五百，明年再寄五百，俟擇能手修理也。

(一) 余意欲爲竹亭公立祠置產，思在大坪等處，取其在老屋新屋上下適中之區，將來卽以此作祭產，實獲我心。屋前屋後，總須多種竹樹，以期氣象葱鬱。

(一) 余去年在家，見家中日用甚繁，因憶先大夫往年支持之苦，自悔不明事理，深虧孝道。今先人棄養，余豈可遽改前轍。余昔官京師，每年寄銀一百五十兩至家，有增無減。此後擬常循此規。明知家用浩繁，所短尙鉅，求老弟格外節省。現雖未分家，而吃藥買布及在縣在省託買之貨物，必須各房私自還錢，庶幾可少息爭尙奢華之風。

(一) 紀澤照常讀書，不作悻悻之態，余亦欣慰。聞右九言，紀梁右眼亦愈矣。子姪輩須以「敬恕」二字常常教之，敬則無驕氣，無怠惰之氣，恕則不肯損人利己，存心漸趨於厚。

咸豐八年十月初三日

澄侯季洪兩弟左右：

張凱章廿四日拔營後，中途各勇夫患病者極多，在資福橋小住調養，日內尙未入閩。閩中賊勢亦漸鬆矣。

北路洋口之賊，已被周天培擊破，僅存順昌股匪，數不滿萬。南路汀州之賊，亦極散漫。所慮客匪不成大股，此剿彼竄，難於奏功耳。江北賊勢復熾，張軍門自金陵帶兵渡江，於九月十六日克復揚州，大局尙可保全。

天津吏務聞和局已定，出銀六百萬與該吏作軍資，見諸閩督來咨，餘條尙未盡悉。想廣州亦將退出矣。

余身體平安，自九弟來此，日增快慰。營中疾病尙多，冬令氣斂，當漸愈耳。

咸豐八年十月十五日

沅浦九弟左右：

十二日解纜，聞可行六十里，甚慰！至許灣後，當更順恩矣。余十二日游麻源，較麻姑山稍勝。

日內當發一摺報近日軍情，聲明暫駐建昌，不遵東也。

溫弟處復信，十四日始行。江北六合、江南溧水，均於九月十日失守。沈幼丹信言金陵大營退紮白兔鎮，江一帶頃接何制軍十月初三咨，無和帥移營之說，想不確也。

黃東山太守十三日病故，余擬飭各處湊賻千金，以五百辦後事及歸櫬貴州之資，以五百周其妻子。應俟新太守到，呼應乃靈耳。

乾隆五十五年殿刻仿宋（岳珂）本相，卷五經極爲可愛。近程春海仿刻於貴州，不知莊木生有此書否？

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

二十五日聞三河敗挫之信，專安七、十四送信回家。三十日就縣局回勇之便，又寄一信。初五又專「吉」字營勇送九弟湖口所發之信，其時尚幸溫弟當無恙也。茲又閱八日而竟無確信，吾溫弟其果殉節矣，嗚呼！慟哉。

溫弟少時性情高傲，未就溫，故吾以溫甫字之。六年在瑞州相見，則喜其性格之大變，相親相友，歡欣和暢。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實吾度量不闊，辭氣不平，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爲長兄之道，愧萬悔，夫復何言！自去冬今春以來，吾喜溫弟之言論風旨，洞達時勢，綜括機要。出門以後，至蘭溪相見，相親相友，和暢如在江西瑞州之時。八九月後，屢次來信，亦皆和平穩愜，無躁無矜，方意渠與迪庵相處，所依得人，必得名位俱進，不料違禍如是。

之慘！

迪庵一軍，所向無前，立於不敗之地，不特余以爲然，即數省官紳軍民，人人皆以爲然。此次大變，迪庵與溫弟皆不得收葬，遺骨傷心曷極。

現在官制軍駱中丞皆奏請余軍馳赴江北，計十五六及月杪可先後奉旨。如命余赴皖，楚之交，余留蕭淩川一軍防剿江南，自率張吳朱唐及「吉」字中營赴皖，必求攻破三河賊壘，收尋溫弟遺骸，然後有以對吾親於地下。若諭旨令余留辦，則三河地方不知何年方有兵去，尤爲痛悼！

九弟久無信來，想竟回家矣。想過蕪黃等處，聞溫弟確耗，不審如何哀痛，何無一字寄我？自九江至長沙水路二千餘里，溜急而風亦難順，不知途次若何愁悶，如能迅速到家，亦是快慰之一端。

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果有明徵！嗣後我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力求和睦。第一要安慰叔父暨六弟婦嫡庶二人之心，命紀澤、紀梁、紀瀾、紀渠、紀瑞等輪流到老屋久住，五十十大妹二妹等亦輪流常去，並請亦山先生常住白玉堂，安慰渠姊之心。二要改葬二親之墳，如溫弟之變，果與二墳相關，則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溫弟事不與二墳相關，亦宜改葬，以符溫弟生平之議論，以慰渠九原之孝思。三要勤儉，吾家後輩子女，皆趨於逸欲奢華，享福太早，將來恐難到老。嗣

後諸男在家勤灑掃，出門莫坐轎，諸女學洗衣，學煮菜燒茶。少勞而老逸，猶可少甘而老苦，則難矣。

至於家中用度，斷不可不分。凡吃藥染布及在省在縣託買貨物，若不分開，則彼此以多爲貴，以奢爲尚，漫無節制，此敗家之氣象也。千萬求澄弟分別用度，力求節省。吾斷不於分開後私寄銀錢，凡寄一錢，皆由澄弟手經過耳。

溫弟殉難事，吾當另奏一摺。九弟在湖北，若得悉溫弟初十日詳細情形，望飛速告我，以便入奏。若希庵有詳信來，吾即奏先亦可。

紀壽姪目清眉聳，忠義之後，當有出息，全家皆宜另目督之。至囑！至囑！

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

十七日接澄弟初二日信，十八日接澄弟初五日信，敬悉一切。

三河收挫之信，初五日家中尙無確耗，且縣城之內，毫無所聞，亦極奇矣！

九弟於廿二日在湖口發信，至今未再接信，實深懸系。幸接希庵信，言九弟至漢口後，有書與渠，且專人至桐城三河訪尋下落。余始知沅浦弟安抵漢口，而久無來信，則不解何故。豈余近日別有過失，沅弟心不以爲然耶？

當初聞三河凶報，手足急難之際，卽有微失，亦當將皖中各事詳細示我。

今年四月劉昌儲在我家請亂。亂初到，卽判曰：『賦得偃武修文，得「開」字。』（字謎敗字。）余方訝『敗』字不知何指。亂判曰：『爲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爲而云然。亂又判曰：『爲天下，卽爲曾宅言之。』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應。豈非數皆前定耶？然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祇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撐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第一貴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爲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第二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蘭蕙二家，又父母墳域必須改葬，請沅弟作主。澄弟不可過執。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妯娌不可多事，鋪帳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懶，宜學燒茶煮菜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諄諄言之。

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

初一日接澄弟信，知玉四等於初十日到家，尙未接六弟確耗也。

沅弟初九日在長沙所發之信，廿五日接到，甚慰！甚慰！此次江行之速，爲從來所未有，在漢口所發之信，至今尙未接到。沅弟抵家後，不得溫甫實信，不知如何憂傷？吾派人至江北，至今未歸。沅弟所派六人至三河桐城訪查者，想亦無真實下落。已矣！尙何言哉！吾去年在家以小事爭競，所言皆鑄鐵細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卽媿對我祖我父，悔憾何極！當竭力作文數首，以贖余愆。求沅弟寫石刻碑。沅弟字有秀骨，宜日日臨帖作大楷。凡余文概請沅弟寫之，組田刻之，亦足少拂我心中抑鬱愧悔之懷。余近日體尙平安。

張凱章於初二日拔營赴景德鎮，吳翔岡初四日起行。吾於新正亦當移營進紮鄱陽彭澤等處，與水師相聯絡，卽可爲江北之聲援。蕭軍現赴南贛賊蹤已遠，大約回廣東矣。如江閩一律肅清，明歲並帶蕭軍至九江兩岸也。

付回銀一百兩，寄送親戚本家，另開一單，不知當否？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位老弟左右：

溫弟之事，家中不知如何舉動？至今猶無手信，尙忍言哉？昨希庵接霍山王令信，言迪庵及筱石遺骸業經尋得，茲鈔付歸，不知我溫弟尙能返葬首邱否？

吾往年在外，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荆棘，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去年在家，兄弟爲小事爭競，今日溫弟永不得相見矣！回首前非，悔之何及！

洪弟明年出外，尙須再三籌維。若運氣不來，徒然嘔氣，幫人則委曲從人，尙未必果能相合；獨立則勞心苦力，尙未必果能自立。如真能受委曲，能吃辛苦，則家庭亦未始不可處也。望與沅弟酌之。

再：此次寄銀百兩與劉峙衡之嗣子。我去年丁艱時，峙衡穿青布衣冠來代我治事，至今感之，故以此將意。或專使送去，或交紀澤正月帶去，祈酌之。

葛培因昨歸於玉山解圍案內，保舉主簿，茲將飭知付回，望專人送去，並望寫一信，言明年不可再來投效，來則決不再收。須切實言之，使通境皆聞也。古人言：「今日之恩，實卽異日之怨門。」其理深矣。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

十五日接澄沅冬月廿九三十兩函，得悉叔父大人於二十七日患病，有似中風之象。吾家自道光元年卽處順境，歷三十餘年，均極平安。自咸豐年來，每遇得意之時，卽有失意之事相隨。而至王子科，余典試江西，請假歸省，卽聞先太夫人之訃。甲寅冬，余克武漢田家鎮，聲名鼎盛，臘月廿五甫奉黃馬褂之賞，是夜卽大

敗，衣服文卷，蕩然無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師於外，瑞州合圍之時，氣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喪。今年九弟克復吉安，譽望極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銜諭旨，初十即有溫弟三河之變。此四事者，皆吉凶同域，憂喜並時，殊不可解！現在家中尚未妄動，妥慎之至。余在此則不免皇皇，所寄各處之信，皆言溫弟業經殉節矣，究欠妥慎，幸尚未入奏。將來擬俟湖北奏報後，再行具疏也。家中亦俟奏報到日，乃有舉動。諸弟老成之見，賢於我矣。

叔父大人之病，不知近狀何如？茲專法六師，送鹿茸一架，即沅弟前此送我者。此物補精血，遠勝他藥，或者有濟。

迪公筱石之尸，業經收覓，而六弟無之，尚有一線生理。若其同盡，則六弟遺骸必去，迪不遠也。

沅弟信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此言精當之至，足抵萬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謬，惟說此利害話，至今悔憾無極！

豐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閣下：

十五日接叔父患病之信，十六日專王發六送鹿茸回家，限年內趕到。十七早接澄弟二信，沅弟一信，叔父病勢已愈，大幸！大幸！

溫弟之事，日內計已說破，不知叔父與溫弟婦能少節哀否？溫弟婦治家最賢而賦命最苦，不知天理何以全不可遇？十八夜

接希庵信，知沅弟所派六弁已回，皆未尋得；而迪庵遺骨於初一日已搬至霍山縣。同一殉節，而又有幸不幸若此。余又專五人去尋，中有二人係賊中逃出者，言必可至三河故壘。其三人則楊名聲、楊鎮南、張險也。能尋得遺屍，尚是不幸中之一幸，否則吾何面目見祖考妣及考妣於地下哉！

豐九年（己未）元旦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

十二月廿三日，接澄沅初十一日信，除夕又接十六日信，敬悉叔父大人體氣漸好，不至成中痰之症，如天之福，至幸！至幸！

兩弟兩中所言各事，茲分條列復如左：

（一）先考妣改葬事，決不可緩。余二年七年在家主持葬事，辦理草草，去冬今春，又未能設法改葬。為人子者，第一大端，問心有疚，何以爲人，何以爲子！總求沅弟爲主，速行改葬。澄弟、洪弟幫同料理，爲我補過，至要！至禱！

（二）張凱章於十八日至景德鎮附近地方。十九日分兩路進王（鈴峯）、吳走西路，凱章走東路。王、吳挫敗，義營亡百人，吉、左營九人，湖湘營三十人，營務處十二人，在行仗則已爲大傷。幸凱章全軍未與其事，現尙紫崖角嶺，去景德鎮二十餘里，勢頗岌岌。茲札調朱南桂、朱惟堂飛速來軍，堂即專人

送去。又王人樹一信，亦速送去。篠岑信，弟閱後封寄。

(一) 季弟決計出外，不知果向何處？今日辦事之人，惟胡潤芝、左季高可與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時信時疑，非季弟所能俯仰遷就也。沅弟宜再三開導，令季弟擇人而事，不可草草。或沅季同來，吾營商定後，再赴他處亦可。

(一) 沅弟所畫屋樣，余已批出。若作三代祠堂，則規模不妨闊大，若另起祠堂於雷家灣，而此僅作住屋，則不宜太宏麗。蓋吾邑帶勇諸公，置田起屋者甚少，峙衡家起屋，則鄉間結構耳。我家若太修造壯麗，則沅弟必為衆人所指摘，且亂世而居華屋，廣廈尤非所宜。望沅弟慎之！慎之！再四思之！祠堂樣子，余亦畫一個付回，以備採擇。

時豐九年正月初八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

正月初七日接沅弟臘月廿日信，敬悉叔父大人病體大愈，遠懷少慰。

除夕元旦兩日，不知溫弟痛癢奚似？此間派楊名聲、楊鎮南等至舒城一帶訪尋，日內尚無確耗。接胡中丞三四信，似於溫弟事極關切，可感可感。楊弁等去，吾亦告之，苟有可圖費二三千金，不惜也。

吉中營事，吾未細查。派四川曾佑卿太守在營看操，意在為沅弟分勞。然合營望沅甚切，正不能不早來。來此從容調停，再謀蟬蛻可耳。

再凱章於二十七日大獲勝仗，殺賊近千。景德鎮一軍當可站住。惟賊多而狡，壘密而堅，恐刻下難避克復。吳翔圃敗後告病請撤，吾已批准撤之。派凌蔭廷前往接統。翔不服凱章，鈴峯亦與凱章齟齬，並譏其不應用。統領老湘營全軍關防，凱已換刻。吾愛惜凱章，不得不撤翔也。

時豐九年正月十三日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

初十日接胡中丞信，迪庵及溫弟已奉旨優卹。迪公飾終之典，至隆極渥。其靈柩廿五日到湖北，廿六日宜讀恩旨，廿九日講官中堂題主。五月初三日起行還湘，備極哀榮。溫弟與之同一殉難，而遺骨莫收，氣象迥別。予於十一日具摺，奏溫弟殉節事，蓋至是更無生還之望矣！慟哉！家中此刻已宣布否？若尚未宣布，則請更秘一月，待二月間楊鎮南等歸來，我摺亦奉批轉來，如實尋不得，則招魂具衣冠以葬。余上無以對祖考妣及考妣，下無以對姪兒女。自古皆有死，死節尤為忠義之門，弄世有光，本無所憾。特以骸骨未收，不能不抱憾終古。

沅弟近日出外看地，否溫弟之事，雖未必由於墳墓風水，而八斗冲屋後及周壁冲三處皆不可用。子孫之心，實不能安。尚

設法，不求好地，但求平妥。洪夏之地，余心不甚願；一則嫌其經過之處，山嶺太多，一則既經爭訟，恐非吉壤。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秘，惜不輕予人者也。人力所能謀，祇能求免水蠱、凶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沅弟之明，亮能了悟。

余在建尚平安，惟心緒鬱悒，不能開懷，殊漏淺耳！

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建昌軍中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

正月十三日發第三號信，並摺稿及溫弟優卹之旨。十八日王林三等來，得知家中四宅平安，甚慰！

此間軍事，去臘十九日吳翔圃之挫，亡百六十人。廿七日凱章之勝，亦亡九十人。正月十一日凱章又小挫一次，其第五旗紫牛角嶺距凱章老營十八里之遠，十二早被賊攻陷。余因五旗去凱太遠，除夕曾有信止之。凱復書言「旗長可恃」，未移也。五旗被陷之後，又換三旗紮該處，余甚為懸懸，又兩止之。凱章現處孤危之際，不得不思所以濟之振之。已派彭山、吧回、湘調兵六百名，派余星煥回湘招勇千名，與喻吉三同帶之。又令朱品隆添勇二百名，函告王人樹添勇三百名，又令張岳齡招平湖勇千二百名，共添三千餘人。向者中丞索取餉項，能得與否，尚未可知。然不能不放半一辦也。待兵勇到時，先派在建老營赴凱章處助剿。將來須另派統領，另打一枝，與蕭張等竊三路，庶足以張犄角之勢。

此間各營，望沅弟如望歲。「吉」字中營，尤如嬰兒之望慈母。吾前欲派吉中營偕朱唐去攻景鎮，幸田及各幫帶皆以沅弟未來，不敢作主。余近日心緒鬱鬱，望沅弟來此，敘手足之情，并商定大局。九弟於二月間來營，一面為我畫定全局，一面將「吉」字中營安個實在著落，住數月後，再行回家。

溫弟遺蛻若竟尋不得，則沅弟於江北宿松等處招魂而歸，具衣冠而葬。將來改葬先考妣時，即將溫弟衣冠附葬於二親之旁。若鬼神呵護，溫弟忠骸一日尋得，則九弟即迎溫弟靈柩以歸，是亦不幸中之一大幸。先考妣改葬時，附葬吉地，以葬溫弟亦可。少慰叔父及溫弟婦之心。若九弟久不來營，吉中營全無著落，家中不能尋地，溫弟招魂葬衣冠等事，早也不好，遲也不好。沅弟心懸數處，均不妥善。是否應於二月來營數月，再歸望沅弟與叔父澄季熟商妥辦。余此次函催郭意城、王人樹、王枚村來營，皆言沅弟於二月來營。沅弟若有信與意樹諸公，可邀其同行也。

書：吾近寫有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個，次大楷四十八個，後小行書二千餘，中間空一節，命紀澤寬此三十二人之遺像。繪之於篆字之後，大楷之前。查武梁祠畫像內有文周、孔孟諸像，外間問有藏本，翁覃溪、兩漢金石記會刻之。王蘭泉、金石萃編亦刻之。此外如名臣像，亦間有之。紀澤寬得像底，則雙鈎摹於卷內，不必着色也。或嫌此卷太大，則另辦一卷畫像，此卷即先付長沙裴滿、楠木匣藏之。將去沅弟精鈎刻石。其像有不可盡得者，略刻數

像可也。吾生平讀書，百無一成，而於古人爲學之津塗，實已窺見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緒。手此，再告澄沅季三弟，並諭紀澤兒知之。

咸豐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

廿七日亥刻接胡潤公專丁來信，知溫甫弟忠骸業經尋獲，是猶不幸中之一幸。惟先軫喪元，又幸中之一大不幸。計胡中丞亦必有專信另達舍間。沅弟此時自不便遽出，應覓地兩所，一面改葬先考妣，一面安厝溫弟。潤公待我家甚厚，溫弟靈柩歸舟，想必妥爲照料。吾卽派楊名聲等三弁送湘鄉也。蔡志銘作就再行專丁送歸。

咸豐九年二月大祥前一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

玉四等來得知叔父大人病勢稍加，得十三日優卹之旨，不知如何。頃又接十九日來函，知叔父病已略愈，欣慰欣慰。然溫弟靈柩到家之時，我家祖宗有靈，能保得叔父不添病，六弟婦不過激烈，猶爲不幸中之一幸耳！

此間兵事，凱章在景鎮相持如故，所添調之平江三營，寶勇一營，均已到防，或可穩紮。浚川在南康之新城墟打一大勝仗，奪偽印四十三顆，僞旗五百餘面，皆解至建昌，甚爲快慰。惟石達開尙在南安一帶，悍賊亦多，不知究能掃蕩否。吉中營以後常不離余左右，沅弟儘可放心。

起屋，起祠堂，沅弟言外間營議，沅自任之。余則謂外間之營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燹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爲殷鑒。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閎麗，則傳播尤遠。苟爲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

改葬先人之事，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蠶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尋得大地者。沅弟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

紀澤姻事，以古禮言之，則大祥後可以成婚（再期爲大祥），以吾鄉舊俗言之，則除靈道場後可以成婚。吾因近日賊勢尙旺，時事難測，頗有早辦之意。

紀澤前兩稟請心，盡鈔奏摺，儘可行之。吾每月送修金二兩，應鈔之奏，不知家中有底稿否。鈔一篇，可寄目錄來一查，注明月日。

紀澤之字，求之七年二三月間，遠不能逮。大約握筆宜高，能握至管頂者爲上，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許者亦尙可習。若握近毫根，則雖寫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斷不能寫好字。吾驗之於己身，驗之於朋友，皆歷歷可徵。紀澤以後宜握管略高，縱低亦須隔毫根寸餘，又須用油紙摹帖，求之臨帖勝十倍。沅弟之字不可拋荒，如溫弟哀辭、蔡志及王考妣考妣神道碑之

類，余作就後，均須沉弟認真書寫，賓興堂記首段未愜，待日內改就，亦須沉弟寫之。沉弟雖憂危忙亂之中，不可廢習字工夫。親戚中雖有湫六雲仙善書，余因家中碑版不擬倩外人書也。

咸豐九年二月十三日清水鋪營次

澄侯沅浦季洪三位老弟左右：

張凱章一軍，廿八日小挫，陣亡二百六十餘人。平江營之新到者亦陣亡二十餘人。正焦灼之至。幸婺源於二月一日克復，賊竄往祁門一帶。浮梁於初四日克復。浮梁去景德鎮三十里，婺源去鎮百餘里。三處之賊本係互相犄角，互相聯絡。今婺源既克，則鎮賊之後路稍窄，聲勢稍孤。浮梁既克，則賊不敢繞出樂平抄凱章之後。初五日，劉養素又打一勝仗，奪賊戰舟五號，民船百餘，奪賊壘十餘座。西路之軍威一振。凱章在東路，或亦無恐。初三日，蕭浚川一軍克復南安府城。南路賊勢似稍散漫，或者易於剿辦。全數逃出廣東，亦未可知。余前因景德鎮官軍危急，恐賊鋒內犯，先及撫州，定計移駐撫州。擬初十日拔營，因雨不果。十二日冒雨拔營，僅行十五里，駐紮清水鋪，泥深沒胫，小住一日。

正月十一日所奏通籌全局，溫弟殉節等摺，今尚未接批諭。

溫弟忠骸於三十日到黃州，胡中丞致祭盡禮，派都司姚敏忠送回湘中，計二月廿外可到。記得出門甫滿一年，今日歸骨而不歸元，可勝慘痛！七年兄弟爭辨不休，今日回思，皆芝麻細故，可勝悔憾。羅椒生之祖在四川陣亡，亦係歸骨而不歸元，厥後下葬得吉。

壤，葬十餘年而產椒生，二十餘年而椒生之父舉於鄉，三十餘年而椒生以甲午舉鄉試，乙未入詞館。溫甫生前鬱抑不伸，或者身後能享羅家之報乎？楊鎮南自三河歸，余即作墓志付回。溫弟照道員例優卹，昨初九日已具摺謝恩，數日內再鈔稿寄家。

李迪庵之喪，余送奠金二千兩，輓聯一付，句云：『八月妖星，半壁東南摧上將；九重溫詔，再生申甫佐中興。』蓋去年彗星入以爲迪庵應之也。

正封函間，接奉正月十一日各摺批諭。溫弟一摺，奉旨賞給叔父從二品封典，蓋未知前此已受從一品正一品兩次封典也。若前此未經地封，則此次恩亦渥矣。惟受姪之封與受子之封，草恩曹徧之封與諭旨特頒之封，究有不同。即日當具摺謝恩，並聲明『誥軸則拜此次之新綸，以彰君恩之稠疊；頂戴則仍二年之舊典，以明寵貺之久增。』云云。庶叔父先受姪封，後受子封，二者並行不悖。余於正月具摺之時，本擬爲溫弟乞恩賜諡，因恐交部議駁，反爲不美，遂未奏請。此次又與次青仙屏再三商酌，次青之意謂皇上以同知而予二品封，已屬非常之恩，請諡之舉，不若留以有待，將來如有戰功，皇上或加恩國藩之身，則一面自己辭謝，一面乞恩爲溫甫請諡云云。次青此說甚有見解，特不即將來有機可乘否，又作摺甚難着筆，亦恐江楚各省識者見哂也。

咸豐九年二月二十三夜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

曾愼五等來，接家信。應復之事，分列於後：

(一) 夏家之地既經買得，可即於三月改葬。賊氛方盛，人事之變不可知，早改一日，即早放一日之心。沅弟來營一次，能否如期告歸，尚未可必。且周璧冲之有凶煞，眾議僉同。自溫弟遭難後，余常以七年擇地不慎爲悔，故此時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

(一) 沅弟督省迎接溫弟忠櫬，計日內已在省接到矣。溫弟讀書頗有識，而生前於科名之途太蹇，死後又有闕憾。余擬作哀辭、墓志、家傳等文，沅弟亦宜作文以據其意。將來彙刻一本，俾紀壽長大有所考核。文成後，寄來營中一爲訂定。

(一) 南安之賊，竄入湖南，連陷桂楊宜章興甯三縣，吾鄉必大震動。現派蕭浚川速赴吉安，如賊犯茶陵、安仁等處，即由吉安橫出截剿。浚川穩而且悍，或者足資防禦。

(一) 起祠宇之事，本係要務，不可緩者；刻下湖南賊氛正盛，我家爲衆人所瞻仰，舉動不可不慎，目下不宜興工。

(一) 紀澤稟中間看書之法，經義、述聞、博洽精深，非初學所能看，目下不必看也；看注疏時，有不能解者，偶一繙查則可耳。做賦亦可不必。

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

自接沅弟十七日在省一信，至今七日，未接長沙嗣音，不知未陽常寄安仁、衡州近狀何如？至爲懸系！

團練之法，余向不以爲然，而我邑此次卻須有團練以壯聲威。望澄弟盡心爲之，無以我言爲典要。

此間新招三千餘人，余星煥等長甯勇千人，於初一日到營。張子衡、平江勇千三百人，已將到齊。凌蔭廷之接帶義營千人，俱紮貴溪，俟練妥後，即日亦當來老營。惟彭山岷之兵未到，到齊時，老營共七千餘人，將卒皆躍躍欲試，氣象頗好，似堪一戰，惜無好統領臨陣指揮之耳。

湘勇之在江者，多有回援湖南之意。吾令浚川由吉安回茶陵，已去二札一批，至今尚未回信。又派吳翔岡回援。翔岡之營雖交凌蔭廷，尙留四百人，合新招之三百人，亦差足成軍。王鈞峯、張凱章稟請回援，此時景鎮未克，礙難撤退。廿四日鎮賊撲凱章所轄之「祥」字營，一擊即退。凱章近日已穩，但難期克復耳。

我日記中鬱悶之懷，雖不能免，然癱疾已愈十分之八九，辦事精神亦較六年略好。往年心中愧悔之事，與官場不和之事，近亦次第消融而彌縫之。惟七年在家度量大小，說話太鄙，至今悔之。此外方寸尙泰然也。

咸豐九年三月初八日甲刻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

接沅弟廿四日在縣城所發之信，賊不直趨衡州，俾我得以從容設備，若謝泰平水師來至耒河口，王人樹陸軍入衡城，要郡固守，則各處皆易布置，甚慰！甚慰！

今日接奉諭旨，溫弟之子紀壽交吏部帶領引見，將來無論何項恩典，皆係至榮！溫弟九原之下，亦可少慰。茲專人送回，以安叔父與溫弟婦之心。

此間諸事平善，劉傑人騰鶴於廿八日在建德之雲風嶺陣亡。渠奉札守彭澤，而自請進剿建德，不自量力，其麾下陣亡者至五百餘人，此後不能成軍矣。普欽堂獨當湖口彭澤，恐難勝任，如有疎虞，則養素在饒州可危，雪琴在湖口亦可危也。

今年軍事沅弟緘言『穩紮穩打，機動則發』，良為至論！然『機』字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餘當一一奉為箴言，與沅弟之緘常常省玩耳。

咸豐九年三月十三日

澄沅季三位老弟左右：

溫弟忠樞初三自黃州開行，尚未到省，殊深系念！

紀壽姪既奉恩旨帶吏部帶領引見，其叔父大人誥封仍當咨部恭領誥軸，蓋第二次諭旨中有『著再加恩』字樣，『再』字即承前次誥封之旨言之也。請謹一節，不敢再瀆。

澄弟信中『變格識語』之說，兄早慮及之，七年閏五月十

七初得諭旨時，正在白玉堂拆閱，叔父欲將此四字懸匾槽門，余不甚願，亦未免中有所忌。然此等大事，冥冥中有主之者，皆已安排早定。若兄則久已自命與其偷生而叢疑謗，又不如得所而泯憾耳。

沅弟問克復景鎮作何調遣？目下鎮賊狡悍，似難遽克。既克之後，如湖南漸安，蕭軍復來，則當全力以規皖南，如湖南尚危，蕭軍留湘，則且休兵以駐湖彭，是否有當，俟沅弟來營面商尚不為遲。

紀澤兒問地圖六分，可否送一分與文輔卿？此圖刻板在新化尚屬易購，可分一與文也。所論懷祖先生父子解經什九着意於段借字，本朝諸儒其秘要多在此，不獨王氏為然。所問各書易林、長沙蔣氏會刻過漢魏叢書，亦有之；逸周書、杭州盧抱經叢書有之；唐石經、陝西碑洞有之；唐開元元年刻字類歐帖，可託人刷買。鄭南僑現官陝西，亦可託也。

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撫州軍中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

溫弟靈樞於初十到縣，十五可到家，至以為慰。又幸叔父能親筆寫字得紀壽引見恩旨後，必可日就康強，尤為家庭之福。

凱軍在景德鎮相持如故，十三日打一小勝仗。十六日二更賊放火偽遁以誘我，我軍亦未受其害。老營氣象如常。湖南每月協餉三萬，因有事停解，余以蕭軍之二萬五千餘請其發給，亦差

足相當。吉營望沅弟甚切，四月能來爲妙。

澄弟身常勞苦，心常安逸，最善！最善！余近日事亦平順，以心血太虧，故多憂疑，恆用自警。

沅弟勸我『規模宜闊』，我可勉而幾也。其謂『處事宜決斷』，則尚有未能。用情之厚薄，惟李家賻儀略厚，以渠以罄金濟我軍，已二萬餘，不可無以酬之，此外皆循舊規耳。

再芝生前有信，請用大字書格言，茲寫掛屏四張寄之。雖非格言，亦聊以答其殷殷之意。芝生墨山皆親戚中之極可敬愛者。沅弟在家，所以潤澤族戚朋友者，皆得其當。若能於族戚之讀書者，更加一番獎勵，暗暗轉移風氣，人人講究品學，則我家之子弟隨在觀感，不期進而自進。沅弟於此等處，會加體驗否？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位老弟左右：

日來上游信息如何？聞東安之賊竄至新寧，江劉兩家曾被害否？沅弟果起行否？

景德鎮久未開仗，凱章與鈴峯洎維和協所派屈見田帶平江老中營，於初八日到湖口，與雪琴至交。水陸得渠二人，湖口應可保全。下游張國樑在江北浦口小挫一次，勝帥定遠大營亦屢次挫敗，各處軍事皆不甚得手。幸雨澤沾足，天心尚順，當有轉機。家中一切自沅弟去冬歸去，規模大備，惟書蔬魚豬及掃屋種竹等事，係祖父以來相傳家法，無論世界之興衰，此數事不可

不盡心。朱見四先生向來能早起，又好潔有恆，此數事應可認真經理。

余此次再出，已滿十月，而寸心之沈毅憤發，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惟精神日衰，雖服參茸丸，亦無大效。昨胡中丞又專使贈送丸藥，服之亦無起色。目光昏花作疼，難於久視。因念我兄弟體氣皆弱，澄弟季弟二人，近年勞苦尤甚，趁此年力未衰，不可不早用補藥扶持。季弟過於勞苦，尤須節之。

沅弟想已啓行矣。

咸豐九年五月初三日

澄侯季洪兩弟左右：

沅弟到營，詳詢家中一切，多所慰喜！

日內未得南中軍報，不知寶慶等處近狀何似？

此間諸事如恆。『吉』字中營，朱唐兩營與新添之三營，操演頗勤，隊伍頗整。端節後，即令其全赴景德鎮會剿。沅弟率之以行，初九十一或可啓行。湘後營劉傑人在彭澤敗後，其營現來撫州，留在身邊護衛。曹承堯在建德大敗，其勇多潰走九江。渠暫守彭澤，恐亦不能久駐耳。

余身體平安，而怕熱異常，出汗甚多。眼蒙如故，不增不減。辦疾較春間稍甚，比之往年則大好矣。

咸豐九年五月初六日

澄侯四弟左右：

今年以來，賢弟實太勞苦，較之我在軍營，殆過十倍，萬望加意保養。

祁陽之賊，或可不竄湘鄉，萬一竄入，亦係定數，余已不復懸系。

余自去年六月再出，無不批之粟，無不復之信，往年之嫌隙，尤悔業已消去十分之七八，惟辦理軍務，仍不能十分盡職，蓋精神不足也。賢弟聞我在外，近日尚有錯處，不妨寫信告我。

余派委員伍華瀚在衡州坐探，每三日送信一次，家中若有軍情報營，可寄衡城交伍轉送也。

咸豐九年五月十三日

澄侯四弟左右：

賊集寶慶，官兵將近三萬，應足禦之。若竟無一匪竄入湘鄉境上，也。即有關入邑界者，團練堵於前，趙周王諸軍追於後，或可無礙。

此間朱唐兩營，喻吉三凌蔭廷兩新營，均於初九日拔赴景德鎮。吉中營「岳」字新營十一日拔營前進。初九早，九弟在余公館行釋服禮，三獻禮畢，除服即吉。天甫黎明，尚屬整齊。十一早，九弟起行赴景德鎮，十二三皆大雨，路上甚辛苦也。

下游情形，江北浦口六合等處，前甚危急，近已獲勝仗，軍情尚安。勝克齋於四月十二日在天長敗挫，其定遠老營尚無恙。

余日內精神困倦，血不養肝，幸劉星房來營，日與嚶談，略覺爽快。星翁老年失明，殊可憫念，幸其子慈民孝廉博學不倦，克家繼起，尚足自娛。

弟以公事常不在家，所有書蔬魚豬及應掃之屋，栽植之竹，須請建四兄勤勤經理，庶不改祖父以來之舊家風也。至囑至囑。

咸豐九年五月二十四早

澄侯四弟左右：

蕭澗川又至寶慶，大局當不足慮。賊至十萬之多，每日需食米千石，需子藥數千斤，渠全無來源，糧米擄盡，斷無不去之理，可不須大勝仗也。

沉弟啓行後，日日大雨，甚為辛苦。

余右目紅痛，不能寫小字。前因賢弟夫婦四十壽辰，思寫紅紙屏一付寄賀，即將平日所稱祖父之「勤儉孝友，書蔬魚豬」等語，述寫一編，以為壽序，也可以為格言也。因目疾尚未及辦，待下次再寄也。

叔父處前年以大事未辦壽屏，明年叔母五十晉一，擬請漱六筠仙為之，弟意以為何如？

在界嶺等處，弟亦太辛苦，須常常服補藥，保養身體，孝之大端也。

澄侯四弟左右：

咸豐九年六月初四日

賀常四到營，接弟信，言早起太晏，誠所不免。吾去年住營，各營皆畏慎早起。自臘月廿七移寓公館，至撫州亦住公館，早間稍晏，各營皆隨而漸晏。未有主帥晏而將弁能早者也。猶之一家之中，未有家長晏而子弟能早者也。

沅弟在景鎮辦事甚爲穩靠，可愛之至！惟據稱悍賊甚多，一時恐難克復。官兵有勁旅萬餘，決可無礙。季弟在湖北已來一信，胡詠帥待之甚厚，家中儘可放心。

家中讀書事，弟宜常常留心，如甲五科三等，皆須讀書，不失大家子弟風範，不可太疏忽也。

正封緘間，接奉寄諭，飭令赴蜀剿賊。此時欲去，則景鎮之官兵實難遽行抽調，欲不去，則四川亦係要地，尙未定計復奏。茲先將廷寄付回一閱。

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

接弟一緘，知賊出大隊前來搗戰，我軍堅坐不動，反客爲主，最爲得勢。朱唐張喻凌五營，究以何營最善戰，何營靠得住，湘後營爲檣極外行，日內方勤操也。

初四夜接奉廷諭，鈔送一閱，此時甚難爲計，欲即派江爲變府之行，則弟與凱所部之萬人自須全數帶去，而景鎮一鬆撫建必陷，臨江瑞袁在在可虞，是未救無事之蜀省，先失初定之江西，欲不爲變府之行，則川陝兩省尙稱完善，保川即所以保陝，早一

著即占一分之便宜，大局亦何可不顧？特此專使，與弟熟商。

咸豐九年六月十八日

澄侯四弟左右：

寶慶久被長圍所困，心殊懸懸！

景德鎮於十四夜克復，十五日派隊跟追。聞浮梁賊尙未退，不知該逆別有詭計否。沅弟追賊若三日回營後，即謀來撫將歸里爲改葬事也。

前奉防蜀之旨，頃已復奏，言「兵力太單，難以入蜀，且景鎮未克，不可遽行抽動」等因，已於十八日拜發。其時不知景鎮之即復也。目下之計，大約帶兵由長江上派至荊州宜昌等處防賊，占荆宜，則兩湖俱難措手。若諭旨必令赴蜀，則須添至二萬餘人，太少無益也。

咸豐九年六月三十日

澄侯四弟左右：

接弟信，驚悉鼎二姪殞逝，不勝悼惜！三年之內，家中多故，殊難爲懷。弟目下總理團務，辛勞之際，尙須寬心加意保重。

張凱章一軍回援，在景鎮拔營，計七月底始可還湘。九弟歸家辦改葬事，亦七月可到。吾擬於七月七日起程，由湖北至宜昌。季弟已由湖口經過，將來撫州，日內尙未到，頗不放心。

咸豐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湖口發

澄侯四弟左右：

予於十六日自江省開船，十七日抵吳城，十九日至湖口。季弟與予同至湖口，二十日先掛帆上黃州矣。雪琴留予在湖口久住，予因所調之湘後營尚在撫州，未來，不得不在此少候。又朱唐等營自景鎮調至九江者，皆傷暑多病，亦不得不少爲休息。而余亦抱微恙，嘔吐兩日，不能食，擬奏明就閣十日。

茲專人回家寄銀二百兩，以一百爲紀澤兒婚事之用，以一百爲五十姪女嫁事之用。仕宦之家，凡辦喜事，財物不可太豐，禮儀不可太簡。澄弟用財豐儉得宜，所患者禮儀過於簡率耳。宜更酌之。

咸豐九年八月初五日 九江舟次

澄沅兩弟左右

寶慶解圍，團勇當撤，賊竄祁衡，吾邑遂可弛防。

予在湖口住十日，八月初一日至潯陽，就閣二日，因阻風不克成行。好在上游無事，賊不入蜀，余行雖遲滯，尚不誤事。日內守風此間，可游覽廬山，近處勝景。

朱品隆等各營已由陸路先至黃州。季弟奉胡中丞札，募勇千人，聞初四日自黃州起行歸湘。『吉』字中營之餉，到黃州再派人起解。如已開船北來，則不遠解亦可。

先考妣改葬之期已近，果辦得到否？須略置蔡田，令守墓者耕之。凡墓下立雙石柱，方柱圓首，柱高而遠，不刻字者謂之『華表』，柱矮而刻字者謂之『闕』。四柱平立，上有橫石二條，謂之

『坊』。凡神道碑，有上覆以亭者，有左右及後面皆以磚石貼砌，上蓋圓筒瓦者，有露立全無覆蓋者。三者隨弟斟酌。要之上用螭首，下用龜趺，則一定之式不可改易。公卿大夫之家，有降禮者，於墓門之南立墓表碑，又於極南遠處立神道碑，稍簡者，僅立一碑。二者聽弟斟酌。要之宜立於墓門之外。江西立於墳堆之趾，湖南立於羅匡之頭，皆非古法，不可學也。及築墳結頂，上年周壘沖結頂，最合古法。今京師王公貝勒及品官之家，墳壘多用此式，勿以其爲吾鄉所創見，駭聞而不用也。吾之所見如此，望弟細心詳酌。吾於祖父墳墓祠廟皆未盡心，實懷慙疚。今沅弟能力辦之，澄弟能玉成之，爲先人之功臣，卽爲余彌此闕憾，且慰且慰。余此次在外，專了從前未了之事，而彌縫過失，亦十得七八耳。

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 黃州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

叔父病體大愈，是第一慶慰事。澄弟辦爲一邑所服，善起善結，亦極慰也。

余自九江開船，逆風逆水，每日行七八十里。十一日至黃州，胡中丞約爲十日之留。官帥奏留余一軍共征皖省，大約十七八日可奉諭旨。賊蹤既不入蜀，余自不必遽赴荆宜。在此少停，恭俟承命除蕭張二軍外，帶來共萬人，每月需餉六萬，擬概求之湖北。胡中丞亦已允許。江西協款三萬，仍以供蕭張二人之半耳。

